武俠世界

殺手驚魂（江湖浪子傳奇故事） 黃蜂·文

江湖的風險，人心的難測，一個殺手為金錢殺人，做了劊子手後，又給其幕後人下令追殺，以滅其口，於是被迫亡命江湖，感到江湖雖大無立足之地，幸為浪子所悉，挺身援手，與惡勢力對抗，能否赤手挽狂瀾……



第28年
12
革新號

$5.00

編者話

今期刋出的江湖浪子傳奇故事﹁殺手驚魂﹂，是描述一個殺手爲了金錢去殺人，當他任務完成後，又給其幕後主使人下令追殺，以圖滅口，他於是從此被迫亡命江湖！但江湖之大，却沒有他立足之地，其後，幸得一位江湖浪子洞悉其情，挺身援手，聯袂與惡勢力對抗……過程曲折傳奇，對江湖的風險人心之叵測，本文都有詳盡的剖析，描寫刻劃入微，誠屬一部不可多睹的佳作，請參閱今期本刋第3頁。

☆ ☆ ☆

民初技擊鬥智故事﹁緊急追緝令﹂今期終結，故事中所牽涉之故宮盜寶懸案都有明確的交代，引人入勝，不可錯過，刋今期內文第105頁。同時，另一部新篇騙中騙奇案——﹁大寶藏﹂今期開始連載，內容情節俱佳，充滿詭譎懸疑氣氛，先睹爲快。

☆ ☆ ☆

下期刋出的﹁珍珠劍﹂，是文壇享譽已久的名作家憶文先生繼﹁鐵堡情仇﹂後另一巨著，故事由一柄價值連城、削鐵如泥的寶劍，牽引出一位老英雄與西域嬌娃的一段戀情，描寫細膩、旖旎纏綿。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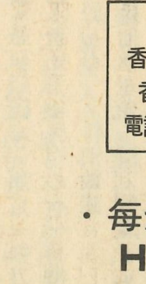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12期
（總號140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殺手驚魂

江湖浪子傳奇故事／黃蜂・文　可飛・圖

月黑風高夜

月黑風高，室外風聲虎虎，屋內燈光搖蕩，深秋的天氣，尤其是在黑夜中更令人發抖。

三名已經穿上了夜行衣的大漢，束裝待發，他們正站立在一個人的面前，聽從此人的最後的訓示。

「無論如何，你們一定要將此人殺死，假如有任何人阻擋，一律格殺勿論！」那人很權威地發佈命令。

三名殺手應了一聲，倒退幾步，後面便是這大宅的天井。

三條人影在夜色之下迅速消失於屋頂之上。

三個人心裏都明白他們要殺的人是誰，也明知此人被囚禁在獄中。

追殺殺人犯

獄中除了獄卒之外還有公差，這項暗殺任務並不容易，然而這三個殺手全是一流高手。他們也自信可以完成這項使命。

當然，做殺手的怎麼會沒有信心？何況這位「主人」的身份特殊，付給他們的代價也十分之高，除此之外，就是那位主人對他們作出的保證。

這種「保證」包括了一切責任與後果，甚至眞的殺了公差，也可以保證他們沒有事。

此人到底是誰？爲什麼他要殺死一個囚在獄中的犯人？

三名殺手都沒有追究以上的問題，唯一知道的，就是取得合理的代價，以及效忠於這位主人。

×　×　×

更鼓響了三遍！

縣衙後面的獄中，警衛森嚴，任何人要闖進這裏，絕不容易。

然而就在公差剛剛經過的地方，出現了一條人影。

那人影只一閃，轉眼已經不見了。因此即使公差剛由這兒巡過，恐怕也不容易發現他，因爲他的行動是那麼快，而風又那麼大，人得把燈籠吹得左搖右擺，光綫極不穩定。在那種情況底下，相信公差們也只以爲眼花而已。

那人穿堂入室，如入無人之境。避過了巡邏的公差，以及各處的守衛。目的地終於到達了。

那是重犯的囚室。囚室內外共有守衛四個，門外兩個，室內兩個。雖然時在深夜，他們都不敢偷閒小睡。四個人心裏同樣都明白，他們現在所看守的犯人的重要性。

反而獄中的重要犯人早已呼呼睡去。

那犯人年僅三十左右。

他叫白羽，在江湖上有點名氣，武功也不錯，可惜此時此地，已無用武之地。

他是個重要犯人，罪名是殺人。

他殺的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一名朝廷裏的大官。

他只是暫時被囚禁在這裏，等待朝廷裏進一步的指示。

據說，朝廷裏正派人南下，對他展開嚴密偵訊，因爲有關方面懷疑此事非出於他的自願，可能另有同黨，所以要徹底査究此事。

白羽仍在夢中。

就是連他發夢也只怕想不到，竟然有人要到獄中刺殺他。

白羽睡得很甜，因爲他無須担心他的安全，最少他以爲這兒已經夠安全了，假如他知得太多，便無法入睡。

忽然之間，白羽被一種金屬墮地之聲所驚醒。憑他的經驗，那是一張刀。

殺人者死！他還担心有一日被斬首，所以對於「刀」，特別敏感。

於是他像發夢一樣，扎醒了。他揉揉惺忪睡眼，彷彿見到一個人闖了人來。

儘管他睡意正濃，但刹那間的驚惶却足以令到他的頭腦變得清醒過來，他肯定那個人不是這兒的獄卒，亦非公差。

此人身手不凡，將一名獄卒擊倒了，另一名則早已躺在一旁。

剛才的聲浪就是那獄卒的佩刀墮地所造成的。

那人急急衝至牢門之前，輕巧地將牢門的鐵鎖開啓，扣住白羽雙足的鐵鍊，也在這人的手中折斷。

那人簡潔地對白羽道：「快逃命吧，有人要來此將你刺殺！」

白羽是江湖中的人，一看已知此人是大有來頭，一邊跟他闖出去，一邊問道：「朋友，請留大名！」

那人不在乎地說：「不必嚕囌了，逃命要緊，三個殺手就快要……」

話猶未完，那邊已經傳來人聲與兵器交擊之聲。

那人立即低聲對白羽說道：「快些跟我由這兒走！他們來得眞快！」

白羽只好聽從吩咐。他雖然不知此人是誰，最少也知道他是來救自己的。單單是這點已經值得信賴了。

×　×　×

三名殺手的劍還未出手，一隊爲數六名的衙差已倒下了三個，當三名殺手的劍一出鞘，另三名衙差已經血洒當場，人也死去。

現在那三名殺手走向了最後目的地——牢獄那邊。

雖然還未入內，心裏已感不妙。

獄門外面，光綫昏淡，一隻燈籠墮在地上，裏面的燭光已告熄滅。

就憑室內透射出來的光綫，他們可以見到二名倒在地上的獄卒的影子。

於是三名殺手急急闖入獄內。

又是兩個獄卒倒在地上。囚籠的門已經打開了。

至此他們知道來遲了一步，而且無須多問，也知道剛才發生過什麼事，就是要問，也不知道應該問誰才好。

× × ×

黑夜的郊區，沒有月色，甚至連星光也沒有，只有蟲聲唧唧。

兩個人影，彷彿原野上奔馳中的梅花鹿，可能比鹿走得更快。

他們在高速奔馳中，仍然氣定神閒地談話。

「朋友，你要帶我到何處去？」問話的是剛被救出來的白羽。

答話的自然是救他出來的人：「我想，我應該讓你明白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誰主使你殺死巡按大人顏中與的？」

白羽差些兒完全停止了前進。他吶吶地反問：「你到底是誰？」

「呆子，就叫我呆子好了。」

「別開玩笑，你是受誰人主使的？」

「至今為止，還沒有什麼人可以主使我。」

「你為什麼救我？」

「因為我不想你死得不明不白。」

「但你救了我，顯然也有目的。因為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

「我的目的本來只為了救你，但現在却想知道你何故殺死巡按大人。」

「這也算是交換條件之一？」

「不！你可以不說，但剛才那三名殺手的身手，你也見過了。你最好能多想一想，他們為什麼要來獄中殺你？你殺死朝廷官員，難逃一死，但仍然有人嫌你死得太遲，這是什麼道理？」

「嗯——」白羽的腳步不由自主地早已放慢了，這一次却差些兒停止前進。

救他的人也放緩步伐，與他併肩兒走着。

白羽說道：「我仍然不大明白你的意思。」

「人家叫我呆子，我也覺得自己夠呆，想不到你比我更呆。」

「你的意思可是，有人担心我說出幕後主使我的人是誰？」

「不錯。正是如此！」

「我叫白羽，在江湖上已闖蕩了不少日子，受人錢財，替人擋災，我怎會那樣不顧道義？」

「那麼，我似乎浪費氣力了！」

「你說什麼？」

「我花費了整晚工夫，只能為你續命幾個時辰，似乎有點不值！」

「你放心，我離開牢獄之後，便沒有人能夠殺我了。」

「問題是你不相信我的話，遲早總會送上門去被他們殺死——」自稱「呆子」的人說到這裏，突然又頓住了。

白羽從他的語氣中可以察覺得到事有蹺蹊！

他立刻摸摸背上插着的刀。刀是他逃離獄中時，順手由地上檢獲的，那是獄卒的刀。

然而救他出來的人却手無寸鐵。

「呆子」又怔怔地說：「我看你也無須自行送上門去！」

「是否他們已經追上了我們？」白羽自問功力還比不上那「呆子」，否則他應該聽得到一些對方的動靜。

「我會盡我力量阻止他們，你可以趁機逃命，剛才那一番忠告，算是我送給你的禮物，珍惜你的生命吧！朋友。」

那「呆子」突然站住了腳，回轉身來，屹立不動。

白羽十分驚奇，他很想知道那人是誰，但對方却「施恩莫望報」，連姓名也不讓他知道，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白羽迫於形勢，也無暇追問，他儘管拚命地往前飛奔。

大道上有三條人影疾馳而來。

儘管星月無光，人影仍然依稀不辨。

那「呆子」呆立道中，顯然是存心跟這三個人過不去。

那三個人剛才離遠還可以見到有二個人影，他們想像到其中有一個可能是白羽，因此才匆忙趕來。

「你是誰？」三個人之中，為首一人問道。

「呆子」一言不發，直朝三人狂衝過去。

三名殺手均感到一陣狂風乍起，紛紛拔劍，可惜那人影轉眼之間已消失於道旁樹林之中。

三名殺手有如見鬼似的，呆了一陣。

胆子較大的一個說道：「快追！」

但頭腦冷靜的一個却說：「小心，不要上當！裏面可能有埋伏！」

餘下一個說道：「往前進吧！白羽可能不致逃得太遠！」

於是三名殺手，提劍直奔向前。

× × ×

白羽有如驚弓之鳥！他一直往前飛奔，一刻也不敢停留。

雖然此際腦海中，有太多的問題困擾住他，但他無暇去想。

後面有人追來，這三個人肯定對他不利。

他拚命的逃，盡可能將腳步加速，甚至幻想到希望自己長出一雙翅膀來。

但是，可惜他有些力不從心。

一因時在黑夜，二因肚子感到飢餓，三因這一段日子以來在獄中囚禁得令他雙足發軟。所以他越是想快，反而覺得慢。

他已聽到後面有人追來。

他回頭張望，黑夜之中還可以隱約見到後面三個人影。

他想躲起來，無奈這段路太過筆直，他能夠見到對方，對方自然更可以見到他之所在。同時，隣近亦無處可躲。

轉眼之間，對方三人已衝到了跟前，兩個人過了他的頭，一個殿後，在大道上將他包圍。

白羽不敢先動手，因為眾寡懸殊之勢已成，他吃虧定了。

他只能在黑暗中問道：「你們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廢話少說，你可是白羽？」其中一人反問。

「不！你們找錯人了！」白羽道：「在下姓丁，正要趕路！」

三人半信半疑。

白羽只能暗中提防，仍然不敢動手。

三人聚在一起，耳語一番，然後往前走。

看來他們已相信白羽的謊言，所以撇下他不再理會。

白羽悄悄舒了一口氣！乘機尾隨其後，不敢越過他們。

三名殺手走得不快，最少已不像剛才那麼快。

白羽不敢迫得太近，也不敢停步，只怕引起對方的疑心。

他恨不得前面快些出現一條分岔路，那麼，三名大漢走向東，他就走向西，只有這樣才可以順理成章的避開他們。

前面不遠之處，果然出現了一條分岔路。

三名帶劍的大漢已走到了岔路口，白羽正在忖測他們走上那一條路，他們却停止在兩者之間等待。

白羽不能停下來，也不敢多說話，他担心自己會說多錯多。

假如他停止前進，也容易引起一番質問，同樣危險。

唯一的方法只有繼續走，無論走上那一條路都好。

忽然有人叫住他：「停步！」

白羽一陣驚愕：「什麼事？」

「你要趕路麼？」為首一人問。

「是的。」白羽反問他道：「有什麼事？」

「我想知道你要到何處去！」那人問道。

「金沙鎮。」白羽只能順口答了。

他只知道金沙鎮就在附近，却不知道實在應該走那條路才對。

豈料對方却是一陣冷笑：「好一個白羽，你終於露出馬腳了！」

「你們攪錯了，我不是什麼白羽。」

白羽明白到眼前的形勢，以一對三，在平時他還勉强可應付得來，但現在就不能。

別說以一對三，即使以一對一，只怕白羽還是無能為力。

牢獄，不但令人失去了自由，還可以令到一個人意志變得懦弱，身體的機能退化。

現在白羽面對三名强敵，不但失去了勇氣，也失掉了信心。

對方三人立刻又對他展開了包圍之攻勢。

白羽更蠢也明白對方所謂「露出馬腳」是什麼意思。

他心中也明白：金沙鎮一定不是由這一條路走，所以對方才有此一說。可惜一時之間，他也想不到如何為自己申辯。

即使想得到，只怕對方也不會讓他說下去，三把劍，儘管在黑夜之中亦覺寒光閃閃。

白羽被迫採取行動。

三劍一刀就此在黑夜之中展開厮殺。

白羽能夠有資格被人收買作刺客，武功自有相當根底，儘管牢獄生涯令他感到退化，也可以應付一陣。

但是，形勢對他非常不利，却是顯而易見。

三劍輪迴進攻，單刀處於下風，眼看不敵，白羽就要死於亂劍之下。

突然之間，大道之上，又多了一個人影。

此人不但來得突然，身手之敏捷，更加令人驚奇不已。

沒有人知道他從何處閃出，也沒有人留心到他手上所持的是何種武器。

苦鬥中的四個人只聽到一陣「沙沙」作响的古怪聲浪，彷彿有一棵小樹自四個人打鬥的塲地下面突然生長起來。

刀劍所砍着的，盡是樹葉和小枝。

刹那間，一棵像人那麼高的小樹，被削光了枝葉，只留下一枝光禿禿的樹身。

樹幹也有手臂一般粗大，在一個人的雙手之上揮動，而且快得出奇。

三名持劍的大漢先後被擊倒，白羽則乘住混亂中逃去。

× × ×

一幢堡壘式的大宅，豎立在一處小山丘之上，那是金家堡。

金家堡自然是屬於姓金那家人的。

金家堡距離金沙鎮不遠，只有幾里路。然而金沙鎮却有一處墟塲，四鄉村民可以按照墟期來此購物。

即使不是「墟期」，也常常有鄉民到鎮上購物。

但是，金家堡却不可以隨便闖入！否則一定會有麻煩。

附近四鄉村民，有時非取道經此不可，也得遠遠繞道而行。

他們不想惹麻煩。

金家堡堡王金毛虎，有財亦有勢，沒有人敢來惹他，即使是地方官。

堡外四週，不分晝夜，經常都有人巡邏。

即將是五更天時份，堡外突然來了三條人影。

很快就有人迎上去。但這些人沒有阻止他們，因為那三個人都受傷了。

負責巡邏的人之中，什至有人陪伴這三人一齊進入堡內。

堡主金毛虎沒有睡，他正在焦急地等待。

這時金毛虎聞聲出到了大廳，見狀十分生氣：「你們太不濟事了，這還成什麼話？」

三名大漢中，為首的一個道：「堡王，並非我們沒有用，只是此事說來話長。當我們去到衙門時，白羽已越獄而去！」

「什麼？」金毛虎不大相信地說：「他越獄？」

「是的……」三名大漢於是七咀八舌的，說出了經過。

唯一改過的，就是掩飾了他們三個人的低能與技不如人。

「嗯！他顯然是有人協助。」金毛虎道。

「是的，可能有人蓄意刦獄。」其中一名大漢道。

金毛虎面色一沉：「那究竟是誰走漏了風聲？」

三名大漢你眼望我眼，無人敢作聲。

這三名殺手之中，年紀最大的一個叫霍文達，四十左右。

年紀最輕一個，是二十餘歲的徐勇。

還有一個三十餘歲的阮昌順。

他們都身受輕傷，所以無法把遇襲的一段事實抹煞。

「我臨出發之前，才知道此行的任務。」徐勇說道：「所以決不會是我走漏風聲。」

「除了我們三個之外——」霍文達反問金毛虎：「請問堡主還有沒有對別人提及？」

「沒有。」金毛虎斬釘截鐵的說：「絕對沒有。」

阮昌順道：「會不會是事有湊巧？」

金毛虎喃喃地說：「希望只是事有湊巧，否則，誰出賣我們，都不得好死！」

霍文達道：「我們一向效忠堡主，以前是，以後也是，又怎麼會出賣你？老實說：我担心堡內有奸細。」

「是的，我也懷疑有內奸。」金毛虎咬咬咀唇，沉思着說：「事實上，這件事我一直保密，只有我自己知道，直至出發之前，我才告訴你們三人此行的任務。」

「我忽然想起一個人。」霍文達說。

「誰？」金毛虎瞪住他。

「劉浪。」霍文達道：「那個吊兒郎當的傢伙，我一直懷疑他！」

「嗯！」金毛虎自然也明白霍文達心裏仍懷有仇恨。

事情開始在不久之前。忽然有一天，堡外來了一個人。

此人就是劉浪。

劉浪求見堡王，但爲人所拒，結果阻止他進入的人，被打開七顚八倒。

金毛虎終於見到劉浪，才知道這個赤手空拳的江湖浪子，此來目的無非爲了投靠金家堡。

當時陪伴住金毛虎接見劉浪的，都是堡內一班江湖中人，他們都忠金毛虎的，當然有些人看不過眼。

那些人要試劉浪的身手，其中包括了霍文達在內。

但是，他們都紛紛敗在劉浪的手上。

劉浪還是像從前一樣，赤手空拳而來，身邊不帶任何兵器。

儘管如此，還是沒有人可以勝他！不管是徒手過招，還是用兵器攻擊他，都是無法可以把他制服。最後還是由金毛虎揚聲喝止，表面上是主人家生怕「兩敗俱傷」，實則是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誰是高手，因此也不必讓他們再鬥下去了。

劉浪就憑自己的不凡身手，獲得了堡主金毛虎的挽留。

然而現在，爲什麼霍文達會對劉浪生疑？

金毛虎以爲他對那次的失敗含恨在心，但霍文達則另有解釋。

他說：「我記起那斷了，他不喜用兵器，我們遇上的神秘客也是一樣。」

他的話獲得其餘二人的證實。如此一來，令到金毛虎也不得不懷疑了。

於是各人立刻衝到後面一間房。那是劉浪居住的地方。

金毛虎親自敲門，但裏面沒有反應。

霍文達走到窗口那邊，那兒對住天井，假如劉浪要出去，十之八九由窗口爬出來，而不會由房門這一邊。

因爲走廊之上有許多房間，每間房中都住滿了人；那些人都跟劉浪的身份一樣，在這裏替金毛虎做事的。霍文達等人也是。

霍文達當時就探首望向窗內，他似乎見不到有人。更加令他心裏生疑。

那邊金毛虎很不耐煩地敲門。

房內一片黑暗，霍文達彷彿見到那蚊帳在晃動！

有人在伸着懶腰，打着呵欠！拖着沉重的脚步，一邊走向門後，一邊問道：「誰？」

金毛虎看見開了門之後的劉浪，睡意正濃，滿臉充滿了驚奇的神色！

劉浪揉着雙眼問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金毛虎想想也覺得過份，便抱歉地說：「我們正懷疑可能有刺客偷了入來。眞對不起，吵醒你了！」

霍文達這時也由天井那邊繞了過來，看見劉浪這副樣子，眞的是不知好氣還是好笑。

當日他不敵劉浪，這裏許多人也不敵劉浪，所以憎恨劉浪的，不只他一個人。

今晚，他和徐勇等人又遇上了一個赤手空拳的神秘客，可惜月暗星沉，他們都看不見對方的樣子是怎樣的。

他們都以爲那武功高强的神秘客可能是劉浪，然則劉浪就是「內奸」了。但現在看來又不似；最少金毛虎就無法相信一個睡眼惺忪的人能夠到外面去做這許多事情。

金毛虎以主人的身份道歉是有理由的，但在霍文達這班人聽起來，難免就有姤意。

霍文達終於也忍不住以諷刺的語調道：「像你這種人，怎配得上在這裏混？有刺客摸了入來，你還熟睡如豬，試問如何能保護堡主？」

「晚間本來就是要來睡覺的，你以爲我是更夫麼？」劉浪又打了一個呵欠，「除非那刺客眞的摸了入來，到時我自然會醒過來。」

霍文達仍語帶譏諷地說：「你講得眞動聽啊，剛才我們這麼吵吵鬧鬧，你還如此熟睡，如果眞的來了刺客，你又怎會醒過來？」

「眞正的刺客又怎會像你們這麼吵吵鬧鬧呢？」劉浪道：「正因爲你們吵吵鬧鬧，我才懶得去理，因爲明知你們不可能是刺客嘛！」

劉浪這副懶洋洋的神氣，令到霍文達等人爲之啼笑皆非，只是在主人家面前，無可奈何而已。

霍文達不服氣地說：「如果我們是刺客，怕你早就完了。」

劉浪却嬉皮笑臉道：「那麼，你不妨試試來行刺我，但後果我不負責。老實告訴你，我這雙耳朵就是習慣了聽一些鬼鬼祟祟的聲音；大大方方的人，我一向很少理會。」

劉浪這一番說話，似乎別有用心，聽得在旁的霍文達等人，很不舒服。

霍文達等人想說什麼，但被主人家金毛虎遣返各人的房間裏去，着令他們快些睡覺，一切留待明日再說。各人自然不敢不從。

劉浪也返回他的房間裏去休息，但金毛虎却尾隨而入。

劉浪感到又驚又奇！

金毛虎一邊親自代劉浪將房門關上，一邊說道：「劉兄，我有幾句話要跟你說。反正你已經醒來了，阻你片刻，相信你也不會怪我。」

金毛虎由他手中的燈籠引火將油燈點亮，然後示意劉浪坐下來細談。

金毛虎這位主人家還未說話，劉浪已經戰戰兢兢地說：「金先生可是怪在下失職？」

金毛虎輕輕一笑：「非也！閣下武功高强，我早已看在眼中。俗語有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時』。這話的意思，你可明白？」

劉浪瞪住主人家，反問道：「金先生可是有什麼差事吩咐下來？」

「吩咐則不敢，只是有件事煩你帮帮忙。」金毛虎道。

「是什麼事？」

「我要你追殺一個人。」

「誰？」

「一個逃犯。」

「由官府逃出來的犯人？」

「正是。」金毛虎道：「他是今晚剛剛逃脫的，官府明日即將公佈，屆時相信官府張貼出來的緝拿令之上，亦將會有犯人的繪像畫出來。」

「他是誰？」

「他叫白羽。」

「嗯——」劉浪沉吟道：「這名字似乎在那裏聽過。」

「他是殺人犯。」

「噢！我記起了，他就是殺死巡按大人顏中與的重犯。」

「對了，就是那個江湖敗類。」

「是的，他的確該死！」劉浪又問道：「金先生可是要將他捕捉之後，送歸官府？」

「不！我的意思剛好相反。」金毛虎道：「我們必須搶在官差之前，將他殺死，絕對不能讓官差將他抓到。」

劉浪有點莫名其妙地問：「爲什麼一定要他死？」

金毛虎面露不悅之色：「我這裏的規矩就是不准過問太多；關於這點，我似乎早已向你聲明過了。」

「是的，對不起。」劉浪又問：「我幾時出發？」

「越快越好。」金毛虎道。

「那麼，天亮之後我就去！」

「我這裏有個賞格，凡是能及時殺掉白羽的人，可得黃金一百両。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你所講的『及時』，就是要在官差未捉到白羽之前，是嗎？」

金毛虎點點頭。

他向劉浪道過晚安之後，也離開了那間房。

× × ×

金毛虎正想步返自己的房間，忽然在走廊之上遇上兩個人。

這兩個都是中年人，其中一個是霍文達，另一個是任大魁。

任大魁與霍文達，劉浪等人在金家堡的地位都是一樣。他們同是金毛虎所網羅的武士。

任大魁向金毛虎口述了一件怪事，就是今晚半夜時份有人在瓦面上走動，當時他以爲有刺客，所以一度提劍衝出，但却見不到有人，後來他以爲是貓兒在上面走過。

直至現在聽見各人吵吵鬧鬧的，他覺得未必就是貓兒。

金毛虎道：「我也懷疑我們金家堡裏面有內奸，但在沒有足夠證據之前，我們不能亂扯，現在我要求大家爲我去做一件事，我要大家一齊去追殺白羽——那個殺人犯！但是，你們必須在官差找到之前，將他殺死！誰最先將此人殺死，可得黃金一百両，但要記住，這是密令！我不想在這件事上面負上責任。」

任大魁和霍文達都表示明白。

金毛虎又說：「這裏的武士都接到同一密令，你們可以趁此機會偵察誰是內奸，只要證據確鑿，我會另有賞賜。」

任大魁領命之後，獨自回房休息。

只有霍文達，他却跑到阮昌順和徐勇的房間之內，把那二名較年青的人吵醒，因爲只有他們二人才能够明白「失敗的過程」。

霍文達曉得明天又要出發了，他要跟二名拍檔共商對策！

在這三個人的心目中，本來就一直懷疑劉浪是「內奸」；經任大魁剛才那一說之後，霍文達更加肯定下來。

× × ×

阮昌順和徐勇二人是同睡在一間房的，由於二人年紀相差不太遠，所以平時也比較談得攏。

他們被霍文達吵醒了之後，再也無法可以睡得入眼了。

阮昌順忽然由床上跳起來：「喂！小徐。」

徐勇給他嚇得一跳，也由另一張床上紮起來：「什麼事？」

「你可還記得，白羽說過要到那兒去麼？」

「金沙鎭。」

「對了，金沙鎭距離這裏不遠，我們何不趁早先去看看？」

「你以爲他會講眞話麼？」

「可能會的。一個人在情急之時，會身不由主地講眞話，他當時就是被我們問得急起來。」

「那麼，我們快些去看看，也許會有意外收穫。」

徐勇又說：「對！我們快去通知霍文達。」

「傻瓜，爲什麼要通知他？一百両黃金由兩人分，總好過三人分吧。」阮昌順道：「而且，霍文達是個老奸巨滑，跟他在一起，我們還得處處小心提防呢！」

二人於是悄悄離開了那間房。

霍文達的房間就在隔隣，所以徐勇心情十分之矛盾。

霍文達漏夜將金毛虎的賞格通知了他們二人，他們又豈可以悄悄地獨自行動？

因此，徐勇對阮昌順示意道：「還是找他同去吧，多個人好帮手！」

說着，他的手已伸到霍文達的房內去了。

這走廊上的房，有大有小，大的住兩個人，小的住一個人。

霍文達這一間就是較小的，所以只住了他一個人。

豈料當徐勇的手上觸及房門，門已洞開。

原來房內沒有門上。

二人摸入去呼叫了一聲，沒有反應！

「房間裏沒有人。」

「他獨自去了！」

「我是說過，他是個老奸巨滑，想獨得那一百兩黃金的賞格。」

× × ×

金沙鎮上一片沉寂。

天還未亮，但也快要亮了，幹早活的人也許已經起床，但還沒有街上走！

他們十分焦急地在大街走動；街上就只有他們兩個人。

阮昌順和徐勇都常常到這小鎮活動，所以他們知道鎮上只有一間客棧；假如白羽眞的到了這兒，除非他有親人在這裏，否則就非光顧不可。

鴻圖客棧已關上了大門。

阮昌順拍門，過了一會兒，出來應門的是賬房，他還以爲二人是過客投宿，後來才知道他們要查探一個人客的下落。

阮徐二人都明白，白羽不會愚蠢到用眞姓名在此投宿，所以他們只說，一個衣着並不光鮮，在半夜時份才來此投宿的單身男子。

這只是試探，事實上二人也沒有絕對的把握，因爲白羽未必眞的在此投宿！

但想不到那位賬房先生略作沉思，便回答二人道：「是的，的確有這麼一位人客，他就住在小店後面的『寅』字房。」

賬房先生爲二人引路到後面去。

當他們經過天井時，二人已見到那邊一間房內旁邊掛了一個木牌，上面正是寫了一個「寅」字的。

於是阮昌順對賬房說：「不必勞煩你了，我們是朋友，讓我們自己找他！」

二人的目的，是不想太過驚動白羽，在他們的想像中，白羽經過了整夜奔馳，這時候一定疲倦極了，睡得像豬一樣。

賬房先生也是人，人總是要睡覺的，尤其是在這段該睡覺的時間之內，因此他也樂得不再爲二人引路，正想折返賬房那邊繼續去尋好夢。

但是，就在這刹那之間，他發覺一件極不尋常的事！

首先是他聽到一些異聲來自天井的另一角落，隨即見到阮徐二人一齊拔劍衝了過去！

帶劍的人，一般的反應都較常人爲快；阮徐二人比賬房先生更早發覺那邊不但傳出了異聲，還隱約可以見到一個人影。

然而，當他們衝了過去之後，手上的劍也都垂了下來！

賬房先生此時亦已過來，他發覺那是店裏一個侍役。

那人被人用繩子綑綁起來！口裏還塞上了一團破布。

剛才他拚命掙扎，叫不出聲音；但却知道有人在附近經過，故意扭動身體，發出一些異聲藉此引人注意。

賬房先生爲他解開繩子，問他原委。

這驚魂未定的店小二說：「有個幪面人由天井跳下來，當時我剛起來小解，被他抓住；他要我帶他去找一個人，就是『寅』字房的人客。」

阮徐二人聽到這裏，又是身不由主地大吃一驚！

誰比他們更先到這裏來？

一定是霍文達。那個「幪面人」一定是他的化身了。他無非想獨吞那一百兩黃金。

二人衝出「寅」字房之內。

門只虛掩，裏面似乎沒有人。

天色漸亮，光綫由窗外投入，令到他們可以見到房內一切景物。

那幢蚊帳低垂，床上躺了一個人；即使未將蚊帳揭開，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那人動也不動一下，必然是凶多吉少了。

二人走到床前，將蚊帳揭開，未見其人已先見到一灘血。

當他們放眼望向那死者的面部時，却嚇得僵了一陣！

原來躺在床上的死者，正是那個「幪面人」。

儘管黑巾幪面，他們也可以想像得到，甚至看得出他是誰？

爲了進一步確實死者的身份，阮昌順用手把黑巾扯下來。

果然是霍文達！

霍文達爲什麼會死？白羽那傢伙也能將他活活殺死？

在阮昌順和徐勇二人的心目中，霍文達的武功都比他們高。

在分岔路口相遇時，他們曾跟白羽過了幾招，白羽的功力也有相當，但憑當時的印象，白羽無論如何也不能將霍文達殺死；何況一個是「有備而來」，另一個可能正在「倦極睡去」的情況下。如果說霍文達將白羽殺死倒還有些道理；然而現在事實却是剛好相反。

賬房先生匆匆入來，阮徐二人急忙離去！

× × ×

在趕返金家堡途中，阮昌順與徐勇二人沿途遇上好一些金家堡武士，他們有些聯羣結隊，有些單人匹馬。毫無疑問，他們都是趕着去追殺白羽的。

本來阮徐二人也要去，甚至他們比較這班人更早一步行動起來，但是現在事出意外，他們必須回去將此事報告堡主。

他們還沒有進入堡內，已經遇上了堡主金毛虎！

金毛虎說：「我只知道有人告訴我，霍文達漏夜出堡去，却未想到他如此不濟，不過由此可見白羽亦非等閒之輩，你們此後更加要小心了！」

阮昌順道：「你也相信這是白羽殺死了霍文達的？」

金毛虎道：「這有什麼稀奇？他本來就有一副好身手，否則又焉能刺殺巡按大人？」

二人無話可說。

交代過之後，阮徐二人也匆匆離開了金家堡。

金毛虎瞪住他們的背影，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他想不到有這麼多人肯爲他去賣命。

這班人到底爲何事？說穿了無非因爲那些黃金而已！然而此中却有個奸細，他

究竟是誰？

× × ×

白羽本來想好好的找個地方先睡一大覺，一切留待明天天亮後再說。

那晚他莫名其妙地出了獄，又莫名其妙地被人苦苦追殺！

他滿以爲一切已成過去，想不到到頭來還是沒有一覺好睡！

他只記得在熟睡中被人吵醒。

像他這種人，難免有如驚弓之鳥，所以當他紮醒了之後，立即提刀下床。

但是，黑暗中他却看見兩個人影，正在糾纏之際，刀光突然一閃！

其中一個悶叫了一聲，倒了下去！

另一個冲口而出：「快些逃命吧，別獃在這裏等死了！」

當時白羽並不知道對方是誰，那聲音又是那麼的陌生。

然而白羽却知道自己危在旦夕，因爲這已經不是頭一次被人追殺！

到底是誰要殺死他？白羽的確諱莫如深。

不過，如果早知如此，他就寧願留在獄中，雖然留在獄中還是一樣要死，最低限度也不必一夜數驚魂。

白羽逃出了客棧，頓感前途茫茫！

他想去找一個人，但刹那間又改變了主意！

他到金沙鎮來留宿一晚，本來就是打算要去見那個人的；現在他所以改變了原定的主意，就是有些事情令他感到可疑！

他不久之前接受一個人的差遣，將巡按大人殺死，滿以爲可以獲得巨額酬勞，然後就遠走天涯，從此過着安逸的生活！

但是，他不幸失手被擒，那人始終未敢出面、這也難怪，因爲他這次殺的是朝廷派來的大官，的確是非同小可、

入獄後，一直沒有人探望過他、他被列爲重要犯人之一，即使有人要探望他，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毫無疑問，收買他的人，目的既達，這時候也許躲起來了、

白羽越想越糊塗，腦筋有些亂、

他不知道走了多遠，也不知道走到了一些什麼地方；只知道肚子有些餓，口更加渴、

前面是個小市鎮，他決定要在那兒歇歇脚、

但是，突然之間，他看見一隊官兵，在那邊張貼告示、

他心感不妙，立即將帽舌拉低，然後在人堆後面經過、

他發覺那些告示附有繪像，輪廓和特徵所顯示的不正是自己！

告示略謂：白羽殺人越獄，任何人仕若能通風報訊，而令白羽再被捕者，可得官銀千両云。

白羽這一驚同小可，他立即不匆匆地離去、

白羽正在脚步加速之際，突然背後有人聲將他叫住：「慢着！請留步。」

他整個兒呆了下來。

白羽沒有採取反抗行動，也沒有拔足就奔，因爲對方並無惡意，但任何人在這種情況底下，都難免大吃一驚。

白羽慢慢回轉身來，發覺那是一個無論身裁打扮，都跟自己差不多的人、

由於那人也是頭戴一頂竹帽，帽舌很低，所以他根本見不到對方的面孔，然而那人已經慢慢地走了過來。

那人沒有拔刀。

白羽非常留意他那把刀，因爲那把刀竟然也跟他的一模一樣！

裝扮、衣着和兵器都是一模一樣，這是什麼意思？

白羽在無限驚奇中，惟有暗自戒備！

他聽到那人說：「別大驚小怪，跟我走吧。」

「你是誰？」白羽問道、

「別管我是誰，先管你的性命。」那人一邊走一邊說道：「我不但知道你是白羽，還知道你被人追殺！現在相信也只有我才可以救你。」

「你！——」白羽一時之間也無法想清楚此人的企圖。但如此一來，他幾乎站在那兒不動。

那人却催促他：「除非你想回到獄中去等斬頭，否則你一定要聽我說。」

「你到底是什麼人？」

「救你的人。」

「我不需要你來救我，你快快給我滾開。」

「對不起，太遲了。」

說時遲，那時快，那邊突然有一條人影閃出，轉眼已衝到二人跟前。

白羽發覺對方只有一個人，自然不會放在眼內，但他必須考慮身邊那個來歷不明的，打扮與他一模一樣的神秘客。

他能夠成功地刺殺巡按大人，自然是個有經驗的殺手，因此他明白一切奸詐與僞裝；他不能讓最接近他的人有機可乘！

然而那人却首先代他發問：「來者是那方面的朋友？請報上名來。」

「你不是白羽，沒有資格跟我對話。」那大漢身高六尺，面肉橫生，冷冷地說：「聰明的快快給老子滾開，否則你陪葬也只是多餘，老子反正只可以領官銀一千両。」

彼此相距仍遠，所以神秘客低語之聲，對方亦未必可以聽到。

神秘客低語道：「朋友，看你的運氣了，等會兒我們一齊動手，然後一個向東逃，一個則向西走，務求擾亂他的視綫，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既然你帮我，可否留下大名？他日有機會自當圖報。」白羽眼睛盯住那追殺他的人，咀裏也低聲問。

「你不必知得太多，我亦無須你報答什麼，你儘管逃命去吧。」

那神秘客話猶未完，手中刀已揮舞起來；白羽也惟有與他一齊動起手來。

追殺者以一對二人，頗感吃力；白羽也無心戀戰，想殺了他就走。

豈料就在這刹那間，有人吆喝一聲：「讓開！等老子來抓住他！」

苦纏中的三人均覺驚愕之際，一個滿臉于思的人出現眼前！

他左右張望，發覺有兩個「白羽」時，也有些詫異：「這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個追殺者道：「兩于之中一眞一假，就讓我倆一齊來動手殺了他們，一切賞賜平分好不好？」

鬍鬚漢道：「妙極了，一百兩，平分每人也有五十両啊！」

第一個追殺者道：「什麼五十両，老兄你攪錯了，每人五百両才是。」

「我說的是黃金！」

「我說的是白銀！」

「我明白了，你說的是官府的賞格；我指的是金家堡堡主的賞格。」鬍鬚漢面色一沉，語氣亦隨即改變：「朋友，你攪錯了，他是我的人，你走吧！」

「你說什麼？」

「我要將他殺死，我們不能為官府辦事。你可明白？」

「我不明白！」

「那管你明白不明白，這個人都是我的，你快快給我滾！」

「你這傢伙真的不知好歹，剛才還說得好好的，怎麼忽然又反悔？」

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吵了起來，白羽和他的替身乘機溜去。

但他們走不上幾步，又被另外兩個人截住去路：「誰是白羽，給我們站住。」

白羽不作聲，他的替身道：「是那一方面的朋友，快點給我滾開，否則休怪無情！」

「好大的口氣！」說話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手任大魁。

另一名殺氣騰騰的殺手胡桐不耐煩地說：「少跟他講廢話，動手吧！我們殺多一個和殺少一個並無大分別！」

話猶未完，兩劍齊齊殺上，白羽和他的替身被迫應戰。

那一邊，滿面鬍子的漢子與人正吵得面紅耳熱之際，見狀也跑了過來。

那個年青人是為了官府的賞格而來，大鬍子卻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他叫郝天雄，熟悉他的人只叫他「大鬍子」。

當時任大魁與胡桐見了他也揚聲叫道：「大鬍子，快過來幫手！」

郝天雄卻像開玩笑似的說：「他媽的，一百両三個人如何分得勻？」

他回頭又對身邊的年青人道：「看見了嗎？他們與老子也是同道中人，你想繼續為官府辦事還是加入我們？」

郝天雄還得不到對方的答覆，後面又有聲音傳來：「志興，別聽那大鬍子胡扯，大哥來了。」

一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劍客，像一陣輕風似的，飄至三人跟前。

郝天雄呆了一呆：「你也是為官府辦事的？」

來人道：「不！我們並非官府的人，但官府要活捉逃犯，我們盡點力罷了。」

此人叫何向隆，是剛才那年青人何志興的兄長。

郝天雄道：「殺了他豈不乾脆，何必費雙倍的氣力呢？」

「生擒活捉才可以見到真本領，你們沒有種，滾開吧！」何向隆道。

何志興有人壯胆，立即拔劍，加入戰團。

任大魁與胡桐二人正和白羽他們殺得難解難分之際，何氏兄弟一插手，均勢頓失，何況還有個大鬍子郝天雄在旁虎視眈眈。

白羽的替身，一聲暗號，二人立即跳出包圍圈以外。

兩帮人本來就各懷鬼胎，意見無法一致，一帮要殺，一帮要捉。所以當大家一齊動手時，何氏兄弟也表現得處處「維護」住白羽和他的替身，以免他們被殺。

白羽和他的替身，也就是利用這種矛盾，闖出了重圍。

兩帮人心有不甘，啣尾追去！

白羽當初還十分懷疑他替身的企圖，但現在他絕對相信這個人，最少他絕不希望他落入官府之手，也不想他被殺！

那替身還一邊逃，一邊對白羽道：「等會兒我們逃向樹林裏面去，然後朝不同的方向跑，你朝東，我朝向西。」

白羽在急急奔逃中「嗯」的回答了一聲，腳步加速，闖進了樹林中去。

「大家小心聽着，」大鬍子郝天雄忽然呱呱大叫道：「我們暫時不要分敵我，先把他抓下來，彼此再憑利害分道理好不好？」

何向隆立刻作出反應：「一言為定，快些分頭包抄！」

白羽和他的替身這時已經分成兩路，朝不同的方向飛奔。

何氏兄弟二人竄向東，金家堡三名殺手則奔向西！他們都不知道誰是真正的白羽，只賭賭自己的運氣而已。

× × ×

樹林中，兩路人馬正分別朝向不同目標追殺之際，突然之間卻出現了數個同一模樣的人——他們的打扮完全與白羽一樣，青衫、竹帽、帽舌垂得極低，掩蓋了上半截臉。

那些人有如鬼魂一樣出現，令到追踪的人都大感驚愕。

那些青衫客只以背部示人，他們分別朝不同的方向逃走，目的顯然是要擾亂追踪者的耳目，令他們無所適從。

果然，把何氏兄弟與金家堡的殺手們，都弄得頭昏眼花。

刹那間，他們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因為目標太多，追踪者只得五個人而已。

五個人如果分成五路去追，那是非常危險的事！因為對方的佈局，分明有備而來，除了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之外，還要以衆欺寡。

然而這五個人竟然信心十足，自命不凡，就此分五路人馬去追。

但是青衫客却不止五個，足足超過了十個以上，他們分別朝十多個不同的方向逃走，甚至有人回頭走，總之四方八面，各不相同。

因此，何氏兄弟和金家堡的殺手們，只可以追踪其中五個。

這五個可能全是替身，那時他們自然是白費心機。

即使五個之中有一個是真的，只怕他們亦非白羽的敵手。

儘管如此，他們並未考慮得那麼詳盡，因為時間上不許可他們慢慢的去討論了，只要他們再慢了少許，對方便會逃去無踪。

× × ×

樹林中展開一場捉迷藏式的追踪，五名殺手分別從五個不同的方向追去。

然而他們要找的只是一個人。

他們要找的是殺人犯白羽，他們也明知真正的白羽只有一個。

但要從十多個同一打扮的人之中，找出一個真正的白羽，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沒有人知道那一個是真的，否則，所有的人早已集中在一起，只追踪其中一人了。

由於事情來得突然，樹林之中剎那間多了十個同一打扮的替身，令到各人為之眼花撩亂，加上先前那二個一真一假的，總共便是十二個之多，這也難怪各人根本就分不出真與假。

他們只選擇其中五個，而且還是匆匆忙忙去選擇的，因為對方正在急急奔逃，他們根本亦無從細認，就去展開行動。

胡桐追上了其中一個。

在金家堡一班殺手之中，胡桐的武功只屬平平而已，但是在他的急急追趕之下，那人已經顯得有點上氣不接下氣。

不知那是真正的白羽還是替身，總之他的腳步之開始放慢下來。

胡桐十分高興，因為他是金家堡的殺手，只要他能殺死對方，他就有機會獲得金毛虎那一百両黃金的賞格，當然，他殺的人一定要是真正的白羽那才可以。

可惜胡桐的高興只是短暫的。

他還沒有喝停那個人，附近已出現了另外兩個同一打扮的人。

三個人之中可能有一個是真的白羽，也可能三個同屬替身。

三個人同時出現，看來絕非偶然的事，不久之前胡桐明明看見他們每一個人朝着不同的方向逃走，怎麼會忽然之間三個聚在一起呢？

胡桐正在胡思亂想之際，對方三人已將他團團包圍住。

那三個人擺開了陣勢，其中一人冷冷地問：「你想活命麼？那麼，快說真話吧，誰派你來追殺白羽的？說啊！」

胡桐毫不示弱地說：「我敢單獨追踪而來，又怎麼會怕你，不過，你想知道是誰派我來的，也不是一件難事。你先告訴我，誰是白羽。」

其中一人首先回答：「我是白羽！」

胡桐剛望向那人，其他二人同時作出了反應：「我也是。」

胡桐冷然一笑，道：「你們三個人都是白羽，究竟誰真誰假？」

「可以說沒有一個是真的，也可說沒有一個是假的。」為首一人道。

胡桐道：「你們既無誠意，那就不要怪我不客氣了。」

三把刀一齊揮動，胡桐單劍迎敵，以他的武功造詣，實感吃力。

三個人之中，為首一個人功力深厚，三招兩式，已迫得胡桐喘不過氣來，其他二人見狀，也懶得動手，退過一旁，採監視之勢。

胡桐不敵，虛發兩招，想逃，但被其他二人攔住去路。

「你想逃也可以，但必須先交代清楚，」為首一人說道：「是誰派你來追殺我的？」

胡桐一怔：「老兄果真是白羽？」

他只可以看見那人半截面，那人輕輕一笑，點點頭。

胡桐半信半疑：「你如果真的是白羽，算我倒霉吧。」

「為什麼？」

「因為你這條性命，值一百両黃金，我正為此而來。」

「我還以為值一千両白銀。」

「那是官府的賞格，我卻是——」

「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派你來的，我可猜對了沒有？」那人說了之後，一陣格格大笑，其他二人也在旁笑了。

胡桐道：「你說過讓我走的，可不是嗎？」

「是的，我的確說過，如果你說出誰主使你來殺我，我就放你一條生路，但是，你沒有說，是我自己猜測的。」

「但你猜中。」

「我不知道，但一百両黃金的賞格，的確由他訂出來。」

「除了你之外，還有多少人受到賞格的引誘？」

「我不知道，相信最少也有二三十人，他們都與我一樣，在金家堡作客，身為殺手。」胡桐剛說到這裏，他還沒有說下去，已聽到一聲吆喝，一條人影自樹林中衝出。

同一式的打扮，同一樣的鋼刀，但武功比起眼前三名替身還高。

胡桐連還手的機會也沒有，便血洒叢林，臥屍於草地之上。

「快走吧，白羽在西北方，我們快趕去保護他！」那突然殺出的人命令着說。

寃家狹路逢　見面不相識

連白羽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剎那之間會出現這許多替身？

有人將他自獄中救了出來，又有人千方百計要保護自己！然而這個人——幕後人為什麼還不露面，在他的想像中，這個人最少也要召見他才是。

白羽實在想不通。

他出獄之後只不過短短一段時間，實際上計算起來，也只不過是幾個時辰而已，但是他已經歷了數番追殺，這班人又是誰呢？

一方面有人急於要殺他，另一方面又有人要保護他，看來顯然是兩帮不同派別的人在鬥法。

白羽是個相當魯莽的人，但牢獄生涯却將他的衝動性格馴服了許多，當初入獄時，他氣得呱呱大叫。

然而獄卒並未理會他，甚至將他雙足加上了鐵鍊、不讓他吃飯，連水也沒有得喝。

白羽更野蠻也無法闖出重圍，他就像野獸一樣，被人馴服下來。

那一段日子，他的確受夠了！一個失去了自由的人，對自由份外渴望。

因此，當他被救出獄之後，無論如何也不希望重返獄中。

被救了出來之後，他有許多事情不明白，但現在却明白了一些，例如身上的青色衣服，他由獄中逃出來時，身上穿的原是褐色的衣服，但那晚在客棧的床上，他

卻發現了這套青色衣服，於是他匆匆換上了，再戴上掛在牆上的一頂竹帽。

白羽由獄中逃出之後有如驚弓之鳥，他當然希望改頭換面，但現在竟然有人認得他，更有人與他同一裝扮。

他明白了，那套青色衣服和竹帽是有人事先放置在客棧房間內的，目的是等他穿戴，這帮人也就是目前與他站在一起的人。

但另一帮敵對的人，看來絕非弱者，他們若非消息靈通，又怎麼會追殺而來？

白羽武功更高，也難獨力擺脫這許多江湖人物的追殺，刹那間湧出了這麼多的青衣客，他們的武功固然不俗，還令到對方分散了注意力，甚至無法分辨得出眞與假。

甚至有人能分辨得出眞假時，紛紛圍攻他之際，其他身穿青衣的人，也會紛紛齊加援手。

白羽於是一次又一次的，突破了重重圍困。

他非常震驚，即使闖出了重重圍困之後，他還是忐忑不安。

這是他無法獲得解答的問題，爲什麼會有這許多人要殺死他——這也是足以令他感到萬二分震驚的事。難道是江湖上的人認爲他做得太過份了，還是怪責他因財失義？

無論如何白羽已下定决心去找一個人——那就是收買他的人。

他爲了那個人的驅使，他才會殺死了巡按大人顏中興。

白羽雖然爲了錢而去殺人，但是，他畢竟也是個江湖人物，他很講信義，所以即使他不幸失手被擒，還是守口如瓶。

當然，這也是爲了個人的利益着想，因爲他跟那個幕後人有約在先，無論在何種情況之下，他也不能說出此人的名字。

現在白羽要去見那個幕後人，但是，他身邊卻有許多青衣客。

身邊的青衣客都不知道他的心事，他們全心全力去保護他。

但是，白羽至今爲止，仍未知道他們的眞正身份。

他終於有機會可以悄悄舒一口氣了。

他已被數名武功高强的青衣客護衛着，離開了樹林地帶。

他問身邊一名青衣客：「請問你們是那方面的朋友？」

「……」沒有人回答他。

他左張右望，那些人個個毫無反應。

每個頭戴竹帽的人，帽舌都遮蓋了半截面孔，所以白羽也無法看得出他們的眼神，就憑肉眼所見，那些人毫無表情。

白羽心裏有數，只要一有機會，他就會設法逃走，他很需要單獨去見那個幕後人。

他又試探地問：「我們現在要到何處去？」

「你儘管跟我們去，不會令你吃虧的。」身邊一個青衣客終於說話了，「我們救了你，自然不會加害你。」

白羽感激地說：「謝謝你們，但是，爲什麼不讓我知道你們的身份，這令我感到迷惑之處，他日有機會想報答各位也不可以呢。」

「你無須報答我們。」那青衣客道：「我們也是受聘而來，受人錢財，替人擋災，這也沒有甚麼值得誇耀的。」

白羽又問：「然則，你們受了誰人的聘請？」

「朋友，你問得太多了。」說話的青衣客，看來可能是首領。

除了他之外，其他人都不作聲。

除了眼見這一班人之外，後面還有另外一班人，那班人顯然已制止了那班殺手的追踪。否則，白羽的危險仍未解除。

各人來到了一處農莊。

這兒備了十多匹駿馬，每一匹均已配上了鞍韁。

白羽在各人的示意和監視下，騎上了其中一匹馬的馬背之上。

然後各人也分別上了馬，每人一匹，數目是剛剛足夠，一匹不多一匹也不少。

由此可見，這班人似乎是做事很有計劃。

白羽人馬緊隨二三位之間，這也是那青衣客的主意；那個像是首領的青衣客，與他併肩前進，前面有人帶路，其他人在後面監視。

白羽一心以爲等機會，但現在看來，似乎沒有機會讓他逃走。

唯一一個可能的機會，就是中途有人殺出來，白羽才可以乘住混亂中逃走。

但是，萬一眞的中途有一彪人馬殺出，白羽又將會陷入另一次危機之中，那時又如何？他眞不敢想像下去。

× × ×

馬隊穿過一條河。

河水很淺，各人不必下馬，馬兒可以在奔跑的情況底下，涉水而過。

一陣陣水花四濺，有些人的衣服已經濕了。

白羽仍然沒有機會，他仍在核心之中，被衆多的青衣客包圍住前進。

就在快馬涉水飛馳而過之際，白羽的馬兒屁股上忽然着了一鞭。

「拍」的一聲，也不知道是誰鞭打下去的，總之不是白羽自己。

那匹馬受驚，脚步加速，如箭向前狂衝而去。

與此同時，卻有人墮馬落水，弄得同行的人突然手忙脚亂，不知如何是好。

可能是白羽那匹馬受驚之後造成混亂，也可能另有原因。

總之，馬羣之中一陣混亂。

由於各人衣飾打扮一模一樣，令到負責監視白羽的人，一時之間也不知道何去何從，因爲馬羣之中一度混亂之後，有人跌落河中，也有人急急奔馳，究竟誰是白羽？

快馬涉水渡河，最易令人分心，所以這時候出事，也最煩。

兩乘快騎直衝上岸去，一先一後，去勢如箭，奔向岸邊一處叢林，其他青衣客忙於照顧墮入河中的同伴。

在他們各人的想像中，即使已登岸的二人之中有一個是白羽，亦無須担心，因爲另外一個必是他們「自己人」。

也就是說，最少已有人負責監視白羽，他一定逃不了的。何況白羽可能亦墮入河中呢。

但是，當那「首領」發覺白羽並不在這班人之中的時候，他便開始着急起來。

一聲號令，他首先策馬上岸。

然後才見二人自河水中爬登馬背，尾隨其後，直奔岸上。

他們衝入樹林邊去。

但是，樹林中荊棘處處，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那首領感到不妙，對尾隨而來的二名手下道：「我們太大意了，有奸細滲入，那傻瓜已跟他逃走。」

現在他們才想起，那個陪伴白羽一齊走的人可能是對方的奸細。

事實上那是很難發現的，因爲每一個青衣客都同一模樣，面孔又被竹帽帽舌遮住了半截，即使有奸細混入亦不足爲奇。

但是，他們的行動早已計劃妥當，又怎麼會爲人所乘？

他們的每一個步驟事先經過小心策劃，自然在人數方面也分配妥當，所以馬匹在農莊等候，也不多不少。

憑這點忖測，一定是在連場惡鬥之中，他們有人將其中一名青衣客抓去，然後殺了他或是擊昏他，最後穿上他的青色衣服，滲入他們。因此在人數方面仍是一樣，完全沒有破綻。

那首領立即回到岸邊。

這時墮入水中的人亦已紛紛登岸。

首領立即吩咐各人分頭追截，希望白羽他們不會逃得太遠。

× × ×

白羽有如驚弓之鳥，策馬前奔之際，發覺後面有人追來，自然萬分吃驚。

但是，當他的馬兒衝入樹林之後，發覺裏面到處佈滿了荊棘，便感到前無去路，後有追兵。豈料就在他焦急非常之際，後面那青衣客卻揚聲道：「快跟我走，否則你逃不了。」

那個人並沒有强迫他，亦無惡意，白羽只見他策馬躍過了一處矮叢，然後在樹林中轉彎抹角地走着，白羽也只好跟了過去！

事實上他們在樹林之中有如迷途羔羊，但那人卻似乎很有把握地前進，許多時明明到了一處「絕路」，但那人卻策馬闖出一條新路來。

有路可行之時，馬兒奔得極快，荊棘遍佈之處，他們就要步步爲營小心慢行。

那人始終沒有對白羽再講過第三句話，就只有剛才那兩句叫他跟他走。

他似乎要很專心認路，二人就彷彿進入了八陣圖一樣！全憑這個人如此熟悉環境，然後才可以再往前行。

雖然仍舊身在森林之中，但是一條廣闊的道路卻出現在眼前。

路的兩旁全是又高又大的樹木；樹蔭將陽光遮擋，眼前的環境變得一片陰森。

「老兄是什麼人？」白羽在策馬前進時，問着與他併肩前進的青衣客。

青衣客輕輕一笑：「你猜猜我是那一路人？」

「老實說，我也給你們弄得胡塗起來了。」白羽道：「有人救了我，又有人追殺我，到底誰好誰歹，我也難明究竟。」

那人道：「老實說，我是局外人，所以對於你們之間的來能去脈更不清楚。」

「你是局外人？」

「是的。不過，你說我『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麼，我似乎又沒有那一股俠義作風，我只覺得假如我救了你之後，可能對我會有好處。」

「嗯！我明白了，」白羽道：「你又是爲了官府的賞格。」

「不，你看差了！官府出多少錢？」

「一千両銀，聽他們說官府的賞格是一千両銀，另外又有人出黃金一百両。」

那人又笑了笑：「由此可見，你這條命，的確很值錢。」

白羽感到有點不妙。

他突然出其不意，拔刀相向。

但是他身邊的青衣人卻不慌不忙，也沒有拔出腰間的刀，只是馬匹受了驚，跳躍了一下，那人已輕巧地避開了白羽劈過來的刀鋒。

白羽感到勢成騎虎，策馬狂衝過來，追斬那青衣客。

青衣客仍未見拔刀，只是策馬閃避。

他的馬術固然好，身手更是敏捷。

青衣客圍繞住白羽轉，絲毫沒有畏懼之意。

白羽反而氣喘如牛，他一方面須要控制馬匹，另一方面又要持刀追殺青衣客，自然消耗了不少氣力。

白羽明知對方是個高手，終於無可奈何地，停止了進攻。

青衣客不愠不躁，，輕輕一笑道：「我勸你還是省下一些氣力吧，往後你還有許多事情要做呢，朋友。」

「你到底是誰？」

「你何必管我是誰？你應該問我，救了你應該獲得若干代價？」

白羽嘆一口氣：「你也許不知道，我剛由獄中逃出，現在是不名一文。」

「但是我救了你，豈可會無代價？」

「我們同是江湖中人，又何必斤斤計較？」

「別自欺欺人了，我們並非同道中人，但我們無可否認，都有一個弱點，就是爲了錢，不惜冒生命危險，我冒險救你，亦是爲了錢。」

「但我事實是沒有錢，怎辦？」

「這樣吧！」青衣客坐在馬背上沉吟着道：「你可以去向朋友借。」

「老實告訴你，我是個逃犯，不想見人，更沒有人肯借錢給我。」

「你再仔細想想，爲你爲我，你都很應該想想，看看誰能帮忙你，我也不妨坦然相告，假如你沒有錢給我，我只有送你見官，最少也可以拿它一千両。」

白羽呆了一陣。

他的武功已分明敵不過對方，假如對方要把他擊敗，相信也是易如反掌的事。

雖然說，江湖道上俠義之士多的是，但在情理上，人家既然冒着生命危險，想出這麼好的辦法來救了自己，總也應該多少給人一些好處才是。

於是白羽就對青衣客道：「好吧，我答允給你一筆錢，但數目現很難確定。」

「可不能太少。」青衣客很市儈地說：「相信你也明白，除了官府之外，另外還有人要收買你這一條人命。」

「但是，你也知道我現在根本就沒有

錢。」

「是的，所以我提醒你，最好找朋友——去找能帮助你的朋友。」

「不錯，也許我是給你提醒了。有個朋友可能帮得我，我現在就去找他；但我不想你也一齊去見他。」白羽道：「你可以約個地方等我回來？」

「要多少時間？」

「不超過三日。」

「你似乎跟我開玩笑。」

「你怕我騙你？」

「是的。」青衣客笑道：「假如你是我，你肯相信麼？」

「你救了我，我怎麼會出賣你？朋友，事實上我必須三日時間，因爲可以帮助我的人，住得比較遠啊。」

「爲什麼不可以讓我們一齊去？」

「我不想別人知道淡太多。」

青衣客笑道：「我不會說穿你是逃犯身份，除非你令我失望。」

「你誤會了，」白羽道：「我不想你知道我那位朋友是誰。」

「不管他是誰，只要他有錢，而且肯借錢給你就行。」

白羽策馬前行，那人亦步亦趨。

白羽道：「我們先找個地方歇歇脚，尤其是必須先換去身上的衣服，其他的事留待慢慢商量好不好。」

青衣客笑道：「這一帶的環境，相信我比你更加熟悉，即使眼前這一座樹林，假如我不帶你出去，相信你走上半天，也未必找到了路出去。」

白羽絕對相信對方的說話，剛才若非他帶路，相信至今仍在樹林中打轉，又或者早已被對方追趕上來了。

青衣客拍馬趨前，由馬鞍一旁解下了一個包袱，又對白羽說道：「你要的東西，我早已準備好了。」

白羽接過包袱，解開細看，裏面有一套黃色衣服，一方頭巾。

白羽很奇怪地瞪住他，旣感激，又佩服：「你想得眞週到。」

「所以說，這些錢並不易賺。」青衣客笑道：「趁這兒沒有人，先換衣服再走吧。」

白羽於是停下馬來，落馬更衣。

他一面更衣，一邊又瞪住青衣客問：「你沒有衣服可換？」

青衣客却將身上的青衣服脫下，原來裏面有一身黑色衣服。

二人再度上馬，當他們再由樹林中走出來時，已是另一副面目。

他們已經不再戴竹帽，也不穿着青色衣服，相信這時候即使「青衫帮」的人迎面而來，也未必認得出他們。

「青衫帮」只是他們給那帮人的稱呼，事實上他們是何方神聖，白羽根本就不知道，那青衣客也說不知道。

× × ×

黃昏時份。

小鎭上很寂靜，即使是這小客棧也很靜。

食堂之上就只有三張枱坐了人客，其中一張坐着白羽和那個「青衣客」。

「青衣客」也只是暫時的代名詞而已，事實上這時候他已經不再穿上青色的衣服了。

白羽一邊喝酒，一邊搭訕着問：「朋友，我該怎樣稱呼你？」

「你喜歡怎樣稱呼我都可以，我是江湖上的流浪漢，所以人家喜歡叫我劉浪。」那人呷了一口酒，又夾了一塊肉：「總之，我做事必須有代價——合理的代價，假如不是這樣，我根本就提不起興趣。」

「可能是我看差了眼，我看老兄絕非那一類斤斤計較的人。」

「人不可以貌相，沒有代價的事，難道你又肯去做麼？」

「嗯——」白羽似乎已經聽出弦外之音！

只有白羽自己心裏才明白，他殺人也純粹是爲了錢。

一筆還未收的錢，數目十分可觀，即使事前收到的一筆定金，爲數亦不少。

那個自稱劉浪的人又說：「我再次提醒你，沒有錢，我只有將你送往官府或者金家堡，兩者之間，你有權選擇其一！」

白羽苦笑一下，深深地呷了一大口酒：「你這個人的確够老實，而且夠現實，難道人們都斤斤計較，非財不行？」

劉浪只笑了笑。

不久，有兩個人由外面入來。

劉浪認得這兩個人，他們是客棧的人客，不久之前才離去，現在又折返，顯然是未想離開這個市鎭。

劉浪很注意這兩個人，但對方瞧也沒有瞧他們一眼。

劉浪等他們回到房間去之後，就對白羽低聲說道：「你眞的堅持要一人住一間房？」

「是的，」白羽道：「我不習慣與別人同睡一間房。」

「那麼，我提醒你，今晚可能有事。」劉浪煞有介事地說。

「有事？」白羽半信半疑地笑笑道：「你想與我與我同住一間房，大概想監視我，怕我逃走，是不是！」

「不，你逃不了的，」劉浪說：「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悄悄的逃走，那是最愚蠢，而且也是非常危險的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似乎忘記了，外面正有許多人要找你。」

「放心吧，我不會走的，你不要再找藉口來嚇我了。」

「我並非嚇你，你自己有頭腦，不妨細細想想清楚。」劉浪又說：「萬一眞的有事發生，別忘記叫醒我。」

二人吃飽喝醉，分別返回自己的房間去休息。

× × ×

劉浪的確有些醉意。

他不是一個貪睡的人，但他担心一旦眞的胡裏胡塗的熟睡不醒，那時怎辦？

因此，他趁着未睡之前，悄悄在隔隣的對面的房門口做了一些手脚。

時已入黑，客棧裏的人已紛紛睡了過去，大部份房間的燈光早已熄滅。

劉浪也倒頭大睡。

他是個老江湖，雖然人未老，但經驗却十分的老到。他知道這麼早——即使時已入黑，但實則爲時尚早，假如有事發生，大概也不會這麼早，所以他放心先睡一覺。

豈料他睡了不久之後，就給一陣鈴聲吵醒了。

鈴聲對他是一種警覺。

那小小的銅鈴是他從客棧的後門上摘下來的。

然後，他將其中一個用繩子串好，縛在那二名可疑人物的門前，如此一來，即使有人一出一入也會觸及銅鈴。

另一個則縛在隣房——白羽的房門之上。

剛才那陣銅鈴聲似乎來自對面那門房門之前，所以劉浪立即啓門[illegible]出去。

房門剛開啓，劉浪已見到一條人影躍登屋頂之上。

那間房分明住了兩個人，不可能只有一個人出來。大概劉浪未開門衝出之前，另一個已首先由天井躍登了瓦面之上。

劉浪沒有立卽追踪他們，却先奔至隣房之門。

用手推門，門仍緊閉。

但劉浪仍然放心不下，轉到了窗口那邊，窗門却半掩。

劉浪探首隣房窗門，裏面一片黑暗。

他連叫了幾聲，全無反應，隨即越窗而入，發覺床上空無一人。

白羽這傢伙好狡猾，大概首先由窗門爬了出來，被對戶那間房的人見到，所以展開追踪。

劉浪不敢怠慢，越窗出了天井，躍登了屋頂之上。

但是瓦面上已經沒有人影，相信他們早已離開那裏。

劉浪立即登上最高處放眼四望，只見十數丈外有人影一閃。

那是另一間屋的屋頂之上。

那人影也僅僅是輕輕一閃而已，劉浪想再看清楚一些也不可能。

不過這對劉浪來說已不重要，而且已經非常之足夠了。

最少，他已肯定逃走的方向，於是劉浪立即向那邊趕過去。

即使這是黑夜之中，即使這是高低不平的瓦面，但劉浪仍然步履如飛，轉眼之間，他已去到剛才黑影出現的地方。

那是一處屋頂。

屋頂下面已是郊區地方，劉浪居高臨下，可以見到一些樹木。

天上只有淡淡的星光，樹影之下見不到任何物體，但劉浪仍然躍下身，竄向那條林蔭小徑。

就在這刹那間，劉浪聽到一些樹葉搖動聲。

劉浪立即戒備。

那邊有人吆喝一聲，隨即响起一陣刀劍交加之聲，顯然有人發生打鬥。

劉浪循聲找了過去，見到三個人影，打作一團。

一個穿着黃色衣服的人，被二名大漢包圍住，刀來劍往。

劉浪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較早時的猜測並沒有錯。

這二名神秘人物果然是跟踪白羽的，分明負有特殊任務。

劉浪躲在矮叢後面，傾耳細聲，二名大漢並不打話。

白羽武功相當，但對方二人亦非弱者，看來必然是苦纏不休。

劉浪憑着暗淡的星光，隱約可以見到人影正在移動，黃色的衣服自然的份外奪目。

那穿上黃色衣服的人就是白羽。

白羽單刀迎敵，頗感吃力，因爲對方並非泛泛之輩。

突然之間，白羽可以感覺得到，黑暗之中有些物件飛擲而來。

二名大漢之中，有一個頓失重心，身子歪了一歪，順勢一刀，黑暗中，有人慘叫一聲，一條人影倒了下去。

另一名大漢發覺同伴倒下，趁勢想走，給白羽衝前一刀劈去，瞬即死去。

他朝黑暗中呼叫道：「助我者可是劉浪。」

一處矮叢後面有人閃出：「你這傻瓜，爲什麼還不走？」

白羽認得那果然是劉浪的聲音。

劉浪由那邊走過來：「你不是想避開我麼？爲什麼不走？」

白羽抱歉地說：「對不起，劉浪，是我自己不好，今夜如果沒有你，我又有麻煩。」

「假如你不走，麻煩更大，」劉浪說着又催促白羽，「走吧，這兩個人可能還有同黨。」

白羽只好沿住小徑，返回市鎭的客棧去，取回他們的馬匹。

× × ×

他們漏夜趕路，不敢再留在那間客棧裏。

這一次是由白羽帶路。

白羽要去找一個人，他對劉浪說，那人可以給他一筆錢之後，白羽就可以讓劉浪得到他「應得的報酬」。

他看不出劉浪竟然會是個如此「斤斤計較」的人，但劉浪既然堅持着，他也沒有辦法。

事實上劉浪不但三番四次救了他，還表現出武功十分高强，白羽暗念自己絕非劉浪的對手，所以惟有順從他。

他們在黑暗中，四周一片沉寂，似乎很平靜，也彷彿隱藏着無數殺機。

劉浪開始有些不耐煩，他問白羽：「你找那個到底是什麼的朋友？」

白羽道：「他很有錢，但我不知道他是誰。」

「這豈不是有點滑稽麼？」劉浪道：「連他的姓名你也不知道，怎麼可以要求人家帮你？」

白羽道：「他……」

劉浪看他欲言又止，說道：「他只是你一面之緣的朋友，是不？」

「不，」白羽囁嚅着說：「我實在有難言之隱。」

「哦！難言之隱？」劉浪怔了一怔，問道：「我不明白你究竟有什麼事情，但是我可以清楚告訴你，自從發生了刺殺巡按大人那件事情之後，你在江湖上已無立足之地，除了我之外，沒有人可以帮你的忙了。」

「說了這麼多話，你不過想錢而已。」白羽也開始覺得，劉浪的武功雖然高强

，但欠缺江湖人物應有的道義。

劉浪道：「是的，我早已說得清楚，我是為錢而來。」

「放心吧，我不會欠你的。」

「我還要提醒你一件事，數目不能少過一百両黃金。」

「我明白了，你是要我給你多過金家堡那份賞格？」

「不錯，」劉浪道：「假如少過一百両黃金，我倒不如將你交給金毛虎。」

「金毛虎是誰？」白羽問。

「金家堡之主，」劉浪反問道：「你不認識這個人？」

白羽搖搖頭：「從未聽過這名字。」

劉浪道：「那就奇怪了，你不認識他，他為什麼要殺你？」

「我也不知道，」白羽忖測着說：「他可能是另一個人的化名。」

劉浪提醒他：「在你認識的人之中，有誰是金頭髮的？」

「嗯——」白羽很認眞地想了想：「沒有！眞的沒有。」

「那麼，最少你也應該聽過金家堡這地方。」

「老實告訴你，我是由外地來的，對於這兒的環境，並不熟悉。」

「然則誰要你去殺死巡按大人？」

「除非你不想得到那筆錢，否則請容許我保留這點秘密。」

「事到如今，你還有秘密，」劉浪又問：「你沒有供出幕後主使者是誰麼？」

「沒有，」白羽道：「最少在官府裏就沒有。」

「為什麼不照實作供？」

「那是道義上的事！像你這種人，相信很難令你明白什麼是江湖道義。」

劉浪輕輕一笑：「就像你入獄之後，人家不敢出面，這大概就是道義。看情形，有些事情你可能還未知道呢。」

白羽一邊策騎前行，一邊問道：「是什麼事？」

「對你被救出獄之後，感到不滿的人，他顯然不想你再落到官方之手，所以才頒下了追殺令，務求將你殺死為止。」

「嗯，然則，誰對我如此仇視？」

「除了你自己之外，相信沒有誰再比你清楚了，」劉浪又說：「所以我叫你想想，江湖上還有一些什麼仇家。」

「沒有。」

「既然沒有仇家，那麼，一定是主使你的人派出殺手來殺你滅口。」

「我不相信。」

「你不相信，我也沒有辦法，」劉浪道：「就只怕等到你相信的時候，為時巳晚。」

二人又在沉寂中前進。

過了一會兒，白羽忽然又問：「你可是青衫帮的人？」

「什麼青衫帮？」劉浪反問道。

「青衫帮正是頭戴竹帽，身着青衣的人，」白羽道：「他們一直保護住我，而且，個個武功都相當高强。」

「然則，你可知青衫帮是何方神聖？」劉浪問。

「我怎麼知道？不過今次竟然有這麼多人追殺我，假如沒有青衫帮從中帮了我這個大忙，怕我早巳經死掉了。」白羽頓了一頓，又說道：「我還以為你是他們的人。」

「不！我只是冒充的。」劉浪說：「我打暈了他們的一個人，穿上了他的衣服，戴上了他的帽，及時追趕上你們。」

「你怎麼知道我想走？」

「我看得出，」劉浪說：「事實上渡河時是唯一可乘之機。」

「無論如何！我總算逃脫了，」白羽道：「即使給你報酬，也十分值得。」

「照計青衫帮救了你，你不該逃避他們，」劉浪道：「最少你也看得出，他們做事非常之有計劃，否則，你早巳死在金家堡那班殺手的手下。」

「你不會明白的，我實在不想被人控制。」白羽道。

「如果我沒有猜錯，他們可能是官府派來的人，」劉浪道：「官府要你生存下去 你可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

「也許他們要知道你殺巡按大人的眞相，因你落入官差手中之後，一直未講過眞話，朝廷正派人南下親自審問你。」

「你也知道此事？」

劉浪道：「這有什麼稀奇？許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江湖上的人。」

「是的，坦白說，我當時的想法也跟你一樣，」白羽道：「我們要逃避他們，就正是為了這個原因啊！」

「所以說，你這條性命的確很值錢，相信你自己也心中明白。」

「嗯，看來我的確應該收買你，保持與你在一起，否則我隨時也會有危險。」

「你有頭腦，你不妨多想想。」

天色將亮。

馬未疲，人巳倦！

人是需要休息的，即使更强壯的人，武功更好的人，也不例外。

然而白羽和劉浪二人，昨天晚上並未眞正休息過。

再奔一程，二人巳感到喉乾頸渴。

前面有一條小河，二人落了馬，人馬都要喝水。

劉浪正俯首河邊，準備喝一口水來解喝，突然被人自後面用硬物重重地擂了一下。劉浪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倒在河邊。

隨即有人將他推入河中。

劉浪連反抗的機會也沒有，白羽出乎意料之外的順利。

× × ×

白羽單騎奔馳着，來到了一處村莊外面。

村莊之內，炊烟四起，這巳是接近正午時份，白羽腹如雷鳴。

白羽心情十分矛盾，他一方面不會忘記劉浪的話，劉浪分析眼前形勢，懷疑主使他去殺巡按大人的人，正派人追殺他，目的為了滅口。

但是，另一方面，他又希望他的幕後人能依足諾言，給他足夠「殺人代價」。

幕後人就在眼前，只要他策馬前行，他就到達那幢屋宇的門前，彼此的距離，也只不過十來丈而巳。

但是，萬一劉浪的估計準確，他豈不是送羊入虎口？

不過，白羽也有他自己的想法，否則，他決不會中途將劉浪擊昏，然後推入水中。

白羽知道他的「主人」不懂武功，而且還是他父親生前的摯友。

在白羽決定與他效力之前，也考慮得十分清楚，刺殺巡按大人，將是一件十分轟動的事！需要十足的勇氣。

白羽也想到了後果問題，但是，對方所講的故事却令到白羽非常激動。

那人對白羽說：「他的父親是給一個人害死的，此人就是巡按大人顏中興。」

當顏中興還未官拜巡按大人之前，與白羽的父親等一班人原是好友。

這班人之中，也包括了那位「主人」在內。

但是，顏中興為人奸詐，利用了那人的財力，又殺害了白羽的父親。

那人是誰？

那人很富有，白羽只知道他叫做海瑞安。

他認識海瑞安非常偶然，那時他身上不名一文，在飢寒交迫之下，一度淪為竊賊。

就在那一次一生人唯一的一次盜竊生涯之中，他終於失手被擒。

在隣近一帶，他並無熟人，眼看那一次勢必無人可以加以援手。

但是奇蹟偏偏就在那時候出現。

一個姓海的人前來保釋他出去，那個人自稱是他亡父的摯友，而這人正是海瑞安。

海瑞安不但保釋白羽出去，而且還運用金錢的力量，將官府的人買通，令他不必入獄。

以後一段日子，白羽便成為海家的上賓，海瑞安待他極好。

他一直以為這是先父與海瑞安交情所致，除了內心感激之外，總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好好的報答海瑞安。

終於一日，海瑞安對他講了那個令他感到激奮的故事。

故事內容大致說如何待朋友忠誠一片——關於這點，白羽絕無疑問，最少眼前所見，他待白羽就夠不錯。

照海瑞安說，他們一班人都是朋友，包括海瑞安本人，白羽的父親以及顏中興等人在內。

這班人有過好長一段時間，經常聚在一起飲酒聊天，彼此情如手足。

但是，顏中興此人陰險猝詐，腦筋非常之靈活。他知道海瑞安有錢，於是利用他的財力，打進了官場。

朋友們都以為「官府有人好辦事」，自然大力支持。

豈料顏中興為人忘本，竟然為了掩飾往日的寒酸，不斷出賣朋友，手段極之卑劣。

根據海瑞安說：白羽的父親白天亮，是就死在他的手上的。

白羽當時十分激奮，誓言要殺死顏中興為父報仇。

海瑞安咬牙切齒的表示：為了朋友的義務，只要有人肯動手，他願意提供一大筆奬金作為「殺死奸官的酬勞」。

那酬勞是五百両黃金。

這數目十分吸引，白羽一方面為了報答海瑞安，另一方面也存有「為父報仇」的心理，於是拍拍胸膛，就此承担起這份殺人的任務。

白羽的武功不算最好，但比起官府裏的差役，總高出了少許！所以在有計劃的行動中，終於完成了任務。

然而那計劃只完成了一半，假如全部順利完成的話，今天他就不必回到這裏，早早巳經領了賞金，遠走高飛了。

白羽失手被擒的原因，是他孤掌難鳴，當他殺死了巡按大人之後，護衛發覺時，立即高聲呼叫起來，人羣瞬即將他包圍起來。

被捕後，海瑞安未敢立即出面替他保釋，但白羽也不會怪他，因為這一次不似上一次，這一次是殺人——而且殺了巡按大人。



劉浪正在俯首之際，竟給白羽暗襲擊昏。

海瑞安為了避嫌，可能不敢出面，但他却悄悄派人送來了一些銀両，求官府中人好好打點，別太虐待白羽。

儘管白羽一時未能恢復自由，內心已經對海瑞安這位「世伯」十分感激。

後來，海瑞安也一直未有到官府裏來活動，白羽自感失望。

直至到那晚深夜，突如其來的，有人將他由獄中救了出來。

那人武功高强，儘管未有說明来龍去脈，白羽也猜到，他可能就是海瑞安派來的。

也就是為了這點念頭，所以白羽更加守口如瓶，劉浪對他三番四次的追問，他也絕口不提「海瑞安」這個名字。

他甚至明知在武功方面不敵劉浪，也冒險將他擊昏之後，擺脫他的糾纏，事實上也惟有如此，他才可以保留這一點點秘密。

現在，他已來到了海瑞安家門之前。

他內心的矛盾，照計很快就會獲得統一，他希望劉浪的忖測是錯的。

劉浪懷疑收買他的人，派人追殺他滅口。

收買他的人就是海瑞安。

他立刻就可以見到海瑞安，萬一劉浪不幸而言中，等會兒又會發生一些什麼事呢？

× × ×

白羽下了馬，立刻就可以感覺得到事情似乎不妙。

這並非四周有人埋伏，而是空氣表現得絕不尋常。

那屋子裏裏外外一片沉寂，就像沒有人居住一樣，這絕對不似一個富有的人家，是主人不在家嗎？還是另有原因？

白羽在戒備中將那扇大門推開。

突然之間有個影子飛撲而出，嚇得白羽退後幾步。

那是一條黃狗。

一聲狂吠，隨即傳來一陣人聲吆喝，屋子裏有個女子走了出來。

狗兒在主人的呼喝下，停止進攻，白羽也站住了脚。

那女子大約二十來歲，如果白羽沒有記錯的話，她就是海瑞安的女兒海若梅。

白羽曾在海家作客，所以他是見過海若梅的；只是這時候的她，容顏憔悴，已顯得蒼老了。

他們之間互相呆了一呆。

「原來是你！」海若梅終於作出了反應。

「是的，是我。」白羽問：「海世伯可在家？」

「你找家父有何貴幹？」

「專誠前來拜候。」

「請進來吧。」

白羽趨前，那條黃狗又虎虎作勢，海若梅把牠喝退。

門庭依舊，彷彿人面已非，昔日的海家婢僕如雲，如今却顯得一片冷清清，究竟是什麼緣故？奇怪。

白羽在滿腹狐疑中內進。

海若梅雖然走在前面，但他們之間的視綫也曾一度接觸。

不知怎的，白羽從海若梅的眼神之中，感到隱伏了一股煞氣。

她應該是海瑞安的女兒海若梅，照計不會錯的，雖然當他在海家作客之時，他很少跑到客廳這邊來，但無論如何他們確實見過面。

見面的次數儘管不多，白羽也不會認錯人吧！

然而現在進了屋之後，他就聽到她在問：「請問你高姓大名？」

白羽記得，海瑞安曾為他們介紹過了，怎麼會如此健忘？

「我姓白。」白羽又朝屋內四周張望了一遍，「海世伯呢？」

海若梅站住了脚，却沒有回頭來，然後她又答非所問地說：「海世伯？然則……你是他世侄了？」

「是的，我們似乎見過面。」

「你姓白，可就是白羽？」

「是的，在下正是白羽。」

「你找我家父幹嗎？」

「我們有約在先。」

「有約？什麼約？」

「他在這裏嗎？」

「當然在這裏，這是他的家，他不在這裏還在那兒呢？」海若梅又說：「你先進來喝杯茶，我進去把他叫出來。」

海若梅把白羽招呼到客廳來，然後轉進了屏風後面去了。

客廳裏，除了他本人，就只有那條大黃狗。

大黃狗在旁虎視眈眈，白羽只可以暗中戒備。

他放眼四望，視綫之內，並無人影。

這麼大的一幢大宅，怎麼可能只住了一個海若梅？這是不可能的事。

他不耐煩地站了起來，那條大黃狗立刻作勢張牙。

白羽不敢移動身體，但也沒有坐回原位。

因為當他站起來的時候，回頭朝屏風後面張望之際，發現了兩個人影——一個是剛剛進去海若梅，另一個是個老婦人。

她們在耳語，這情景立即引起了白羽的注意，可惜他聽不到她們的談話。

這裏的環境分明是有所改變了，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當屏風後面兩個女人分開時，白羽便急忙坐下來。

不久，那老婦捧茶出來侍客。

白羽雖然又渴又餓，却不敢立即去喝那杯茶。

等到老婦轉進了內堂，他才悄悄將那杯茶倒進桌上一盆盆栽去。

趁住海若梅未出來，他細心分析一下眼前的形勢，海若梅面帶煞氣，到底所為何事？

海若梅為什麼還未出來？海家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

海若梅和那婦人為什麼會如此鬼鬼祟祟的？其中是否另有陰謀？

白羽見過了海若梅，但未見過那婦人，她是什麼人？

白羽正在胡思亂想之際，突然之間「錚」的一聲，嚇得他急忙跳離了原來的座位。

說時遲，那時快，一條人影硬闖直撞

，自屏風背後飛身撲出，衝破了屏風的通花，連人帶刀，狂刺而來。

白羽若非及時離開那座位，除非他有後眼，否則非死亦傷。

然而那突如其來的音响，竟然成為他的救星。

那音响是如何產生的？

那是桌子上放置的一隻茶杯。

茶杯不知怎的，會忽然之間破裂！白羽於是敏感地連想到可能遭受到襲擊，因此他才會作出了反應。

屏風之上洞開了一個大洞，剛才那老婦持雙刀，撲了一個空。

白羽翻身站了起來，持刀作勢，等待着老婦採取攻勢。

那黃牛也狂吠一聲，迅速衝了過來，配合着老婦的進攻。

白羽還好在事前已經有了心理上的準備，否則更加手忙脚亂。

老婦雙刀飛舞，疾似閃電，白羽感到壓力極大，絲毫未敢怠慢。

他覺得單是對付這老婦已感吃力，加上那條黃狗，確是疲於奔命。

老婦刀鋒如電，黃狗專攻下盤，弄得白羽顧得上來，顧不了下，刀法也開始有些凌亂起來。

白羽正感到狼狽萬分之際，忽然之間又聽到一聲狂吠。

白羽欲待沉刀下撤，鬥住黃狗的撲攻，無奈老婦雙刀刀鋒已迫近了他的咽喉。

白羽暗念這一次非死即傷，急急回刀上格，「錚」的一聲，三刀交擊，拚出了一股火光，白羽單刀亦僅巳震開了老婦的雙刀。

奇怪的是那條黃狗的進攻突然停止下來，悶哼一聲，倒臥地上，咀角不斷流出鮮血來。

白羽那一刀將老婦震開數尺以外，老婦站穩了身體，滾了幾下刀花，欲待下次進攻之時，却被由屏風後面走出來的人喝止，那人正是海若梅。

那老婦聞聲將雙刀收停，呆立一旁。

海若梅一邊走過來一邊用責備的口吻道：「三婆，你對客人豈可如此無禮？」

「我要殺了這王八，是他害死老爺的！」那老婦含恨地說。

白羽不敢輕舉妄動，事實上眼前一切似乎來得太過突然。

不但是老婦的攻擊來得突然，黃狗之暴斃更加突然。

還有那茶杯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破裂？若非那茶杯這時發出了音响，對白羽起警惕作用，他這時已死在老婦的雙刀之下。

老婦神情木然。

海若梅却向白羽道歉。

她對白羽抱歉地說：「對不起，三婆可能對你有點誤會。」

「她是誰？」白羽驚魂未定，却怔怔地問。

「你以為她是誰？」海若梅瞪住白羽，非常留意他的表情。

「她的武功不錯，但為什麼會對我有所誤會？」白羽問。

海若梅走近桌前，伸出纖纖玉手，將破杯稍為收拾一下，然後又若有所思地，望向天井那邊，再仰首望向瓦面之上。

最後，海若梅的視綫又移向桌上後面靠近屏風的盆栽。

她的視綫就停在那裏。

白羽不知道她想什麼。

事實上，眼前就有許多事情令他感到莫名其妙的。例如海若梅將破杯的碎片收拾時，似乎多了一些什麼。

那好像是一粒小小的石子，海若梅已將那小小的石子握在掌心。

從她剛才的表情觀察，她分明在懷疑白羽可能另有同黨。

「你究竟是什麼人？」海若梅終於又開口問。

白羽道：「我叫白羽，早巳介紹過了，海世伯究竟在何處？」

「他已登仙界！」海若梅神色黯然地說。

「什麼？」白羽差些兒以為聽錯了。

「他死了！」海若梅回轉身來，瞪住白羽，那表情十分之奇異。

白羽不由自主地問：「他為什麼會死的？」

「我也不知道，因為我那時候剛好離家外出，回來時所有人都死了。」海若梅神情呆木地盯住白羽。

白羽感到有點不寒而慄。

「聽說是你殺死巡按大人的，是不？」海若梅忽然又問。

「嗯！」白羽怔了一怔：「這件事，你父親有沒有對你說過？」

「說什麼？」

「不怕老實告訴你，殺死巡按大人，是他老人家的主意。」

「胡說！」海若梅勃然大怒：「你做你的事，為什麼要連累我的家人？」

「嗯，你的意思是——」白羽想下去就會明白，「一定是海世伯他們，已被官府抓去處決了，是嗎？」

海若梅道：「這件事我也不知道怎麼攪的，總之我父親已被殺，他死得不明不白，我的家人則下落不明。」

「這也難怪你傷心！」白羽道：「不過這件事確是由令尊發起，我只不過受他老人家慫慂，事前我絕未想到有此可怕的後果。」

海若梅忽然又問他道：「你有多少同黨？」

「同黨？」白羽又是一怔：「什麼同黨？」

「你休想騙我！」海若梅有些生氣地說：「剛才分明是你的同黨暗中出手帮了你，他用石子擊破了這隻杯——」

海若梅將手上一顆小石亮出來，又說：「這石子很小，要運勁可不容易，但它竟能將一隻杯子擊破，可見功力相當。」

白羽像夢中驚醒一樣，事實上他早感到事情有些奇怪。

例如那黃狗的突然暴斃，顯然與他無關，除了有人從中助他一臂之力，絕不可能讓他有這種好運氣。

加上當時情勢委實太危急，他擋得老婦的雙刀，却顧不了黃狗的狂撲猛噬；若非黃狗及時暴斃，他勢必受傷，甚至死去亦不足為奇，因為當時如果黃狗一旦向他撲咬，他勢必失去重心，老婦雙刀就更得勢。至於那杯子，當初白羽還以為出自下

列兩種可能……——

第一，老婦未直接向他進攻之前，可能以暗器首先向他襲擊。

因爲屏風之上有雕木通花，剛才白羽既然可以透過那兒望入內堂，老婦自然亦可以透過那兒向白羽發射暗器。

他想像到可能是暗擊中了茶杯，茶杯因而破裂。

第二個可能性就是 茶中有毒，所以當白羽將毒茶傾入那盆盆栽之後 空杯仍然受不了毒液的侵襲 因而分裂。

也許是由於他並未發現那粒小小的石子，所以他反而未有想到有人及時向他發出了警告。現在經海若梅提醒 他就像在夢中驚醒了一樣。

海若梅大概猜對了，的確有人在暗中助了他一臂之力！而且這個人的武功絕不平凡 但爲什麽不見他露面？

他是誰？爲什麽他要帮自己？

白羽不期而然又想起了劉浪。

正因爲他想起劉浪 所以他才不由自主地大吃了一驚。

劉浪是由他親自擊暈的，然後他又親自動手將他推落水中。

照常理忖測，他是必死無疑了。

劉浪既然死了，還有誰來帮他？劉浪帮他是爲了錢，這個人又爲什麽？

白羽道：「我没有同黨。我也不知道誰在暗中帮了我。」

「你別裝蒜了！」海若梅道：「我父死得不明不白，你現在又找上門來 更有同黨 到底你想怎麽樣？不妨直說。」

白羽道：「我來找令尊，是因爲跟他有約在先。但我發夢也想不到，他竟然會出了事。」

海若梅道：「我父之死，你必須負上一部份責任。老實說，這件事之前我一無所知，你殺人犯法，不該連累我們。」

「是的，但這是無可奈何的事。」白羽道：「現在你要我怎麽樣？」

「留下來帮帮我 我要找我的家人。」海若梅的怒氣似乎消了一些。

她嘆了一口氣 在桌子一旁坐了下來又示意白羽在另一邊坐下。

海若梅忽然又指指那盆盆栽 道：「你可知道這是什麽？」

「我對盆栽並無研究。」白羽說。

老婦這時亦已將黃狗的屍體拖到後院去加以埋葬。

白羽記得海瑞安並未提及他女兒也懂武功，但現在她却帶了一把劍。

海若梅道：「老實說，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麽植物，但我却知道它的功用。」

說到這裏，海若梅霍然站起，將一杯茶取了過來，又探囊取出一包粉末，回頭問白羽：「你可知道是什麽？」

白羽搖搖頭。

海若梅道：「這是毒藥。」

白羽怔了一怔。

只見海若梅將那小包毒藥粉末傾入茶杯中輕輕搖勻，再注入那盆盆栽之中。不到一盞茶時份，那盆盆栽立即變成枯黃。

白羽不明白她的意思，呆呆瞪住她。

海若梅輕輕一笑：「剛才三婆一片好意斟茶給你，你爲什麽不敢喝？」

「嗯！」白羽開始明白了。他將茶注入盆栽去的情形，已被對方識破。

海若梅道：「我要毒死你，也不會揀現在，但從剛才那一着忖測，你顯然是個多疑的人。」

白羽苦笑道：「你也不能怪我，因爲所約的人並不在這裏。」

「我父約你，一定有事，到底是什麽事？」海若梅問。

白羽道：「人都死了，說來何用？」

「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說了出來，可能對你會有好處。」

「嗯——」白羽想了想，反問道：「他有没有提及過錢的事？」

「錢？」

「是的，我們這次相約是爲了錢。」

「他欠你錢？」

「是的。」

「多少？」

白羽豎起五隻手指。

「五十兩銀？」

「不，五百兩，而且不是銀。」

「難道是五百兩黃金？」

「正是！」

「他怎麽會欠下你這麽多錢？」

「那是殺人的代價。」

「哦！我明白了，他收買你！」

白羽點點頭，然後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可惜，他人也死了！」

「不過，你放心！」海若梅出乎意外地爽快，「這筆數目，我會給你！」

「你給我？」

「是的，我是他唯一的女兒，自然由我負責。」海若梅又說：「不過，我有個條件，你必須帮帮我；事實上，也只有你帮我，我才可以有足够的錢給你。因爲我身上已不名一文。」

白羽心裏想：他本身也被官府通緝，另一方面又被金家堡的人追殺。假如長此留下來，自然不是辦法。但是他終於答允了海若梅暫時留下來，因爲他另有打算。

爲找主謀人 天涯苦追踪

在一間客棧之內，金家堡堡主金毛虎正召見他的一班殺手。

這班人已失去了白羽的下落，令到金毛虎非常不開心。

尤其是當有人提及追殺途中的情形時，金毛虎更加暴跳如雷。

客棧已被金毛虎全部包了下來，所有的客房已宣佈客滿，不再招客。

金毛虎要利用這裏作爲他的大本營。店東也無可奈何。

有些殺手說到追殺白羽的情形，也表現得十分激奮；他們提及何氏兄弟，曾從中阻梗，也提及衆多的青衣客。

何氏兄弟在江湖上並没有名氣，金毛虎猜測他們可能是爲了官府的賞格，因此他們兄弟二人才會阻止別人去殺白羽，還聲言要生擒活捉。

但是那班青衣客又是何方神聖？

毫無疑問，他們是有計劃要分散追殺者的「視綫」，所以每個人均打扮成白羽一樣，讓追殺者無所適從。

結果，白羽就在他們有計劃的掩護下，從容逃去無踪。

自然以上只是金毛虎所能聽到的，絕大部份的殺手，根本就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一些什麽事。

白羽如何被「青衫帮」的人監視，以及渡河時逃脫的過程等等，最少金毛虎暫時就不知道。

外面傳來一陣吵鬧聲。

原來有人投宿，但爲店東拒絕，因而發生了爭吵。

與此同時，有一名殺手奔告金毛虎，門外正擬到此投宿的人，就是何氏兄弟——何向隆和何志興兄弟二人。

金毛虎非常高興，立即向手下授計，手下領命而去。各人亦紛紛回到事先分配好的房間裏去。

× × ×

何向隆和何志興兄弟二人，經過整日疲於奔命，又倦又餓，難得找到這麽一間客棧，滿以爲可以在此投宿一宵，一切留待明天再說，想不到却被人拒於門外。

店東本來對他說，已告客滿，但回頭又改變了口風。

「剛好有位朋友肯遷就，讓出一間房。」掌櫃先生由裏面出來說：「其實大家都是男人，一間也够用了。」

何氏兄弟本來也不打算租兩間，自然是心滿意足。

入到店內，氣氛有些緊迫，這只有老江湖才可以憑經驗和感覺得到。如果是一般人，必然一無所覺。

何向隆和他弟弟何志興遞了一個眼色，意思是提醒他必須小心。再加上店東剛才的口風變得太快了，令他們感到事不尋常。

何向隆朝食堂掃了一眼，只有兩張桌子上坐了食客。

那些食客態度十分不自然，既不交談，亦未見開懷飲食。

何向隆一入來就發覺他們目露兇光；此外，仰首上望時，又發覺有些房間人影幢幢，總之他就感到殺機四伏。

回頭一看，客棧的門却關上了。

何氏兄弟勢成騎虎，只有硬住頭皮，處處提防，步步爲營。

掌櫃先生將兄弟二人帶到樓上一間房去。當他們經過其他房間時、剛才發現的人影又不見了，事態更覺可疑。

× × ×

金毛虎悄悄問他身邊的一名殺手阮昌順：「你看清楚了没有？是不是他們？」

「絕對就是他們。」阮昌順道：「我們都跟他們見過面，自然認得他們。」

金毛虎道：「大家準備好，我要查個明白，看看他們是否官府裏的人。」

阮昌順離開了金毛虎的房間。

這邊又有另外一個人入來。

那人悄悄向金毛虎報告：「徐勇剛回來，他有重要事情稟告。」

「去叫他入來吧！」金毛虎吩咐來人說。

較早時，金毛虎點過了殺手的人數，發覺最少有幾個人未見回來，其中就包括了劉浪和徐勇等人在內。

至於霍文達，他是被人發覺最早離開了金家堡的，事後却死得不明不白。此事金毛虎亦已經知道了。

現在徐勇匆匆趕回這臨時大本營來，向金毛虎報告一件令他大感震驚的事。

原來徐勇年紀雖然輕，却胆色過人。他奉了金毛虎之命，要在這班殺手之中，追查誰才是「內奸」。

徐勇終於有了發現。

他發覺劉浪行踪可疑，一度離羣失踪。事後徐勇才發覺他將一名青衣客擊暈，拖入樹叢中，假冒那青衣客滲入了「青衫帮」之內。

徐勇靈機一觸，也照樣將另一名青衣客擊暈，除下他身上的衣帽，照劉浪一樣，假扮青衣客滲入了「青衫帮」中。

徐勇的目的自然與劉浪不同。他要監視劉浪看看他所作所爲，是否「內奸」？

就憑這樣，徐勇發覺劉浪在大隊渡河時，與白羽雙雙逃去。

當時他想快馬加鞭，追踪上去，但是，無奈就在混亂中，馬失重心，人也墮入河中，令他功虧一簣。

事後他雖然乘住混亂中再度爬上馬背追了過去，但已失了劉浪和白羽的影子。

後來他也不敢停留，以免被「青衫帮」的人發覺眞相。

金毛虎聽了徐勇的報告，再回憶起霍文達生前的懷疑，覺得劉浪的確可疑。

然而他反而叫徐勇切勿將此事張揚，因爲他相信劉浪遲早還會回來。

金毛虎要等到劉浪回來之後才發難，以免他聞風先遁，所以不讓其他殺手知道這件事。

又有人來報告：何氏兄弟剛叫了酒菜，叫店小二送入房間去進食。

金毛虎靈機一觸，召來手下，吩咐他依計行事。

× × ×

金毛虎叫人在酒菜中悄悄的落下了蒙汗藥，以爲如此便可以事半功倍，最少亦可以省回一塲惡鬥。

酒菜送了入去，照計藥力也總該發作了。

金毛虎一聲號令，各人便破門而入。

但是，房內空空如也。

何氏兄弟並不在房內，酒菜却原封不動的，依舊留在桌上。

面對住一列屋頂的窗門打開了。

金老虎出窗外，隣近屋頂之上，也見不到有人。

何氏兄弟看來亦非等閒之輩，他們竟能窺出了破綻，及時逃去。

金毛虎心感不妙，立即下令撤退。

× × ×

金家堡的殺手都不明白，爲什麽要撤離這間客棧？

甚至有人說：「我們有這麽多人，難道怕他們兩兄弟？」

但是，金毛虎並不想得那麽簡單，他懷疑何氏兄弟未必就是爲了官府的賞格那麽的單純，金毛虎担心他們是官方綫眼。

因此，當他撲了一個空之後，就匆匆帶着各人，離開了那家客棧。

就是連店東也感到有些莫名其妙，就是没有胆阻止這班人離去。

反正對方已付出了租錢，店東並無損失，也就算了。

× × ×

就在金毛虎等人離去之後不久，大批官兵前來，將客棧重重圍困。

客棧裏的人這時才明白，事出果然有因，可惜官差撲了一個空。

× × ×

海瑞安的家中。

這裏少說也有二三十間房，然而這幢大宅就只住了兩個人——而且這兩個還是女人，說出來頗難令人入信。

不過今夜却多了一個男人，他就是白羽。

白羽被安置在客房裏，仍然難免會有些提心吊胆。

因此他吹熄了燈之後，好久還是無法可以安心入睡。

他不知道自己是否疑心生暗鬼，躺在床上，彷彿聽到了一些步履聲。

他立刻翻身下床，竄至窗前，往外窺伺。

果然有個人影閃過。

外面一片昏黑，屋子裏也沒有長明燈。唯一的光綫乃是來自天上的星光。

因此，白羽不但無法看清楚那是人是鬼，連男女也分不出來，總之是個影子——背影。一掠而過，快得出奇。

那影子朝屋後走去。

白羽不敢怠慢，立即也越過了窗口，摸黑追了過去。

但是，那影子未見再出現。

白羽正想折返房中，忽然又發覺後堂那邊有燈光透出。

那間房不知住了一些什麼人，照計應該是海若梅，或者三婆吧！就白羽所知，除了她們之外，這裏沒有其他人居住。

紙窗投影，有兩個人正在房內交談。

影子也看清楚顯示出，她們是海若梅和三婆。

夜已深，她們還在談些什麼？

就憑白羽的想像，她們既是主僕的身份，應該分別睡在兩間房才對。

於是他悄悄走了過去，躲身窗外，隱約可以聽到房間兩個女人的談話聲——

「母親，聽我勸吧！我們不能殺他！」這分明是海若梅的聲音。

「他的身份我們已經證實了，還等什麼？」這是那老婦「三婆」的聲音。

「他只是被人收買的，殺了他，反而把綫索都弄斷了。」

「他已經供出了誰是元兇；他不是承認被人收買麽？」

「是的，但是，如果他死了，將來如何有生口對證？」

「嗯——」老婦頓住了。

白羽聽不到二人的談話，却聽到窗門被人推門的聲音。

白羽心知不妙，可惜他們已來不及撤退，一條人影已搶到了跟前。

那刀光，那人影，全是白羽所熟悉的靈活身手。

白羽除了挺刀反抗之外，沒有別的選擇。

海若梅也由房內衝出，以為有刺客，但當她發覺那是白羽時，立即連聲叫住雙方住手。

然而老婦正殺得性起，根本沒有理會海若梅的勸告。

正當二人刀來刀往之時，那邊突如其來地有人叱喝一聲。

眼前這三個人都心裏有數，知道這間屋暫時沒有第四個人居住，所以當此人出現時，各人無不驚愕。

「顏夫人，請住手！」一個男人正由走廊那邊走過來。

老婦盛怒之下，竟然呆住了一陣。

對方是個女人，白羽見人家停止進攻，他又怎敢再動手？

一個身形逐漸接近他們，三個人的反應各有不同。

老婦被人稱作「顏夫人」，既驚且奇，因為她在這兒的身份，照計沒有人知道的，但對方似乎早已洞悉。

「海若梅」本來就是不想殺白羽，只是她無法勸止老婦，現在難得有人令她住了手，但對方又是何方神聖？

至於白羽本人，他在這一刹那間，却感到渾身發抖。

他並不相信鬼話，然而眼前的事根本就不可能發生。

原來他已認出了那個熟悉的身形，他正是劉浪。

劉浪早已溺斃河中，他怎麼還有可能生存呢？

白羽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幾乎想立即背轉身就走。

但是，劉浪並無惡意，而且轉眼之間，已到了三人的面前。

老婦不禁問道：「你是誰？」

劉浪輕輕一笑：「我是誰似乎不太重要，最重要的還是你是誰！」

白羽却情不自禁地，吶吶地問：「你……你怎麽還未死！」

「你很想我死麽？」劉浪笑道：「其實我死了對你並無好處，老實說，如果沒有我劉浪，怕你至今為止，最少也死了兩三次！」

「哦！原來你就是江湖上人稱的『江湖浪子』！」老婦冷然一笑，「怪不得你這麽愛管閒事！」

劉浪道：「劉浪豈敢管到顏夫人的頭上來？只不過想講句公道話而已！」

老婦道：「你怎麽知道我是誰？」

「我當然知道。」劉浪道：「當日若非你固執，顏大人也不必被人刺殺，就以你這副身手，已足够保護大人的安全。

老婦黯然長嘆一聲：「是的，我怕跋涉，沒有跟他出巡，否則這小子想動手，怕也沒有這麽容易，嘿！」

白羽不必再聽下去，也知道這是已故巡按大人顏中興的妻子，並不是什麽「三婆」。

剛才白羽又偷聽到那少女叫她「母親」，那麽，她亦非「海若梅」，而是顏中興的女兒！

白羽所以認錯了人，只因為古代大家閨秀會見客人時，總是羞人答答的，垂首揚巾半遮面，要看清楚廬山面目，就會失諸於禮，除非彼此是一對情人那又不同。

然則，她為什麽要冒充「海若梅」，這也完全由於這兒是海家的緣故！假如他們坦然說出她們並非海家的人，人家一定會問她們何故會歎在這裏。

海若梅和她的家人究竟又去了那裏？

海若梅是否也死了。至此白羽亦心存懷疑，最少他不相信那少女的話。

那少女——顏中興的女兒對白羽說過，海瑞安死了。

劉浪也知道這個局面非常尷尬，他對三人說道：「看來你們雙方面都應該好好的坐下來談一談，因為就我所知道，你們正四面受敵！任何一方面倒下去，都沒有好處！」

老婦——顏夫人道：「他是我殺夫仇人，我豈能將他放過？」

劉浪道：「他只是動手的人，却並非眞正要殺你丈夫的人。換句話說，他只是被人收買，另外還有幕後人。」

顏夫人問劉浪道：「你可知道幕後人是誰？」

「當初我也不知道，但現在總算知道了一些。」劉浪望住呆如木鷄的白羽：「收買你的人，可是海瑞安！」

「正是他！」白羽但願劉浪不怪責自己，因為他實在敬畏這個人。他又說：「可惜，我來遲一步，讓他逃走了！」

顏夫人道：「我們也查得海瑞安是主謀，可惜也來遲半步，所以只好在這裏等，想不到，總算沒有白等！」

她用凌厲的目光盯住白羽，儘管光綫不太強——僅只是房間一窗口透射出來的燈光，但亦足以令到白羽感到畏懼。

他不知道劉浪是否還生氣，如果換轉是他的話，他當然生氣。

劉浪又說道：「海瑞安未死，我們一定要設法找到他。也許海瑞安仍然不是最重要的主謀人；而眞正的幕後主謀可能另有其人，所以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要找到他！」

顏夫人和她的女兒如玉也同意了劉浪的見解，只有白羽不作聲。

他當然不好意思，他雖然是個核心人物，但現在他面對的人之中，一個是救過他的恩人，但他却恩將仇報。

另外兩個都是他刺殺的人的家眷，他實在問心有愧。

他不好意思地垂下頭來，默默無言。

劉浪對他們三人說：「時候已經不早了，我們還是先睡一覺，一切留待明天再作商議吧！」

於是顏夫人和他的女兒顏如玉折返房中，劉浪則陪伴住白羽，走向前面客房那邊。

白羽一邊走一邊不好意思地說：「是我不好，我不想讓你知道得太多！」

劉浪道：「我早已看出你的陰謀詭計，河水很靜，水面有如一面鏡子，所以我可以清楚見到你下手從後面擊我；我只是佯作暈倒，吸一口氣倒進水中去。你走後我才上來。你最不應該留下那匹馬兒，假如你把牠一併帶走的話，這時候我可能未到半途，自然更難追踪你到這兒來！」

「你眞了不起！」白羽心服口服地說：「事實上是我自己不好，你再三救了我，我反而恩將仇報！」

「算了，過去的事別再提。」劉浪這時已和白羽二人到了客房門口。

白羽道：「這裏面有兩張床，你也進來吧！老實說，現在我才覺得你是一等一的好人，見了你我才感到安全。」

劉浪笑道：「你不會睡到半夜，在我頭上加一刀吧？」

「別開玩笑了，我怎麽敢再對付你呢？」白羽道。

劉浪於是與白羽一齊進了那間客房。

白羽倒向床上就睡，但劉浪却走向了窗口往外張望。

他雖然也像白羽一樣感到疲倦非常，但他為人小心，他睡前必須了解這裏四周的環境，以防不測。

豈料就當劉浪往窗前張望之際，無意之間見到了一些人影。

那些人影分別躲在一些灌木與野草後面，閃閃縮縮，鬼鬼祟祟的，顯然是另有企圖，而且不止一個，放眼四望，最少也有十來個，他們已將這兒團團包圍。

劉浪心裏雖然感到吃驚，但態度却是極端的冷靜。

他悄悄走向白羽的床緣，發覺白羽轉眼已睡了過去。

他輕輕用手推醒白羽，在他耳畔說道：「事情不大妙，這兒被人包圍！」

白羽睡意正濃，但給劉浪這麽一說，整個兒紮醒，坐了起來。

劉浪低語道：「冷靜點！現在我們先悄悄離開這間房，然後再去會合顏夫人母女。」

白羽道：「為什麽找她們，我們悄悄離去就是。」

劉浪道：「你要找海瑞安，她們也要找海瑞安，你們都有一個共同目標。人多好做作，你怎麽可以丟下她們不顧？再說，她們是巡按大人的家眷，假如你存心改過，正好有所表現！」

白羽不敢再作聲，緊隨劉浪悄悄離開了那間客房。

二人摸黑來到後堂，發覺母女二人所住的那間房內的燈光已告熄滅了。

白羽對劉浪道：「我先到屋後看看是否有路可逃。」

劉浪警告他：「你想活得耐久一些，就切勿獨自離去！」

「放心吧，沒有你，我決不會走！」

白羽走向了後門。

劉浪單獨竄向母女二人的房門，用指節輕輕叩門。

他全神貫注聽着房間裏的動靜，假如房內仍無動靜的話，亦即表示母女二人熟睡未醒，他便會加重一點氣力，將門板再敲响一些。

但是，就在他全神注意房內之際，却一時疏忽了來自背後的威脅。

一把涼冰冰的劍鋒，架在劉浪的頸項之上。

劉浪不敢動，他知道這種事情的後果會怎樣；假如他要逞強，無論如何也遲了一些。若勉強反抗，他的頭顱就會離開他的頸項！

一種軟柔的聲音，在劉浪的背後响起了：「三更半夜你還跑到這裏來，意欲何為？」

劉浪悄悄舒了一口氣：「你可是顏家大小姐。」

「是又怎麽辦？你這登徒浪子！」顏如玉帶着嬌嗔，把劍移開。

「縱然我是色胆包天，也不會揀這個

時候來找你。」劉浪說：「這裏已被人包圍，我只是來通知你兩母女一齊走！」

顏如玉半信半疑道：「是誰要對付我們？」

「我也不知道。」劉浪道：「不過凡事不妨先從壞處想；想得太樂觀，很容易產生悲劇！」

「好吧！」顏如玉終於說：「就讓我們一齊走吧！」

「顏夫人呢？」劉浪關心地問。

「她在那邊！」顏如玉的玉指指向後門那邊。

劉浪頓然吃驚起來，他知道顏夫人憎恨白羽，而白羽這時候在後門等待劉浪。假如他們寃家又路窄，在那兒相見，後果實在難以想像下去。

劉浪一聲不響，脚步加速，直奔向後門那邊。

果然不出所料，此時有兩個人影，在後院靠近後門處，乒乒乓乓的打起來；從身形看，他們正是顏夫人和白羽。

劉浪發覺顏如玉隨尾而來，忙回頭對她說：「妳快勸開令壽堂，除非你不想為父報仇，找出眞正的元兇，否則，無論如何也不能讓白羽死掉！」

顏如玉也早已明白到劉浪的意思，忙衝過去，將顏夫人叫住。

劉浪也帮着勸開了白羽。

然而這一切都似乎太遲了，因為他們打鬥時刀鋒交併的聲浪，加速了屋外人的行動。

後門之外，湧進了數名大漢，他們不由分說，就朝住四人展開了包圍之勢。

劉浪身邊沒有任何兵器；他假扮成青衣客時，本來有一把刀，那是為了扮得像樣的緣故。事實上這個人絕不喜歡携帶任何武器。

現在他變成了赤手空拳，面對強敵。他不緊張，但與他同時迎敵的人却替他緊張起來，這些人之中包括了白羽和顏夫人在內。

他們並不知道劉浪的武功究竟高到何等田地，他們只知道手無寸鐵的總是吃虧的。可惜當時他們正自顧不暇，否則最少也會過來帮劉浪一把。

劉浪不慌不忙，在刀光劍影中鑽動，竟然疾似閃電，「蓬蓬」兩聲，也沒有人看得清楚究竟他如何出手，已見兩條人影倒出丈外。

這時候如果劉浪要奪取一把刀或者一柄劍，那是易如反掌；但是他却認為沒有這種必要。

他竄向白羽那邊；白羽正被二名大漢包圍住，感到難以應付，劉浪正是來得及時。

劉浪再與他併肩作戰，一邊還有閒心開玩笑地說：「姓白的，別忘記你還欠我一筆錢，除非你想賴賬，否則最好立刻跟我走。」

白羽這時候却替顏氏母女担心起來：「她們怎辦？」

劉浪反而放心：「只要你跟我走，她們母女二人一定跟隨而來。」

白羽於是聽從劉浪的主意，且戰且退，撤向後門那邊。

劉浪吆喝一聲，人隨身轉，衣袖帶風，二名大漢之中，已有一人掩面倒出三丈，劉浪的掌風如電，另一人亦聞風胆喪。稍一遲疑，劉浪已偕同白羽突圍而去。

× × ×

劉浪和白羽奔向馬廐那邊。

那兒只有兩匹馬，都是他們二人騎來的，二人合騎一匹，另一匹則被他們牽引住繩索，帶向後院門外。那兒仍傳來陣陣打鬥之聲。

劉浪揚聲叫道：「不要打了，大家原來都是自己人啊！」

各人正苦纏不休，聽到劉浪在馬背上揚聲叫了過來，均表愕然。

事實上任何人在這種情形底下，也會不由自主的呆了一呆。

劉浪就趁住這一刹那間，策馬衝入人羣之中。

有些人就是為了那一句「自己人」而猶豫起來。不敢立即作出反應，但也有人頭腦保持清醒，操刀提劍，砍殺過來。

劉浪一手執穩了韁繩，另一隻手則執住一條馬鞭，揮動的虎虎生風，居高臨下，把企圖攔阻的大漢鞭打得叫苦連天。

白羽則坐在劉浪的身後，一手摟住劉浪，一手牽引住另一匹馬，橫衝直撞，來勢極之洶湧。

劉浪高聲招呼着顏氏母女，叫她們快些上馬逃走。

顏氏母女正被敵人重重圍困之後，難得劉浪他們送來一匹馬。

母女二人虛晃兩招，隨即飛身上馬。

四人兩騎，再度突圍，乘住黑夜中落荒而逃。

× × ×

圍攻海家大宅的人，正是金家堡的殺手們。只可惜身為首領的金毛虎，來遲了半步，他帶人由前門攻入，出乎意外地，未遇到任何抵抗。

但時在黑夜之中，他必須步步為營，以防中伏。

因此，當金毛虎帶人趕到大宅後院來的時候，劉浪等人已經逃去無踪。

黑夜中只有暗淡星光，身形可見，面目則難辨。

但仍然有人向金毛虎力證，剛才逃去的四個人之中，有一個就是劉浪。

這些人並非具有夜眼，只是發覺其中有一個身手不凡，而且赤手空拳，這種種跡象再加上身形輪廓，他們便肯定那是劉浪。

金毛虎自然十分的生氣，較早時已有人向他投訴，指出劉浪就是「內奸」，但他還半信半疑，主要還是沒有證據。

後來徐勇在途中客棧裏面又向他密告了另一件事，加上現在的各人口述，金毛虎於是開始深信不疑。

金毛虎立即下令留下小部份人在此搜索，帶了其他人朝劉浪等人逃去的方向追去。

× × ×

兩馬四人，逃了一程，顏如玉突然將馬兒的速度減慢。

劉浪担心後面有人追來，所以回頭問道：「發生了什麽事？」

顏如玉道：「我們要返海家去！」

劉浪吃驚地問：「為什麽？」

「母親懷疑那班人可能是海瑞安的同黨！」顏如玉道：「假如我們要找到海瑞安，就不要放過那班人。」

劉浪道：「你要找這班人實在太容易了。」

「你難道知道他們是誰？」

「我只是猜測而已！」

「你猜他們是誰？」

「金家堡的殺手！」

「金家堡？」顏氏母女同時一怔。

兩匹馬也在這個時候不約而同地，停了下來。

顏夫人由馬背上側過頭來問：「你似乎跟金家堡的人好熟。」

劉浪道：「並非好熟，只知道有個金毛虎，他手下的殺手中，有不少是武功高強的江湖人物。你問他幹嗎？」

「聽說金家堡也懸紅要追殺那姓白的小子，你可知道這件事？」顏夫人道。

劉浪道：「的確是這麽一回事！」

「姓白的！」顏夫人很不客氣地喝問過來：「你與姓金的，有什麽過節？」

白羽吶吶地說道：「我並不認識姓金的。」

顏夫人又問：「那麽，他為什麽懸賞殺你。」

「我怎麽知道？」白羽說。

「嗯！這件事，我看內裏有些奇怪！」顏夫人忽然又對她女兒說：「如玉，快快折回海家大宅去！」

顏如玉言聽計從，一揚韁繩，馬兒立即回頭飛奔而去。

劉浪連聲喝止無效，也急忙策馬追趕過去。

兩乘快馬在黑夜中追逐，走勢仍然快速如箭。

劉浪騎術高明，馬兒在他的胯下自然亦跑得更快。

轉眼之間，劉浪的座騎已越過了顏氏母女的。

劉浪仍在揚聲勸止，無奈顏如玉並未將馬拉停，劉浪迫於無奈惟有伸手過去。

這動作自然非常之危險，因為劉浪一方面要控制住自己這匹馬，另一方面却要分心分力去拉停正在奔馳中的另一匹馬，稍為一失重心，必然是人翻馬倒。

但是劉浪藝高人胆大，他不但做到了，而且做得極之好。

兩騎均在疾馳中，所以劉浪顧得馬兒就顧不了人，劉浪自己沒有倒下，他背後的白羽却身不由主地翻倒下去。

顏氏母女的座騎被劉浪拉停之後，馬背上二人亦頓失重心，齊齊翻落馬下。

劉浪看見他們四個人之中竟有三個跌落馬下，他也只好翻身下馬。

顏如玉軟綿綿地倒在地上，好像是昏倒過去；白羽半坐地上，顏夫人則蜷伏地上。

劉浪以為顏氏母女跌傷了，而且可能傷得很重，難免感到歉疚。

他首先過去，想扶起顏夫人，但老人家說：「快去照顧我女兒，如果她有什麽三長兩短，我會殺了你。」

劉浪自然不會担心她眞的殺死自己，只不過禍是由自己闖，對方又是個女流，所以經老人家那麽一提，他立刻走向顏如玉的身邊。

他想伸手將她扶起來。看樣子，她不似傷得那麽嚴重，但她為什麽動也不動的呢？

劉浪突然感到不妙，他迅速回轉身來？就在這刹那間，顏如玉已自地上躍起，伸出雙手將他纏住。

劉浪為甚麽會感到不妙？

在那電光石火的刹那間，劉浪究竟想起了一些什麽？

劉浪是個聰明人，他的警覺性極高。但在混亂的情況之下，即使是聰明人也會有「刹那間的愚蠢」！

原來劉浪管得了救人，却疏忽了「此中有詐」的詭計。

他猛然想起，就是顏夫人為什麽要他過來看看顏如玉，其實顏如玉所傷也不重。會不會母女二人這一次是有什麽計劃的行動？

當劉浪回轉身來的時候，果然見到了顏夫人已經有所行動；一條人影掠過白羽身邊，然後變作兩條人影，一齊飛身上了馬。

當顏夫人掠過白羽身邊的時候，直如麻鷹抓小鷄一樣，白羽竟然毫無反抗之力，為什麽？

可能是白羽當時也跌傷了，可能是顏夫人施展了他的點穴技巧，也可能是她的武功比他高出了許多。

總之，二人上馬後，白羽變成了俘虜，迅速策馬離去。

劉浪如夢初覺，大吃一驚。

他想站起來，但被顏如玉纏住，她雙臂就有如蛇一般，將他纏住不放。

劉浪本來也是個惜花人，無奈這時情勢危急，他已管不了什麽憐香惜玉，一掌將顏如玉推開。

顏如玉雖懂武功，但與劉浪比較起來，究竟還差了一大截！因此，顏如玉雖然苦苦纏住他，却被他推得仰倒地上。

劉浪迅速登上馬背，力追而去。

顏如玉急急自地上跳起來，連聲叫喊，但劉浪並沒有理睬她。

剛才他們離開海家大宅之後，本來就朝北邊走，但顏氏母女施詭計時又折返南方；現在顏夫人挾持住白羽，不知有何企圖，又再奔向了北方。

也就是說，他們仍然照原來的方向逃走。

劉浪不知道顏夫人意欲何為，但他却替白羽的安危担心；萬一顏夫人堅持婦人之見，要對白羽加以報復，劉浪的計劃便大有可能因此而失敗。

所以劉浪快馬加鞭，狂衝猛跳，希望能再次追上顏夫人的坐騎。

但是在黑夜之中，劉浪策馬狂奔了好一段的途程，仍然見不到另一匹馬兒的踪影。

劉浪萬二分的焦急，他忘我地拚命往前追趕，不顧一切危險。

劉浪要救白羽，並非為了什麽交情，而是因為他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劉浪救白羽已非頭一次，最早由獄中將白羽救出來的，正是他。

那是因為劉浪在金家堡聽到了金毛虎發佈的一項密令。

當時金毛虎正派人到獄中刺殺白羽。劉浪知道，假如他不及時採取行動的話，白羽固然會死得不明不白，他的原來計劃亦勢必會全盤失敗。

劉浪的計劃就是要追查刺殺巡按大人顏中興的幕後眞相。

較早時，劉浪聽說金毛虎大事招攬江湖上具有武功的人做殺手。所以他也設法投入金家堡。因爲他覺得金毛虎可能是一個組織的首領，他要深入偵查。

就憑住劉浪赤手空拳，令到許多江湖人物敗下陣來。

劉浪滲入了金家堡之後，直至到那一晚才有了這發現，於是他搶先將白羽救了出來，又沿途在暗中保護他。

只不過劉浪不習慣使用兵器，難免留下了破綻，這才引致巳故的殺手霍文達的思疑，在金毛虎面前慫恿。

還好劉浪行動迅速，及時返回金家堡的睡房中去，未被揭穿。

但是他却想不到，當他假冒「青衫帮」的人時，却被徐勇識破，也以同樣方法，滲入青衣客人羣之中，對他展開秘密監視行動。

然則，劉浪的計劃又是什麽？

最重要是將幕後主謀人找出來，進一步揭穿整個事件的眞相。

無疑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但劉浪早巳下定決心，欣然接受挑戰。

劉浪的計劃本來巳獲得了初步的成功，那就是關鍵性的人物白羽巳落入他的手中。

他也從白羽的口中知道了有人收買他去殺死巡按大人。

那個人就是海瑞安。

劉浪千方百計要令到白羽帶他去見海瑞安，可惜白羽不守諾言，在劉浪面前，無論如何也不肯供出海瑞安的名字。

這次若非白羽以爲劉浪死在河中，他也不會被劉浪跟踪到海家來。

然而來到了海家之後，才知道海瑞安一家人巳不知去向。

相反，却中途殺出了顏氏母女。

顏氏母女原是苦主；她們是被害者——巡按大人顏中興的妻女。

顏氏母女所以獃在海家，原來正是爲了等候海瑞安和他的同謀送上門來。這方法看似十分愚蠢，但是結果却證明她們做對了。

她們終於等到了白羽這個殺人者！正好證明了她們的想法也是對的。

但是，白羽實在並非主謀人；劉浪覺得萬一他死了，反而便宜了眞正的幕後主持人，最少以後沒有人指證他們了。

因此，劉浪看見白羽被顏夫人擄去，那能不焦急？

他匆匆趕了一程，仍然見不到顏夫人和白羽二人的影子。

劉浪這時才想起顏如玉的處境；她是個少女，怎可以一個人留在這荒郊？

於是劉浪立即策馬回程。

但是，那邊塵頭大起，即使在黑夜之中，灰暗天色之下，仍然可以察覺得到正有大隊人馬在大路上出現。

劉浪這一急非同小可，因爲他還不知道來者是誰。

他既追不到顏夫人和白羽，又無法回去救顏如玉。眼前反而又出現了空前的危機。

劉浪雖然還未清楚來者是何方神聖，但憑事態的發展，他多少亦可以猜想得到，較早時金家堡的人殺到了海家大宅來，他們及時突圍而出。

那麽，現在後面追殺而來的人，十之八九是金家堡的殺手。

劉浪本來可以逃之夭夭，因爲金家堡的人距離他尚遠；如果他要走，仍有大把時間，但是，他反而加速了回程。

他爲什麽要這樣？就是爲了顏如玉。

劉浪估計得到，顏如玉必在這條路上，除非她能及時避開，否則，對方一定會發現她的行踪，那後果自然難以想像。

因此，劉浪不但沒有逃避，反而加速了回程。

就在剛才顏如玉墜馬之處，劉浪與金毛虎等人遇上了。

× × ×

金毛虎抓住了顏如玉。

顏如玉這一回眞是自作孽，竟然假戲眞做；佯作墜馬時，竟身不由主，扭傷了足踝，所以她無法走動。

她們母女二人的計劃雖然成功了，但顯然是得不償失。

顏如玉正焦急得淚流滿頰之際，又見劉浪單騎折回，心裏眞不知是喜還是恨。

假如剛才劉浪不是爲了急於追截顏夫人，最少也會留下照顧她；那時他們可能雙雙一齊及時上馬逃脫，這就不必落入金毛虎的手中。

但是，現在劉浪竟然回來了。到底爲什麽？她眞不明白。

劉浪給顏如玉留下頗佳的印象，尤其是經過了剛才那一番糾纏之後，男女之間肌膚一經接觸，自然是印象難忘。

因此，她幻想到劉浪可能爲了自己，也可能自問武功了得，所以回來跟這羣人硬拚。

可惜，事後讓她見到的，並非那麽一回事。

首先是劉浪以下屬的身份，拜見了金毛虎。

但金毛虎却冷冷地瞪了他一眼：「這麽深夜，你怎麽會出現在這裏？」

顏如玉發夢也想不到，他們之間，竟然是認識的。

劉浪回答道：「堡主，這件事說來話長。」

他回頭又指住顏如玉道：「要不是這女子，我的任務巳告完成！」

「我不知你所指的是什麽。」金毛虎道。

劉浪道：「白羽本來巳落入我手中，但中途給她們母女二人串謀刦去！」

金毛虎仍然很生氣地說：「剛才你在那裏？告訴我！」

「今夜我曾在海家大宅，剛才去追踪白羽和那老婦。」劉浪若無其事地說。

「你到過海家大宅？」

「是的，有什麽不對？」

「你在海家大宅，也是跟他們一起的嗎？」

「對啊！我們總共是四個人——兩男

兩女。」劉浪說。

「那麽，你爲什麽要逃走？」金毛虎嘿嘿地說：

「逃走？」劉浪故作驚奇！「你的意思是——」他想了想之後，彷彿想起了什麽似的，更加吃驚地說：「難道圍攻海家大宅的，就是你們不成？」

「不是我們還有誰？」金毛虎道：「你不該對我們倒戈相向！」

劉浪道：「堡主，你怎可以怪我？時在黑夜，當時你們又不表明身份，我還以爲是官差前來圍捕呢！」

「你這解釋雖然未能令我滿意，但我暫時也不追究了。」金毛虎道：「現在我却想知道你是如何找到白羽，你爲什麽找到了他之後，又遲遲不將他押來見我？」

劉浪是個聰明人，由一開始，他巳非常留心金毛虎的每一句話，以及他身邊這班人的反應，他知道事情不妙。

最可能令金毛虎生氣的原因，必然是金毛虎以爲被他出賣；因此劉浪坦然說出如何假冒青衣客，如何趁住渡河時救出白羽……等等經過，先令金毛虎心裏釋然。

然後又對金毛虎道：「我本來準備押他去見你的，但白羽說，他另有同黨；我用盡了許多方法令他上當，最後才帶我到海家來，想不到却節外生枝，發生了許多意料不到的事。」

金毛虎木無表情。

而劉浪也不知道他內心的反應如何。

好一會他才吩咐下去，派一部份人去追捕顏夫人和白羽，另一部份人則押顏如玉，先返海家大宅。

劉浪一方面不想壞了大事，另一方面也是爲了顏如玉。

他千依百順地，聽從了金毛虎的吩咐，就像個十分忠心的手下一樣。

× × ×

顏夫人將白羽當作小孩子一樣抱住、伏在馬背之上奔馳。

白羽巳被她點穴，這時正身不由主。

顏夫人策馬衝前，走勢如箭。

她知道劉浪的騎術了得，如果繼續在大道上走，遲早會被劉浪追到，所以她很快將馬兒驅進了一條小路。

小路盡頭處是一個農莊。

一列平房有些是用稻草混泥構成的，農莊裏的人都睡了。

顏夫人首先下馬。

顏夫人攙扶住白羽過去拍門。

一雙年紀約在五、六十歲的農夫，帶着惺松睡眼出來開門。

顏夫人說：「這是我弟弟，我們姐弟二人趕路，途中被刦，可否借宿一宵？」

農夫打量了二人一遍，燈光之下只見白羽面色蒼白，唇瓣張闔，欲有所言，但却無聲，也知道一定有事發生，就是不知什麽事。

開門納入，農婦捧來茶水。顏夫人存心要虐待他，所以沒有讓白羽喝茶，只是自己一連喝了兩大碗。

白羽穴道被制，既不能動，又不能言，非常痛苦，淚盈於眶，農夫也見到了，就是未敢多問而巳。

農夫與妻子返回房中，感到事態不妙，夫婦二人於是悄悄商議。

農夫道：「事情似乎不妙，那女人滿面煞氣，不似被刦那麽簡單吧。」

「我也感覺得那個男子不似是她的兄弟。」農婦道：「他的表情痛苦，會不會是被人點了穴道？」

「嗯，極有可能。」

「那麽，他一定是另有隱衷。」農婦想想又說，「他會不會是被刦匪點穴？」

「我也不敢肯定。但現在開始我們不能睡覺了。我要由後門偷偷出去一陣。」

「你去那裏？」

「報官。」

「你瘋了，官府離這兒很遠。天亮後再說吧。」

「不！最少我也要告訴地保。這件事可大可小。」農夫說着，巳翻身下床，換上了衣服。

農婦道：「你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對付他們麽？」

「你可以跟我一道走。」

「那麽，豈不是留下一間空房子？」

「放心吧，那女子絕不似個女賊。」

「你剛才不是說她滿面殺氣麽？」

「我只懷疑另有別情，並非說她行刦。」農夫又說：「別囉嗦了，快些穿上衣服，千萬別讓她發覺。」

農婦也起來穿上了衣服，夫婦二人悄悄由窗口溜了出去。

丈夫挽住妻子，剛想溜出家園之際，突然眼前出現了兩度寒光——那是兩把鋒利的刀，刀鋒寒光閃閃，令人望而生畏。

顏夫人冷然一笑道：「你們想往那裏走？」

「嗯——」農夫一時之間也難找出一個合理的藉口。

顏夫人也不再打話，兩把刀交由一隻手握在一起，騰出一隻手來，朝農夫婦二人身上連點了幾下。

夫婦二人哼也沒有哼一聲，雙雙的站了下來，動也不動。

顏夫人放下雙刀，將二人扶入柴房，然後才檢回雙刀返回農舍，倒頭大睡。

農舍施私刑　古堡擒元兇

鷄鳴再三，顏夫人仍未醒過來。

她實在倦得要命，做了巡按夫人之後，巳很少如此奔波。

她的武功本來只是要來健身和自衞的，想不到現在却要靠它來爲夫報仇。

她愛她的丈夫甚於一切，因爲他不但爲官清正，對她更好。

正因如此，所以她才放心，她絕未想到有人要刺殺他。

噩耗傳來之後，她就下定了決心，要親手誅元兇，然後赴黃泉會夫。

官府裏有不少武林高手，但她無意借助，只帶了女兒出來。

她也疼愛女兒如玉，但却無意與她相依爲命，因爲她報了仇之後就決定殉夫。

女兒巳經長大成人，武功身手雖然微不足道，但顏夫人認爲自己巳盡了責任，不會再爲她而分心。

因此，當她有機會將白羽帶走之後，她就不再去理會顏如玉的安危。

當然，另一個令她放心的原因之一，

就是她相信劉浪的爲人。

她早巳聽人說過江湖上近年來出現了一個十分英俊的年青人，此人武功深不可測，但從來就不帶武器，憑着赤手空拳，巳打遍大江南北。

這年青人不但武功好，人品更好，心地又善良，所以顏夫人教唆顏如玉去糾纏住劉浪之後，以後的事她索性不再去理會了。

現在她只可以在夢中會見夫郎，除此就惟有等待自己親赴黃泉了。

白羽幾乎沒有正經睡過，他禁醒之後看見顏夫人枕住雙刀，熟睡如豬，就想立卽衝過去將她制服。

但是，他除了可以睜開了雙眼之外，動也不能動。

他眞的不知道這女人要把他如何處置，只希望劉浪奇蹟出現。

可惜農舍四周却是一片沉寂，鬼影也不多一個，鷄鳴馬嘶之外，連狗兒的吠聲也沒有，眞是靜得可怕。

白羽也就試試運用本身的內功，將身上閉塞的穴道迫通，可惜他的功力還未能做到這境界，他只有痛恨地瞪住熟睡中的顏夫人。

顏夫人終於醒來了。

張開睡眸的刹那間，臉上還帶着一絲絲微笑；但見了白羽之後，一切笑容完全消失。

除了別有用心的奸笑之外，笑是內心感受的一種表現。顏夫人醒後露笑臉，可能是夢中再次邂逅她丈夫。

從她的面色轉變得這麼快此點看來，可以想像得到她是如何憎恨眼前這個人——白羽。

雖然她也有這理智的時刻，那是她女兒如玉聽信了劉浪的勸告，轉告她不要殺白羽，因爲白羽只是動手的人。出主意的人還未找出來，但是，她還是恨不得一刀殺死這傢伙。

她愁容滿面，白羽幾乎不敢直視。

顏夫人站了起來，伸了一下懶腰，然後提着雙刀過來。

她含怒瞪住白羽一刻，立卽又揮掌力摑了他一下。

白羽面頰通紅，但却沒有還手的機會，因爲他的穴道未解開。

顏夫人轉身出了農舍，由於角度關係，白羽根本就見不到她！

她可能出去梳洗。

女人自古以來生性愛美，即使紅顏老去，對自己的姿色，還是留下了無限的回憶。

顏夫人並不算得太老，四十出頭的婦人，應該是最具有成熟美的人，假如她肯再加點打扮，一定還有不少男人爲她而顚倒。

但是，她丈夫死了之後，她巳與脂粉早絕了緣，女爲悅己者容，這也難怪。

白羽最担心顏夫人可能就此離去。因爲他巳經知道那雙農人夫婦出了事，昨晚他親眼由窗口見到顏夫人阻止夫婦二人報官。

他知道顏夫人必然將農人夫婦兩人同樣點了穴道。

假如她走了，他們三人可能餓死在這農舍裏也沒有人知道。

就昨夜所見，附近並無其他屋宇，這裏可能只得這一家。

既然沒有隣人，三個被人點了穴道的人如何解救？

白羽正在胡思亂想中，顏夫人又同來了。

她用手拍向白羽背後，白羽感到一股元氣直冲咽喉，他試擧動雙手，可惜却力不從心，除了可以輕輕「嗯」了一聲之外，與以前並無二樣。

白羽以爲顏夫人爲他解了穴道，想不到他仍舊無法動彈。

他心裏憤恨，口裏却駡道：「他媽的，你這賊婆娘。」

這本來只是他的心聲，想不到却駡出了口來。

顏夫人自然是聽到了。

白羽却是又驚又喜又奇怪。

驚的是顏夫人面色正在大變。

喜的自然是竟然可以開聲說話了。

奇怪的是爲什麼可以說話，却不能動彈，假如能够動彈的話，他早巳有所行動了。

「啪」的一聲。

顏夫人又是一掌力摑，打得白羽面頰紅腫了一大塊。

白羽明知無法動彈，惟有啞忍。

「我是賊婆娘，你又是什麼狗養的？」顏夫人怒目圓睜。

「算我開罪了你，算我說錯了，」白羽求情道：「請你解了我的穴道再說。」

「你想我解開你的穴道？」

「是的，我實在餓得要命。

「口渴嗎？」

「也非常口渴。」

「要水麽？」

「再好不過了。」

顏夫人竟然放下雙刀，過去倒了一碗茶過來。

但是，她只在白羽面前作勢地揚了一揚，道：「你想喝茶，我一定給你，但你要講眞話，否則我會讓你活活餓死，明白麽？」

「有話儘管問吧，」白羽有些啼笑皆非，「事到如今，我也不想瞞住你。」

「是你殺了我丈夫的？」

「是的，是我。」

「誰主使你。」

「海瑞安。」

「還有誰！」

「我只知他一個。」

「他爲什麽要你殺我丈夫？」

「我不知道。」

「哼！」顏夫人突然將那碗熱茶潑向白羽面上。

白羽不敢叫，也不敢駡。

還好那是一杯隔夜茶，雖然放在保暖的器皿中，也不熱了。

顏夫人又問：「他給你多少酬勞。」

「五百両黃金。」白羽照實說了。

「什麽？」顏夫人叫將起來：「海瑞安有五百両黃金？」

白羽頓感驚奇，問道：「你也認識海瑞安？」

「你最初在何處見到我的！」

「海家大宅！」

「海家大宅的主人是誰？」

「海瑞安。」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道：「我當然查過海瑞安這個人，所以我母女二人才會歎在那兒等他同去。」

「我不知道他是否有五百兩黃金，但這是他答應給我的數目。」

「你這傻瓜，他只是外強中乾的員外，家道早巳中落，那裏有這麽多黃金？你上了他的當，這還不打緊，你不該破壞了我這一個大好家園。」

白羽看見顏夫人在流淚，心裏也眞是有幾分難過。

但一切旣成事實，再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可以補救。

顏夫人突然咬咬下唇，一把利刀巳伸向白羽的咽喉。

白羽大吃一驚，不由主地說：「夫人，請你手下留情。」

「我丈夫可能對你說過這句話，當時有何反應？」顏夫人問道。

「嗯！」白羽一時之間也無法作答，因爲顏中與當時確實這麽向他求過情，但他不動容，最後還是將他殺了。

顏夫人的刀鋒伸至白羽的咽喉，再伸前一分，他也會皮破血流，甚至會把咽喉刺斷。

但他並未感到痛楚。

他只感到渾身發抖。

他動也不動敢，事實上他是不能動。

刀鋒往上移，然後在白羽的眼前晃了兩下。

突然寒光一抖，刀鋒迎光削下，刀尖在白羽的兩眼之下劃過。

「喲」的一聲尖叫聲，白羽感到鼻子一陣陣痛楚，淚水直冒，鮮血也流進了他的咀裏，一陣腥，一陣鹹。

顏夫人並未就此住了手，他的刀鋒放在白羽的頸項近耳處，冷冷地說：「沒有鼻子，你還可以生存下去嗎？」

「……」白羽不敢答，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但是，如果沒有耳朶又如何。」

白羽感到一陣寒氣入侵，渾身不由自主地打抖。

顏夫人嘿嘿地說：「你沒有鼻子一樣可以生存，但你可能像個怪物，却嗅不到氣味，親友們會了怕見你，但是——」

刀鋒輕輕一動，白羽感到耳邊生風。

他以爲耳朶脫落了，但未感到痛楚。

顏夫人似乎存心要折磨他，也要發洩內心的憤恨。

她又說：「你沒有耳朶，你還可以聽到別人說些什麽，對嗎？」

顏夫人的刀又往上移，移到了白羽的眼睛前面去。

白羽感到刀光四射，寒氣迫人。

顏夫人道：「假如你少了一隻眼睛，你仍然可以看得見東西，只是沒有從前那麽清楚，我說得對嗎？」

白羽還是不作聲。

「哼！」顏夫人生氣了：「爲什麽你不作聲，是不是要我割斷你的喉嚨。」

「不！不！我只是不敢冲撞你！」白羽急得叫了起來。

「那麽，你答我吧。」顏夫人說。

「答你什麽？」白羽反問道。

顏夫人怒睜雙目，刀光閃動之後，白羽痛得殺豬般叫。

他的身體雖然不能移動，他的面前也沒有鏡子。

但是他可以感覺得到，他的右耳巳經脫落了，他甚至感覺得到耳旁一片血肉模糊，因爲血仍在流。

帶着鮮血淋漓的刀，又展現在白羽的眼前，一片紅光。

顏夫人又問道：「聽到我說話麽？」

「聽到。」白羽不敢不答，他雖然痛，也得忍耐着。

「所以我說，你沒有耳朶，也絕不碍事，」顏夫人道：「但是，你本身有什麽感受。」

「很痛苦。」

「對了，就像一個女人一樣，她即使沒有了丈夫，她還是一樣可以生存，但是，她的內心又如何。」

「很痛苦。」白羽當時就只知道，自己本身很痛苦。

「你知道就好了，」顏夫人質問着說：「那你爲什麽要殺死我丈夫？」

「嗯——」白羽又是一陣木然。

刀鋒前伸。

白羽忙將眼睛閉上，但來不及了。

他痛得差些兒昏了過去。

一隻眼珠巳經爆裂，痛得他呱呱大叫起來。

「殺了我！」白羽在痛苦中掙扎，他是眞的希望自己立即死去。

只要他沒有生命，他自然就無法可以感覺得痛楚。

但是，顏夫人却竟不動容。

她冷冷地說：「你想死？」

「是的，請你在我頸項之上加一刀吧？」白羽哀求着說。

「是的，本來我眞想在你頸上開個洞！但是後來我想想，這樣豈不是太過便宜了你？不，我不會殺你。」

「那你想怎樣？」

「我要慢慢折磨你，直至到你在痛苦中死去。」

「你太狠毒了。」

「你比我更甚！因爲你殺了我丈夫，他與你旣無怨，又無仇。」

「事到如今，我想不說也不可能了。」白羽說道：「你丈夫又是甚麽東西？他是一個出賣朋友的傢伙！也是我的殺父仇人。」

「你簡直是在胡說八道！」顏夫人道：「我丈夫一生與人無怨。至於姓白的，我們更是無此親友。」

白羽心裏才明白，他剛才那一番說話，也只是海瑞安說的，但爲了平息顏夫人的怒氣，他只好隨便找個藉口。

「你還有甚麽胡言？趁我未走之前，盡量說吧。」

「你要走？」白羽這一驚，確是非同小可。

「是的，我不殺你，留下你之後我就走，你可滿意了？」

白羽明白這兒十分僻靜，可能好長一個時期也沒有人到這裏來。如果她一走，

自己的穴道又未解開，必然是流血而死。

因此白羽道：「你可以一刀了結我。不可以單獨留下我。」

「那你希望我怎樣？」

「殺了我吧。」

「我不會讓你死，除非你為我做一件事。」顏夫人道：「只要你答允，我可以為你解穴道，為你止血。」

「甚麼事？」

「帶我找海瑞安。」

「我也想找他。」

「他在何處？」

「暫時我還不知道，但我會找到他的。」

白羽在痛苦中說：「海瑞安這個傢伙，他實在害得我好慘。」

顏夫人仍未動手為他解開穴道，却開始為他各處傷口止血。

「你沒有甚麼把握可以找到他？」顏夫人一邊又問。

白羽道：「我在海家作客期間，我知道他認識一些人。只要我去找那些人，相信多少也可以找到一些頭緒。」

最後，他將他的穴道解開了。

他只感到渾身乏力。

白羽試一試暗自運勁，但竟然發覺功力全失。

他心裏吃驚，口裏問：「你廢了我的武功？」

顏夫人輕輕一笑，說道：「廢了你的武功，那是不可能的事。武功學到了，如何能廢？除非換了你的身體，換了你的腦吧！這些奇門異術，只不過是江湖上的傳說而已！不過，我也明白你為甚麼會有此一問。」

「我為甚麼不可以運勁？」

「因為你的麻穴仍未解開，筋骨機能尚未恢復。」

白羽這才悄悄舒了一口氣。

顏夫人道：「除非你是真的不想做人，否則，只要你找到海瑞安，當面交代個清清楚楚，我會悉心為你料理。」

白羽絕對相信她這種本事。同時也可以從她的眼神中，知道她有此誠意。

顏夫人又說：「我並非一個毒婦，但你害得我好苦！」

「我也知道，可惜知道也太遲。」白羽道：「假如我早知顏大人有這麼一個大好家庭，早知海瑞安這麼奸詐！即使有萬兩黃金，我也不會去做這勾當！」

「少講廢話，快跟我走！」顏夫人也想到了他們的處境。

金家堡的殺手隨時會到，劉浪也隨時會找到這兒來。

顏夫人走進柴房，將農人夫婦的穴道解開。

然後問他們道：「你們可有另外一匹馬？」

農夫道：「沒有。」

農婦却生怕觸怒了對方，忙道：「不過我們却有一輛馬車。」

她指指柴房外面。稻草堆背後，果然可以見到一些木框，那是一輛舊馬車，但上面却堆滿了乾枯的稻草。

農夫這種做法，是避免潮濕，也算是廢物利用。

顏夫人眉毛一揚：「有馬車，怎麼會沒有匹馬？」

農夫解釋道：「這是先父遺物，棄之不用已經很久了。牛隻就有，馬匹是真的沒有。」

顏夫人想了想，終於說道：「好吧，出去將稻草弄開，看看那馬車是否還可以用？」

各人於是步出了柴房，全力將稻草推倒。

馬車雖然陳舊，但車輛未損，看來還可以用，顏夫人於是吩咐農夫將它稍加清理，又叫白羽過去，將馬兒拉過來。

農夫夫婦早已想到這個女人絕不尋常，所以見到白羽滿面傷痕，也不會太過驚奇。

白羽走向門前空地，心裏不停地盤算着：「這可能是他唯一的機會，如果他不乘機逃走，就只有做那婦人的奴隸。」

從農夫的口中，他已知道這兒沒有馬匹，但有一輛舊馬車。

看顏夫人的意思，分明是將僅有的一匹馬，要來拖動馬車，讓他們兩人共坐。

這樣不但可以避免二人共坐一匹，還可以掩過巡邏者的耳目。

白羽已走到了馬匹旁邊。

他不知道顏夫人為甚麼信任他，其實，像他這樣聰明的女人，一定也想到白羽可能會乘機逃去。

也許她以為白羽受過了她的折磨之後，已經馴服下來了。

也許她以為白羽功力未恢復，必須靠她為他治理。

但是，白羽並不這麼想。

他只想早早離開這狠毒的女人，其他可以不理。

因此，當他發覺顏夫人並沒有跟了上來之後，便立取翻身上馬，縱韁疾馳而去了。

還好馬未解鞍，白羽雖然功力未復，倒還可以策騎。

等到顏夫人追過來時，他已出到大道之上。

白羽不管一切的，鞭策馬匹！目的自然是希望馬兒走得更快一些。

馬兒最初確實也夠快，但走不上半里路，便開始慢下來。

雖不致舉步艱難，也輕易察覺得到步伐十分之慢。

大道之上已開始有人走動。

馬車，馬匹以及騾子，都在這兒可以見得到。白羽發覺有些騾子比他的馬兒更快。

白羽為之啼笑皆非。

他心裏想，為甚麼會這樣？

假如顏夫人要追上來，假如她的脚下輕功了得的話，她必然可以追到他。

但是，他回頭張望，見不到後面有人追來。

顏夫人只在農舍前的小路出現過一次，但當時馬兒還跑得很快，她追不上。

白羽還不敢肯定，這是否顏夫人的詭計，也許馬兒像他一樣，又餓又口渴吧！人在這種情況之下，也走不動，何況是馬呢？

因此，再走一程之後，白羽便下了馬，與馬兒併肩步向前。

× × ×

海家大宅之內。這兒的主人早已不知去向，金家堡的人暫時進駐這裏，金毛虎以此作為臨時大本營。

他們帶同來的女子顏如玉，被綁住雙手，帶到一間房裏面去。

金毛虎就在這間房裏面。

金家堡的殺手們，在房外戒備着。

房門關上了。

房間裏只留下兩個人，一個是金毛虎，另一個是顏如玉。

金毛虎淫淫笑道：「你就是顏中興的女兒？」

「是的。」顏如玉的態度非常冷靜。

金毛虎過去挑逗她，她不敢反抗，只是害羞地，垂下頭來。

他更加猖狂起來，進一步動手動脚，她欲拒還迎。

金毛虎除下了上衣，露出一身結實的肌肉。

顏如玉趁住他脫衣之際，迅速自懷中拔出一把刀，朝金毛虎狂刺。

金毛虎突然感到背後生風，急忙反身一掌，顏如玉給他打得朝天仰倒地上。

這時候，也驚動了內外的人，紛紛一湧而入，合力將顏如玉抓住。

顏如玉本來就扭傷了足踝，自然無力反抗。

金毛虎又羞又怒，一連摑了她幾掌，鮮血也自她的咀角流出。淚水也在流，但她並無悔意，也不求情。

金毛虎背上已中了兩刀，幸好傷勢並不嚴重。

金毛虎一邊叫人將顏如玉帶了出去，一邊召來心腹手下為他治傷。

他的心腹手下本來已繳過了顏如玉手上的兵器，但想不到她懷中另有匕首。因此也被金毛虎一番責備了。

又是一名心腹手下闖進房裏來：「丁貴回來了！」

「叫他入來。」金毛虎知道丁貴可能有了新發現。

昨天晚上，他抓住了顏如玉之後，曾分配各殺手分頭工作，有些人被派去追殺白羽，找尋顏夫人的下落。

劉浪也是金家堡的殺手之一，所以他領命而去。

劉浪也許不知道，金毛虎只是佯作很信任他的樣子，其實，金毛虎正是欲擒先縱——一邊派他工作，另一方面派了一個叫丁貴的殺手，負責跟踪劉浪。

現在丁貴回來了，一定是有所發現。

不久，丁貴進了房。他對金毛虎說：「我目睹劉浪進了知府大人的官邸。」

金毛虎怔了一怔：「知府大人？」

「是的。」丁貴說。「別的地方我可能弄不清楚，但知府大人的官邸，我可不會不知道在那裏的！」

「嗯——」金毛虎想了一想，一邊穿回衣服，一邊吩咐丁貴道：「你去叫人備馬。」

× × ×

白羽開始有點明白了，那匹馬並非因為饑渴而疲乏。

她極有可能被人挑斷了一些脚筋，所以走不多遠，祇一跛一跛，一拐一拐的，即使白羽沒有坐上去，還是這樣不濟。

他早就想到，顏夫人是一個十分聰明的女人，她決不會讓他輕易逃去。

他回頭張望，仍不見到顏夫人的影子，却有一彪人馬匆匆趕來。

那些人紛紛在他身邊停了下來，令到白羽感到了十分驚奇。

「是他嗎？」一個騎在馬背上的大漢問道。

三名下了馬的大漢齊齊點了點頭：「正是這個人。」

於是一聲口令，各人一齊動手把白羽抓住，白羽絕無反抗之餘地。

一輛馬車匆匆開到，白羽被人押上馬車的車廂裏去。馬車迅速在吆喝聲中，再次疾馳而去了。

車廂內有幾個人，其中一個竟然是顏夫人。

白羽朝四下裏張望，但這輛馬車絕不是農夫那一輛舊車。

這馬車車廂十分寬大，車主若非有錢人家也必是官家。

顏夫人被人反縛雙手，坐在車廂中的另一角，與白羽遙遙相對。

顏夫人的計劃顯然也告失敗，她確實事先將唯一的一匹馬的脚筋挑斷，目的是讓她可以及時追上白羽。

她為什麼要這樣？

她要放走白羽，目的是為了追尋海瑞安的下落。

她知道他一定去找海瑞安，但又知道有她在場，他可能轉彎抹角。

她要追踪他，但以她的功力，又怕快不過那匹馬，所以只好悄悄在馬匹的脚下做了手脚，也唯有這樣，她才有把握追得上白羽，然後在暗裏跟踪他。

想不到只跟了一程，就遇上了另一帮人。

為首一人很有禮貌地問：「可是顏夫人，——顏中興大人的遺孀顏夫人。」

「你們是誰？」

「先請上車，讓我們好慢慢交代！」

那人示意着說。

一輛馬車驅至身旁，但顏夫人不肯上車。

衆人交換了一個眼色，只聽到有人說道：「沒有時間了，快些動手！」

顏夫人待要反抗時，已被數人抓住。抓住她的人出手十分之快，武功都在她之上，所以她不可能掙脫。

「不要作無謂犧牲，我們只是奉命而來。」為首一名大漢一邊扶她上車，一邊說道。

「誰叫你們綁架我？」顏夫人非常生氣。

那大漢道：「隔牆有耳，此事又必須保密，還是請夫人忍耐一下，到時自然明白了。」

顏夫人也只以為對方故作神秘，想不到現在又見到了白羽。

沿途上鴉雀無聲。

車廂之內，各人默默無言，外面也只傳來蹄聲「得得」和車輪的滾動聲。

顏夫人和白羽都不知道這帮人是何方神聖，更不知道他葫蘆裏賣什麼藥。

× × ×

知府大人的官邸之內。

時間已經是晚上了。知府大人也早已休息，但想不到却來了一個不速之客。

這不是普普通通的客人，知府大人是非見他不可的。

會客的地方是書房，這是保密的地方，即使官邸的下人，也不可以接近這裏，這是知府大人早已通令下來的事。

那不速之客並非別人，正是金毛虎。

「這麽深夜，你來找我幹嗎？」知府大人問道。

金毛虎道：「我剛由海家的家中趕來，有件事必須向你查清楚。」

「海瑞安？」知府大人皺皺眉頭，「他不是——不是已經——」

「我們先不要談海瑞安，他在我家裏決不會有事發生。」金毛虎沒有耐性等他說完，就急不及待地說：「我要知道一個人的下落。此人叫劉浪。」

「劉浪？」知府大人怔了一怔：「他是什麽人？」

「他是我金家堡一名殺手，但我懷疑他是內奸。」

「這與我何干？」

「但有人見到他跑到你這兒來。」

「有這回事？」

「大人，希望這不是眞的。」金毛虎冷然一笑，道：「否則，我們只有同歸於盡。」

「老金，我眞不明白，爲什麽你會這麽說，我們一向合作愉快，你又何必多疑呢？」

那位知府大人名范一中，四五十歲年紀，爲人險詐，難怪金毛虎也在懷疑他！

金毛虎是個老粗，這點范一中也知道。但他們過去是朋友，他不可以沒有他。

金毛虎過去做過一些什麽，沒有人知道，總之眼前他是金家堡堡主，富甲一方，正是有財有勢。

范一中看見金毛虎面有怒容，又用不尋常的目光盯實他。

他忍不住又說：「老金，究竟發生了什麽事？你不妨坦白說出來，何必諸多猜疑？老實說，事到如今，我們正是唇齒相依，任何一方面有事，你我都不想！」

「你坦白說清楚，你有沒有悄悄派人滲入金家堡？」金毛虎似乎冷靜了一些。

范一中道：「沒有。我爲什麽要這樣？我一向信任你。」

「那姓劉的，你眞不認識？」

「絕不認識。」

「那麽，他爲什麽會跑到你這裏來？」金毛虎問。

「是什麽時候的事？」

「昨晚。」

「昨晚我很早就睡了，什麽人都未見過。」范一中道。

「嗯——那麽，會不會是——」

「你以爲有人來行刺我？」范一中笑了起來，「根本也沒有這回事。」

金毛虎默默地沉思。

好一會又仰臉問道：「新巡按有什麽消息？」

「還沒有消息，相信即使委出了，最少也要三幾個月才可以到我們這裏來。」

范一中道：「找到了那個逃犯麽？」

「還沒有。但已經加派人手去找了。」金毛虎又說：「我們却發現了兩個女人，你猜他們是誰？」

「女人？」范一中問：「是誰？」

「顏中興的妻女。」

「嗯——」范一中呆了一呆：「她們怎麽樣了？」

「她們與那個姓劉的在一起，可能與保護白羽逃亡的人有關。」金毛虎又說：「他們去找過海瑞安。自然找不到。總之，他們正在追查這件事的幕後眞相。」

「嗯！我以爲新巡按未到之前，一切還會保持平靜！」

「大人，我看，我們還是先殺海瑞安，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你說那個姓劉的滲入金家堡，又說他與顏夫人母女在一起。他們知道海瑞安躲在你金家堡內麽？」

「照計不會知道。」金毛虎道：「我金家堡很大，他在另一邊，那兒任何人也不可以越雷池半步！」

「那麽，快快殺了海瑞安。你說得不錯，只有他知得最清楚。」

金毛虎還未答話，已聽到門外傳來一些極不尋常的聲浪。

他正想衝出去，門板却在刹那間「嘩啦」一聲，倒了入來。與此同時，窗門那邊也飄進了一條人影。

門外首先出現的，是二名大漢，他們就是何氏兄弟——何向隆與何志興。

他們持劍屹立門前，冷冷地哼了一聲，臉上一片冷峻。

窗口那桌子之上，坐着的人正是劉浪，他依舊是手無寸鐵。

劉浪傻裏傻氣的說：「剛才你們不是談及我姓劉的麽？劉浪來了，請問有什麽吩咐？」

「原來他就是姓劉的？」范一中道。

「不錯。」金毛虎含恨地說：「想不到你果然是內奸。」

「你未免太過孤陋寡聞！」劉浪道：「在江湖上，誰不知道我劉浪多少還有些名氣？我又怎麽會屈居在你那裏做個殺手？不過，這也難怪，你只是個綠林大盜，若非這位知府大人與你勾結在一起，你也決不會變成金家堡堡主。不過，你們千差萬錯，還是最不應該殺了巡按大人！」

「你胡說八道。」金毛虎道：「殺死巡按大人的元兇已找到了，他也已承認一切罪名，他就是白羽，相信你亦已經知道此事。」

「是的，白羽受了海瑞安的慫恿，但海瑞安却受了你們的主使！」劉浪說：「這件事我們不但查得一清二楚，而且還人證俱在！」

站立書房門前的何氏兄弟道：「多得你親自帶人去追殺白羽，讓我們得有機會闖進金家堡將海瑞安救了出來！」

何氏兄弟不知又在弄什麽玄虛，只見二人一齊脫下外衣，裏面露出了一身官差的制服——從頭巾服飾看，他們竟然是御賜的帶刀護衞。

毫無疑問，劉浪和他們是一道兒來，而且是有備而來。

剛才外面有人悶哼一聲倒下，也正是他們將知府大人的侍護擊昏所造成的聲浪。

可惜金毛虎他們發現得太遲了。

身爲知府的范一中自然明白，那一種官階才可以有御賜的帶刀護衞，巡按大人就有。

書房外面突然傳來一陣鑼聲，隨即燈火通明，有人揚聲道：「巡按大人到！」

范一中登時嚇得魂飛魄散。

金毛虎却叫道：「快跟我衝出去！逃命要緊，最多恢復我們以前的生涯！」

話猶未完，金毛虎已持劍硬闖，他不敢走向窗口那邊，雖然劉浪手無寸鐵，但劉浪的武功他是見過的了。

金毛虎走向書房門口，但立即被何氏兄弟亮刀相向。

劉浪一個筋斗翻了過去，站在金毛虎的背後。金毛虎回劍後刺，劉浪竟然不閃不避，三指前伸，已將劍鋒夾住，反手一彈，金毛虎感到虎口劇痛，劍未離手，人已中了一掌，跌出了房外。

何氏兄弟立即將他抓住。

范一中想由窗口爬出去，却給劉浪拉了回來。

一位身穿官服的人，在前呼後擁之下來了書房門外。

他就是新任的巡按大人薛清風。

出現在他身後的，是一隊靑衣客。

× × ×

回到公堂之上，范一中和金毛虎等人頓變了階下之囚。

范一中事前絕未知道新巡按月前已委出，而且正悄悄南下。

由於舊巡按被人刺殺，驚動了朝廷。范一中也知道事態嚴重，無奈顏中興不但公正廉明，還查到他和金毛虎的身上來，假如他們不設法了結顏中興，金毛虎和范一中就只有身陷囹圄。

爲了做得乾淨一些，范一中與金毛虎暗中收買了外強中乾的海瑞安，由他收買白羽做這次行刺巡按的殺手。

他們以爲如此轉轉折折，就可以置身於事外，可惜朝廷却委出了一個十分精明的新巡按——他就是現在坐在公堂上的薛清風。

薛清風月前已秘密南下，帶來了一班武功高強的下屬。下屬之中的何氏兄弟以前也是江湖中的好漢。

何氏兄弟認識劉浪，知道他是個既有好身手，又有頭腦的正人君子，於是悄悄把他找來合作。

劉浪又把他的朋友「燕子李三」一併拉來。李三不但成爲劉浪的助手，有時他要冒險赤手空拳上陣，冒充一下劉浪，另一方面負責與何氏兄弟連絡。

那班靑衣客就是何氏兄弟率領的，他們組成了「靑衫帮」，神出鬼沒，最後目的還是爲了不讓唯一的人證白羽死去，然後再令其他幕後人一一現身。

顏夫人知白羽都落入了「靑衫帮」的手中，薛大人不想顏夫人再冒險。

海瑞安在白羽的面前，無話可說，只有指證范一中和金毛虎二人，因爲他們是眞正的幕後人。

范、金二人最後自然難逃一死，但海瑞安與白羽二人的罪名也不輕。

白羽只得半條人命，不死也沒有什麽用了。

顏夫人雖然吃了不少苦頭，也總算爲她丈夫報了仇。

顏如玉最後被官兵在海宅之內救出，雖然受了傷，總算有驚無險。

劉浪要感謝他的朋友李三。因爲這是李三帶了何氏兄弟等人，闖進金家堡，將元兇海瑞安找到的。

海瑞安一家被金毛虎收藏在金家堡之內，若非劉浪等人利用調虎離山之計把金毛虎引了出來，相信要救海瑞安一家人出來也不容易。

海瑞安是有個名無實的員外，但金毛虎却是個「暴富」的堡主。

這件事眞相大白之後，才知道金毛虎與范一中互相勾結。

他們過去都是綠林大盜。

但范一中不知憑什麽本領，混進了官場，改名換姓之後，官拜知府大人。

此後處處由金毛虎出面，魚肉鄉民，由范一中做他的後台。也不知做過了多少見不得光的寃枉事！更不知道混了多少黃金和珠寶。

以前那位巡按顏中興就是因爲接到投訴，要秘密徹查這些事，才招來殺身之禍。這位新的巡按薛清風若非如此聰明，只怕亦有可能步其後塵。

劉浪又做了一件稱心如意的事。

但是，這些事情一直以來都有可能再發生。只是看它發生在誰的身上而已。

（全文完）

魔中俠

武俠短篇故事／展鵬·文　可飛·圖

白魔大弟子　替師清門戶

人生有生老病死之苦，這大概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但是，活人在世、最苦的事，莫過於從興旺盛極之時，突然的陷於不幸痛苦之深淵間。死是沒死，其實：比死更悽涼萬倍。因爲，活人得備嘗人情冷暖，世態炎凉，走東跑西，不論是親戚朋友，也不論同窗至交，什麼也沒有了。說不定，妻子下堂，兒女相叛……

豈不聞：「得意如龍；能引四方賓客。失意似虎，嚇走八方親朋。」

說是說得好極，其奈身處其景者之苦不堪言乎？

塢鎮壩就有這樣一個人，受盡了如斯煎熬。但是，他冷笑，他傲然的脫下長衫，穿上了短裝！在農忙時，代以前的佃戶——現在發達了，成了財東，打短工。

有多少的佃工在笑他，損他，甚至於陰他，他處之泰然、本來的聘妻，自動的解了約，他沒有一般坊間唱本那麼幸福，有什麼丫頭送鳳釵，助路費。他祇有在初一，十五，或偶然之間，在福德寺碰見。原因是：他寫得一手好字，出家人也不是眞正的憐才，而是要他抄抄經，寫寫疏文，才免費收留他。他並不在意，因爲；說得好聽些，他，有些大徹大悟，說得不好聽，他是自甘墮落。

現在，他祇求兩餐一宿——可憐，連三餐也不敢奢望。即使如此，他還得受盡排斥，看盡白眼。

人不能受苦不言，安貧樂道的。這位舒興林——就是由富變貧的人，就因爲太安貧樂道，可也會鬧出事來。

這日是四月初八，俗說浴佛節。爲了不希望撞見那位巳被退婚的小姐，他一早出了廟門——他是住在福德寺中的。就有那麼巧，寃家對着了寃家，他出門，而這位尹小姐的轎子到，舒興林未免有些心亂而搶步擦轎而過……

轎中有人在問：「是誰？」

「還不是那位倒霉鬼！」是個大丫頭接的口。

「走得挺匆忙？」

「還好意思停留……」

「唉，眞是個倒霉鬼。本來，我想給他幾個錢，今天不是佛生日？該行善積福，可惜，他走得那麼快！」

「唉，小姐，怪不得你今生能够享盡榮華，如此好心田，來世眞能積得個娘娘當……」

「你聽，人的咀有多可怕？

舒興林却捱了半天餓。不至於啊！他出廟門，明知得有大半天回不去，勢必備帶乾糧，沒些葷菜燻臘，廟中總有些硬餅乾飽子啊！不錯，他帶是帶了，可讓個獨臂老丐享受了。因爲，他一轉過寺前，到了山背後，本來，這兒是個陰幽之山谷，他心中不爽，稍有不滿，就會到此地來走走，散散心。然後，仰望白雲，俯視流水，或則冷笑，或則長嘯，以舒心結。

今日，他可見到個鬢髮如銀，而又雜亂蓬鬆的老丐，有氣無力的依在一棵榆樹邊，在乾喘氣……人，越窮越大方，越窮，如果沒利害相參，越會同情人。

他走近老丐，問了情形，這老丐祇一睜怪眼道：「可有吃的！」

舒興林能說沒有？說有嘛，蠻好，將舒興林的餅、飽乾糧，吃了個「牛魔王痛擊唐僧」，精打光。吃完了，他老人家說口渴，可有酒……這，就令舒興林發了書生脾氣：「老先生，你看我……可像個公子王孫！可帶有厮僕下人，可像個帶酒的人……而你，老先生……」

「我不該再有所奢求……做了乞兒想喝酒……其實，我祇是年老、體憊。我雖窮，可吃完了你的東西，你不怕餓？」

舒興林是笑了笑：「老先生，我是餓慣了，也不在乎一頓二頓的……廟會一完，憑我脚程，還趕得着去吃粥……」

「你走得快……」

「不算慢……」

「那好，我是走不動，嗱，此地有十兩紋銀……」邊說邊又摸出隻奇形怪狀的壺！其實，舒興林可認得出，這是前古用具：鶚形壺。他不禁呆了一呆……「小子，你說你走得不慢，此地離鎭也不遠，代我打滿這壺，要好酒。順便帶些醬鷄、醬肉……肉包子，嘿嘿嘿，好！算是我請你吧！」

舒興林巳餓了半日，旣然如此，也好，走一趟吧！他的脚程是不慢，不稍半個時辰，巳打了個來回。打了最好的酒，鷄、肉、包子……一共在內，才化了三両四錢七分銀子。老丐對他看看：「你這人也太誠實了啊……」

「老先生，別侮辱我的人格。」舒興林有些面紅了。

「好，有志氣。現在，不必客氣，儘量吃。是我先吃你，現在我還人情。別以爲是你白吃我，自吃自，嘿嘿嘿，這不會侮辱君之人格矣！再說：四海之內皆兄弟，對否？」

舒興林幾乎流出淚來。在此地，這種親熱的說話，巳有很久很久沒聽到了啊……老丐極善勸客，興林本身酒量不大，吃到日落西山時，他開始舌頭滾了邊，走路劃八字。不過，他興緻極好，心中積抑如洪水出閘，一瀉無遺的，講給了老丐聽。至於老丐，月色照在他臉上，宛如具石刻的彫像。偶或，他咀唇有所掀動，而這時候，你如留心看的話，該看出老丐的兇殘相。

你們別太高興。眞可應了那句「樂極則生悲」的話。後面再來了人嘩聲……有些燈籠火把，有幾個人，走得飛快，爲首的是個身材魁梧的打手。舒興林是當地人，即使少走巨宅大院，可也不能不識那些時時在街面擺狠勁，使酒鬧事的敎師爺。此人正是自己本來岳丈的護院。人稱活勾魂的全雄滿。後邊，大多數是敎頭啊，打手啊，再後面是一頂轎子，一個大丫頭扶在轎槓上……

「在這裏了，在這兒了……」一陣鬨叫聲中，那個全雄滿輕功不錯，一個虎跳，巳到舒興林面前，他老人家根本把個獨臂老丐死的，事實俱在，他來找的就是舒興林啊……

舒興林讓活勾魂一把抓起：「姓舒的，想不到你還會來這一手？」

「我……不明所以……」話未說完，舒興林祇覺得兩眼發黑，金星亂冒。可憐，一邊的大牙也給打鬆了幾枚。

「還想在我姓全的面前耍花槍，快，拿出來……」

拿什麼出來啊……舒興林可眞是莫明其妙。

「仁亨店老闆親手收你十両紋銀一錠。給你打了不滿五斤酒……還有浦阿六，賣給你醬鷄一隻，醬肉八塊。三興號賣給你新鮮小籠包一籠……」

「全敎頭，別理這些，最主要的是那隻碧玉珍珠鑲的步搖，快叫他交出來……這是曹公子給小姐的聘禮啊！可千萬不能失落……」

全雄滿應了一聲，對舒興林說道：「哥兒，放漂亮些嘛，拿出來，少受皮肉痛苦。」

舒興林可在這個時間，越顯示出其冷傲風格：「現在，你們吃準是我……」

「不是你，還是我？老實說，你從廟門口匆匆而出，我就看出你神態慌張。不過，當時，我該死，那會想到，一個落難公子會做大賊。並且，敢偷咱小姐的東西……」丫頭總是有些丫頭腔，話多而實少誇張多。但是，這一來，可釘死了舒興林，變成不偷也是他偷的了。

「咱小姐是菩薩心腸，今天又是浴佛節，不想鬧大件事。銀子，就算接濟你啦，不過這枝步搖可不能不回巢，好，快拿出來，別將事弄得不可開交！」

唉，小姐還是慈悲心腸呢……

舒興林冷冷一笑道:「我跟你們上官府去!」

啊!在場人個個在笑。想到官府打官司,好啊!誰還不知,此地的府尹大人,見了曹侍郎還得投帖唱名而入。誰不知曹府的私家公堂,比正式的更厲害,更恐怖。現在,他想死,死得七零八碎。那蠻好,咀越硬的,到公堂上更有他的好處受。一陣鬨笑中,將個舒興林擁走了。奇怪,他們不找那老丐的火氣。爲什麼?唉,私獄中有人滿之患,老丐看來奄奄一息的,又何必再拖一個入網?有了正主,其他馬馬虎虎算了……

但是:老丐却要跟了去,他號啕着:

「沒了他,我可活不成啊!」

「活不成,死了乾脆!」

「死不了啊,大爺們!」

「死不了,我借把刀,不,給你一條繩索,替你樹上掛個圈,伸進去,兩脚一挺,乾脆,可以死了。」

「謝謝你啦!伙計,你貴姓?陰世路上,也可結個鬼緣,免得你寂寞……」

這伙計也眞有些說昏了,竟然會辨不出那麼明顯的陰損話。還眞的報了自己的姓名:施天懷……然後,人,是一哄而去。老丐可看得出,舒興林一再以眼色示意,要老人別插手其間,而且,本來是有些酒意,走路也在劃八字,現在,哈,他可是非常穩重的,走他的書生步。老丐不禁點了點頭,窮酸中,也不乏有骨氣的人。

他倚樹而笑,笑得十分陰刻。手一按胸部,那部經,那部經——他沉吟了幾句。然後,他起身了。別的,全可不要,唯獨那只鸚形壺不可毀棄……誰也不會知道;一部蚩尤乙木訣,竟然刻在壺身上。不懂金石古文的人,永不會明白,祇以爲是花紋,其實:是武林魔經中之第一全文。

他苦笑了笑,然後,他走了。以爲是個垂死的老丐,那想得到,他行動如飛。

這裏血腥刺鼻,還夾雜些火溶生漆之味。地方不少,有三隻公案。公案後各坐一人;居中一個生得肌肉臃腫,看見的人,十個起碼有八個,會担心他的肉會一個不小心掉了下來。

圓頭大面,肥耳可配了雙小眼睛。或者眼睛本來不小,讓肥肉把它擠得睜不開,張不大的緣故,顯得小了些。不過,兇光四射,面上帶笑,而這笑令人看來毛骨悚然。兩旁兩個,一個是紗帽紅袍,分明是現任的官尹。一個却是退休泉下的老封君。當然,三人是審問官,而堂左右各立八個大漢,連那個大教頭全雄滿也在,施天懷在燒火,鑊中燒的果然是生漆!

鑊的不遠處,是個仆地的……人?對,是個人。混身是血,人,簡直是躺在血泊中。

那個肥頭大耳者在說話,聲音比狼嗥更難聽:「兩位先生,想不到這個文質彬彬的書生,倒眞能耐刑。剛才,兄弟所用的剝皮血洗刑,也祇能將他弄得昏過去。現在,祇有一招『蔴衣拷』來用。哈哈,看他能忍多久……」

「啊呀呀,曹大人,聽說岳王爺他受過此刑……」

「姻丈,你眞是飽讀詩書啊!其實;唐初大將尉遲恭他也受過。後來,周興、來俊臣,他們何嘗沒使用過……至於請君入甕之故事,姻丈不至於不記得吧?哈哈哈,幾時,我也想依法一試呢……哈哈哈哈……」

看官:看他們有多殘忍?蔴衣拷爲酷刑十三種中排名第一。百戰名將,尚且爲此刑弄得死去活來,試問;一個文士,能受得住……

列代刑律,如無犯人供狀而濫用酷刑,致令犯人堂斃者,官職立即被革。用刑時爲什麼有刑房老件工相伴看堂,就怕發生意外。今天,可是私刑拷打,死個人,小事一件,他們祇圖看個痛快,不想受刑者是苦盡苦絕了。

突然,有個丫頭奔進來,在場人個個一呆,此時此地,你來幹什麼?

「三位大人!本來,小姐也想來觀看古代記錄之刑罰,不想却……不想……」

「不想怎樣了,何必吞吞吐吐?」

「這步搖……找到了。」

「什麼,這碧玉珍珠步搖找到了?那就好!很好!」

照例:該收起刑具,即使不調理舒興林的刑傷,也該送他出府,或回廟……唉,那個肥頭胖耳的侍郎大人都說了一句:

「掃興!」

你掃興,馬上有人接上口:「那應試一試也無妨,死了,也就死了……」

「對啊!」一片鬨然和調聲……唉,這算不算暗無天日?衆人個個站在三法案面前,將三個大人圍住,就讓個血人躺在血泊……就在等侍郎的吩咐。

「漆溶了沒有?蔴布預備好了?既然如此,繼續!」

鬨然一聲是,又是一陣忙亂,舒興林依然未醒,可憐,他是合仆伏在血泊中。現在,奉命代你着蔴衣,所謂蔴衣拷,就是將犯人之衣衫剝盡,背上橫七豎八的劃上幾刀,見血而不傷肉,其實,此時之舒興林早巳體無完膚,這樣最好,現在,生漆巳溶,試問有多燙,立即用銅斗斛起,也不理你是人是鐵板,立即澆了上去。當然,怕你再三掙扎,這幾個强而有力的大漢,早巳將你壓緊。當堂聞得一陣焦肉臭味,而漆還得舖勻,然後,用蔴筋布馬上按覆其上……犯人,別說叫,連掙扎之氣力也沒有了。死死的,在那血泊中,甚有可能,人,巳死了。

「打探鼻息,人可死了?」

當下有熟於刑律之人,用鷄毛放在犯人之鼻端。可憐,此時,必需將犯人翻身仰臥。鷄毛還有擺動之力,不壞,人挺硬,現在,該用黃裱紙燒了即熄,用紙烟薰犯人。一面在叫……犯人醒來——犯——人——醒來——猝然間,一股冷水,直噴犯人之面。可憐,犯人巳悠悠醒轉……

「救命……救命……救命……」犯人開始叫——聲音有些變,這就怪當時之刑堂,非得攪成陰陰凄凄不可。就因爲陰凄,這光綫那會光亮?明明聽得叫救命聲音不太對,總以爲是受刑之故,而令他喉嚨變了聲——!

在場人個個想看酷刑之過程,犯人之叫喊嘶號,好,又一個翻身。當下,立即有護院之首全雄滿,帶同副手岑士偉出面,各人抓住一角,喊聲起……漆連肉,肉

吃漆,再加蔴筋又死命咬住了漆。等如蔴、漆、肉三位成了一體,能允你這一扯——不用力,力不足,根本無法扯得動。能扯動了,犯人是等於在地獄中的油鑊中打個滾——這個痛啊!直痛得犯人雙眼翻白,而氣息全無。至於這件蔴衣上,鮮肉淋淋的,全張背肉給撕下一半……

犯人的背後,祇有七零八落的幾塊連皮肉。可有一個奇怪處,沒有大股血泉噴出。因爲,血讓漆膠住了!三位大人巳移步下案,親來觀察。一見犯人落得如斯慘樣,他們非但無動於衷,反而個個喜上眉梢:「果然名不虛傳!」「果然厲害……」「看來此人命不久矣……」

嗨……奇怪。好似有些哼哼聲……再聽聽。越聽聲越沉,越清晰。哈哈,三位大人個個說,這個舒興林果然挨得起重刑,倒是個不可放棄之奇才,送他入獄,好好的養他,到時到候,再來試試其他妙刑……想到這裏,這三位大人,互相撫掌而笑……

「來人啊,將他洗淨血跡,好好的敷治。再不,灌些參湯與他也不妨——」

衆人奉命唯謹……可是,犯人在叫爹。本來,一個犯人,受重刑,呼爹叫娘不出奇,祇是這次這個爹……令曹侍郎心驚肉跳。因爲,太像他的寶貝兒子的叫聲……不對,第二聲爹,更令曹侍郎信三分。連忙親自執燭台,照看這犯人。其實,決不可能啊!明明對付舒興林的啊,那會變成自己兒子?現在血水巳洗淨,燈光又加强,曹侍郎一看,燈台落地,人也昏厥倒下……

衆人亂成一片,總算將曹侍郎救醒。但是,曹侍郎扶住傷者之頭,大哭大跳!「誰呀,是那個斷子絕孫的殺胚想出來的啊……」突然,他又跳起身,戟指對那些行刑者怒叱亂打。可是,這又怎能打出個所以然來。兒子曹棟是醒了又痛暈,暈了又痛醒。看,有多可痛。他可忘了,剛才還在撫掌稱善呢……

「是誰!是誰?」

「是我!」

衆人聞聲大驚,而循聲抬頭一看,祇見橫樑上,坐着個亂髮蓬然的獨臂丐,而另一臂可眞抱住了舒興林!

衆人中全雄滿不愧是走過江湖的人,知道亂是决不能解决此事,常言道得好:「解鈴還須繫鈴人。」此老决非普通丐帮中人,他既然能在人不知、鬼不覺中換人——其實,當你們在聽命三大人時,此老是何等人,具何等快捷身手?你們一背身,他巳辦妥了掉包之手續。——可想而知,此老身手之一斑。所以,全雄滿不主張硬來——其實是不敢。——

「老前輩,恕我眼拙……」

「誰是你的前輩,老夫豈是容得你見的?」

好,堵了個死。令全雄滿簡直下不了台,至於那個施天懷更怕,因爲,他記起,是他要老丐自殺的啊!不,他別的本領沒學好,見機行事,脚底抹油,却算第一。而且,說走就走。

唉,施天懷啊,老頭子早就說過,免得你陰世路上寂寞,你能走得脫此老之手。他是有名的魔頭,更且擅於下毒。爲方今有名七大毒手之一。他給你一死,還是一個慈悲呢……你這裏脚才動,老丐也不知用什麼手勁,一條蔴繩,就像條條活龍般,向施天懷捲來。更奇怪的是,施天懷的頸間突的一緊,而人宛如由人用力一抽!可憐他代人用繩套結,想不到自己眞的吊死了!

「前輩這是什麼意思。」岑士偉搶步上前,一面說話,一面向全雄滿示意,希望來個打出梢……

「什麼意思!殺人!」

老丐說殺人兩字,冰冷澈骨。但是,聽他吐出口時,非常隨便……「先殺一二個給你們看看——」語聲未畢,祇見自己的手下,巳有兩人,莫明其妙的跌入了漆鑊。時間相差不久啊!這漆一樣能熨死人!何況,老丐怕二人死不快,一個個是頭下脚上,嘿,這也好,不必聽死前的慘號聲。

「至於你們倆,是大教師吧,總得死得古怪稀奇些。嗯……想走!好,老夫决不追你,看你倆——連在塲人,能逃得多遠?祇要你們能逃出這刑堂,就算逃得活命……」

一聽此話,除了那個受了蔴衣拷酷刑的,不能動外,誰還不向外奔……可憐,有些能走那麼十七八步,有的,簡直是三步也沒走完,就此倒在地上。並且,還有一椿奇事,他們是連爬也爬不動……

至於三位大人,他們比任何一個人更怕死。他們决不能死。老實說;全世界人死完也不該輪到他們。因此,他們可自承爲最好、最善良、最樂善好施的人。他們永不會想到,自己有何死罪。曹侍郎是自命不凡者,即使巳退休,他的官味可挺大:「這位老英雄,想曹某居官清正,我家中萬民傘也有那十七八把,曹某除惡務盡,曹某……」

「放你娘三代的屁!不過,你放心,你不會死!」

一聽他不會死,他不理你罵他放屁也好,三代也罷,能活命,多美啊……

「可是,你一輩子不會舒服過日子,好了,你該痛了,混身如火紅針刺般痛……」獨臂老丐說話可比菩薩還靈,話痛就痛。

「這位現任縣太爺啊,你的痛在內臟,子午兩時,可以痛得昏天黑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可憐,這位縣太爺誠如所言,先是五臟六腑痛……而且越痛越難忍。

至於你,可惡兼可恨,現在,讓你先得個抖顫顫之症。抖顫得既不能走,又不能飲食……哈哈哈——這不是你們命大,而是我素不殺文人,這是你們的便宜。然後,你們可看看這幾個助紂爲虐者之下場吧……

本來,這幾個牛高馬大,自命不凡,橫行無忌的武師,現在,竟然一個個在縮,越縮越小。並且,身四週莫明其妙的有汁液擠出……人,變成了甘蔗。越榨越乾——看來,沒人能活得了;「大俠,我們身犯何罪……」

曹侍郎他以爲,他實在是無可死之道啊!

「私設公堂,不問是非,設立這種慘

無人道的惡刑，你還不該死……至於你們兩位，和衷共濟，就該共收其報。」

「我設公堂，爲的是對付惡人啊！」

「舒興林有何惡行！」

「他……偷我家送尹家之聘禮珍珠步搖……」

「是嗎？」

老人兩眼圓睜，怒髮飛蓬，將個曹侍郎嚇了一大跳。對，他想起來，那個死丫頭來說什麼找到了，這一找到，好，我該受活罪……

「大俠，前輩！我們不能痛一輩子啊！大俠，慈悲啊！」這一說，可憐，三個人齊拜跪在地，他們祇求脫離苦海。因此個個虔誠叩頭，涕淚交流！

老人看着滿身血跡的舒興林——舒之皮肉傷早已爲老人之丹藥、及點脈止住。實在恨極那些忘八旦，何況：舒興林他在酒後吐眞言，他不怕窮困，他更不理人之冷眼，聘妻之背約，他祇求活下去。他要眞正的嘗透這世態炎涼之情。問他爲何不死，他笑着說：大丈夫怎能死？無力、則觀看世情，希望更能帮助比自己更不如的人！

記得當時他狂笑，笑他這個狂妄的小子。

但是，當冤枉降臨他身上時，他，大可說出十兩銀子是我的。那想到他毫不理會，毫不牽涉，更看出他是走得非常穩定，而且有着七分傲然之態。老人動了心，這才跟了來，這才施展已有多年未施展之身手。

那想到他看到了這些絕滅人性之酷刑時，他不禁恍然有所悟。我魔君，我出手狠辣，更且擅於用毒，自大鵬莊一敗之後，他有些醒悟。他有些後悔。現在，看到了所謂讀書人也如此，他又何怕背這些惡罪名？因此，他下了四種毒物。

現在看到三人在苦哭叫號，他明白，他所下的毒，實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忍受。看了看舒興林，突然，他狂笑了，好，你們怕痛，蠻好，好在你們有的是銀子，來，用銀子賣解藥。並且，一年一次，長綫放遠鷂，叫他們年年進貢。對，因此，老丐與他們訂了規定。並且說明，想方設法對付他，你們祇有痛死的份。

這三個人，眞可謂似刀架在頸，那有不允之理。而且，他們還得日夕拜神求菩薩，希望這老人不可死，長命百歲！否則，他們祇有藥解病發，一輩子是受苦受難了。

舒興林目前是痛得死去活來，但是，當他看見那獨臂老丐之時，他還是强忍着這劇痛對老丐笑。

「你眞不痛？」

「痛！」舒興林抖戰地吐出一個字。

「痛還笑……」

「我——素——不善——哭……」

「好！有骨氣！」老丐一邊說，一邊已伸出單掌五指，直按舒興林之心腹之間。不對了，舒興林簡直是讓塊燒紅的烙鐵，按在心腹間。事實上，他本身之刑傷，已令他苦不堪言，怎能再受這種「重刑」。現在，他連叫的氣力也沒有了。不過，他心智極清，這比讓他昏死過去更可痛。

「現在如何？」

「痛……」

「笑不出來了？」

「想笑……」

「好孩子，還有更痛的在後面，你能忍不能忍？」

「讓……它……痛……吧——」

「如果，你承受不住，你可叫——你甚至可以要求我住手！」

舒興林明白了，老丐分明在助他療傷，人家一片好心，他能令人失望？不，忍！那怕忍得該死，也得忍。因此，他是低了低頭。

尙幸舒興林是個胸襟開朗，爲人瀟脫之人。最最重要，他這多年的抄經，令他得益非淺。事實上，老人是用了大天魔玄碧功，一邊療傷，一邊將他的本身功力輸入舒興林體內。別說舒興林本人根本沒武學根底，而且，老魔之傳功之法，簡直太霸道，稍有不愼，舒興林極有可能的；在武學名詞，可謂之「走火入魔」。而平常之醫術說法：就是失心瘋……

老魔並不是不知厲害，可他事事喜走偏鋒，所以，他這才會用這一天魔大法。現在的舒興林，痛得宛如拆骨斷筋——而且全身更如被投洪火之中！心臟全爲老魔之玄碧力所護，故而神智清醒萬分。試問：人能受得住這種煎熬？尙幸是舒興林他抄經文時，想到金剛經中的無人相，無我相……想到無我相，對，既然無我，那麼受苦受難的，不是我，不算我，即使是我，死了也就算了。死了也就無我相了吧！其實，活在世上，又有何樂趣之可言？想！舒興林那裏知道，自己正在佛、魔相交之際，天幸的是：他對魔法，一無所知。至於佛法，膚淺之至。因此，這一陣之魔、佛相爭，可以令他不至於毀於魔法，反而，他的瀟脫、無畏，令大天魔玄碧神功，一點一滴的滲入其體內。

老魔是滿頭大汗了。舒興林反而越來越覺得老人之可親可近。還有，他想謝，甚至於希望老人別再太乏力。其實，老魔之玄碧力已入舒之體內，現在反抗之力，也就越來越紮實。現在，舒興林祇見老人在笑，即使是滿面汗珠，他在笑……奇怪？舒興林想：老人那會笑得那麼怕人。不笑，反而是威肅有姿……

舒興林他根本不知，東海白袍老魔，他肯笑？說句廣東俗語：眞可是執到金也不會笑的人。今日他笑，因爲；越來，他越發現，他在無意中揀到了個好傳人。唯一缺點，年紀稍爲大了些。有幾門功夫，必需多加苦功，甚至於，他無法學得成。唉，老魔再一想，如果再不滿足，祇怕這一世，他祇能一個孤老走到死——！而自己辛苦奪來的蚩尤乙木經，祇能由自己帶到棺材中去！連帶天魔玄碧功。

還有，報仇，對，年紀雖老，常言道：虎老雄心在。那可有仇不報的？老魔頭啊，你這一打岔，可憐舒興林可受累不少。將來煉功圓滿出山，始終吃虧不少。此是後話，暫且不提。

漸漸的，舒興林不覺痛而祇覺倦了；怕對老人之不敬，在强撐，可是，痛過神功到，倦是必然之事，豈允你掙扎？說句實在話，現在，你祇有聽命之份，痛了得捱痛，而倦了祇能睡！因此，他即使掙扎

再三，也祇有睡覺的份。

他不知道，當他睡着之時，老丐也疲不能興，目前他已經將本身一生所積的神功，十分之七已引入了興林之身。而自己却雙目盯緊了洞頂，他在默想着過去之一切——

東海白神魔，從廿七歲豎起招牌。卅歲，幾乎五星聚會！來個正邪雙方大決鬥。可惜，西神長老突然傳書告罪，他不能親自參加，派自己大弟子萬雷童子趕來助陣。當時四魔君擺一五行神星陣，既然萬雷童子自信不弱，相互一會議，各將本身所煉之魔雷子交互使用。萬雷童子自以爲已得師父眞傳七八，略聽四魔君之說明，自以爲是。那想到他師父本性溫柔，即使傳授武藝，也留下五六成。憑萬雷童子之本身能耐，那能駕馭五雷會合，別看幾粒小小晶丸子，其實內蘊萬千火苗，一碰即着，當即禍及四週。他根本沒有其師西神長老的功候，何況：西神長老交給萬雷童子之庚辛神箭，又未到功候，五運會合時，根本五行强弱一分，非但不能相互配合會運！反而破綻一露，萬雷童子又心怯胆弱，一看不對，首先想走。其實，不走，還好，一走，可惜！萬雷童子反而被陷身於五行合運的火海中，一命嗚呼了。從此之後，五魔君直化了十五年之解釋，依然不能令西神長老有所醒悟……反而，西神長老首先與黃魔起衝突，因爲，黃魔首先打聽到，西神之不來，一則是有意試試四魔君之能耐，另一面他機緣巧合，覓得崆峒山頂，廣成仙子一部五雷眞訣，他是死心參習，而未能一舉而令四魔被逼聽其號令！

從此，五星會是時間問題了，就是等待西神長老參透五行訣。否則，不可能有此時機。

至於其他四魔君，不得各飄西東。不是覓求前古眞經利器，就是乘機殺傷正敎中人。初一二次，有不少正敎人士被傷。但是，四魔手下也毀了不少……其後是黃魔之借機隱踪追索！希望一擊商氏兄弟後，去一强敵。不想反中了七星勾子之毒，姬氏雙姝雖代他刮骨療毒，事後發現，他是功力兩虧，嚇得他隱居南海火龍礁，再也不敢出面。

自己又如何？白魔君不禁老淚縱橫。自己也想乘機毀了大鵬莊，那想到撞到了苗山毒祖宗之後，又加入了盤門毒蠱後嗣。好，自己反被陷入了個萬毒陣中。就算自己本領高强，毀臂脫網，自己可沒黃魔之幸運，他的徒黨對他忠心不變，自己、幾個大弟子就想乘機擒捉自己，逼自己交蚩尤乙木秘訣……尙幸他們自決不下，自己也可算得老奸巨滑，爲其逃出靈山島……四處逃命，以求不使逆徒追得。而今，他爲甚麼對個舒興林如此看重？唉，老魔自言自語道：「這是我搏一搏，贏了！重興靈山島巨木嶺。輸了——老命一條，交給他們算了——」

天幸，下雨了，而且下得極大，雷聲隆隆，將個舒興林可震醒了。首先，舒興林他聞到一陣香，現在的舒興林，災餘之後，肚餓非凡。他一聞食物香味，自然坐起身來。咦，奇怪，祇覺得神清氣爽，毫無倦態……不過餓得難受。再一看清，山洞壁角有火光閃爍。白衣老人在燒燻鷄：：不必他說，一只叉子已叉了一只鷄遞了過來！「試試看，滋味如何？」現在，是甚麼時候，老實說，甚麼東西也覺可口，何況是鷄，燒得脆而不焦，肉熟骨香，美啊！吃完一只又一只，自己也不明白，他那會有這好的胃口？而且，眞，連自己吃了幾只也忘了……

「飽了沒有！」老人挺溫和的問。

「飽了……可是……老先生……」誰也可借火光看出興林之羞慚，爲難之相。不料，老丐是一聲怒喝道：「你稱呼我甚麼？」

這可令舒興林懵了一大陣。我稱呼你老先生，難道、稱呼錯了？」

「你條命是誰給你的？」老丐聲色俱厲。而舒興林可恍然有悟了。對，該稱老人爲救命恩公，可是又不對，老人長篇的說開了敎：「救命恩公？對啊，你的小命是我所救，救你命，容得着我如此大費週章，吃盡辛苦。救活你，大可一走了之，我老也不至於老得走不動，沒處去？還代你捉來卅只鷄，讓你補益元精——天下有這樣週到的救命恩公的？啊……我問你，你說話啊……」

舒興林雖然是被罵得七竅生烟，早已說過，他是個讀書人。並且，他素來心靜，心靜者總是善於思索，老人的說話，分明別有所思……

「是……您……不讓我講啊……」

「我還是你老先生！配不配……」

舒興林心中盤算，不是配不配，該說像不像。對，其實是不能稱他老先生，恩公……啊，莫非、他有意收我爲徒？他看來是這個意思……可又怕說錯了。老頭子一個翻面，說我想瘋了心，你配做我弟子？放你媽的屁，師父未拜辱及先父母，這又何苦？因此，他滿面惶惑的看着那白衣斷臂丐。

「你以爲我這個師父辱及於你了？」

「不，恩師大人，祇怕弟子不堪而已……弟子天資魯鈍且又……」舒興林的下文極多，也就是說他自知本身之缺點極多，最大是他不善於恨人！

「不能不恨啊，這天道無公啊，徒兒，我問你，爲甚麼，你得遭人冤枉？爲甚麼你得受人酷刑？爲甚麼你死而無人知？唉，如果不是爲師出手，我且問你，你的命呢？能活到今朝……」

「他們作惡多端，將來……終會有報應……」

「爲甚麼我們不作那報應之神？孩子，坐下，我！唉，實不相瞞，爲師的，實在不是個好人。江湖上有名的東海魔君。現在，我祇講你我之淵源，你是我最後之弟子！因此，我將本身畢生苦功所煉之天魔玄碧功，輸入你身內。天可見憐，不絕我東魔一脈。半個月中，你可習得我本身功力之八成。到那時，再也不怕那些叛徒作踐於我了……」

舒興林算是眞正的明白了自己師門的一切。舒興林心靜、但是極富智計。眞正的讀書人是遵師重道的，別說老師費心血救了自己條命！既使是普通拜的敎書先生，尙且是一日爲師，終生爲父。老丐本與舒興林有緣，再則，是幾次三番救他、治

他、調理他。現在又開始眞正的調教他，

舒興林是個受盡炎涼世態的孤傲人，他能不感激老人？他能不視之爲師若父？

聰明的人，一點就透。又何況身中早巳佈滿老人之玄碧神功。舒興林本元極固，祇是骨節肘彎，比一般人强。初初，你不至於有多大發現，若遇到眞正的高手，他難免會吃虧！也就是說：除非是別有奇遇，否則，他是永遠難與其他四魔分庭抗禮。

白魔君難道他看不出？不，目前，他必需要孩子代他清理門戶而巳。

果然，在一年後，江湖上出現個白衣人，出手奇辣，有不少跡象可以看出，是東海白魔之所爲。

這江湖事，你說它沒脚，傳播起來，可比風快。並且、東海白魔巳絕跡江湖有三年之久，那會猝然出現？

山東道上，可有不少人在明訪暗查。從高密起，到膠縣止。一路上被殺死了十八個人。十八個不是泛泛無名之輩，全是江湖上出過鋒頭。有的巳隱居納福，有的，即使還在江湖奔走，他們可巳極少出手。譬如尼山三聖，諸城八元……他們死得也極怪，不少人是身上掌傷，而傷皮不見肉，在流青木色之汁液。

這是白魔君之傑作……

三年來不聞音訊，現在，可好，一路殺」十八個。不過，有心人又有個思疑，他們全有他們的老巢，雖然是山東境內，尼山、諸城離死者應在之範圍太遠了啊，這又是爲甚麼？

丐帮人是最清楚，東海白魔是中了他們反計而斷臂而走，即使逃得活命，即使使功力不弱，現在，決不是第一流的煞星。憑他現在之實力，想一人殺尼山三聖，決非易事。其中，莫非另有蹊蹺？反正丐帮走天下，自雙鐵丐出現主事以來，丐帮之興旺盛勢，可說是與日俱增，一個命令，就命山東境內之長老，傳令屬下，鄭重查訪。

也眞是奇怪，丐帮一留意，白衣人就不見了。當然，人是活的，衣衫嘛可隨時更換的，這樣解說，不見了。也不算得是件交關要緊的事。可是，事情有出乎意外的，高密，諸縣是不見白衣人了。一跳！而竟出事在壽光。

在壽光，一個下雨天，城中最大的行台；壽光大客棧來了一匹白馬，拖了一輛四圍白布的大車來。駕車的是個年約廿二三歲的車夫，穿的是短裝打扮。不過，一身白。一下車，他是掀車門簾，恭恭敬敬的，扶下一個白衣老人，不注意誰也看不出，老人祇有一只手。

老人看來挺隨和，要車夫一塊飲食，然後是各歸住房。當然，老人住的是好的，車夫住的是地下通舖稻柴窩。車夫很少說話，眞能讓人當他是個啞叭。

大概是三更時分，這通舖的一盞油燈，也快將熄了，即使有些餘光，也不能看得太遠，太清，不料，就在此時，來了個瘦長的白衣條子人，很快的找到那個車夫，叫他起身，三更時分眞是好睏的辰光，你叫醒他，比殺了他還難受。可瘦長白衣條子人他不理。而且，看來，此君還是個不乏之會家。懂打穴，因此，將個車夫硬生生的吵醒了！然後，命令他駕車，雨倒有些停了。因此，也有些天光，照得見那瘦子的尊容。一細看，幾乎嚇得你要高叫鬼……因爲，人、那有這種青的臉色？青得發光，青得有陣隱隱的綠氣……半夜三更對面碰見，你能不把他當作鬼？

但是，這個鬼可挺斯文，和善，並且先給了那車夫一塊金子！黃澄澄的金子啦！車夫那會不賣命？盡力而爲。就這樣，車子起動了，可是，車夫可覺得，車廂重了一倍有餘，看來，不至一二個人那麼簡單！

車子不准停，有乾糧有水。走了一天，也在臨近深夜時，車子有人來引路了。一直引他們進入山洞中。這裏是沂蒙山中了。

洞中也發着青光，居中坐着個年近五旬的文士，看見那瘦長者，竟然親自下位相迎：「逢師弟，你倒辦得乾脆俐落。不過，帶這個多餘貨來幹嗎？」

瘦長條子是陰惻惻的一笑道：「巳有打算！」然後一聲怪叫：「元木塔，你最喜歡用人作靶子，你師兄給你帶了一個，挺精壯！帶出去將他解決了，用乙木眞氣傷他五臟，然後，叫他趕回去挺屍。反正有黃金十両，夠他家用的了。」他這裏說完了，坐在一角的矮胖子笑着應了一聲，將個車夫牽了出去，依計行事。

現在，洞中坐着四個人，爲首者一見老人，却首先躬身下拜道：「師父！恕弟子等無禮了！」

「藏龍子，你還把我當作師父。」啊！說話的，分明是獨臂老丐啊……

「啊呀呀，師父你說那裏站來，常言道，一日爲師，終生爲父，弟子怎敢有犯禮教！」

「假的！」

「師父，弟子眞心誠意。」

「花言巧語！」

「一定不信？」

「我那會信你口是心非的畜牲，一言半字！」

那瘦長條子笑了笑道：「師父，你的功力大減了呀！」

「這倒不錯！」

「你是再不能和我們逞强了！」

「逢機子，我這次那會回來的？」

「這個……」

老人這一問，倒的確，令他們百思不得其解！事實所在，他們是出盡辦法，東奔西跑，四處搜索老人的行跡。但是、老人出了名神機子；他比一般人精靈。自己教出來的弟子，他會中計失陷……但是，今天，這批人在山東道上殺人做案，所求的是逼老人出來。他們素知老人負氣好勝，果然、讓他們一抓就着。不過，他大可不來的啊，除了山東道上，這些逆徒，乙木門下可眞不敢走出太遠，非但怕丐帮的干涉，更怕同類的相殘……老人可不來山東道，他爲甚麼來，莫非別有陰謀？

爲首的藏龍子是首先一抖手，一條青龍水的影子，巳向老人當頭捲到。這是他學老人功夫中最成功的一着，蟠龍索，照理；老人即使獨臂，也該有所閃避。不想，老人的脚步有些不穩，蟠龍索又捷又勁，就這樣你一慢，他一下就令老人被綑了

個結結實實。

幾個弟子不得不有所商議了。老人那會變得如此軟弱無力？失一臂！不等於失去了他全身之功力。

想起天魔玄碧功，蚩尤乙木經，乙木三湯解……他們簡直心都亂跳了……

現在，師父巳在他們手中，還怕他不交出來！眞不交，好，對不起，你不念師徒之情，我們當然也無師徒之義。他們看見過同門的犯規受罸，而今，大可以君之道，還治君之身。

「師父！弟子是逼不得巳！」

「不必客氣！」

「本門之三寶四兵刄，你老該交出來了！」

「你們誰是本門的掌門了！」

對啊，本門之三寶四兵刄，該由掌門執管。他們乙木五子是一心想到師父之奇珍，可忘了這條規律。不過五子之首藏龍子到底不愧爲一門之智者，他冷冷的對衆人說道：「我們人祇五個，寶有七件，儘夠你們分，然後，各人交換互練，到時，我們五個有他一人之長，勢力陡增五倍，這又有什麼不好？」

衆人一聽，對啊，此計大妙！

「誰掌管這些東西！」老人也冷冷的笑問着。

「打五把鎖匙，五人齊，五人齊開寶庫。五人不齊，誰也不可擅動寶物，這不解決了問題！」

「好是好，可惜，你們還是沒問，我爲什麼回來？」

「回來送寶貝，如此而巳！」

「可是，你們大可搜啊……」

果然，一番你搜我索之後，個個面色大變。藏龍子冷冷道：「師父，還是講出來好！」

「有什麼好？」

「至少，少受皮肉痛苦！」

「老夫可是個怕死之人？」

「如果敬酒不吃、吃罸酒，師父，我怕你皮肉受苦……」藏龍子也眞陰狠，語聲未畢，滿羽巳爲一股暗綠光華照耀着，將在場人個個照成個綠色。而那個逢機子更由綠極而變暗了。

在場人個個知道，這是乙木青靈火。這火啊，因有松脂、青陽栢所煉，一着人體，黏住不放，一直燒到脂盡栢完，而這種青靈火煉時難，請問那會一時就完？這比鬼火陰磷更可怕！

於此可見這四個人——一個在外處置車夫，白袍魔君門下弟子之殘忍而絕滅天性！

一聲慘叫，可憐見，這青靈火實在是陰狠厲害啊！被燒者簡直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祇有死命的忍住火燒，青靈火之可怕在，你人越肥、肥膏變成養火物，這就說；時間會越燒越長。更有一件奇怪處，一般火燒人膚，一定焦臭萬分，唯獨青靈火越燒，越有股松脂清香之味！不過，四人明明聽得慘號聲，四人却又見到老人冷笑相向，什麼鬼道理？這火，燒的究竟是誰？

不，再放一丸……其實，藏龍子啊！你錯了！因爲，白衣魔君如此兇殘，可對門下犯規，即使最嚴重，也決不會兩丹齊發。人體一中兩丸，非但會燒得人痛得死去活來。而且，因雙丸齊攻，受罸者這一身苦學之功力，全被燒毀。而今，藏龍子之第二丸剛發，老人眞的光火了。「孽障，你好心毒——林兒，以丸還丸……」

也不知是誰，竟然是埋伏在一邊，誰，四子全在相互驚顧之間，青靈火巳悠悠然向藏龍子飛到。藏龍子爲老人之首徒，他爲人看來十分本份，沉默寡言，用功極動，誰想到，挑起這場叛門之變的，就是他。老人本巳恨極自己的眼光太差，現在，再看到此人之如此狠毒，這才有以丸還丸的怒喝聲！

藏龍子那想到洞角落有個比他武功、修爲更高的同門在。你以爲自己發的青靈火，決不會還燒自己。現在，一看形色不對，這青靈火竟然釘住了他不放。並且，接連連彈幾彈，想憑自己之乙木神指，將青靈火彈開。不想，你越彈，火越近，藏龍子不禁想起師父說過的乙木附氣法，這一朶火分明爲乙木氣法所催動。這可不好，一着膚，功力越高，吃苦越深……現在，事間緊迫，不燒一個人，青靈火永不罷休，對，好個藏龍子，竟然不顧一切，用青陽抓，也不理抓的是誰，將他往青靈火前推。好，又是一聲慘號，青靈火就此讓青象子受用了！

逢機子，還有一個冒充與藏龍子，看出情形不對，好在師父依然未解蟠龍索，憑三人之力，還能闖不出山洞奪取個活命機會！

「想走麼？」三人面前突然有人聲阻住。這是出洞口必經之山角落。而且，是個死彎。別說三人不能通，就算一人，祇要前面有人，就得面對面……

三人猛然一驚，誰？誰來干涉東海白魔君門中事？再一聽，有人在乾嚎，現在聽出來了，是木天塔。藏龍子可不明白了，自己雙目似電，青靈火打中木天塔，自己那會不知之理？而提着木天塔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那個車夫，一個短裝車夫，他，能對付東海魔君門下？而且，從以丸還丸，乙木附氣……這些門中最高境界之功力；他能使用，看看此君年紀，卅還未到，他能有這好功力？這簡直是不可思議之事嘛！

他們其中有的是明白了，師父之功力大退，他們却永遠會想不到，師父功力，純然是移植於此人之身中，起先，你們是狂妄自大，現在，却爲此君先聲所奪，何況洞前洞後，一聲接一聲的乾嚎，叫得他們心驚肉跳！處於現場，不得不有所詢問：「足下是誰？」

「乙木門下關門弟子舒興林！」

啊！師父幾時收了個關門弟子的？

藏龍子依然是最警靈，瞬時間他想起來了，師父一直在問：「我來作什？我來作什？」他決不至於來送死。他是來清理門戶的。自從師父首次失利歸山，他們巳有圖謀之意，可是師父比他們更鬼、更精……突然間，走了個無影無踪。他們不是不找？可惜找極不知……

他們總以爲師父祇有一個人，並且，祇剩獨臂。憑他們五個人，還能不制住這個老人？耐心，祇要時間長了，師父不至於眞正的失踪。

如果死在正教人手中又如何？那麼，憑仗他們的玄碧功，引幾個不敢與自己合道的同門，引發碧靈珠機關，天幸秘咒異寶不被消滅，那麼，化個十年八年苦功，五人連珠。重振東海乙木門！眞的毀了一切，去他媽的，從此後，隱姓埋名，再不提東海魔君之名！

算盤是打得不錯，那想到，師父比他們想得更狠辣。自投羅網是假，逼自己反跡盡顯，好，來個對頭尅星人。總不成坐以待斃吧！衝！藏龍子一聲令下，立見青芒如雨，乙木門中的暗器乙木勾芒刺，如暴雨一般向那車夫射來。總以爲這多勾芒刺，總該逼得車夫東閃西避。

可惜，大謬而不然，人家手中還有一個木天塔在啊，一個大盤旋，可憐，木天塔是再也嚎不出聲了。

藏龍子呆得一呆，面前勁風已到，不對，那有這勁的神力……啊，藏龍子不禁亡魂皆冒，這是乙木神雷掌啊！沒學過玄碧功，決不能使用乙木神掌。而且，這乙木神掌對付別門別派，祇不過令其重傷而已，唯獨對付乙木門人，這就得引發本身所學之先天乙木靑靈氣，眞正的會外火逼燃內火，落得一個屍如焦炭！

他想逃，其實，舒興林是奉師命而來，一切全有老人之安排。幾十年的師徒關係，他的那些高足之脾性，眞可謂摸得一清二楚。這就令他們沒一個說出其規限。藏龍子一遇乙木掌，他一定得逃，你一逃，下部落個空檔。好，一個反盤旋，神掌掃着藏龍子雙腿，腿內自燃，下盤毁了。藏龍子多少機靈，知道半身不遂，再想偷生，這個苦豈是人所能受？因此，一擧右掌，想自擊天靈，以了殘生。對不起，兩膀突有針刺感覺，不對……這是乙木針，並且善於循脈而入。走到那裏，毁到那裏……他不由搶天呼地的大叫：「恩師饒——」饒什麼？如此聰明人，他也想不出句話來了。

木天塔爲勾芒刺刺了個昏天黑地。尙幸老魔之功力猶存，還能將刺用本門功力逼出。可是，木天塔本身之功力已所剩無幾了。

逢機子、冒充靑象子三人已嚇得爬在地上叩頭哀告。祇有木天塔無論如何想不明白、他是將個車夫當靶子，練他的乙木眞氣，那會一掌出，非但沒被擊得搖搖倒倒，反而自己的乙木眞氣如被吸住的！

木天塔比較粗魯，還想擊第二掌，人不知什麼一來，給個車夫扣住四肢。並且正是本身重穴，待到發覺想喊，身上突然一陣刺骨炙膚之痛；痛得他三神不見六魄。一聲叫，不對，越叫越痛，祇有乾嚎的份。現在，想明白了，師父來淸理門戶，這……別看他又矮又胖，並且挺結實。可是他的胆最小。何況；又見兩個師兄在叩頭，他也祇能叩頭，希望從輕發落。

「孩子……你可看見了……」老人在問。

舒興林那會不見，可以說是看得明明白白。這批師兄，有的跟隨師父有卅來年，心想；那怕養只狗吧，也不至反噬主人。祇聞桀犬吠堯，幾時見過叛師背主……雖然，當他的乙木神雷掌發出之時，心中未免有些後悔，但是，他祇記得師命難違，好吧，打吧。現在，看到這些人的痛哭流涕，強作殲悔，即使毫無江湖學歷的舒興林也看出，他們是假的。實在是勢窮力絀，被逼於斯。可是，不知，恩師作何發落。

「想死？叛師者那有這般方便。孩子，一人送他一支乙木鑽——」

在場人聽見乙木鑽三字，個個面色大變。但是，他們的念頭還未轉定，每人之「至室」穴已有一股淸冷之氣刺入，這幾個叛徒是再也哭不出聲來了。

老人命令他們走，一個個跟隨大車走。雖然，他們的功力已失，可比普通人還強。現在，想自殺，唉，常言道得好，蟻螻尙且偷生，活着總比死的好……

既然師命走，走吧！而且，師父雖然是恨極叛徒，不過，不論落店下宿，這食宿之類，依然是第一流。祇是不能自殺，誰要自殺，一發現，再加一枚乙木鑽。好了，連氣力也沒有了。眞正的成了廢人一個！

現在，他們一行車馬又來到諸城了。實在話，舒興林可是第一次來。他却無論如何也想不到，此地，他們讓人們給綴上了。

其實，從安丘開始，已是一批接一批的人馬，有的在前，有的在後，甚至於在打尖落店時，也有不少武林人士說着狠話。有不少，可令逢機子等人面色變，祇有東海魔君和舒興林不動聲色。老人之不動聲色是眞，至於興舒林，他是實在不懂這些江湖的背語。

在房中，老人才算對他解釋了幾句，也說明了他們根本是爲自己一行人而來。

老人微笑的問着：「孩子，你怕不怕？」

舒興林是微笑了笑，他明白，自己是師門大恩，那麼自己是不得不在江湖上打滾轉。江湖殘殺，兇狠惡辣，什麼樣沒有？怕，怕得了多少？再說，自己如果不是恩師出手，他不是早已寃死在什麼侍郎啊縣尹啊之手！眞的，死得還要慘！現在，說實在話，還有什麼該怕的？因此，他是笑了，笑得那麼洒脫，並且，帶着七分傲氣。

因爲，有木天塔駕車，舒興林再不必短裝打扮了。不料，諸城才過，林家店未到，倒是一片平野，有一叢柳樹桃林，哈，前面有着十幾匹馬，個個剛猛狠强的，分明是在等他們。

舒興林既說不怕，他當然是不動聲色，依然命木天塔駕車前進。哦，不對麼，後面又有騎聲傳來。憑舒興林所練之耳音聽來，人，也不在少。那麼，這一來，有幾十個人了，現在，不是怕，是該怎樣對付這批人！

「前面的大車停住，不准走……」後面傳來了呼喝聲。

桃樹前的那批人，立即有個蒼髯紫衫的道者，騎馬突出，大聲道：「是魯山的戈師父吧！」

「發話的是泰山日照觀的紫衫神劍莫延鴻？」

「正是在下！」

「如此說來，你我是找一個對頭！」

「對！我們找的是東海靈山島白衣魔君！」

「既然如此，我們來個圍而攻之！」

「圍而攻之，未免小家敗氣，他祇是一人，現在變了……嗯，有六七個人了，不必讓江湖人說一句以多欺少，一個對一個……」

「除魔斬妖，講什麼義氣……」

他們講得十分熱鬧，根本不把那輛車上的人放在眼中！並且，一騎馬飛來，舒興林眼尖，他看見路邊有個乞兒依石而睡，而騎馬人根本不把那乞兒放在眼中。看來，即使踏死了他，他也毫不在乎。舒興林可忍不住了，他是一個「燕抄水」，將個乞兒挾在手中。眞險啊，稍遲一步，舒興林必得受傷，而小乞兒是踏死也可能。

「還我鷄，還我鷄！」這乞兒的六個字，宛如石破天驚，小乞兒，他那來的鷄？在場人個個看見，如果不是舒興林，眼快，心快，身手快……化兒啊，別說鷄，你的命至少死了一半，還說鷄……

有人已擁近了大車，有人可發了笑：「化子，你那來的鷄？昨天偷的，已吃了吧……」

「我夢中在吃鷄！」化子可液得臉，笑着說：「你吵醒我，你還不該賠我鷄……」越說越他媽的胡纏，夢中你還好是吃鷄，如果你在享受着鮑參翅肚，那不是該請你上大酒館，辦上一大席？有人正在嘀咕！好，算是惹火了這位化子。而且，這位化子還正冒犯不得，祇見他突然的一挺身，脫出了舒興林之懷抱，誰也沒看清，化子是怎麽攪的，比箭還快的，已挾住了那個說話者。

被挾者是山東道上有名武師，鐵拐門中的健者，人稱公孫拐談山，他的公孫拐比其他兵刄，更具快、迅、捷、辣，手下門徒衆多，可說從來沒吃過虧，平常極少出門，在家抱孩子享清福，大有關係，這次因爲與尼山三聖是生死之交，他這才親自出馬，那想到，正主未碰，一句話，引來個叫化祖宗，把他一把挾住，苦的是：被扭的全身本身之軟穴，他的「他媽的」還沒出口，一股大力擁來，將個山東名武師談山，從馬背上直摔出丈來遠。

全場人看了目瞪口呆，如果說：談山是個矮小個子，那不稀奇，而談山實是個身材高大，起碼有百來斤的大個子，摔他一個跤，也不見得輕易，而今，一摔丈來遠，這個小化子，他到底有多少膂力？

還有一件令衆人不服的事，他們全是山東道上的英雄，與丐帮根本井河水不相犯。今天，他們所綴上的是東海白衣魔君，而魔君在山東道上殺了十七八個好漢子，以理以義，他們找人報仇，理所當然，丐帮中人插什麽手？目下談山被摔得暈了過去——一大半是氣暈，一小半是裝死，這二批人中，誰也有個頭，等候着的是泰山派劍仙，日照觀主莫延鴻，另一面是神拳八打戈玄鳴出頭，事到如今，莫、戈兩人是當仁不讓的出了面。

「這位是丐帮弟子吧！」

一身化子打扮，又有股臭味，這一問，算是吃實了他的身份，不料！事情大出所料，那個小化子却搖了搖頭說：「你可看見我肩上有披袋？」

啊！在場人，除了舒興林外，個個叫出聲來，他們誰也清楚丐帮之規矩，披袋越多，等級越高，武功也相應的不可輕視，當然，丐帮之新入門，是不能有袋，稱之爲末袋弟子，如果眞的是個末袋弟子，摔了山東道有名好手，一門之主者，那山東道見了丐帮還能抬得起頭來？誰也認爲這小化子是故意的下他們面子……

莫延鴻是道長修士，應該說：髯子長，修養深。那想他是第一個出了手。在馬上，動手不方便，人一下馬，第一招就是殺手招「泰山日出」，好個泰山劍派，但見一簇銀虹，宛如山峯一般壓倒，照例：人在鋒影之下，就有捱劍的份，莫延鴻他也想一招傷敵，扳回面子來。

可是，舒興林已代擋了橫，這就可看東海白衣魔君門下之厲害。乙木神掌雙掌高下各劃一個圓圈，好個玄碧眞氣，竟然將莫延鴻劍鋒隔開。非但如此，又見白影一晃，一條白影已繞住了莫延鴻之長劍。

到此地步，那裏還有客氣、思索之餘地，泰山神劍「天門開」、「日影移」、「金波海浪」、「靈官出山」、「龍王破海」、「百尺崖頭」再回一招「泰山日出」，這七招是一套。說一套，實在是：每一招，每一式，全是變幻萬端，而且連綿不絕，劍鋒宛如長江大浪，洶湧猛厲，在場人個個看得舌橋不下。可是：再看一看那位白衣少年，怎樣說呢？正式的老前輩可以給他三個字：「穩、狠、準」。

人如玉樹臨風——舒興林本來生相不凡，窮與困將他的光華盡掩而已——並且站步極穩，四平八穩，這本是乙木式的步法，不論你劍鋒似山如海，洶湧驚人，他的身形曲折有姿，完全像棵嫩樹隨風舞。

這是穩。

雙手十指全張，可又勾曲彈發不同，不過，他每一彈指，一定是擊中莫延鴻之長劍劍身，也即是泰山劍法中之中檔——令莫延鴻不是廻劍，就是避鋒——

這是狠。

原來舒興林根本不想傷人，所以他的讓招有姿有態，他的出手不慌不忙，而且點到即止，不使泰山觀主有什尷尬。

這是準。

在場人看了這一場打，個個心中明白，一對一，誰也不是此君之對手，但是，此行前來，爲的什麼，爲山東道上好漢，出口氣，報仇啊！不，不能祇看不管事，其中有個花槍萬家朋，第一個發聲喊：大夥兒上……」那些人讓他提醒了，對，該一塊上：於是，個個下馬，抄傢伙，可憐，也可說莫明其妙的，有的是人未下馬，不動了。有的到現在才發現，自己趁手的傢伙不見了，有些，人才走得兩三步，脚下一軟，跪下了……形形色色，總之，能上場的，祇多一個魯山戈玄鳴，孟良固的農俠馬勇。

三個打一個，依然故我，這一伙，舒興林威震山東道，東海白衣魔君之大名，又再哄傳天下，這多年來，誰也以爲老魔頭一死，後繼無人，現在，領教了舒興林之出手，他們三個，全是成名多年的英雄，誰也以爲，以半個對付這樣的小孩，也該綽然有餘，那想到一反而爲三個不及一個……

在這時候，那個不討人喜歡的小化子又來胡攪了，他也不知道用的什麼手法，

極快的插在四人之間，更快的一手抓住了舒興林的袍袖，詐聲走吧……嗨，這可奇了，三個好手纏不進門戶，竟然讓這小化子一拖就走，別說在場人呆，就是穩坐車中的老魔也嚇了一大跳。本來，他看到自己的得意弟子，出手瀟洒，分明已具當年自己出道時之功力，並且，孩子用功極勤，玄碧功力進步良多，不由老懷大開，現在，突然來了這樣一個變局，不好，自己再非當年的白衣天魔，如果打不着野鷄恨了狗，那不是太寃杆。他想喊……到底老奸巨滑，一喊不是自揭其底？不，等，自己算是故示大方，看他們如何對付自己。

果然，讓老人料中了。現在，他們自己人也傷了不少，怕老魔之反擊，正好趁此機會，料理自己人之傷勢。事實上，到現在，他們還是不明白，到底爲何人暗算？又或者撞了什麽邪？

半空中傳來一聲鸞鳴般的呼叫：衆人聞聲心中一震，其中如泰山觀主莫延鴻，魯山戈玄鳴等可聽說過，江湖上有一前輩，擅長玄功罡氣，比佛家之獅子吼，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果爲其撞到，眞正的惡人，祇要讓其一連幾聲叫，眞能叫得對方內臟破裂……難道是此人來此管這閒事，想想也不太對，此公早已隱居苗疆，不問世事，何況此公與丐帮老帮主伏龍先生有交情。而丐帮與東海老魔又有過節，於情於理，他不至於來干涉我們的事的啊。

一道人影出現，除了東海白衣老魔，可以說沒人看得出，他是從那裏來的。老魔不禁心中一酸，以此人之身手，自己即使盛年，也難有取勝之把握，何况現在。

衆人算是看清了來人，右肩有七隻破袋，即使混身污穢，髮如飛蓬，可是，單憑這對眼睛，神采立壓全場，這不是鐵行脚……這不是未來的丐帮帮主錢青？再看看清，他手中有不少兵刄，全是他們這些所不見的東西，這不是擺明與我們作對？

「列位英雄請了！」是錢青的說話，列位英雄這四個字，令在場人個個有辱之感。分明，他一個人已技壓當場，令他們鬧一個亂七八糟……

莫延鴻雖說是煉氣之士，他第一個忍不住氣：「老朽不知輕重的請問一聲，丐帮幾時與魔王合併在一塊兒？」

「觀主言重，其實，你們不該遠離家門……授人以隙，若不是在下會同好友，設法保護，祇怕你們中了毒計，而鬧一個家破人亡了……」

衆人誰也不會相信，明明是白天魔毁了十七八位山東豪傑，這才引起公憤，又得訊息，白魔一行人，正在趕赴靈山島，這才發出英雄箭，各各趕來會集，希望一舉除魔。什麽中計！什麽家破人亡？發你的大頭瘋是眞……一瞬間，七咀八舌，你說我講，亂成一片。

「你們以爲白先生眞的是兇手……」

這個問題問得兀突，將衆人僵住了一陣。

錢青依然是笑瞇瞇的道：「着白衣人不少啊！」

這可不錯！

「再說，殺死這批山東道上朋友，確是白天魔——」

話未說完，又亂成一片，有些簡直連娘也罵出了口，你這不是開咱們玩笑，在玩弄字句……

「各位也未免太心急吧，我話未說完，諸位已亂成一片，我說確是白天魔——的門下。」

「錢大俠，請問；白天魔與白天魔的門下，又有什麽不同！根本一樣嘛——」

莫延鴻一說，一致應聲響應。

「大有不同！」錢青是看了衆人一眼道：「各位信不過我，總不能信不過丐帮！」此言份量極重，因此逼使衆人再不可大叫大吵：「各位想不清楚，丐帮與五魔也有極大之過節，即使今日白老魔之毁去一臂，也是爲我輩所砍斷！」

啊！衆人可以說誰也沒見過東海老魔之眞人，何况：丐帮做事，素不喜對外訴說，現在，是爲求他們相信，這才說了出來：「這一次白天魔門下，爲與外魔勾結，故意殺人留跡，就是想逼老魔現身，如果，如藍魔姚天君，不是爲我輩牽住，剛才那位小朋友可能還無法抵得住姚天君的天藍神戟，現在，他的手下發現了白天魔別有傳人，這才四出惹火，引起衆怒，羣起攻打白魔，而姚天君就可漁人得利了——各位，我請各位立即同去，我朋友雖然可阻止藍魔，到底是你們同去座鎭的好，至於殺人者，全已爲東海老人所扣，清理門戶，是他自己的事，與你我無涉，前輩，你說對是不對？」

衆人即使有些疑信參半，但是，誰不知道藍魔姚天君之狠毒殘忍，錢青說有朋友代他們守住門戶，可誰敢保證能抵擋與否？反正，代友報仇，義情已到，自己家事，豈可置之不理。因此，稍一計議，略一盤算，走了！說實在，他們可眞怕藍魔來毁了他們的家。

後來事實證明，果然有藍魔出現，尚幸有的，來了個丐乞，有的人家來了個美貌如天仙的少婦，每家有二隻小葫蘆，一隻將家宅四週，祇要可着足處，洒下一種黃粉，另一隻的粉末，則擦在每人鞋底。

藍魔出現後，每個入人家宅中的，個個狂叫而退……

到這個時候，他們才算眞正的感謝丐幫之大仁大義，此是後話，按下不表。

現在，場上，祇有大車，還有錢青，他是對大車揚言道：「老魔，我明白，你是不會感激我，其實，我也不必你感激，經過如此一役，你又不是三歲娃娃，會看不清，以利相合者，你叵我測之道理，尚幸，最後你收了個好徒弟，希望他能一反爾之所爲，將來……靈山島一脈，可以永存，你我本來道不同，不相爲謀，祇是怪我一時不忿，劍傷了你，現在，你我算兩不相欠，再見了……」說畢，錢青是一晃眼，折入桃樹林中不見了。

錢青才走，老魔的貴門生同來了，不過面色沉重，一上車，老魔可是面色極難看的問：「到那裏去了……」

「師父，弟子跟了個好朋友去談了一會！」

「哦？你有好朋友……可是，丐幫中人？」

「他們不承認是丐帮中人，祇承認是丐帮中的好朋友。」

老魔突然叫他面對太陽，他是看了又看，望了又望，突然，他一聲怪叫：「你吃過他們什麽東西了？」

「一隻鷄……」舒興林慚愧地說道：「我不想吃，可又不好意思，人家盛意拳拳……小化子臭雖臭，說話可挺有理。」

老魔不禁長嘆一聲：「你功力可有不對之處！」

舒興林聞言，心中却也一凜，不過，再想一想，人家說得如此清楚明白，要害人，也不必在鷄中下毒。而且，這鷄烤得挺香，是自己餓，想吃又不敢說；人家是，尤其那少婦，女人心細，鑒貌辨色的送了自己一隻，是有毒，現在還不發作？師父既然說，他是依言運氣，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對勁，祇是！嗯，心口有點悶，大概吃得多，走得慌的原故，因此毫不在意。

現在，這輛大車又開始走，向他老巢靈山島，巨木嶺走去，一過膠南，就是靈山灣，然後擺渡上靈山島，不對了，舒興林的面色越來越明顯的一層黃色罩住他面容，老魔頭即使足智多謀，老奸巨滑，可也起了極大極大的疑心。難道：他撞見了藍魔之手下，如果眞的如此，藍魔也善用毒，毁了興兒之功力……這後果……老魔不禁不寒而慄了。

現在已過膠南，已達靈山灣。前面，可已擺開四隻大船。老魔一見每船主者，不禁叫苦。這四人正是藍魔姚天君手下之四大金剛。

大金剛武開運首先一打恭，隔河說話，依然清晰可聞，可見此君功力不凡。東海白衣魔不由對自己大弟子藏龍子看了一眼，唉，如果，不是你唆衆叛師，你正可代師門立一功……現在，祇仗興兒一個，以四圍一，自己又等於廢人一個，眞的再加一個姚天君，自己一門看來毁定了。

錢青所說，以利相合，你叵我測，果然，給他講中了！

「喋喋喋……」一陣笑聲，由半山腰傳來。白魔一聞即知，本來的朋友，現在的寃家……藍魔姚天君。

「白道兄，你看小徒之功力如何？」

「果然名師出高徒……」

「如此，我看道兄是功力已失，而令高徒又不太長氣，怎樣，將白家鎭山之寶送給小弟，結個緣如何？」

「爲什麽不將你的天藍戟，天藍令旗，藍天譜，天藍七星咒送給家師呢！」舒興林突然現身插口。

「啊！小鬼，對老前輩竟敢無禮！」

「我最喜歡對付空口說大話的，自命前輩者。」

「武開運！給我收拾此狂妄小兒！」

姚天君在發號施令。果然，那位武開運身不動，脚不彎，人已撲上岸，向舒興林當面一抓。陽光下却可看出，武開運之手爪，成天藍之色，可以說藍得嚇人。

白衣老魔是看出來，興兒之功力決不能以乙木神氣對付這天星藍砂掌，老人眞想哭。不對，興兒是傲然的拍出一掌，耳聞「喀喇喇」一片响，後來是一聲厲吼，武開運本來藍色之面龐，竟然立變爲白。

這是散功！老人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弟子，他即使是用功極勤，玄碧功，乙木氣已越煉越純，但是，要一掌將如此強勁之對手，擊破功穴而散功，決不可能！

老人，你是一直看着弟子，你永不會想到弟子另有奇遇。但是，人家姚天君可是旁觀者清，武開運一掌破功，他却看得清楚，舒興林之乙木眞氣別有培本之源。難道是黃魔……可是，黃魔早已爲西神長老擒去，受盡折磨，他與白魔也是面和心不和，而今，他那會用自己本門之后土珠送給白魔傳人？

姚天君看是看到了，可是貪之可怖，就在於此。越是多一樣，他越想多取一樣。反正，自己藏身之山咀極隱蔽，再一發令，二金剛李嘉，三金剛召旂，四金剛梁寒，三人已應聲而出，圍攻舒興林。現在，以三對一，再說又有大金剛之前車之鑒，三人不敢以硬鬥硬，祇是你進我退，我退你進。這是車輪戰。不是，這是循環來復招。」等一好手，也得給纏繞個脫力。

誰想到，姚天君還有更卑鄙之手法呢！現在，他看到三金剛已困煞了舒興林，哼哼，此時不出手，還待甚麽時候？一道藍影，其疾似箭，向大車撲來。他是想抓住白魔——在他以爲是手到擒來，那想到，木天塔是天良突現，雖然功力已失，鑾力還在，見姚天君意圖對師不利，一橫心，一揮長鞭……姚天君做夢也想不到，幾乎中了一馬鞭。姚天君是何等樣人，他雖然不會中你這一下無力無影之鞭！祇不過，略阻一阻而已。好，就這樣一阻，木天塔可憐，爲姚天君抓住一撕，人，活生生的撕成二爿。血肉、五臟、橫飛之際，白魔已借勢躍出了車！

姚天君不由一聲狂笑道：「看你走得到那裏？」身形動，剛想撲過去，不對，面前突有一股勁風飛來，姚天君鐃是個老江湖，他那裏想得到，舒興林早得高人傳授密計，祇要藍魔一露面，這「人」鎚就

一個又一個的投來……

姚天君因來勢太勁，不能不用全力卸勁！不料，一着手，覺得有些不對勁，而一股熱血，已噴了他個滿面花。姚天君發覺不妙，看一看清，果然是自己心愛弟子，四金剛梁寒，當時不明所以，自己出手那會輕得了，而梁寒已全身軟癱在地。

姚天君不由怒發如狂，他也不想，這個看來不起眼的小子，那會破了循環來復手。而第二股勁影又到，他不想傷及自己弟子，還想借勢用力，卸勁反托，對不起，舒興林之眞力，實已超過了白魔老人幾倍，這一念，令姚天君自己幾乎受了陰傷……還是用強勁，可憐，三金剛又報了銷。而第三股 勁之風，連續而到，苦啊，姚天君竟然會讓自己的徒弟，鬧了個勁疲力盡。以爲四大金剛已死，大可告一段落，那想到眼前白影一晃，正是舒興林，手執一柄白虹尖刀，向藍魔姚天君刺到。

白虹刀是東海鎭島之寶，姚天君焉敢怠慢，一戟一旗，雙雙出手……這可以說是藍魔從來未有之辱。對付一個後生小輩，竟然要用自己仗以成名之兵刃，說實話：三招兩式，五魔聚會，你不出兵刃，我也不會出兵刃。而今，可讓個小輩弄得如此狼狽，還有一個可惡處，一個小子，竟然毀了自己門下，苦心敎練多年的四大金剛。如果，三招五式，不能解決這個小子，以後，自己還有面目行走江湖，稱霸武林的？

姚天君實在是一方魔魁，尤其是藍大戟，藍天令旗。更是剛柔並濟，旗捲戟到，除非你是眞正的能見機卸招，並且還得功力相等，否則，在這一戟一旗，相互配合之下，說實在，也不知毀了幾多成名之英雄。

白老魔一見如此情形，他又是心驚，更是心痛。也恨極了姚天君，他活劈木天塔，已令他感覺此人之兇殘狠毒。而今，對付小輩，竟然用如斯之手法……

「姚天君，不，姚三子，你要面不要？對付一個初出道的孩子，竟然用天藍七喪戟法，你……」老人罵着，可罵不下去了。爲什麼？因爲，祇見自己愛徒分明是成竹在胸，而且，白虹刀獨找天藍旗，至於這天藍神戟，他的左手乙木眞氣，一股又一股的撞去。老人可不明白，他幾時學成了本門至高無上的乙木青靈杵！

老實說：憑乙木青靈杵，已是剛柔互濟之神功妙技。再加白虹刀，別說姚天君無法可以對付自己愛徒，即使刀魔復生，看來也難討得了好。突然，老人心中升起了一個念頭，天下，那有無敵之人……憑姚天君如此身手，他會想得到幾十年縱橫江湖，今日，全敗在個小孩子身上？

老人的眼光依然在，祇要鬥長，一百個照面，立可分出勝負……

但是，孩子祇有自己七成玄碧功啊，他會吃力吧，他會抵受不住吧？不，本來孩子的面色是一股黃色，現在，可看得出，這黃氣在流動，在調和乙木青氣。到如今，白魔老人算是看出些端倪，是后土精丸……不過孩子甚麼時候得到黃魔的性命寶貝。現在，乙木有根，有培植之基，乙木眞氣可以用之不竭，也難怪他敢用乙木杵！

姚天君果然在第八十幾回合時，額頭見汗了。但，姚天君一咬牙，藍天旗一抖一揚，眞不愧是江湖能手中之能手，誰也沒看清，七枚烏金光華，向舒興林連翩飛到。東海白魔一見烏金光華，不由大吃一驚。什麼？姚天君從那裏得來西神長老的鎭山寶烏金七首。誰也知道，這七柄烏金七首，每柄有每柄之長處。尺寸不一，剛柔不同。連翩飛來，就可知其陰、柔、剛、狠兼而有之。換言之，你破得了一柄，接不住第二柄，在江湖暗器譜上，列之爲第一。直到如今，專寫江湖武林譜的軒轅先生，也祇能在這烏金七首下，註了個空白。這表示，至今，還沒人，沒兵刃、或暗器可以破得了他！

白魔老人不由悲喝道：「好卑鄙！」

「殺盡了你們，天下又有誰知是俺作的事！」

不想：背後傳來一聲冷笑道：「天下事，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爲！」

衆人突見一個乾瘦老人，帶同一個年約十二七八歲的少女走出。烏金七首還在盤旋不下，而有誰不認識這位武林名宿，軼聞的記錄者，軒轅能，軒轅先生。

老人一出面，他向右邊又笑了笑道：「錢小弟，還不出來料理後局。」

果然，應聲而出的是一對乞丐，一個美艷不可方物的少婦。姚天君一看形勢，知道來的是丐幫高手，再一聽互問安好時，發現來的是破壞自己陰謀的雙鐵丐，鐵行脚錢青，鐵葉丐申嘉碩。他不禁呆了一呆，就在此時，祇見三縷銀光，其疾似箭的擊中三七首，連帶止住二七首。

「戮魂刀！」軒轅先生大叫一聲，一面卸下肩上黑衣袋，取出一個極厚的圖籍，一面在寫——烏金七首之唯一尅星，戮魂刀。剛寫好，申嘉碩却笑着對軒轅先生道：「錯了！」

「什麼？我寫了別字了？」

「不是別字，烏金七首決不是祇有戮魂刀是尅星！」

「還有對手？」

「比戮魂刀更高一等！」

「這，倒要請敎！」

「伏龍手！我師弟的伏龍手……」

軒轅先生看了錢青一眼，突然，他掀着鬍子，坐在地上哭了！

申嘉碩却微笑道：「別哭了，咱們已放了藍天魔走了，你也不必再担心我們會對付他……」

「永遠不對付他……」

「我們是不對付他，就算白老魔，對吧，老老……」

東海老魔到今天，算是眞正的見識了眞正武林血性漢子之可敬可貴之友誼。因爲，舒興林已向師父叩頭認罪。並說明，藍魔機警，稍有洩露，後患無窮。現在，他，單憑本領，乙木、自然不會輸蝕於他。祇怕他與西神長老合手，而今，他失了西神長老的寶刀——五柄烏金七首，看他也沒面目去見他，搬弄是非，何況；我們可先將七首還給西神敎……

但是，老魔不明白，爲什麼不乘機毀了姚天君，少一個勁敵……

「何必呢？」軒轅先生在說：「說得好聽，五星聚會。說得不好聽，互相牽制

，黃魔已逃出西神島，依然可以五行相生相尅。其實，依我看，大家閉洞靜修，是爲正經……」

老先生說得蠻好聽，其實，姚天君曾經無意之中，救過老先生一命。軒轅能一生爲人，恩怨分明，所以，這一次，他是無論如何要救姚天君一次。這件事，祇有申嘉碩略知一二，連錢青也半知半曉。而錢青又是個鋸了咀的葫蘆，你不問，他不答，即使問，他認爲不可答的，依然不肯答。說他沉着，可以，說他太過深沉，也未嘗不是。

現在，軒轅能是吵着要吃酒，舒興林奉師命，誠懇留客。可是軒轅能無論如何不答應：「龍宮鬼府全敢去，唯有魔域洞府，不敢領敎！」

這可令舒興林滿面通紅！申嘉碩却微微一笑道：「別理這個痴老兒，他就是喜歡說反話，其實，我們還是事得辦！改日，我們再來拜訪……」

「舒公子！」是那位艷麗無方的少婦在開口……

舒興林不禁兩眼通紅。爲什麼？就因爲這一聲舒公子，他抖戰着對少婦道：「我知您是錢大俠的令正……你不會看輕一個化子，其實，我何嘗不是一個化子。甚或比化子更不値。不是恩師……我——早已死了……」

提起恩師，他是感情充沛，如此兇殘狠辣之白魔，也會讓舒興林，激動得幾乎流淚。木天塔的死，已令他大爲感慨，他不禁低下了頭，再也不抬起來——他在懺悔過去。

「啊，姊姊，我看你打扮成個公子哥兒樣啊，你這一說，以後，咱們可不能再交下去啦……」

舒興林急得俊臉發紅……「興林如有言語得罪——務請恕罪這個——並請不吝下交：我欠你 之情，還少……錢夫人！」舒興林急得想跪下來了。

「弟妹，別作弄老實人，我們該走了，不過，將來，我們萬一有事相求——」

「別說求……」舒興林馬上阻住了申嘉碩之口：「祇有師命，不論刀山火海，小子不知則不能怪罪，如知而不來，舒興林生受五雷之刦，死入無間地獄！」

誰也聽得出，舒興林說話時的至誠感情，不想軒轅先生却冷冷說一句：「你的老魔頭師父不允又如何？」

「你的事，老夫一千一百個不准。其他，老夫決不阻攔，唉，想不到，我的關門弟子替我保存了東海乙木門的門戶。」

一陣怪笑，軒轅先生已帶了孫女軒轅曼走了。

雙丐一少婦也跟了去，此地祇剩下乙木門中人。但是老魔頭却坐在已併成一具屍體的木天塔前，他面色鄭重，很久、很久，漸漸，他竟然流下兩行老淚，對舒興林道：「將你七師兄好好殮葬！」

這句話算是將木天塔再度當作了乙木門中人。

靈山灣上有艇在行走，是乙木門中人。奇怪，從此後，江湖上再不見有乙木門中人出沒，當再發現乙木門中人時，已在十年後了。

（全文完）

美蘇科技爭霸戰／羅唐納・文

冰海魔踪

美國保密局局長胡谷奉命到阿拉斯加調查一項組織阿拉伯特務殺手企圖在美國十多個城市展開全面大爆炸的秘密。因此引出一個更重大的消息，蘇聯已經利用雪山基地製造巨型核子潛艇，立刻動用空軍出擊。



預測利比亞一定報復

地中海的局勢十分緊張，有一天，列根總統單獨召見保密局局長胡谷，說：「美國航空母艦曾經被利比亞飛魚飛彈襲擊，炸不中它，美機炸毀它的飛彈基地，跟着炸沉它的炮艦，蘇聯沒有插手，事後美機空襲利比亞的首都，死傷二百多人，蘇聯仍是沒有插手，那一頭北極熊一向都是裝腔作勢的，它太過沉默，我反而覺得有些不安，關於這點，保密局可能有些特殊的情報，你有沒有甚麼值得重視的情報向我報告呢？」

胡谷想了想，說：「我有一項頗爲重要的情報，跟美蘇之間爭霸戰有關，不過，這件事情至今仍是沒有完整的資料，故此我沒有作出報告，既然你急於獲悉，我把它比較概括的向你報告好了，蘇聯在黃海的一個軍港懸崖峭壁，挖空兩個巨型洞穴，現已着手，打算在該處建造潛艇，就快有最先進的潛艇製造出來，這一項情報反映出他們重視潛艇，可能有些古怪。」

列根總統的反應相當冷淡，說：「這個消息並非軍事上的秘密，有許多份報紙已經把它刋登，除非你的情報員對此有特殊貢獻，否則，它不算得上是一個有用的資料。」

胡谷說：「我們的情報員分佈各處，碰上了對美國當局有些不利的消息，必然盯緊它追踪查探，希望得到更加有份量的情報。

「海參威的軍港一向有潛艇活動，現時它受到一般人的注意，純然是它製造潛艇，並非停泊潛艇，它現時只是掘洞，不可能在三兩個月有巨型的潛艇製造出來，揚言製造潛艇的港灣也不止是它一處，我認爲到處散佈謠言自稱加緊製造潛艇這一類的電訊，無非掩人耳目，眞的製造潛艇的地方始終是西伯利亞。照情形看，蘇聯的確想展開潛艇攻勢，我甚至預感到他們正在加緊製造超級潛艇，不過，眞相如何？仍待觀察。」

「是的，我也有這樣想法，希望你盡

量從許多個角度去探索蘇聯製造潛艇的秘密。」

最後，列根總統很冷靜的說。

保密局長胡谷告辭，距離午夜還有一段時間，列根總統叫馬副官打電話到國防部找柯加主任，他是負責潛艇部門的，當馬副官轉達，請他到白宮一敍，因此之故，列根總統在午夜之前多了一位嘉賓。

柯加落坐之後，說：「總統忽然召見，我的職責是管理潛艇部門的，看來大概有些重要的事情跟潛艇有關了，是否如此？敬請總統賜告。」

列根總統說：「柯主任，你猜中了，聽說蘇聯加緊製造最超卓的潛艇，不知道它的性能超卓到甚麼程度，你大概有點消息是關於潛艇的，究竟蘇聯企圖製造那一種型格的潛艇呢？它是核子潛艇？抑或是攻擊性的潛艇？」

柯加很快回答：「我們只能夠知道自己的潛艇性能，沒法推測對方的潛艇究竟是怎樣了，不過，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十分肯定的，蘇聯如果眞的有一艘潛艇建造出來，它的戰鬥力必然是超過美國的核子潛艇。」

「是的，我也是這樣想。暫時不談蘇聯新建造的潛艇了，只談我們已經獲悉的軍事秘密，十年之前，美國國防部已獲悉蘇聯打算驅遣五百艘袖珍潛艇，分別在美國各處海岸登陸，並且在同一時間出擊，使美國防不勝防，爲甚麼現時他們沒有依照這個計劃去做呢？」

柯加說：「蘇聯企圖派出袖珍潛艇採取大包圍性質進攻美國，這個計劃本來是不錯的，它已經洩漏秘密，那就不同了，美國可以採取第二綫防禦或者第三綫防範的戰略對付它，換言之，那些海軍陸戰隊在美國任何一處沙灘登陸之後，向內陸推進，打算在不遠之處會合，向某一個據點出擊，攻陷了幾十個比較細的據點再向各大城市偷襲，他們聚集的人數越來越多，便即做成了第二戰綫以及第三戰綫，總括一句，越是向內陸推進，他們受到攻擊的目標越加明顯，那是很惡劣的，反過來說，如果他們每一組的海軍陸戰隊只是揀沒有人注意的沙灘登岸，只有一百人，各有各出擊，並非聯結在一起，戰鬥力太過薄弱了，不堪一擊，國防部的高級將領多次研究之後，只是在若干重要的作戰地區放下隱蔽性的飛彈陣地，隨時向他們迎頭痛擊，便可以預防，他們準備偷襲美國的潛艇攻勢已受阻遏，料想他們已經放棄了它，不然的話，決不會下了重大決心去製造龐大的潛艇，打算跟美國的核子潛艇拚一拚。」

列根總統笑了笑，說：「莫斯科的軍事頭腦所想的事情，確是特別古怪，他們決不會明刀明槍的跟美國發動海戰，只是想出奇制勝的偷襲，要就出動蚊式潛艇大包圍，要就出動巨無霸的潛艇，完全沒有大國風度。」

柯加說：「總統明察秋毫，佩服之至！有一件事情相當重要，它並非潛艇部門管轄的，跟我無關，由於它十分機密，可能擾亂大局，故此我想以閒談性質把它說出來，它並非正式報告，只是談話，你想不想聽聽這種謠傳呢？」

「有時一種謠言會變成事實的，我很高興聽，請你說出來吧。」

柯加想了想，說：「這個謠言跟利比亞被美國空襲有關，總統英明神武，果然厲害，狂人卡達菲險些炸死，不過，這一宗夜半空襲事件却引起另外一種暴力影响，逼使阿拉伯國家團結起來，跟美國對抗，最新的一項消息顯示，阿拉伯國家將組織一個敢死隊，爲數五百人，專門幹破壞工作，務求以最快速的方法令到一個城市的交通以及經濟癱瘓，並且因爲毒氣噴出，起碼有一萬人死亡，越是人口密集的大城市，越加容易受到破壞，原因是當地居民品流複雜，敢死隊可以混入城內放置定時炸彈。」

說到這裏，柯加突然問道：「總統，請問你懂不懂得最厲害的定時炸彈是甚麼形成嗎？」

「我不懂得，儘管你略有所聞，未經證實，仍然盼望你把它說出來。」

「這種定時炸彈就像是三文治，上下兩層係最厲害的炸藥，中間的一層係毒氣，如果上下兩層的炸藥沒有爆炸，中間的一層毒氣決不會洩漏出來，因此它放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被人覺察，另一方面，它不是金屬品，故此沒法使用金屬偵查器把它偵查出來。」

「那麼，它怎樣計算時間呢？」

「照國防部的資料所得，最新的定時炸彈是利用它的乾水程度計算它到了甚麼時刻爆炸的，它的名稱雖然叫做炸彈，其實它並非一個菠蘿的形狀，只是一塊又長又薄的爆炸薄片，不管它怎樣薄，仍有三層，包裹整個炸彈的外層係濕過水的塑膠，只要它乾透，便即爆炸，因爲它的長度只是一呎長，非常薄，兼且是半透明的，很難分辨，它沒有爆炸之前，沒有氣味，警犬也沒法嗅吸得到。如果阿拉伯集團派出大量殺手携帶乾水炸彈到美國若干大城市暗中放置在大廈的底層，它一旦爆炸，便有可慮。」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如果在紐約的帝國大廈底層放置你說的炸彈，它爆炸之後，會不會令到整座大廈倒坍呢？」

「大概它沒有那麼大的力量去推倒一百層過外的帝國大廈，值得重視的是這一點，毒氣洩漏出來，猝不及防，可能導致幾千人中毒身亡。」

柯加很認眞的說。

瞭望台的殺手龍虎門

稍停，列根總統改變話題，說：「柯主任，相信你們獲得這種資料必然是極端機密的，因爲保密局轄下的海外情報員也沒有這一類的資料。」

「總統，你不能夠埋怨保密局的人，因爲他們必須掌握了可靠的綫索，然後向你報告，我已經說過，我有胆在你的面前講出來，原因是你答應過我，只是把它看做閒談性質，故此我可以隨意談談，不必負上甚麼責任。」

「是的，柯主任，我明白你的意思，仍是閒談性質，我仍想知道你說的消息從甚麼地方打聽得到，照我看，它跟潛艇無關，不見得它係潛艇部門打聽得來的消息

吧？」

「總統，你猜對了，這個消息跟潛艇部門無關，不過，它跟國防部有關，故此我略有所聞，其實國防部副部長安德拉斯比我懂得更多，欲知其詳，還是問問他比較好些。」

「是的，我可以問問他，而且不會在他的面前吐露你的名字，免得他對你有些不安之感，儘管如此，我仍想知道爲甚麼安德拉斯對這個秘密有特殊消息，我希望你可以在這方面給我多少暗示。」

柯加說：「安德拉斯是國防部戰略主任，兼且是副部長，顯然他的職位是很重要的，國防部本身有些人充任特務，派到各處調查，不過，他們只是調查各種跟國防部有關的秘密，並非殺手，安德拉斯有一名侄兒十分英勇，叫做安勝，曾經在阿拉斯加工作了七年之久，蘇聯可能派出殺手協助阿拉伯集團到美國擾亂的消息是他傳出來的，他認爲那個計劃現時已經逐步推進，接近成熟的階段，他把這個消息告訴叔父，必然比較他的叔父對我說知的一番話更加詳細，我忽然有這個想法，如果你想徹底瞭解這件事情的眞相，最好你單獨跟安勝先生交談，不必透過安德拉斯，趁着他現時剛巧在華盛頓，你很容易找到他。」

「我跟他並不熟識，還是你找他好些，如果你找到他，不妨跟他到甚麼一間餐廳吃餐，到時抽個空打電話給我！由我對你說知，我想在甚麼一段時間見見他，至於地點，仍是在白宮的機密室。」

列根總統是這樣子跟「安勝」晤談的，他很重視這個約會，他很想跟那個年輕人單獨談談。

翌日的深夜，「安勝」進入白宮，謁見總統，一個普通職員突然被總統召見，必然是驚喜莫名的，基於驚喜以及喜悅心理，他可能很興奮的把一切秘密和盤托出來，當時「安勝」的心理反應，正是如此，他坐在列根總統的面前，緩緩地吐露這件事情發生的經過：「我是美國國防部派到阿拉斯加活動的情報員，有點像是保密局的海外情報員，品質上頗有差別，保密局的人比較近似殺手，我們則比較接近記者。此外，保密局的人往往是接受某一項任務然後出動，我們並非如此，只是收集各種資料，加以判斷，向國防部提供一些消息，那些消息不一定是有價值的，只要它跟美國的國防有關，我們就要報告。

「阿拉斯加這個地方是美國最爲接近北極圈的一處，事實上它有一部份領土已經伸展到北極圈之內，如果美國情報員想打聽蘇聯的動向，最理想的地點就是它了，照情形看，由國防部派出去偵查北極熊各種活動的情報員，不止我一個，我們的活動是單獨進行的，我從來沒有接近他們，國防部除溫伯格認爲個別工作，更加安全，萬一某一個情報員落在對方特務的手上，他們也沒法透過他把所有情報員抓出來，這個理論是很正確的，以上就是我受職於國防部的實際情況。

「由於我們不必奉命調查某一種指定的武器，或者指定的軍事目標，但有所疑，自行決定怎樣做，因此我的行踪是很飄忽的，最近半年，我有一個出奇的想法，覺得接近阿拉斯加海灣，那一邊的哥迪克島，有些古怪，想到該處逛逛，料不到在島上獲得跟蘇聯有關的秘密，確是意外的收獲。」

「安勝」停了一停，列根總統說：「我只是知道哥迪克島是阿拉斯加南邊最大的一個島，有些木材生產，大部份居民是捕鯨人，不知道它有甚麼特殊的東西吸引了你？」

「安勝」說：「世界上有許多個海岸是波浪滔天的，蘇格蘭面對着北海那邊的高崖，浪花更加厲害，高達百呎，說到波濤洶湧，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哥迪克島了，任何一晚，潮水漲退相差六十呎，說着暴風雨，整個海岸淹沒，一個個波浪滾滾而來，夾着雷鳴似的吼聲，令人聽了心驚肉跳。爲了滿足好奇的遊客，島上有些酒吧增設一個好像瞭望台似的高塔，離地一百五十呎，喜歡欣賞大自然景色的遊客，可以沿着塔內的石梯走上去，甚至可以坐在碉堡形狀的瞭望台之上眺望，我就是被這個奇景的瞭望台吸引前往該處逛逛的，並非那個島有甚麼驚人的秘密。

「島上只是沙灘或者碎石屹立的海岸，波濤洶湧，置身於沙灘以外的高地，它就平平無奇，不過，那種地方必然有些房租很廉的客棧，爲一些打算欣賞波浪的遊客而設，故此我到那裏看看，先行找一間客棧留步。

「看了兩晚浪花襲海岸的奇景，我仍不滿足，決心留下來，多看幾晚，希望有一晚我能夠碰着暴風雨。

「到了我抵步的第四天晚上，我才碰上了一場暴風雨，它在深夜發生，突然之間，波濤高得十分厲害，彷彿一座小山，我感到十分興奮，豪氣逼人，好像血液發燙，窗外是狂風暴雨，那一間酒吧叫做水神酒吧，爲了使顧客滿意，在窗外另有四盞探射燈，向浪花投射。

「我凝視着一個個碩大無朋的波浪，不斷的喝酒，大概有七八分醉，突然聽到沉重的脚步聲，屬於自衛的本領使我提高警惕，向樓梯口那邊看看。

「只是看了一眼，我已經知道走上來的人係殺手特務那一類，共有兩人，體型粗壯，目光烱烱，剛剛置身於高閣，走在前面的一個人就向前面不遠之處大喝一聲，跟着拔槍。

「他的槍嘴並非向我瞄準，而是向閣樓另外一枱的食客瞄準。雖然他並非向我尋仇，可是，我有一種臭脾氣，任何人在我的眼前拔槍，先要得到我的同意，因此我怒不可遏，大聲斥責，叫他們二人舉手，嘴上說着，立刻拔槍。

「被兩個不速之客挑戰的一個食客也是身上帶槍的，他本來受制於人，由於我大聲呼喝，令到走上高閣的人分心，他有機會拔槍，可惜對方有兩個人，槍聲一响，他只有機會擊倒站在前面的一個人，便即中槍。

「第二個殺手特務發槍射擊坐在閣樓另外一邊的人，雖然槍擊對方，替朋友報仇，他忘記了閣樓上面還有我這個人，我一向不高興看見任何一個槍手向對方偷襲，另一方面，爲了自衛，我在他發槍的一瞬閃電般出擊，一槍結果了他。

「閣樓上只有兩個人，分別佔有兩張桌子，兩個殺手闖進來，才有四個人，槍戰結束之後，有三個人倒下來，我沒有絲毫損傷，相當高興，不由自主的走過去看看，不過，我的手裏仍是緊握一柄左輪手槍的。

「普通的左輪手槍只能夠携帶六粒子彈，我的手槍却可以藏有十二粒，當然佔上風，何況對方全是半死半活的人呢？我絕無顧慮，緩步走近他們，還用脚去踢橫放在前面的屍體。

「我很快就證實兩個不速之客已經喪命，死剩的一個，似乎還有點生機，因為我聽到一些呻吟聲。

「我走前一點，他喘息着告訴我一個秘密，跟着斷了氣，那個秘密就是我向叔父安德拉斯講過的一番話，料想你已經知道，不然的話，你不會單獨召見我。」

列根總統突然說：「安勝先生，你可能是特意從阿拉斯加回到華盛頓報告這件事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可惜他們並不重視。」

「為甚麼他們不重視你說的話呢？」

「那些人沒有精密的見解，目光如豆，只是看得見最短的距離，無法深入觀察，他們認為那一場槍戰是匪帮火併。」

「相當有趣，我始終是站在你這一邊的，我想問問你，為甚麼你相信那些人是殺手特務並非刼匪呢？」

「十分簡單，他們雙方所握的手槍雖然沒有甚麼特色，所用的子彈却是毒彈，見血封喉！死了臉色變藍。」

「對了，你的觀察十分準確，看來孤軍作戰的人，必然是我們的人，或者是盟軍裏面的特務，倘非如此，他不會把秘密對你和盤托出來，照我看，他大概是跟甚麼人約好了在高閣見面，他似乎是兩面人，打算把他用生命換來的秘密告訴他的朋友，不用說，他約晤的人當然是北歐盟軍那邊的人了，或者是美國保密局的人也說不定，他比你先一步抵達瞭望台的高閣喝酒，你沒有表白自己的身份，他摸不透你到底是普通遊客抑或是圈裏的人，故此他沒有向你打招呼，最後，他已經中槍垂危，知道那一段時間可能是他最後的一兩分鐘了，他沒有任何顧慮，索性碰碰運氣，希望你是盟軍的特務，即使你是美國遊客，他也盼望你把那種秘密以匿名電話方式通知美國當局，故此他毫不保留的對你說知，即使你是鐵幕裏面的人，他說錯了也不要緊，因為他已經有一條腿踏進了鬼門關。」

「總統，你的觀察力這樣準確，明察秋毫，佩服之至！」安勝由衷的說。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安勝先生，當時槍聲四起，可能驚動地面的人，你怎樣處理那些屍體呢？」

安勝說：「瞭望台高一百五十呎，稍為有幾聲槍响，下邊的人是聽不到的，特別是狂風暴雨之際，他們更加聽不出來，至於那三具屍體，我把他們的袋子搜索一番，連人帶槍拋到巨浪去，轉瞬之間，去得無影無踪，後來我離開那個地方也沒有人查問。」

「甚麼？四個人在高閣喝酒，只是你一個人離去，那一間酒吧的負責人怎會沒有向你查問呢？」

「很是簡單，他們看見我單獨付賬走開，以為高閣上面還有幾個人留下。」

「對，實情確是如此，巨浪滔天之際，你只能夠從瞭望台走下來，不見得你可以從海岸走到別個地方吧？」

「不，根本上從海岸伸展到阿拉斯加的錨城是有一條航綫的，經常有快艇停留在哥迪克島的岸邊，隨時啓航，甚至在風雨交加之際，它仍然可以航行，不過，整整一艘快艇有座位，如果有人執意在風雨中離開哥迪克島，他願意付出三百六十美元，包起那一艘快艇，他就可以乘坐快艇走開了。」

「當晚你是這樣子離開哥迪克島的，是也不是呢？」

「正是如此。」

「事後他們發覺高閣上面有些人失踪，會不會向當地警方報案呢？」

「決不會報案，事實上經常有些人在暴風雨中從高閣跳入巨浪自殺，沒有人理會，故此失踪的人可以歸入自殺的行列，至於死者的遺骸，被波濤捲去，冲入大海，不久就變成鯊魚的食糧。」

「眞有有趣，你把他們處理得很好，不必研究它了，如果你有甚麼話想直接對我說知，現時僅有我們二人在座，你不妨直說出來。」

「好極了，我眞的有些話想告訴你！當時最後一個死者閉上眼睛之前，除了對我說知蘇聯的計劃之外，還說出那些人在甚麼地方接受訓練，它叫做魚尾雪山，從高空俯瞰，眞的像是一條魚尾，它的位置剛巧在阿拉斯加屬於分界綫，即是在美國以及加拿大的國界之上。」

「你沒有把這件事情很清楚的告訴任何人，只就除了我，是否你担心把那些資料對國防部的首腦說知，他們不單至不會注意它，還向你取笑呢？」

「你說的情況確是存在的，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一件事情，如果他們眞的相信我所講的一切，並且完全相信，可能派我再到阿拉斯加，進入冰川，搜索魚尾雪山的蘇聯特務訓練營，到時我是必死無疑的，因為敵人躲在雪山的險峯之內，任何一段時間都有人巡邏，利用望遠鏡窺望，只要我進入射程之內，我就死得不明不白，我無法令到他們相信只憑勇氣去征服一個殺手特務訓練營是絕不可能的一件事，經過再三考慮，我決心閉上了嘴。」

「假如我們眞的想毀滅它，有甚麼辦法呢？」

「毀滅它是毫無困難的，派出長距離轟炸機在魚尾雪山上空投彈，就可以達到目的，進行這種毀滅戰之前，先行設法弄清楚魚尾雪山那一處是特務訓練營藏身之地，那就不容易，照我看，起碼要派出二十個冒險家前往該處觀察，才有機會把它抓出來。」

「我們留在阿拉斯加的海外情報員，全部身經百戰，視死如歸，難道他們沒有資格達成任務嗎？」

「不，總統，你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我只是說那座雪山的外殼是極崎嶇的懸崖，除非對爬山有很豐富的經驗那種人，休想攀登，即使他能夠攀登到山頂，俯望到雪山內部，一片白茫茫，缺少滑雪經驗的人也是毫無辦法對付的，不管他從外邊扳登到山頂抑或他打算從山頂走下雪山的核心，總是慢吞吞的，起碼花兩三天，夜間還要在高崖紮營睡覺，除非魚尾雪山並非特務訓練營，否則，它一定有人在峯頂巡邏，二十四小時沒有一分鐘閉上眼睛，企圖向上扳登的人，怎能闖進去呢？實情確是如此可怖，我已經隨身携帶幾張照片，你可以從正面以及側面去觀察魚尾雪山的凶險狀況。」

說完，他探懷取出一個長方形的信封，打開了它，把四張風景照片拿出來，放在枱上。

列根總統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似乎想告訴我，負責搜索魔踪的人，一定要具有爬山以及滑雪這兩種經驗，普通的特務難以勝任，我想問你一句，你拿給我看的照片是那一個人拍攝的？」

「它是世界地質學會收藏的照片，在三十年前拍攝，我向該會的負責人堅尼京博士借來參考，順便問問他那些照片拍攝得這樣精彩，可能是在高空攝影，誰動手拍攝，照他稱述，拍攝的人叫做巴格里，他剛剛拍完了那些照片就喪生了，因為他駕駛的小飛機飛得太低，被人打落。」

「原來如此，它確是相當珍貴的，讓我再行考慮這一宗壯舉，你把照片留下來，有甚麼進展時，我再行通知你，你暫時不要離開華盛頓，把寓址以及電話號碼留下來。」

「安勝」聽了，鞠躬而退。

徹底搜索魚尾雪山

第五天的深夜，馬副官打電話給他，沒有人接聽，有點詫異，報告列根總統，列根總統心上一沉，翌日馬副官再打電話到那邊去，仍是沒有人接聽，他再向總統報告，列根總統說：「那個地方是一個菓園，就算安勝先生不在家，仍然有人接聽電話的，看來有些不妙，你趕快按址到那邊看看，必要時可以通知警方查探他的下落。」

馬副官為人精明能幹，列根總統把他看做心腹，交給他做的工作，他必然盡力而為，可是，這一次他希望找到安勝先生，却十分失望，因為他找到的只是一具屍體。

菓園之內橫七豎八放置了幾條屍體，除了安勝本人，菓園之內的職工，共有六個人遇害，因為那個菓園只是按時做大宗交易，從來沒有人登門購買水菓，故此園裏死了七個人，已經三日，仍然沒有人發覺。

馬副官認為案情嚴重，不敢作主，立刻撥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列根總統叫他立刻離開菓園，以匿名電話的方式向警方報案，不必露臉，免得捲入漩渦，以後不宜討論這一宗血案。

馬副官奉命去做，花了幾個鐘頭，盡

圖為阿拉斯加最巨型的「魚尾」雪山，峭壁伸到山頂，內藏深谷，不分晝夜，飛雪飄飄。

量設法引渡警方破案，却又不會牽涉在內，他終於達成任務，回到白宮，向列根總統報告一切經過情形，補加一句：「依照我的觀察，那些人必然死於殺手特務，對方不止是一個人出動，必然是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集團，我甚至可以想像到那些人從莫斯科派出來，跟另外一些早已潛伏在華盛頓的蘇聯特務勾結，所以才幹得如此週密。」

列根總統嘆息了一聲，說：「外邊的人都說華盛頓是美國首都，同時是蘇聯特務的美國活動的首都，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你的任務已經完成了，照常做你的副官吧，怎樣跟莫斯科的特務週旋呢？這是保密局的事，你不必理會，快些替我召見保密局長胡谷。」

當晚胡谷進入白宮，列根總統跟他在機密室細談，除了把安勝先生遇害這一宗血案告訴他，還加上一個十分肯定的判斷：「安勝離開阿拉斯加之後，一直有人秘密跟踪他，沒有下手，直到他進入總統府暢談之後，他回到菓園，然後遇害，可見當時必然有些殺手特務夜間潛入菓園控制大局，向他盤問，他不肯洩漏半句，引致對方下毒手，並且把那晚留在菓園裏面的職工一起殺掉，蘇聯這樣重視安勝，可見他們已經知道安勝掌握了一些重要的秘密，照這樣看來，安勝從一個垂死的特務口中獲悉那種企圖大規模擾亂美國各大城市的計劃，大概是事實了，我想聽聽你的意見。」

列根總統順便把安勝留下來的魚尾雪山四張照片拿出來，給胡谷細看，另一方面，他扭開錄音機，把那晚安勝在總統府機密室交談所講的每一句話播出，讓胡谷明瞭整件兇案發生的過程，更加重要的仍是使胡谷知道眼前的局勢相當嚴重。

胡谷很細心的傾聽錄音機所播放的談話，又抓住幾張雪川照片看了又看，最後，他沉着氣說：「總統確是英明神武，懂得整件案的核心那個特務訓練營，爲今之計，我們必須想辦法毀滅它，我想到華盛頓東望街的世界地質協會拜謁會長堅尼地博士，研究魚尾雪山的實際情況，必要時可以不問情由的毀滅它，即使那座雪山環抱的一處只是荒山野嶺，杳然無人，我們不過是消耗了幾個大炸彈而已，不必再三考慮。」

列根總統搖了搖頭，說：「我不同意這樣做，因爲那座雪山剛剛是美國阿拉斯加地區跟加拿大邊境交界之處，巨型的雪窩那邊可能是特務訓練營的所在地，那不錯，不過，那邊已經是加拿大的領土了，我們不可以無緣無故的炸毀它而不通知加拿大當局，假如我們毫無證據，硬說它是蘇聯訓練特務的巢穴，加拿大當局一定不同意這種講法，原因是蘇聯的西伯利亞更加寒冷，附近有機場停放了不少戰機，可以保護它，兼且西伯利亞的太空中心，有些秘密武器自衛，順帶保護整個的西伯利亞，爲甚麼蘇聯當局放棄了它，千里迢迢的走到美加交界之處去創建新的巢穴呢？既然我們缺乏證據，同時缺乏充份的理由去指證魚尾雪山西部是蘇聯特務訓練營，加拿大當局不肯讓我們向那個地方展開大轟炸，勢所必然，根據這個推想，我認爲先決的事情，仍是要派出一批冒險家到那邊去，找尋證據，然後向加拿大當局建議，設法摧毀它，必要時我們不一定通知加拿大當局就進行挑戰。」

胡谷的眼睛一亮，說：「總統，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們派出搜索魚尾雪山的人，儘可以打着世界地質協會的旗幟。」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因爲上次那一架小型飛機也是打着世界地質協會旗幟被擊落的，可見他們絕對不會尊重甚麼協會了。」

「不必打着任何一種會社的旗幟，當作很普通的遊客好了，不見得他們會屠殺手無寸鐵的遊客，無論如何，我仍想拜訪堅尼地博士，跟他談過之後，我才把眞相對你說知，研究對策。」

胡谷說完，便即告辭。

他在翌日拜訪堅尼地博士，作一小時過外的長談，提出許多問題，都得到滿意的回答，晚上他進入總統府，把他訪問得到的資料，稍爲整理，對列根總統說：「關於魚尾雪山，他給我許多寶貴的資料，此外，我們還談到安勝先生遇害的慘案，他對我說知，安勝先生向他借出去的照片仍未歸還，可能那一宗命案跟魚尾雪山有關了，不過，兇手一定不是世界地質協會裏面的人，這一點他可以保證。

「至於魚尾雪山，百年來，始終是一個奇怪目標，深深的吸引冒險家，原因是那座雪山的外殼互相緊抱，構成了一個天然的山谷，谷中不分晝夜，雪花飛飄，有些人認爲谷中是所羅門王的所在地，千方百計想到那邊去，料不到他們千辛萬苦扳登那一個好像魚尾的高崖，向下俯瞰，呆若木鷄，不敢再走下去了，桶形的山谷永遠刮風，狂風從谷底升起來，雪花也從谷底升起，沒有一處地形比較它更加險惡的了，冒險家担心下面是無底深潭，總是行人止步，近年有些人冒險從高崖絕頂沿着繩子把自己吊下去，總是一去不返，消息傳出，更加沒有人敢把性命看做賭注，即使有人駕駛飛機想在高空看看魚尾雪山最幽深的一部份有些甚麼，他們照例是死於非命的，也許那個地方眞的是魔窟。」

堅尼地博士並非特務圈的人，他提供的資料只是這些，不過，胡谷是美國保密局長，他的看法就有些不同了，他幾乎可以肯定的說那一個桶形的雪山深谷極有可能是殺手特務盤踞之地，應該派人到那邊去走走，盡量打聽安勝先生講述的國防秘密。

列根總統接受他的建議，想了想，說：「好的，由你負責搜索魚尾雪山的秘密好了，必須盡量保密，因爲這種有攻擊性的搜索，可能觸犯蘇聯，全軍盡墨，派出去的人死個清光，太過丟臉，還有一點，你是保密局最高級的人，且又上了年紀，不宜輕舉妄動。」

獲得列根總統支持，胡谷很是興奮，立刻組織二十多個精英份子到阿拉斯加，他自己也啓程，不過，沒有露臉，只是暗中策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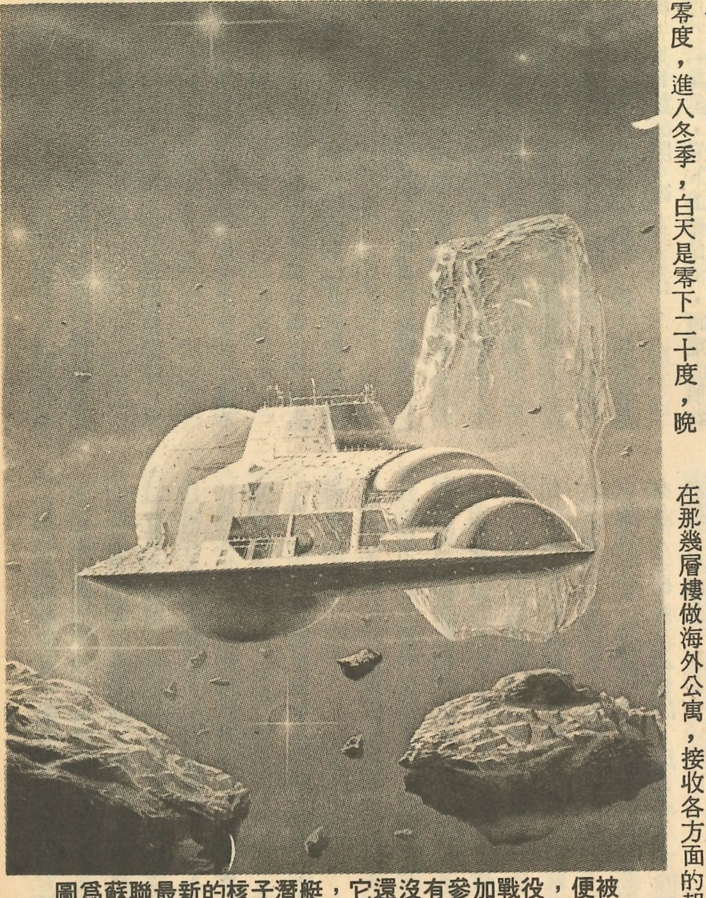
他們乘搭普通的航機從華盛頓飛往阿拉斯加，離開機場之後，各奔前程，依照原定計劃去做，只是在重要關頭，然後向總部請示，不過，每一個星期三的晚上，

他們就走到總部謁見胡谷，報告那一週的工作進展。

總部設在阿拉斯加州第二個大城，它叫做「錨城」，人口超過十萬，城內有幾座摩天大厦，還有夜總會，一眼望去，仍然保持多少繁榮的氣象，細心看看，就覺得它跟普通的城市有別，唯一的分別就是冰雪，除非夏季氣溫回暖，海上的冰完全溶化，然後覺得順眼些，儘管如此，錨城最後的一排住宅區，已經是緊貼一座座的高山了，一年四季，山頂都是雪在視綫中透着一股寒氣，至於它的氣溫，也是很低的，夏季氣溫回升到華氏七十度，已經是一年四季最高的氣溫了，入秋之後，接近零度，進入冬季，白天是零下二十度，晚間零下三十度，如果刮風，刺骨生寒。

那麼寒冷的地方仍有十萬過外的居民，當然是他們爲了謀生才留步了，它叫做「錨城」，可見居民多多少少跟錨有關，造船的人，捕鯨人，漁夫以及經營當地出品的商人，都聚居在這一座大城之內，又因當地氣溫太冷，入黑之後，街上一片蕭條，只是間歇聽到汽車行駛的聲响，社交範圍不夠大，那種地方十分適合特務的活動，胡谷選擇一處旺中帶靜的街巷，租了由地面伸展到四樓的幾層，外邊掛起了北極象牙出品公司的招牌，留下來安安靜靜的過活。

他遵照列根總統的授意去做，只是留在那幾層樓做海外公寓，接收各方面的報告，對魚尾雪山懂得太少，不想急急忙忙的進攻。



圖爲蘇聯最新的核子潛艇，它還沒有參加戰役，便被美國戰機圍攻。

他心知肚明，不管外邊的形勢如何，企圖橫越闊度超過一哩的冰川，向雪山出擊，那些健兒太過暴露，九死一生，除非萬不得已，不得傾全力撲攻，何況雪山的深谷是否有人居住呢？仍是一個疑問，因此他雖然置身於錨城之內，沒法展開工作，只是等候機會。

至於他自己，不能夠整天從早到晚留在屋裏，有時單獨駕車到大街逛逛，有時到大餐廳吃餐，竭力擺出他是一名正當商人，他自問甚麼使人懷疑的特徵也沒有顯露，沒有人看得出他的底蘊，想不到他在「冰河餐廳」吃餐的一個下午，忽然有人揭穿他的底牌。

十萬美元買一卷錄音帶

這傢伙看來有點瘦，身型很高，似乎是教師那一類人，有些學者風度，在他吃餐的時候走近，說：「胡先生，久違了，想不到在阿拉斯加的錨城碰見你，我們總算是老朋友了，難得一見，我可以坐下來談談嗎？」

胡谷吃了一驚，沉着氣說：「既然是老朋友，你當然可以坐下來談談，你是誰呢？恕我眼拙，人老了，記憶力欠佳，一時想不起來。」

「我叫做胡沙，也是姓胡的，跟你一樣，同是美國人，上次我們見面的地方是利比亞，那時你以考古家的姿態出現，到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搜索古代象牙雕刻品，料想現時你仍是做象牙生意，是也不是呢？」

胡谷笑了笑，說：「原來是胡沙先生，你的記憶力比較我好得多，你說對了，我現時確是做象牙生意，有暇的時候，請你到我的辦公廳坐坐，剛才你說我們見過面的地點是的黎波里，亦即利比亞首都，這一點我不反對，可是，你說我以考古家的姿態出現，却會有諷刺的意味，難道胖子就不配做考古家嗎？」

胡沙趕快糾正他說過的話，很鄭重的說：「是的，胡谷先生，我承認口不擇言，使你動怒，眞是對不起！別談這些了，這一次你到阿拉斯加，除了經營象牙出品之外，可能順便做了一些考古的工作，是也不是呢？」

胡谷勉强點了點頭，說：「阿拉斯加在七千年前已經有人居住了，既然有人居住，自然有些古物留下，吸引了考古家，有時我在這方面仍是很有興趣活動的。」

「對，你眞是了不起！據我所知，古物仍分古代以及近代兩種，太過古老的古物究竟埋藏在甚麼地方呢？我自愧才疏學淺，茫無所知，至於近代的古物，我却懂得那個地方有很豐富的收藏品，如果你對它發生興趣的話，我可以把它的地名說出來。」

胡谷的好奇心油然而生，說：「我眞的是對它發生興趣，它究竟是甚麼地方呢？請告訴我。」

「它就是在美國跟加拿大交界最神秘的一座高峯，高一萬二千呎，外邊看來，全是高崖，不易扳登，如果扳登到山頂，

就看見下邊是一個桶形的幽谷，深不可測，不分晝夜，雪花飛舞，它是以形狀取名的，叫做魚尾雪山。」

胡谷有點詫異，說：「胡沙先生，你是否到過那個地方呢？」

「我當然到過那個地方！」胡沙漫不經心的說。

胡谷很高興，邀他吃餐，喝一杯紅酒取暖，然後駕車一起回到「北極象牙出品公司」。

那一間公司的三四樓是職員宿舍，包括胡谷的寢室在內，地面是陳列室，擺設許多種用海象的牙作爲雕刻品的物品，至於二樓，全部是辦公廳，有點氣勢。

胡谷把他帶到辦公廳的經理室，走進去，落坐之後，關上了門，說：「外傳魚尾雪山的桶形深谷沒有底，是一個無底深潭，是否如此呢？」

「是的，它下邊確是海，距離山頂有萬呎過外，雖然它是冰海，仍是有底，不能說它是無底深潭。」

「那麼怪異的一個地形，我從來沒有看見過，能夠走進去看看那就太好了，可惜它的上面白雪飄飄，不容易從高處走下去。」

「胡兄，如果你想走到那邊看看，我可以帶你去，保證你的安全，但要委屈你暫時做送貨員。」

「我當然可以替你送貨，你可否告訴我送的是甚麼貨嗎？」

「當然可以，你一直都沒有問我做甚麼行業的，現時我對你說知，仍未爲遲，我留在阿拉斯加的錨城已經有四年之久了，現時我的職位是一間辦館的副經理，每月必有一次把罐頭食品送到冰川那邊去，它正是魚尾雪山的前面。我們只是把食物放在冰天雪地，自然有人取去，我們抵達該地以及離去爲止，沒有看見過一個人，一向如此，故此我可以保證每一個送貨員的安全。」

「你只是把食物放在雪地上面，便即轉身走開嗎？」

「是的，有人付欵那就算了，即使食物全部失去，我們毫不在乎，雪地上面的野獸只有狼或狐狸，北極熊喜歡留在冰海，因爲那邊有魚吃，牠決不會在雪山露臉的，不見得狐狸或狼懂得咬開罐頭吧？一句話說，我的職責只是帶了三名送貨員坐在大貨車上面送貨，那種貨車需要十二隻北極狗拖它，狗死了然後開動機器，對你來說，一切都是新奇的，爲了滿足你的好奇心，不妨走一次。」

他說話的態度顯得十分悠閒，所講的話頗有道理，胡谷很快就決定跟他走走，不過，那一天出發呢？仍是由他決定。

送客出門之後，胡谷立刻派人到市面調查，在錨城之內有許多間食物館，其中有些食物館沒有門市，只是替顧客選購各種食物，以罐頭爲主，胡沙臨走的時候說出一間他工作的一間辦館在甚麼地方，還說它是北街最大的一間，叫做「新奇辦館」，很易尋找，在那邊居住的人是全部認識他，一問便知，故此胡谷盡快派人調查他。

經過三天的調查，證明他所講的話屬實，胡沙眞的是副經理，那一間新奇辦館確是北街最有型有欵的一家。

胡谷對他懂得越多，越加滿腹疑團，最後，決定單刀赴會，讓他帶到魚尾雪山走走，不過，兩人出動的時候，胡谷那邊仍有六名殺手特務坐在遊覽車上面遙遙保護他的，除非雪山那邊有一隊殺手湧出來，胡沙絕對不是他們的敵手。

胡沙似乎對他們一點防範的心理也沒有，照常工作，大貨車把罐頭和麵粉送到指定的地點，便即離去，胡谷自始至終都躲在貨車的車廂，即使有人企圖暗算他也找不到目標。

他可以說是安然而去，安然而歸，不過，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他却是沒有收獲的，他沒有在雪地上面走動，對魚尾雪山簡直是茫無所知。

當晚胡谷把胡沙留在辦公廳裏面喝酒，所有職員走光了，大門早已關上，經理室之內只有他們二人。

胡谷故意在經理室懸掛了一幅大掛圖，那些圖形顯示整座雪山的形態，看來好像一個大碗。

胡沙說：「這一幅圖把魚尾雪山拍攝得認眞精彩，我們只是把食物放在山脚，站在雪地仰望，一片迷濛，所看見的只是岩石和雪，其實我們當時的處境是那幅圖左邊的一角，距離它的主峯還有一段路，想看到圖形之內顯示的景色也辦不到，更不要說及扳登雪山了，沒有人帶路，你永遠沒法進入雪山內部。」

胡谷大感興趣，接上去說：「胡沙先生，你說的是雪山內部嗎？」

「是的，那座雪山的核心，住了許多人，倘非如此，我用不着把大批罐頭和肉類送到雪山去，不過，我的權力只能夠把你帶到雪山的山脚，沒法帶你走進它的核心，請你原諒。」

「那不要緊，我只是隨意談談吧了，聽說雪山裏面的人是很特殊的，他們的戰鬥力很强，一直受到蘇聯當局控制，是否屬實呢？」

「是的，你懂得很多。」

「你經常接近他們，必然知道很多秘密了，那些秘密是可以賣錢的，不要胡亂的在閒談中洩漏消息，此外，你還要注意這一點，認眞有特色的秘密，可能使你惹下殺身之禍。」

胡沙聽了，突然目光烱烱，注視着他，說：「胡谷先生，你不是普通人，你經營的象牙出口公司只是一個幌子，掩護你在阿拉斯加收購秘密情報的活動，是也不是呢？」

胡谷很冷靜的說：「我的立場如何，跟你無關，除非你有些秘密情報賣給我，否則，你不必在我的眼前講這種話。」

出乎意外的胡沙點了點頭，說：「胡谷先生，你猜中了，我眞的有些秘密情報想賣給你，我們還是開門見山的談談吧，我是美國人，把蘇聯威脅美國的秘密情報賣出去，不是叛變，請你不要因此輕視我，至於那些秘密情報，跟美國本身的生死存亡有關，我認爲它是很有價值的，索性把它看做一件貨品吧，如果你能付給我十萬美元，我就把一個人在醉後無意中洩漏秘密的一卷錄音帶賣給你，代價是十萬美元。」

胡谷向他望了一眼，那種目光含有懷疑的成份，緩緩的說：「那個醉貓是甚麼人？」

「他是魚尾雪山裏面的人，隸屬於殺手特務訓練營。」

「好的，你先把那些秘密情報的性質說說，然後由我決定買或不買。」

「好，我把整件事情原原本本說出來吧，由於美國空襲利比亞首都的黎波里，利比亞的狂人卡達菲向蘇聯請求更多的援助，莫斯科當局決心讓雪山之內的阿拉伯人出擊，那一批特務清一色是阿拉伯人，遠在兩年前已經躲在雪山之內受訓，隨時奉命出擊，那時利比亞還沒有跟美國發生衝突。

「那一批殺手全是阿拉伯人，因爲他們俱是參加阿拉伯聖戰的一份子，兼且是最虔誠的回敎徒，不惜流血喪生，犧牲自己，爲回敎擴張勢力而戰，蘇聯打算訓練那一批人在適當的時期進入美國擾亂治安，令到所有美國人震驚，以爲他們的末日即將來臨，作爲攻擊性武器是乾水炸彈，它像一團塑膠，濕透，本身含有極强的炸藥以及毒氣，乾透之後，便即爆炸，雖然它沒有足夠的爆炸力使一座摩天大厦倒坍，可是，它爆炸之後，毒氣噴射出來，可以使直徑二百呎之內的人吸入殺傷力很强的氣體，紛紛倒下來，不死也受重傷，那種氣體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軍使用過的綠色毒氣。如果你確是美國保密局的人，必然略爲懂得一點風聲，蘇聯這一招借刀殺人，十分高明，死的是阿拉伯人，即使他們被捕招供，也不會牽涉到莫斯科當局的。」

胡谷說：「我有些明白，大概負責訓練那一批殺手特務的敎師，全是阿拉伯人，受刑的時期仍然高呼聖戰的口號。」

「是的，實情確是如此。」

「蘇聯爲了洗脫自己受嫌，故此沒有把他們放在西伯利亞一帶受訓，寧願走遠一點，在美加的交界綫那一座魚尾雪山受訓。」

「是的，蘇聯只有糧食官柯巴利夫做總管，他是純種的俄國人，剩下來的人，全是阿拉伯人。」

「大概那個總管走到錨城揀貨的時候跟你多次見面，有點交情，故此他肯到你的辦館之內喝酒，是也不是呢？」

「是的，你的想像力十分準確，不過，他們打算在美國那一座城市動手呢？這一點你却無法推測。」

「醉貓在醉後講出大爆炸的日期和地點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他們決定在大爆炸之前先行做一個規模較細的試驗，看看那個地方受害的程度，再行決定怎樣做，故此我現時只能夠提供給你一個指定的爆炸地點以及爆炸日期，它兌現了，你再買別的情報，不過，我一定要收了十萬美元的支票，它過戶之後，才把日期地點說出來，希望你同意。」

「本來付欵給你是不成問題的，假如到了指定爆炸的一天，毫無異狀，我豈不是上了當，白白損失十萬元嗎？」

「你放心好了，一個月之內，我決不會走開，我說的爆炸日期和地點就在這一個月裏面，如果它不兌現，你可以派人殺我！」

「怎樣保證你不會逃走呢？」

「我的職位是一間辦館的副經理，月入五千美元，當然不會貪圖小利就逃走的，此外，我還有另外幾個大都市的爆炸日期和時間，都可以賣錢，更加不會逃之夭夭。」

「胡沙先生，剛才你不是說過他們要看看第一次爆炸的成績如何，再行決定取捨嗎？爲甚麼現時你說得如此肯定呢？」

「爆炸的地點，時間以及爆炸的手法，早已確定，不會改變了，他們只是研究毒氣的份量以及乾水炸彈的爆炸力，究竟要怎樣做才有更大的殺傷力，且又使對方沒法預防，這兩件事情的性質大不相同，希望你不要對我發生懷疑。」

胡谷向他再度打量一眼，便即作出最後決定，說：「我立刻簽一張十萬美元的支票交給你，後天的深夜，你跟我通話之後，單獨走進來，那時你已經收了錢，相信你有興趣對我講述我想知的秘密了。」

屋倫大厦依時炸爆

後晚的深夜，兩人在「北極象牙出口公司」的辦公廳再晤，胡沙很愉快的說：「那張支票已經兌現了，多謝你的賜惠，現時我把那一頭醉貓在神志不清之際講出來的一些話告訴你，不，我索性把那卷錄音帶送給你好了，如果你一次聽不清楚，可以把它倒轉過來，從頭播放，遲早你會懂得它說些甚麼。」

「現時你就啓播它，讓我聽一聽好不好？」

「好的，我立刻啓播。」

那一卷播音帶反反覆覆的啓播之後，胡谷終於確定了它所指的地點是邁阿密向海的一座大厦，叫做屋倫大厦，高三十六層，經常有許多高級遊客到該處暫居數日，治安方面，疏於防範，確是理想的試驗毒氣地點，即使警方在事前獲悉恐怖份子打算在那個地方爆炸，兼有毒氣散佈，仍是不容易預防的，因爲對方打算使用「乾水炸彈」。

胡谷想起了一件事情，說：「我看見過許多種形式的乾水炸彈，它始終是脫不了三文治形式的，中間的一層才是炸藥，如果它改變爲毒氣炸彈，那就剛剛相反，可能是第一層以及第三層都是炸藥，毒氣散佈的一層留在中間，它的形式是長而薄的，是否現時比較進步的另外一種乾水炸彈並非限定某一種形式呢？如果它是圓形或者是一堆泥似的形狀，那就不易防範，如果你看見過它，請你把它的形狀說出來吧。」

「我沒有看見過它，只能對你說知，它確是防不勝防的，既然沒法在事前確定它在那一個地方放置，唯有從阿拉伯人入手了，但見阿拉伯人單身行走，或者夾在人叢中走動，鬼鬼祟祟，形跡可疑，馬上抓住他盤問，即使他不是負責放置乾水炸彈的人，他也可能是同黨，不難透過他把主要的殺手抓出來。」

「有一個要點我想對你說知，受過兩年以上嚴格的體能鍛鍊，那個阿拉伯人必

然是身型結實，肌肉發達，毫無老態，憑着這一點，你可以縮短搜查的範圍。」

胡谷說：「我險些忘記向你查問了，受訓的阿拉伯人是否全是男人呢？有沒有婦女在內呢？」

胡沙苦笑一下，說：「這個問題我沒法回答，因爲我只是跟他們的首腦份子交易，並非核心人物。」

「多謝你的指引，有了這一卷錄音帶，我可以找到更多的寶貴資料去作出預防的準備，我暫時要離開阿拉斯加一段時間，氯氣炸彈爆炸之後，我立刻再到阿拉斯加，進行另外一次交易，也許我們有許多次交易，你千萬不要走開。」

胡沙說：「這是一條財路，我怎會走開呢？現時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也許對你有點帮助，我還是把它說出來好些，我記得有一次那一位醉貓先生帶了一個膚色微棕的阿拉伯少女到來，她入店之後，到處走動，目光游移不定，顯然不是一個尋常的女人，他低聲問我能否看得出她是個阿拉伯女人，跟着對我說知，由白人跟阿拉伯女人交配生下來的子女，有些膚色深棕，另外一些，膚色淺棕，由於這種女性兼有西方美以及東方美的姿色，看來特別迷人，關於她，他所說的只是這些，我認爲頗有意思，他分明指出有些膚色微棕的阿拉伯少女是特務的好材料，因爲白種婦女當中有些人喜歡晒太陽，如果她們頻頻作日光浴，膚色深了，自然略帶棕色，故此阿拉伯少女可以魚目混珠。」

胡谷向他再度致謝，說：「胡沙兄，你眞好，不厭其詳的把各種零碎的資料提供給我，分手之前，我必須提醒你一句，你是美國人，不是俄國人。」

胡沙聽了，哈哈大笑。

胡谷急於把這一項重要的消息向列根總統報告，故此他翌日乘搭民航的飛機回到華盛頓，即時打電話通知馬副官，當晚深夜，他就進入白宮謁見總統。

他把錄音帶以及別的資料呈交列根總統審核，說：「總統，有一件事情我必須告訴你，可能是兩面人的一間辦館副經理胡沙，他要求我給他十萬美元，才肯把最重要的消息透露，我沒有在事前徵求你的同意，先行答應他，已經付欵給他了，希望你運用總統的權力把那一宗巨欵在緊急需要的特別費用之下扣除。」

列根總統說：「花掉十萬元可以救回幾百人，不至於死在毒氣之下，那是很合算的，你能夠當機立斷，值得一讚，何必叫我原諒呢？你應該懂得這一點，以蘇聯的立場來說：人命是不值錢的，美國大不相同，就算拿人壽保險公司的賠償標準來說，一個高級職員，往往投保五十萬美元，死於意外喪生的人加倍賠償，如果一次在爆炸死了三百個人，俱是高級工作人員，那就要賠償幾億元之巨！這個數字只是從保險公司方面計算，如果從政府的立場計算，那就不止這個數字，有數得計，我們應該選擇最低消耗的辦法處理，故此我認爲十萬美元去買這個秘密，一點也不昂貴，將來如果有另外些一秘密要付欵收購，凡是在一百萬美元之下，不必通知我，你自行作主好了，希望你明白我的意思去做。

「這件事情已成過去，別談它了，胡沙認爲醉貓透露過在今年四月中旬接近十五日的前後兩天，即是三天之內，必有一枚定時炸彈在邁阿密屋倫大厦爆炸，到時空中密佈殺人的氯氣，我們趕快進行預防的計劃，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搜索，務求把恐怖份子抓出來，時間無多，你趕快研究對策，後天的晚上我們再晤，希望到時我能夠看到你的計劃書。」

「好極了，我已經有了腹稿，到時必有很完整的計劃書呈上，附有該處街巷守備的明細全圖，一切俱以三十六層高的屋倫大厦作爲核心。」

很快度過了兩天，兩人仍是在白宮的機密室見面，胡谷呈上一份厚達一百二十頁的「防毒計劃書」之後，靜坐一旁，讓列根總統看過它發表意見，然後開口。

果然不出所料，列根總統匆匆的閱讀一遍，說：「這一份計劃書寫得最精采的一部份就是派出二三百人，假扮大厦的住客，到時各人帶備防毒面具，此外，準備大批消防車也是必需的，可能發生大火，不止是爆炸那麼簡單，關於搜查阿拉伯人這個任務，由你負責好了，多派一些人也不要緊，邁阿密的警士，你也可以動用一句話說，對於你的防毒計劃，我很滿意，可是，我對它仍然補充一句，毒氣散佈的範圍極寬，它可能順着風勢吹到海上，應該考慮到水上人家的安全，到時岸邊仍有快艇以及遊艇停泊，艇上却是空的，另外派水警輪巡邏。」

「是的，總統比較我更加顧慮周詳，我立刻照做，務求那一天的爆炸所造成的災禍盡量減少。」胡谷說。

一切佈置就緒，所有關卡以及檢查汽車的崗位，極嚴密的檢查來往車輛，此外，還有直升機不斷的低飛觀察可疑人物以及可疑車輛的活動，警方認爲沒有一個人能夠走近大厦把乾水炸彈放置在牆角，甚至想把它貼在外牆上面也辦不到。

入黑之後，環繞着「屋倫大厦」的燈光閃耀，向四方八面掃射，明如白晝，跟白天同樣的防範週到，胡谷在距離它較遠的另外一座大厦臨時設立的指揮部，透過電視螢光幕，可以看得到多方面的活動情形，他也認爲那些恐怖份子的確難以施展詭計，殊不料到了四月十五的夜間，燈火如虹，整個大都市沉迷在歡樂的氣氛裏面，忽然聽到隆然一聲巨响，屋倫大厦外牆果然倒坍了一截，引致二樓也有一部份崩坍，三四樓的牆壁裂開，同時毒氣瀰漫，跟胡沙說過的情況一模一樣。

那些毒氣正是戰場上面使用過的氣氣，吸了它之後不過五分鐘就倒下來，除非急救，難以活命，幸而胡谷準備妥善，沒有一個人受害，假扮住客的人全部戴上了防毒面罩，剛好尅制它。

那種毒氣只能夠沿着呼吸系統傷害肺部或心臟，對臉孔以及皮膚完全沒有惡劣影响，邁阿密的人，總算逃過這一關，爲了掩飾這一場災禍的眞相，翌日報紙上面刋載這件事情，只是輕描淡寫的說它由於運送殺虫藥的氣體在車上洩漏一些毒氣，僅有幾個人受傷，海上的人，沒有一個受傷，原因是毒氣在海面散開得很快，風也

很急，毒氣被它吹到遠處去。

事後胡谷抹了一額汗，謁請列根總統的時候，說：「看來十萬美元並非很冤枉的花掉，最可惜的是這一點，我們雖然在事前拘捕了三十多個阿拉伯人，男女兼備，想盡辦法盤詰，特別兇悍的人，逼他吃招供丸，竟然全部落空，的確沒有一個人是抛擲乾水炸彈的兇手。」

「你怎樣知道他們全部不是恐怖份子呢？」

「我沒有肯定指出他們全部不是恐怖份子，只說他們沒有一個人是抛擲乾水炸彈的暴徒，因爲那些人全是在十四號的晚上之前被拘，爆炸之後才釋放。」

列根總統眉心一皺，說：「我忽然想起來，似乎我們做錯一件事了，爲了穩定邁阿密居民着想，我吩咐當地報紙報道這件事情的時候，盡可能的輕描淡寫，假如蘇聯特務把那些報紙送交莫斯科總部，下次他們向美國另外一些城市作出同類的擾亂事件，可能把毒氣加强，同時爆炸力也强大些，殺傷力更加强大，那是意料中之事。」

「這一點不必担心，下次我有充份的把握抓住暴徒，決不讓那些乾水炸彈繼續爆炸。」

「你眞的有把握嗎？」

「是的，我已經查到那些特務怎樣抛放乾水炸彈了，只是一個女人，把她所穿的高跟鞋一部份鞋踭弄出來，踢到一株大樹下面，不久，它就爆炸，假如我獲得胡沙的指示，知道美國某幾個大城市在某月某日爆炸，發覺任何一個穿高跟鞋的婦女走近列爲爆炸目標，把她拘捕，加以盤問，必要時逼她吃招供丸，或者注射招供的針藥，就有可能把她的同黨一網打盡，這個辦法不錯，我眞的有把握把那一批殺人特務抓住，可是，先决的原則仍是要獲得胡沙的協助，可能花掉一百萬元。」

列根總統想了想，說：「一百萬元太過昂貴了，你有沒有想過利用招供丸誘他把隱藏的秘密和盤托出來呢？」

一言驚醒夢中人，胡谷說：「總統眞是思想敏捷，佩服之至！」

千方百計圍攻蘇聯潛艇

胡谷雖然是保密局長，有時旁觀者清，當局者迷，他一直都沒有想過使用招供來對付胡沙，因此之故，他奉命行事，[illegible]，盡快回到阿拉斯加的錨城照常辦公，當作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一樣。

他打電話給胡沙，對方獲悉他安然回來，講話的聲响也愉快了些，兩人約定在一間中國人開的酒家聚餐，胡沙做夢也沒有想到那一間酒家負責送上菜餚的侍役，是胡谷的心腹，每逢他想對方吃進含有招供丸的湯，就把那個人帶到中國酒家去，原因是那些菜餚當中有一欵著名的食品叫做鷄絲翅，每人一小碗，由侍役把銅煲在巨型的魚翅窩內逐少取出，平均分配，第一次取出的魚翅，銅煲之內已經放下神秘的藥液。

胡沙看見侍役依照一般規矩去做，不會起疑，殊不料他吃了小碗魚翅之後，逐漸覺得視覺模糊，多吃一些食品，如在夢中，一舉一動，搖搖晃晃，胡谷看見他這種形狀，心裏有數，叫人把他扶入一間空房，就在那個地方逐項盤問他，過了半個鐘頭，才把他扶着送回酒席去。

那晚除了兩位姓胡的美國人之外，還有三個人，俱是當地名流，他們以爲胡沙喝酒太多，送到外邊休息一會，然後回到那一張枱，照常進食，絕不懷疑，胡谷故意要了二十多欵小菜，只是魚翅窩的份量較大，其餘的菜餚俱是份量不多，務求嘉賓在座頻頻進食，沒法估計到胡沙失落了多少時間，如此安排，做得恰到好處，他輕而易舉的獲得一卷錄音帶，翌日立刻派人把它送到華盛頓，呈交列根總統，當然的，它送出去之前，他自己也錄取一份「副本」的錄音帶，作爲推敲之用。

三天之後，他跟列根總統在長途電話交談，列根總統說：「胡谷，你的確有些本領，不必付錢，把這傢伙知道的秘密掏出來，原來他們已經有了準備，隨時出擊，若攻擊的美國城市有十八處，我們要好好的對付它，最可惜的是這一點，他不知道識準確的日期出擊，同時不知道那些殺手特務究竟使用甚麼方式抛擲乾水炸彈，儘管如此，列根總統認爲那些秘密仍是有用的，最低限度，他可以縮小需要防衛的城市，同時在該城之內縮小搜索兼防衛的範圍。

爲了避免對方的嫌疑，胡谷不再跟胡沙聯絡了，跟列根總統通話之後，他就立即返美述職，負責督促十八個城市的防衛工作。

他派出十多個助手，分別進行防衛的工作，還動員了當地軍警，盡力保護當地居民。

相當奇怪，任何一處可能被偷襲的美國城市，展開最嚴密的搜索，一共抓了幾百個可疑的阿拉伯人，秘密盤問，加以拘捕，軟硬兼施的逼供，始終查探不出甚麼，他們白忙一頓，似乎對方是向他們做了一些「惡作劇」，根本上沒有「全面大爆炸」這麼一回事。

如果胡沙向他們透露的一項秘密並不是兌現，那麼，列根總統必然把它當做惡作劇，可是，邁阿密的屋倫大厦依時爆炸，兼且有毒氣散佈，那又怎樣解釋呢？這兩件事實顯然有些矛盾了，爲了對付這個不尋常的局面，列根召集屬於他的智囊團，進入白宮反反覆覆的討論，找到了一條並不明顯的綫索，他立刻單獨召見胡谷密談。

列根總統先問胡谷有沒有獲得關於「全面大爆炸」更進一步的消息，胡谷搖了搖頭，列根總統再問他是否想通了這個謎一樣的局面含有甚麼秘密，他也是搖一搖頭。

列根總統突然很鄭重的說道：「我跟專家開會，多次展開反反覆覆的辯論，總算有一點收獲，我們現時差不多可以肯定的指出這一點，蘇聯這一頭老狐狸，狡猾之至，它這次故佈疑陣，無非是想我們轉移視綫，使它很有耐性的製造超級核子潛艇。」

胡谷聽了愕然，想了想，說：「胡沙恐怕是他們的核心特務了，任何人吃了招供丸都沒法保守秘密，他也不會例外，難

道莫斯科當局把他瞞得緊緊嗎？」

「正是如此。」

胡谷恍然大悟，說：「我有點明白了，胡沙確是不穩份子，希望把他懂得的秘密逐項賣出來，賺大錢，一走了之，殊不料他的想法被上峯獲悉，索性利用他，使我們注意到美國十八城市全面大爆炸的災禍，因此忘記了他們進行的另外一種備戰活動，眞是可恨，我們竟然上當！照情形看，邁阿密的毒氣爆炸那一宗災禍簡直是演戲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他們故意演戲給我們看，使我們增加對胡沙的信心。」

「我們現時應該怎樣做呢？殺了胡沙？抑或利用他引出更重要的蘇聯特務頭子呢？」

「我已經對這個局勢作出一種有效的辦法應付它了，最聰明的辦法就是利用胡沙把我們帶引到他們躲在魚尾雪山製造潛艇的巢穴，在那一艘超級核子潛艇沒有製造成功之前，把它連同那個巢穴一起炸毀掉，這個想法就是以毒攻毒，你的想法怎樣？」

胡谷喜形於色，說：「總統，你確是厲害，沒有人想得更加出色了，怎樣利用胡沙引出魚尾雪山的潛伏份子呢？」

「我暫時還沒有十分完整的計劃，只有一個很模糊的想像，三天之後，我們再晤，到時我把整個計劃說出來。」最後，列根總統很冷靜的說。

一週之後，胡谷已經接受了列根總統面授機宜，再到阿拉斯加，準備出擊，向魚尾雪山的魔窟挑戰，首先，他必須做的一項工作就是逼胡沙引出秘窟的準確地點，他再度歡宴胡沙，不過，這一次投入胡沙飲品之內的東西並非招供丸，而是安眠藥，胡沙覺醒之後，才知道他躺在冰天雪地之上，大吃一驚，却又無可奈何，逼於採取秘密通訊的方式，向總部求助。

他被送到魚尾雪山前面，雖然孤立無助，可是，距離他只有二千碼的一塊大雪背後，却有一帮人躲着用望遠鏡眺望，包括胡谷在內。

照胡谷的推測，把胡沙放在魚尾雪山前面，迢迢長路，沒有北極狗也沒有貨車，同時缺少食物，這傢伙無法單獨走回錨城，想活下來，一定要向總部求救，事前已經秘密把綠光丸送入他的胃囊，從胃到小腸，進入大腸，它都是不能夠消化的，留在體內起碼有二十小時之久，他所到之處，在另外一副機器必有綠色的光閃動，死了就熄滅，可以利用它獲悉他到甚麼地方，這個辦法不錯，從望遠鏡看得出來，胡沙故意躺在雪地上面，把手脚分別伸開，形狀有如一個大字，料想它是秘密通訊的符號了。

果然不出所料，一小時後，有十多個人從隱蔽的地方走出來，用担架床把他抬到雪山那邊去，綠色的訊號燈仍然閃亮，證實他仍然活着。

訊號燈在他移動的時候，劃出了一條虛綫，表示他正在被人抬着走動，從大雪山尾部移向高峯那邊，經過三小時之久，然後停下來，這一條妙計生效了，魚尾雪山的核心果然是蘇聯的特務大本營，那個地方究竟是用來訓練殺手特務呢？抑或用來製造潛艇呢？那些問題，暫時仍然沒法找得到答案，儘管如此，胡谷已經十分開心。

綠色燈光停在某一個據點之後，兩小時後，又繼續向西移動，移動的速度增加了許多，看起來胡沙一定是能夠走動，乘坐雪山內部的交通工具，走向總部的核心了。

從綠色燈光最後一次停留下來的位置推測，它必然是在桶形雪山深谷的底層，假如該處的地面有一部份是海洋，海水通到「北極海」，那個地方必然是製造潛艇的根據地。

找到了「結論」，胡谷下令所有工作人員，全部撤退，回到阿拉斯加的錨城，用長途電話向列根總統報告。

列根總統說：「那個地方是蘇聯特務大本營，絕對不能夠冒險進攻，只有一個辦法，下令停放在瑞典機塲的美國戰機，暗中偷襲，同時在北極海那邊海岸的冰山之下，多處放置海底攝影機，每隔十分鐘拍攝一張照片，如果眞的有一艘古怪的核子潛艇製造出來，它在雪山頂上空投彈之際，必然被逼走出來，只要它露臉，我們就可以把它殲滅，記得這一點，放在冰山底層自動拍攝的海底照片，只是自動拍攝，不要派人看管它，否則，被對方偵悉，弄巧反拙。」

到根總統有了明確指示，胡谷當然是百份之百依照他的吩咐去做，果然生效，雖然應用偷襲總部的美國戰機有十二架，當中有四架被地對空的飛彈擊落，另有兩架受損，仍然可以回航，最成功的是海底攝影機果然偷拍了幾十幅照片，證實北極海有一艘巨型潛艇正在航行。

儘管它是天下無敵的潛艇，它也不能夠單獨向美國挑戰，故此它離開了險地，並非向太平洋航行，仍是沿着北極海駛向西伯利亞那邊，這種動態早已被列根總統看穿，只是沒有把更進一步的行動通知胡谷吧了，因爲那一項行動完全屬於空軍範圍，不必通知他。

爲了對付潛艇，美國國防部已經發明了一種由空中擲下海洋能夠自動追踪潛艇襲擊的魚雷，它跟普通魚雷不同，能夠在海中擺脫任何對準它撞擊的武器，直到它撞到最巨型的物體爲止，這一項武器沒有公開，故此蘇聯當局並不知情，無法保護巨大的核子潛艇，該潛艇毀滅之後，仍是莫名其妙。

最後一次空投「超級魚雷」，在阿拉斯加起飛的戰機有五十架，全部放置一個超級魚雷的，換言之，它在潛艇的上空投下五十個能夠自動追踪襲擊的魚雷，那一艘潛艇怎能夠逃出鬼門關呢？雖然美國戰機在空中跟蘇聯的米格戰機相遇，互有傷亡，仍然達成任務，毀滅巨型的蘇聯潛艇，建了一功。

那一艘炸到粉碎的蘇聯核子潛艇，形狀有些古怪，必然有些特色，可惜沒有參加戰役之前，已經被炸毀了，它究竟有什麼本領呢？無人知情，所懂得的祇是這一點，經過這一次美機圍攻潛艇獲勝之後，蘇聯的海底攻勢已經被遏止，沒法如願以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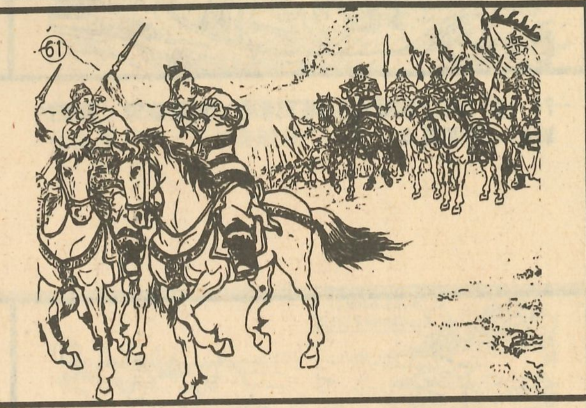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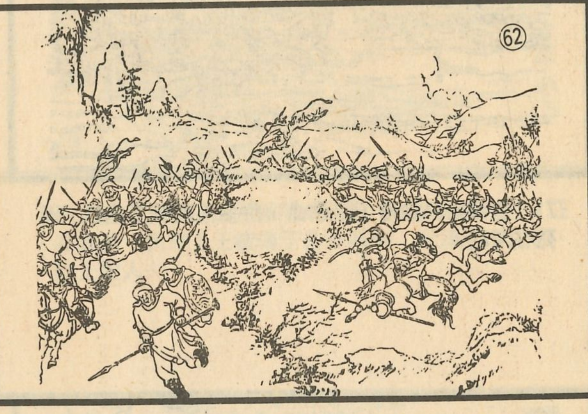
徐玉珊．編繪

大戰愛華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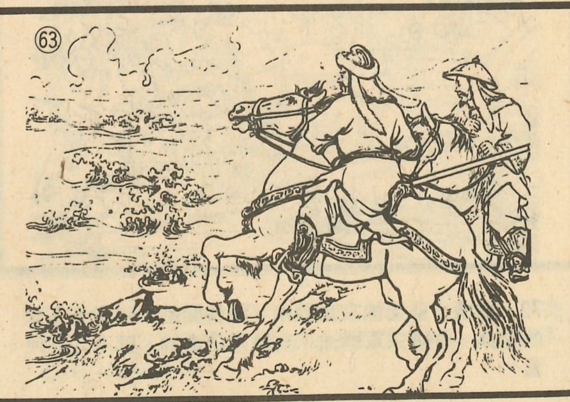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61　岳飛又引牛臯、王貴等人見過張國祥和董芳。兩人辭別岳飛，上山收拾人馬糧草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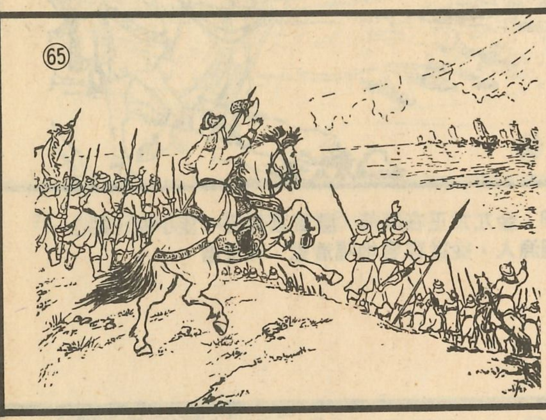
62　金兀朮帶着兵將拚命奔逃，後面宋軍緊緊追趕，眼看就要趕上，宋軍齊聲吶喊，要活捉金兀朮，金兀朮連聲催兵加快逃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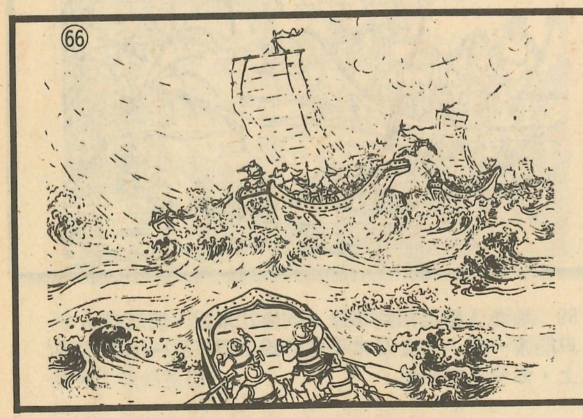
63　正在驚慌之際，忽然前面的兵將放聲大哭。金兀朮一看，原來前面就是黃河，沒有船隻可渡，後面的宋軍已飛快地追來。金兀朮仰面長嘆一聲，心想這回完了。



64　哈迷蚩忽然看見遠處有船，船上插着金國旗號，原來是劉豫、曹榮被張所元帥打敗，帶了殘兵敗將逃到這兒。



65　金兀朮就叫軍士們高聲叫喊，讓船隻快快攏岸，渡金兵過河。



66　劉豫和曹榮聽見岸上喊聲，就命軍士快去接應。不料刮起一陣橫風，戰船都飄到河心，一時攏不到岸。



67　後面的宋軍已經追到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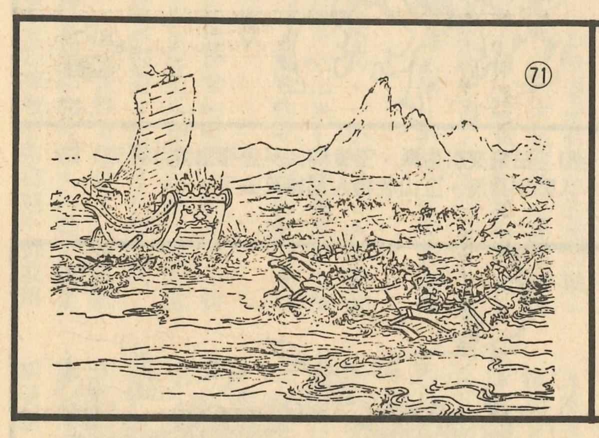
68　金兀朮正在驚慌，蘆葦裏划出一隻小船，船上一個漁人，從從容容地唱着歌，搖着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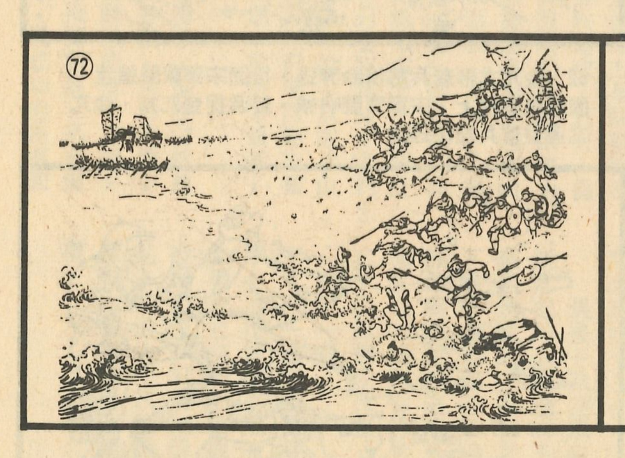
69　那漁人把船搖到岸邊，向金兀朮說，因爲船小，只能渡一個人。金兀朮不由分說，把戰馬一同牽到船上，命令立刻開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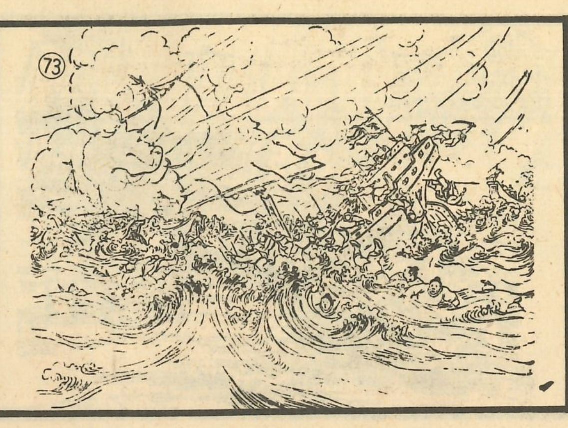
70　金兀朮上船離岸，到了河心，看見劉豫，曹榮的戰船，剛剛攏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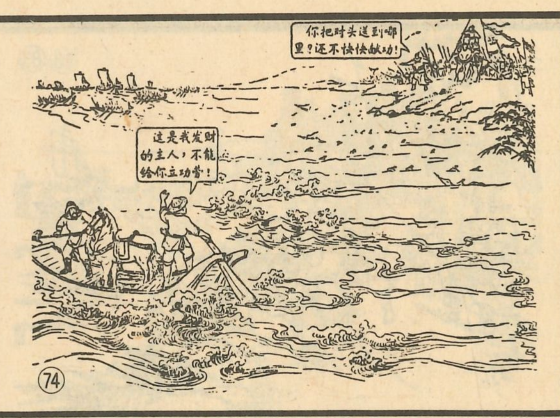
71　金兵紛紛搶着上船逃命，許多人被擠下水去，淹死在河裏。



72　劉豫、曹榮怕宋軍殺來，趕快開船，岸上留下來的金兵，全被宋軍殲滅，有跳水逃命的，都淹死在河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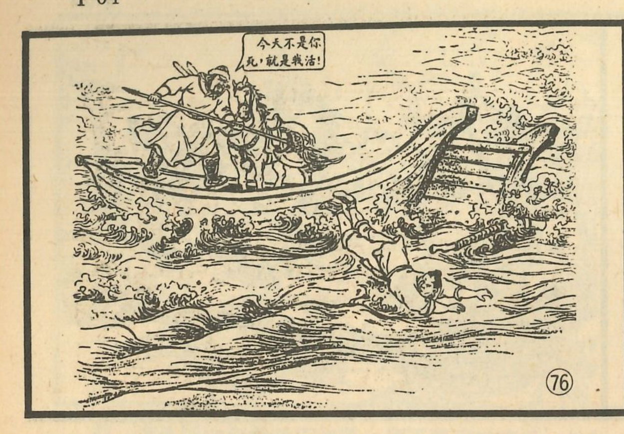
73　上了大船的金軍因船身載重過量，走到河心，一個浪頭打來，有幾隻船被打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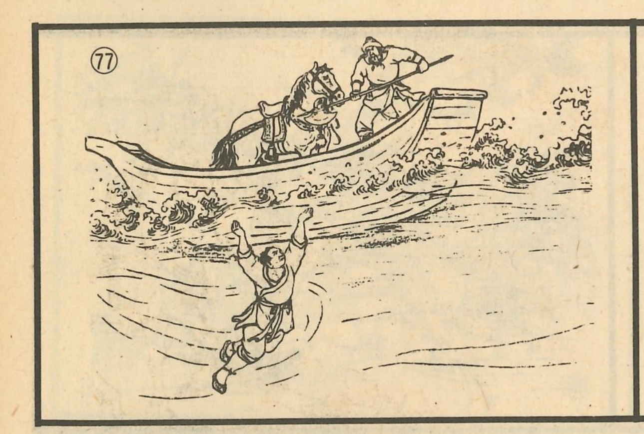
74　金兀朮看見這種慘敗的情形，心裏非常傷悲。正在難過，南岸上王横傳下岳飛軍令，叫那漁人立功，獻上敵人。



75　金兀朮着急，對那漁人說出自己是金國四太子完顏兀朮，要是救了他，就封漁人爲王。那漁人却停下船來，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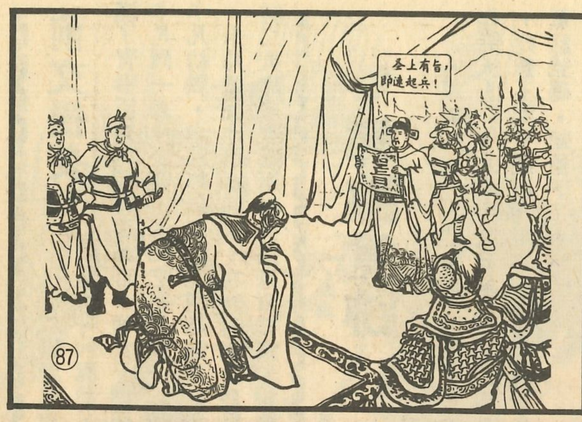
76　那漁人說，他是梁山好漢阮小二之子阮良，正要立功報國，特意在這裏等候着哩。兀朮提起斧就砍。阮良一個觔斗鑽進水裏。



77　阮良在水裏托着船底，往南岸送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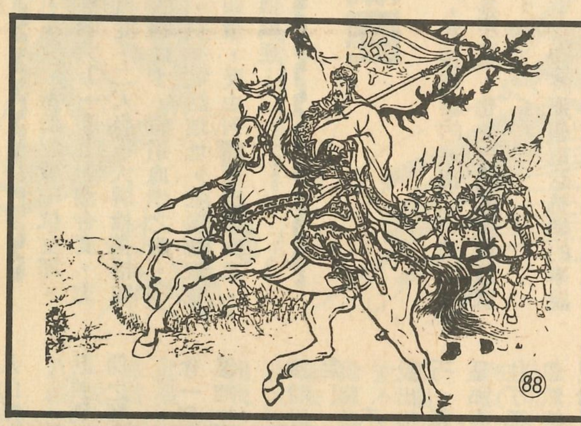
78　金兀朮向北岸大聲求救。哈迷蚩剛才渡過河去，看見兀朮危急，就命金兵駕着小船來救，一面又要劉豫等出戰船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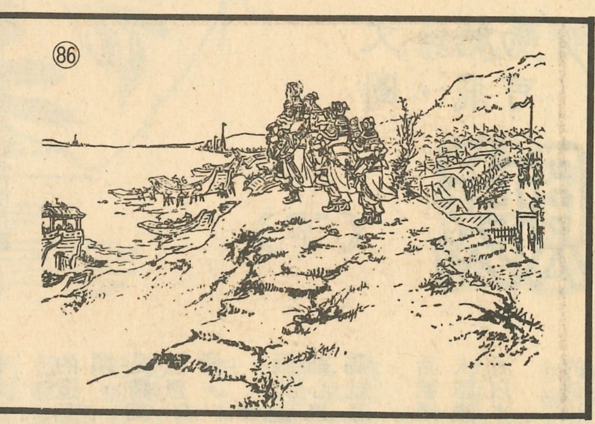




87 這天朝中忽然派來欽差，傳下高宗的聖旨，加升岳飛爲五省大元帥，命岳飛到太湖徵討楊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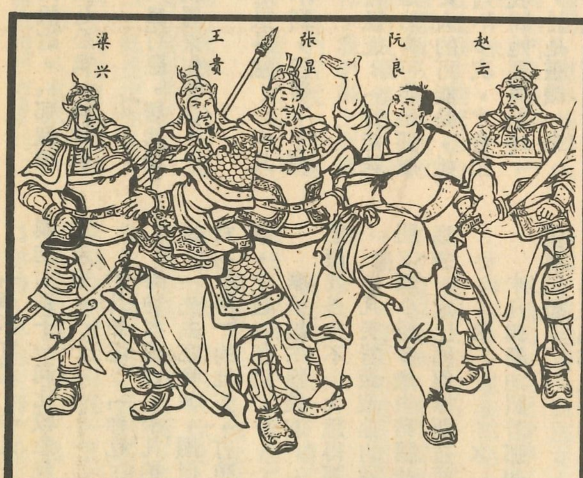
85 岳飛下令，叫人馬就在河岸扎營，殺豬宰羊，大賞三軍，並迎接張國祥、董芳、阮良三位英雄入伍。岳飛與三人結爲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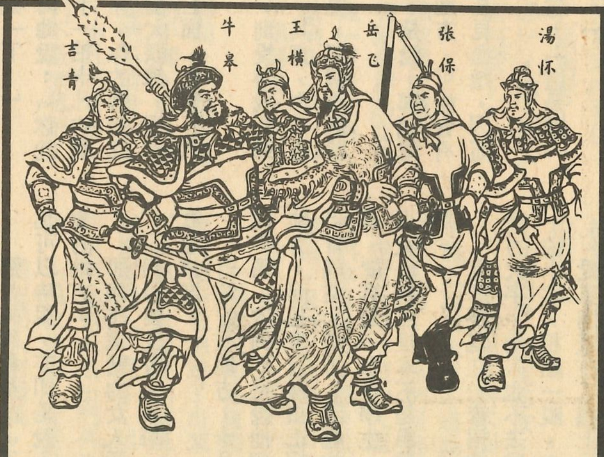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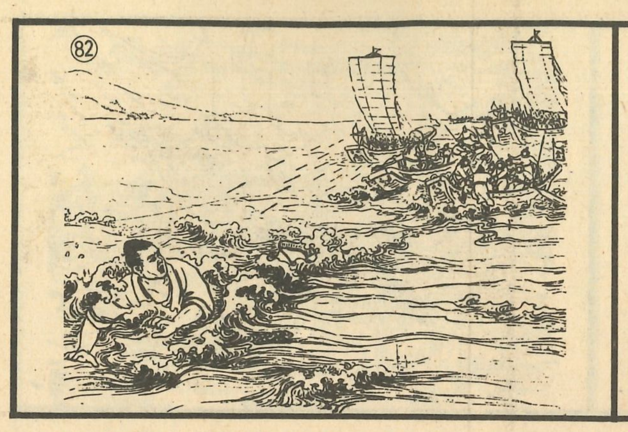


88 岳飛接旨只得派人通知張元帥，請他加意防守黃河，以免金兵來犯。然後擇日起兵，前往太湖。（本段完）

86 岳飛令人集合船工，打造戰船，一面操練人馬，積聚糧草，準備北渡黃河，收復燕雲十六州，殺到黃龍府，爲國雪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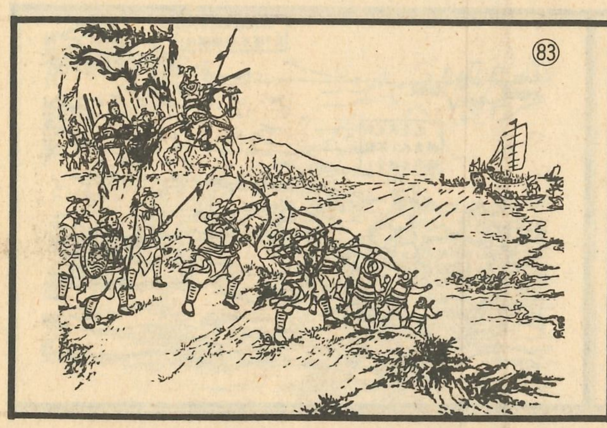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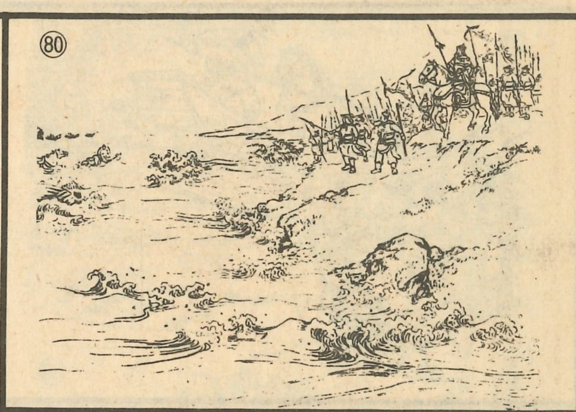




82 阮良大驚，急忙再去抓兀朮，不料金兵的小船趕到，搶走兀朮，又撈起了戰馬，上了大船。接着射下亂箭，阮良無法近前，眼睁睁地看着金兵過河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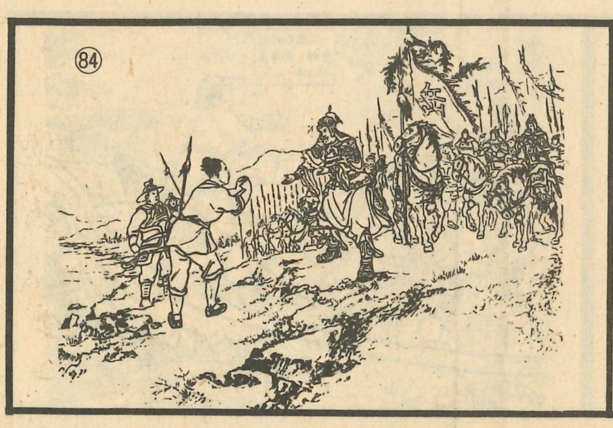
79 阮良一見有船來救，趕快把小船扳翻。





83 岳飛見金兀朮逃走，非常焦急，沒想到已經落網之魚，又被他逃掉。又見阮良危急，立刻叫軍士們也放箭，射退了金兵的戰船。

80 金兀朮落水，被阮良連人帶斧抱住向南岸游來。岳飛在岸上見阮良擒住了兀朮，非常歡喜。宋朝的兵將一個個高興得跳起來。





84 阮良上岸參見岳飛，說明自己是梁山好漢阮小二之子，一向流落江湖，如今情願投在岳飛帳下，殺敵立功。

81 阮良泅水將到南岸，兀朮乘阮良不備，使出全身力氣，把頭向阮良胸口撞去，從阮良雙臂中掙脫出來。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都市雙傑之一的卡凡，在街上邂逅認識一位女郎，該女子叫何麗華，生得艷色絕麗，雍容大方，穿着新潮合度、充滿了青春活力，同行還另有一個女子更襯托出她另有一番風度，二人坐在大牌檔搭枱和卡凡同一桌叫小食，卡凡吃完先走，却被何麗華摸竊了一張捐血卡，値捐血卡之緣，和卡凡結識，卡凡亦以有此艷遇結識到為榮，二人初步接觸，交換電話地址，在餐廳叙會，卡凡禮貌地送她回家，在計程車上發覺自己不適，有點頭暈，反由何麗華送他回家，第二天醒來發覺家內貴重東西被竊，報警追查，才知她是慣竊匪……

艷賊（下）

龍虎雙傑故事／馬騰·文　可飛·圖



尋踪覓跡　查出賊匪

「泰迪，她一點也不蠢！而且，還會作弄人！」卡凡心中又怒氣陡出。「只是，她想不到，她以為根本不會留下綫索的電話號碼，卻留下了。」

一頓，冷笑一聲道：「起初，我在打了那個電話，被接電話的這個女人罵了一頓之後，只是生氣，也不以為那個電話號碼會提供……」

「卡凡，請你將那個電話號碼的事說出來，我好心急！」泰迪心急地打斷了卡凡的話。

「是這樣的。」卡凡說道。「那個電話號碼是一間別墅，又或是公寓，純粹租房之類的地方的……」

「卡凡，那個賊女人眞可惡，居然給你一個這種地方的電話號碼來作弄你！」泰迪生氣地說道。

「她作弄了我，一定很得意！」卡凡接着說下去。「她却想不到，已留下了綫索！」

不等泰迪開口，接着說道：「她能夠說出這個電話號碼來，雖然有可能是那麼巧，讓她胡說中了，但更大的可能是，她是那裏的客人，並且去過不少次，才會記住了那個電話號碼，在我問她要電話時，忽然想到這個電話號碼，於是靈機一動，便給了我那個號碼，作弄我一下！」

「有道理！」泰迪讚同地說：「你說的這個可能性極大！」伸手一拍卡凡的肩頭。「卡凡，我眞是服了你，你的腦筋就是精細，要是換轉是我這個大頭佛，根本就想不到，那個電話號碼上面，會留下綫索。」

卡凡笑笑道：「泰迪，別說得我的頭腦比福爾摩斯還要精細的，其實，你若是細心想一下，也一樣會發現，那個電話號碼就是一條綫索。」

「卡凡，你的意思是不是說，那個電話號碼的公寓或是什麼的地方，可能會有人認識那個何麗華，又或是見過她，因而可以查出她的底細……」

「正是。」卡凡點頭道：「這是唯一的綫索，希望對我們有用。」

「事不宜遲，卡凡，我們馬上去。」泰迪的性子一向比較急燥，馬上從梳化上站起來。

卡凡却道：「你吃了晚飯沒有？」

泰迪搖搖頭，卡凡拍拍他的肩頭，說道：「先去吃晚飯，順便由你打那個電話到『租房』的地方，打聽到那是什麼地方後，才趕去不遲！」

泰迪拍拍腦袋道：「卡凡，我的腦袋怎麼就是比不上你想得那麼週到？」

卡凡笑着敲敲佢的頭。「叫你那位女朋友蘇小姐多燉些豬腦給你吃，包管你的腦袋一定比福爾摩斯還要靈活。」

× × ×

卡凡與泰迪照着那個地方，找到那家愛巢別墅。

那是純粹租房的，不但可日夜全租，也可以時租，亦即是說，是專門供男女幽會的地方。

那個接電話的女人還曖昧地對泰迪說，佢們那裏還有「靚菜」（妓女）供應，歡迎挑選。

對於這種地方，卡凡與泰迪可說是見慣不怪，這倒不是說他們經常去光顧這種地方，而是像這種掛正招牌做生意，實則暗營醜業的地方，隨處都可以看到那種招牌，就算是一個小學生，看到那種招牌，也意會到那根本不是租房讓人住宿那麼簡單。

看清楚霓虹光管招牌上那四個愛巢別墅的大字，兩人也不去看那些用作「說明」的小字，相顧一眼，走入去。

愛巢別墅在二樓上，這種別墅，大多

是租用本來是住宅的兩三個相連的單位，然後重新間格裝修，便稱之為別墅了。

登上二樓，按照「指示」，兩人轉入右手邊的走廊，便看到那家別墅了。

兩人進了入去。

進門靠牆的一邊是一張收銀的櫃枱，裏面坐了一個四十多歲，有點發胖的女人，本來正在挫指甲的，但是一眼看到兩人走進來，馬上抬起頭，望着兩人，臉上擠出一絲笑容。「兩位先生，租房麼？請登記。」

原來，在這種地方租房間，一樣要登記姓名的，不過這只是循例手續，客人登記的名字是眞是假，他們是絕不理會的。

泰迪兩人走到櫃枱前，卡凡沉着臉，低聲對那女人說道：「我們不是來租房，而是來打聽一個人的？」

「先生，這裏不是警局，更不是尋人公司，是純粹租房的，請你們快離開。」那女人的一張臉刹時冷硬下來。

「哼，我認得，你就是剛才接電話的那個女人！」泰迪逼視着那女人。「你知道不知道，你們這間別墅有人牽連在一宗偷竊案中？若你不肯合作，我們馬上到警署去……哼哼，那時候，你們這裏一定會有大批警探到來調查，……後果如何，不用我說了吧。」

那女人能夠在這種地方做事（說不定就是老闆娘），自然不是什麼善男信女，那描出來的「柳眉」一豎，氣虎虎地說：「先生，你們是什麼路數？別在這裏胡說八道的，識相的快走，不然，不客氣！」

卡凡一扯泰迪。「既然她非要看到大批警探在這裏攪得鷄飛狗走才相信，我們走吧。」

說着，便走出去。

那女人倒是料不到卡凡兩人說走就走，她以為兩人只不過是想來敲兩個錢的無字頭人馬，而他們開這種別墅的人，背後一定有什麼字頭的人馬「照」着，又或者他們本身就是，那自然不會被三言兩語便嚇倒，這時眼見兩人不是那種「大頭蝦」，她不禁呆了一下。

一個男人却在這時，從櫃枱旁邊的一個房間內急急走了出來，那個女人登時鬆了口氣，就像看到救星一樣，張口欲說，却被那男人一擺手，阻止了，急走兩步，就在泰迪兩人走出門外的刹那，才開聲說道：「兩位先生，有話好說，請別走！」

聽這男人這麼說，一定是在那房內，聽到了泰迪兩人與那女人的說話。

泰迪與卡凡聞聲停下來，對看了一眼，才轉回身，看着那男人。

那男人大約四十上下，頗高大，雖然穿了恤衫西褲，還打領呔，但却一面「撈」相，一看便知道是那種出來「撈」的人物。

泰迪與卡凡上下看了那人一眼，那人擠出一絲微笑：「兩位怎樣稱呼？」

泰迪不假辭色地說道：「你別管我們姓甚名誰，不怕對你說，我這位朋友被人登門偷竊，那竊匪留下了一個電話號碼，是你們這裏的，我們不甘心被竊，所以，便到你們這裏來查一下，老實說，我們也不想驚動警方的，不然，我這位朋友在錄口供時，早已對警方說了，只怕你這裏早

已有警方人員來調查了！」

那男人聽着，面色變了變。

卡凡却發覺到，在櫃枱旁的那間房角後，有兩個身材壯健的年輕人在窺視着，他猜想，那兩個青年大概就是這間別墅的保鏢——打手！

那男人又上下打量了泰迪兩人一眼，才又擠出一絲虛假的笑容，說道：「兩位既然這麼說，兩位請坐下來，說說你們要找的是什麼人。」

幹他們這種明是正當生意的人，最怕就是警方人員在他們的「別墅」內出現，那不但嚇走上門的客人，連在房內幽會，又或是與他們供應的「靚菜」「短敍」的客人，也受到騷擾而沒有心情再留下來，有了這一次的經驗，那客人下一次肯定不會再來這裏，這無形中趕走了一個客人。

因爲客人來這裏是尋歡的，凡是這種人，最怕被警方人員查三問四，萬一再被請回警署，協助調查，因而讓家裏的人知道，又或是當新聞被登載在報紙上，那就尷尬了。

因有這些原因，開設這種「別墅」或是公寓的人，都不想看到有警方人員出現的。

這大概也是那男人改變態度，肯與卡凡兩人合作的原因。

而泰迪正是摸準了經營這種生意的人這種顧忌心理，才那麼說的。

因爲除了用這種手段之外，他們根本沒有其它的辦法，可以令到對方肯合作——提供是關那個何麗華的綫索。

在櫃圍的側面靠着門口牆邊的梳化上坐下來，那男人說道：「兩位，請說出你們要找的那個人是誰。」

卡凡說道：「他叫何麗華，可能是一個假名，也可能不是你們這裏的人，但我懷疑她曾到你們這裏開過房，而且不止一次，不然，她不會記着你們這裏的電話號碼的，所以，我們才來問一下。」

那男人沉吟着說道：「我們這裏確是沒有一個叫何麗華的人……聽你那麼說，有點道理，你說說那個女子多大年紀，什麼模樣身材，看看我們這裏的人，是否見過一個這樣的人，或是認識她。」

卡凡斜看了那個坐在櫃枱上的女人一眼，說道：「老細，可否請那位坐在櫃枱的……過來，她負責登記，每一個來開房的人，大概都會看到，說不定，她經常見過那個女子。」

男人只想盡快解決掉這件事，當下點點頭道：「好。」掉轉頭，朝那女人說道：「阿玉，你過來一下。」

那女人應了一聲，自櫃枱內走出來。

待那女子阿玉坐下來，卡凡才說道：「那個女子大約二十三四歲，身材健美適中，似乎很喜歡穿牛仔褲，樣貌……」她很詳細地，將那個何麗華的樣貌身材說出來。

那男人聽完後，看着那女人，說道：「阿玉，你記不記得，曾有這麼樣的一個女人來開房？」

那女人想了一下，那兩道劃出來的柳眉集聚着，忽然舒張開來，拇中兩指「得」地擦了一下，說道：「我記起來了，她似乎曾來過兩次開房，其中的一次，那個與她來的男人在登記時，她曾打了個電話，當時我曾聽到她說了一句粗口，所以，特別看多了她兩眼。先生，你說的與那個女子很相像！至於是不是同一個人，我不敢肯定。」

卡凡接口問道：「你可不可以將那個男人的樣子說一說？」跟着又加上一句：「兩次與那個女子來開房的，是否同一個男人？」

那女人遲疑地說道：「好像是……那個男人是個青年，不超過三十歲，很壯健，穿着頗有型……是了，他的左眉當中是一道很短的疤痕……我記得的就是這麼多了。」

「他登記的姓名是什麼？」卡凡問。

「好像是姓李的……」那女人的兩道平板單調的「柳眉」又輕攏起來。「李……什麼森的。」

那男人插口道：「兩位，來這裏開房的人，大多是用假姓名登記的，那個男子的姓名，我敢担保，九成也是假的！」

泰迪同意那男人的話，點點頭道：「老細，你認識那個男子麼？」

那男人愕了一下，不高興地道：「你這是甚麼意思？要是我認識那兩個男女，我早已說了。」

泰迪忙解釋道：「老細，我沒有什麼意思，我只不過問一下你而已。」

那男人這才釋然。「兩位，現在你們知道的，都已經知道了，我們這裏是做生意的……」

卡凡與泰迪自然明白那男人的意思，只好站起來，說道：「老細，很多謝你，打攪了。」便往外面走去。

那男人送到門外，說道：「兩位，你們不會去通知警方吧？」

泰迪扭轉頭，說道：「放心吧，你帮了我們，我們不會爲難你的。」

那男人揮揮手道：「我也要多謝兩位的帮忙。」

× × ×

「泰迪，你看那個女人與男人，有沒有隱瞞了什麼？又或是砌詞騙我們？」卡凡扭頭望一眼愛巢別墅的那個霓虹招牌，懷疑地說。

泰迪想了一下，才搖搖頭道：「我看不會，那個女人說話時，我一直注意她的神色，看不出她有甚麼異樣。」一頓，接說道：「他們這種人，有時候，也講信義的。」

卡凡皺着眉頭，微帶失望地說道：「這麼說來，綫索不是斷了，無法追查下去麼？」

泰迪却不以爲然地搖頭說道：「卡凡，你眞是當局者迷！雖然綫索斷了，但起碼知道那兩個男女的樣貌，咱們可以從這方面着手查的啊！」

說眞的，泰迪雖然是有點燥急粗心，但是頭腦很靈活（這大概是由於職業的關係吧，作爲一個特技演員，不但身手要敏捷，反應也要快，這就需要靈活的頭腦了），有時候，他的腦筋動得比卡凡還快。

卡凡的眉頭略爲舒展了一些，但仍然不樂觀地說道：「泰迪，正如你所說，人海茫茫，要找到他們，這就有如大海撈針了……」

「卡凡，你不是說，不找到那個何麗華，誓不甘休的麼？」泰迪拍拍卡凡的肩頭。「怎麼這麼快就灰心了？起碼，現在由一條綫索，變成兩條綫索，這是好的開始。」

卡凡確是由於太急切想找到那個不但是竊賊，也是感情騙子的何麗華，所以，在綫索驟然中斷後，不免焦急而至灰心失望，如今聽泰迪那樣說，不禁振作起精神，握拳揮了揮。「泰迪，你說得對，多一條綫索追查，就多一份機會，雖然無法從那條綫索追查出他們的下落，但咱們可以去找，或者咱們的運氣好，碰巧遇上其中一個也說不定。」

泰迪頷首道：「卡凡，咱們現在就去找！」

卡凡愕了一下，隨即恍然道：「你是說，到那些公衆娛樂場所去碰碰運氣？」

泰迪說道：「不錯。」跟着又說道：「照我估計，他們有那麼多錢在身，一定會去享受並『顯』一下的，我們就到那些的士高或者是新興的那種桌球會去找一下吧。」

卡凡皺皺眉頭，說道：「全市那麼多那種場所，到什麼地方去找呢？」

泰迪掃一眼附近的街道：「我們就從這附近一帶的娛樂場所去找，他們既然兩次到那間別墅去開房，說不定，他們的老巢就在這一區！」

卡凡認爲泰迪說得未嘗沒有道理，但却說道：「泰迪，這麼晚了，你明天還要拍戲的啊！」

泰迪輕鬆地道：「明天只是一組戲，我只需拍一個鏡頭，而且是在下午才拍，你放心吧，捱三五日通宵，我是捱慣的了。我倒担心你，明天還要上班的。」

卡凡感激地道：「泰迪，你能夠爲了我而捱夜，我這個當事人爲什麼不能，走吧。」伸手搭着泰迪的肩頭，半推着他往前走。

× × ×

找了大半夜，少說點，也「光顧」了近十間的士高與桌球會，但却一無所獲，兩人不打算再找下去了，便截了一輛街車回卡凡的住處。

回到卡凡的住處，泰迪邊喝着啤酒，邊安慰卡凡道：「卡凡，不要灰心，總會找到他們的，像他們這種人，有錢在身，不去享受快樂一下，是不會安樂的！」

卡凡喝下一口啤酒，吐口長氣，說道：「泰迪，我已說過，不將那個何麗華找到，讓她受到應得的懲罰，我是不會甘休的，你放心吧，我不但不灰心，也充滿了希望！」

「嗯。」泰迪高興地看着卡凡：「明晚你下班後，我與你一道，再去找那兩個男女！」

卡凡搖頭道：「泰迪，不用了，你還是去陪碧琪吧，免得碧琪因此而誤會你，生你的氣！」

泰迪瞪着眼，怪叫起來：「卡凡，我泰迪不是那種重色輕友的人，碧琪那方面，我會致電向她說明，相信她不會不諒解的，要是不諒解，她就不配做我的女朋友！」一頓又正容說道：「你若仍當我是老友，就不要再那樣說！」

「泰迪！」卡凡重重地拍了泰迪的肩頭一下。

「卡凡！」泰迪也伸手用力拍拍卡凡的肩頭。

兩個人的手，忽然緊握在一起。

× × ×

一連兩晚，卡凡與泰迪兩人找遍了那一區的娛樂場所，一點收獲也沒有。

這令到他們懷疑，「何麗華」與她的那個男友，並不如他們想像的那樣，有了錢，便喜歡在公衆場所玩樂的人。

「卡凡，要不要在這方面繼續查下去？」泰迪的語氣透着思疑。

「嗯。」卡凡也有同感。「他們可能暫時躲藏起來也說不定。」

「卡凡，你的意思如何？」泰迪靠在梳化上，伸了個懶腰。「這樣下去，我會捱不住的。」

這時候，經巳是深夜三時多，他們才從外面回到卡凡的住所。

卡凡困倦地打了個呵欠：「暫時不查下去，過一段日子，他們肯定不會蟄伏，再出來活動的時候，再去查，說不定，會有意外的收獲？」

「我贊成。」泰迪也打了個呵欠，「卡凡，你早點去睡吧，明天還要上班。」

卡凡點點頭，起身去浴室洗澡。

待到卡凡從浴室走出來，泰迪巳歪倒在長梳沙上，睡着了。

卡凡不禁搖搖頭，從房中拿出一張毡子來，蓋在泰迪的身上，熄了客廳的燈，回房去睡了。

× × ×

一日，卡凡有一點事，趕往一家酒店的咖啡座與相約的一位同事傾談，在離開咖啡座的時候，無意中瞥到一個男子急匆匆地從酒店門口往大堂內走去，在那一瞥眼間，他整個人陡地震了一下，停下脚步來。

他那位朋友冷不防之下，幾乎被他絆倒，不由說笑地道：「卡凡，你是怎麼了，不是發現了一個絕色尤物吧？」

卡凡仍然望着那男子走入大堂內的背影，頭也不回地道：「老陳，你先走吧，我看到一個多年不見的老朋友，去找他打個招呼。」不等那老陳答話，他便揚揚手，急急往大堂那邊走去，雙眼一直盯着那個男子。

那男子在升降機前停下來，仰頭看着上面的指示燈號。

卡凡在走到另一部升降機前的時候，放緩了脚步，先看看這一邊的升降機上面的指示燈號，然後，才往那個男子那邊走過去。

那個男子根本不是他所說的「老朋友」，而是因爲那男子的左眉中，有一條很短的疤痕，而身材樣貌及年紀，都與愛巢別墅那個叫阿玉的女人所說的，那個與「何麗華」一起去開房的男子很相像，特別是眉間的那條疤痕，縱使世上有不少人會在眉間弄出一條疤痕來，但也不會巧合到，也在左眉間是一條疤痕的，這正是他要跟着那男子的原因。

他決不能夠放過這個重大的發現，他決定要弄清楚那男人到底是不是他要找的人。

當他看清楚那男子的樣貌，特別是在眉間的那道疤痕後，他一顆心怦怦直跳，太像了！一陣熱血上湧，他幾乎忍不住便撲過去，一把將那男子扭抓住。

但理智却告訴他，千萬不能衝動，以免鬧出笑話來，因爲，那男子只是很像，還未加以證實的，雖說世上很難會有那麼巧合的——左眉間有一道疤痕的兩個人，却並不等於絕對沒有。況且，就算是那男子眞是與「何麗華」一道的那一個，萬一在糾纏的時候，被其逃脫」，那等於打草驚蛇，只怕再要找到他們，那就難比登天了。

因爲，他們在驚覺之下，除非是白痴，才不會趕緊躲匿起來，還在鬧市中的公衆地方出現。

所以，卡凡極力按捺着激動的心情，待到那邊的「電梯」門一開，他也隨着這邊等候的幾個人，急急往那邊走過去。

——他們這邊的「電梯」還沒有降下來。

不論在什麼場合，凡是在等「電梯」的人，都有一個通病，雖然分別在兩部「電梯」前等候，但只要那一部先下來，大部份的人都會往那部「電梯」擁過去，擠進去的，這種現象，很平常，所以，不會引起什麼人的注意，再加上卡凡相信那個傢伙根本不會認識他，所以，他放心地擠入那部「電梯」內。

他看到那個男子按在第十一樓的按鈕上，他却沒有按。

這同樣不會引起同乘電梯的人的注意，因爲有可能別人已按了他要上的那層樓的按鈕，那麼，他再按的話，那才眞的會招來別人奇怪的目光。

在未上到十一樓之前，不斷有人在下面的幾層出去，當升降機停在十一樓，門打開的時候，那男子第一個走出去，跟着還有兩個人走出去，卡凡是最後一個走出去的。

他看到那男子往左邊的走廊走去，他却裝出是來找人的，先往右邊的走廊張望了一下，才轉回身，往左邊走廊張望一下，點點頭，裝出找對了，邊走邊看着那些房間號碼，跟在那男子的身後，往那邊走去。

那男子根本就沒有扭頭望他一眼，一直往走廊的轉角處走去。

卡凡眼往那一扇扇的門上瞧看着，暗裏，却一直偷瞥着那個男子。

結果，他發覺那個男子走入轉角那邊的第三個房間內，門上嵌着的號碼是一一二三。

卡凡沒有立刻離去，繼續往前走，在經過一一二三號房時，他只是看了一眼，便繼續往前走，在走廊盡頭處，一一二八號房門上敲了幾下，然後叫道：「趙先生，趙先生，我是金泰公司的張文遠，請開門！」

根本上，卡凡說的什麼趙先生，金泰公司，張文遠，完全是胡謅出來的，要是房內有人應門，他便說找錯了房間，說一聲對不起，若沒有人，那就最好了，他可以隨便嘀咕一句，然後返回去乘「電梯」到下面。

他這麼做「戲」，完全是做給走入一一二三號房的那個男子「看」的，以免那男子心中起疑，在進入房中後，却暗中偷窺他，那就不會被那男子思疑了。

總之，小心一點的好，因爲他認爲，那男子有九成就是與「何麗華」一起去開房的男子，若是令他起了思疑，溜走了，那就錯過了一個好機會。

幸好，房內不知是根本沒有住了客人，又或是那麼巧，外出了，沒有人應門，他故意又敲了幾下，再叫了一遍，才嘀咕着返身走回「電梯」前。

在經過一一二三號房時，他斜眼瞥了一下，房門關得緊緊的，他雖然不知道房內的男子有沒有偷窺或是偷聽，但他做了「戲」，相信不會引起那男子的思疑。

下到下面的大堂，他立刻走到公衆電話前，納了一個硬幣下去，撥了泰迪家中的電話號碼。

泰迪在昨晚曾打電話給他，詢問他可有進一步的發展，並說，今日不用拍戲，在他下班前，會致電給他，相約與他的女朋友碧琪一同去吃晚飯。

這時候是下午二時四十三分，泰迪這個愛動的人，不知外出了沒有。

卡凡希望泰迪仍在家。

因爲他很需要泰迪的幫助。

電話鈴聲響了足有二十秒，就連卡凡也以爲，他不在家中，正準備改撥電話到BB機台「呼叫」他，電話却忽然有人接聽了。

卡凡心中一喜，急急道：「泰迪！」

話筒中傳來泰迪的一個呵欠聲，語聲有點含糊地說道：「卡凡？」

卡凡一聽便聽出，泰迪睡到這時還未起身。「泰迪，我發現了一個與『何麗華』十分相像的男子……」

「什麼？」泰迪怪叫一聲，聲音透着驚喜，似乎睡意全消。「你現在哪裏？」

「我在××酒店大堂……」

「你是不是在監視着他？」泰迪急急打斷了卡凡的說話。

「是啊！」

「你等我，我馬上趕來！」

「泰迪，別找錯地方，我在酒店大堂等你！」卡凡一句話才說完，泰迪那邊巳收了綫。

放下話筒，卡凡噓了口氣，走到斜對着四部「電梯」門的一張沙發前，坐下來，緊緊地盯着那四部「電梯」門口。

× × ×

泰迪在三十分鐘後趕到來，這麼快，大概是坐的士趕來的。

他一眼發現了卡凡，走過去，還未坐下，便轉着眼珠，掃視着大堂內的那些人，急急說道：「卡凡，那傢伙呢？」

卡凡拍拍梳化。「泰迪，先坐下來，我慢慢對你說清楚。」

泰迪一屁股坐下去，雙眼催促地瞧着卡凡。

卡凡的雙眼却一直沒有離開過那四個「電梯」門口，說道：「那個男子不在大堂內……」

「在那裏？」泰迪急切地打斷了卡凡的說話。

「在十一樓一一二三號房！」卡凡接將發現那男子的經過，以及那男子的樣貌

身材，還有左眉間有一道疤痕的特徵，向泰迪說了一遍。

泰迪聽完後，想了一下，才說道：「聽你這麼說，確是十分相像，莫非『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無論如何，決不能放過這個發現，弄清楚是不是我們要找的人！」

卡凡點點頭。「我也是這樣想。」

「你想到了什麼辦法麼？」泰迪一副急不及待的樣子。

「我想不出有什麼好辦法。」卡凡苦着臉說道：「這裏是酒店，總不能直闖入去，揪着那男子問個清楚的啊！那很容易會惹上官非的！所以，我想在這裏等，等他下來然後暗中跟着他，找機會將他制住，然後查問。」

「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泰迪轉着眼珠。「但要是那個男子一直不下來，我們等到什麼時候？就算我們一直等下去，只怕酒店的保安人員也會懷疑我們而加以干涉。」

「那我們可以到酒店外面去等的啊！」卡凡道。

「卡凡，這是守株待兔！」泰迪性急地道：「我們何不採取主動？」

卡凡疑惑地看着泰迪，正想開口，泰迪巳說道：「我的意思是，我們可以到上面去找他——找一個藉口，要是眞的是我們要找的那個男子，那麼，那個何麗華一定也在房裏面……」

「泰迪，你說得對。」卡凡伸手拍拍泰迪的肩頭，高興地說道：「其實，你的頭腦比很多人還要靈活。」

泰迪馬上起身：「那麼，我們馬上上去。」

卡凡站起來，却遲疑地道：「我們找什麼藉口去找他？」

泰迪眼珠轉了一下，說道：「我可以說是一名珠寶經紀，來這酒店找一個客人交易，但却找錯了房間，不就成了麼？」一頓又道：「你留在走廊上，由我去找他，萬一開門的就是那個『何麗華』，她不認識我，不會令她起疑心，那就可以讓警方來個甕中捉鼈了。」

卡凡想一下，雖然泰迪的穿着不像一個珠寶經紀，手上也沒有挽着那種占士邦式的手提箱，但却並不等於他就不像一個珠寶經紀，何況，這只是一個藉口，就算房中的人起疑，也不會硬將泰迪留下，盤問一番的，所以，他點頭表示同意。

於是，兩人便乘「電梯」上十一樓。

× × ×

他們上到十一樓時，一個酒店侍役剛好下去，走廊內靜悄悄的，不見一個人。

泰迪在卡凡的指示下，來到一一二三號房前。

卡凡則站在轉角處，替他把風。

泰迪站在那房門前，深吸了口氣，正想舉手敲門，忽然，他聽到房內似乎響起一陣輕微的聲響，夾雜着一聲悶窒的叫聲以及一聲低沉的喝聲，他不由怔了一下，舉起的手也定住了，思疑地側着耳朵，傾聽一下。

但房內又沉靜下來，再聽不到那一陣奇怪的聲響。

卡凡在轉角處看到泰迪那舉動，不知他怎會「猶豫不決」的，又不好開聲，只好直眨眼。

泰迪傾聽了一會，再聽不到什麼，雖然心中思疑，但舉起的手還是敲落在門上，「篤篤篤」。

他聽到像是有很輕的腳步聲走到門前，但却沒有人開門，那刹那，他雖然不敢確定房內的人就是要找的人，但却思疑房內的人有點古怪。

「篤篤篤」，他再次敲門。

大約五秒鐘後，才聽到房內有人接道：「什麼人？」是女子的聲音。

泰迪的心不由劇跳了一下；這房內原來不單止那個男子，還有一個女子！吸口氣，他忙說道：「我是周生，寶麗珠寶行的，張生在麼，他約了我的！」

「周生？」房內那女人說了一聲，隨即「哦」地恍然叫了一聲：「原來是周先生，我先生正在等你！」隨即，房門拉了開來。

却不是完全打開，只是開了尺許左右的一條「縫」，一個年約二十三四歲的女子，就站在門邊，正笑着瞧着他。「周生，就進來。」

泰迪在乍聽那女子隔着門，承認她的先生約了他來，他馬上警惕起來，因爲他的身份及所說的，都是揑造出來的，房內那女子却都承認，這豈不是表示，房內的人大有古怪？及至房門打開，看到那女子，雖然他沒有見過那位「何麗華」，但却聽卡凡詳細地描述過，他馬上就認出，那女子正是卡凡要找的那個「何麗華」！

那刹那，他的心房跳得更劇烈！果然應了他那一句：「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他雖然心頭狂跳，但表面上却一點也沒有顯露出緊張驚喜的神色來，却裝出小心謹愼的樣子，打量一眼那女子，說道：「你是張太太麼？」

那女子點頭笑道：「周先生，請進來，我先生剛進了洗手間。」

泰迪在這刹那，眞是進退維谷，遲疑間，倏地從那女人的身後，閃出一個男子來，左眉間赫然有一道疤痕，一步搶上前，口裏說道：「周先生麼，我就是張……」陡地，伸手一把抓住泰迪的右手臂，將他扯了進去！

泰迪在冷不防之下，一個站不穩，猛地踰跌進去，那女子好快的動作，一下子將門關上。

泰迪在被那眉間有疤痕的男子扯入房內的刹那，心知不妙，本來，他可以大聲叫喊的，但恐怕驚動了酒店內的保安人員及侍役等人，那兩人會因而急急溜走，卡凡一個人未必可以截住他們，所以，他不叫喊，好讓卡凡有時間去通知酒店的保安人員，來個甕中捉鼈。

不過，他仍然掙扎，但馬上便被一個從浴廁內衝出來的青年以尖刀抵在他的腰腹上，將他制住……

× × ×

卡凡在轉角處瞥到泰迪忽然「跌」入了房內，房門隨即關上，他便心知不妙，那刹那，他第一個反應便是想衝過去援救泰迪，但他隨即便驚覺到，那樣不大妥當，反而驚動了房內的人，萬一他們衝出來

，自己未必阻止得了，最佳的辦法，莫如立刻去通知酒店的保安人員，將那房門封鎖起來，然後，配合警方人員，來個甕中捉鱉，一網打盡！

於是，他馬上放輕了脚步，竄到「電梯」前，剛好，電梯門開，一個穿着酒店制服的侍役，還有兩個客人走出來，他馬上一把將那個侍役及客人一推，推到電梯旁邊的牆上，那個侍役及兩個客人驚慌地正想嚷叫，卡凡忙將手指放在唇上，朝三人「殊」了一聲，急急說道：「我發現一一二三號房內的人脅制禁錮了我的一個朋友，你們別聲張，你快下去通知保安部的人，並報警！」他說時，伸手扯一下那侍役。

侍役與那兩個客人聽卡凡那樣說，臉色齊變，其中一個驚得張口驚叫，但馬上驚覺地伸手捂住了咀巴。

「先生，是……」那侍役遲疑地說。

卡凡情急地道：「你以爲我說笑？快，要是出了什麼事故，你負責得起麼？」

那侍役看到卡凡一面緊張樣子，知道不會是假的，當下急急說道：「我馬上下去……」但隨即又說道：「電梯還未下來，不如到這兩位先生的房中去打電話，通知保安部！」這侍役倒是有幾分急智。

卡凡忙點頭道：「好，快去，我在這裏監視一一二三號房的動靜！」

說完，走回走廊那頭。

那個侍役與兩個住客馬上到另一邊走廊，那兩個客人住宿的房間去打電話。

× × ×

大約十五分鐘後，警方人員以及酒店的保安人員，利用一條後備門匙，悄然開了門鎖，並撞斷防盜鍊，一擁衝入房內。

結果，房內的兩男一女束手受逮。

泰迪也被警方人員解救了。

警方人員與酒店的保安人員，還在浴室內，找到兩個被綑縛起手脚，以膠貼紙封住了嘴巴的男人。

那兩個男人被鬆了縛，撕下那封着嘴巴的膠貼紙後，馬上向警方人員報稱，他們是被房內的三個人騙來，然後綑縛起來，加以洗刦！

泰迪馬上想起，他在敲門的刹那，聽到房中有一陣聲響，大概就是那兩個男人之中的一個，正被脅持住綑縛起來。

而據那兩個男人的報稱，他們是先後被騙來的。

原來，房內那被捕的兩男一女，在報紙上登了一段廣告，徵購老爺車，並自稱是老爺車發燒友，結果，這兩個男人看了廣告後，正好想將擁有的其中一輛老爺車出讓，便打電話到酒店與他們聯絡，約好將車子駛到酒店的停車場，然後到他們所開的房間去找他們，再下去看車，結果，被那兩男一女洗刦。

結果，警方人員在那兩男一女的身上，搜出那兩個男人被刦去的財物，連現鈔帶手錶及戒指等，合共超過一萬元。

這兩男一女這條「橋」，也可謂另出心裁了。

卡凡也認出，那個女的，正是那個自稱「何麗華」，騙得他信任，然後登堂入室，施施然偷竊了他一批財物的女子！

那女子在卡凡的怒視下，垂下頭，不敢看一眼卡凡。

泰迪雖然吃點苦頭——被那兩個男子揍了兩三拳，並被綑縛起來，但能夠幫卡凡捉到三個壞傢伙，也算值得。

結果，那三個傢伙被判以應得之罪，去吃「皇家飯」了。

根據那三個傢伙的供認，這半年來，被同一種手法受騙上當而至失竊的那幾宗案件，都是他們幹的。

而那個女子——眞名叫馮美娜的就是餌，專門引那些獨身男子上當。然後，便通知那兩個男的，大肆搜掠。

這兩男一女，乃是老搭檔，其中，馮美娜與那個左眉有疤痕的男子——眞名林丹的，關係親密。

而卡凡那一晚先是有點暈眩，回到家後喝了那杯水便沉睡得人事不知，都是被馮美娜先後在他喝的可樂汽水及開水中，暗中下了藥物。

× × ×

「卡凡，總算出了那口氣！」泰迪喝了口啤酒，開心地說道：「不幸中的大幸，也得回了一部分財物。」

這時候，泰迪正與卡凡在一處大牌檔吃晚飯，時間已是八時多，他們可是才從警署中，錄完「口供」出來的。

卡凡舒口氣道：「經過這次的教訓，以後眞要帶眼識人，特別是那些女……」

「卡凡，你不是一朝被蛇咬，以後連井繩也怕了吧？」泰迪怪叫起來：「你不是這一輩子也不結婚吧？」

卡凡苦笑一聲：「泰迪，別說得那麼嚴重，我不過是說，以後結識女孩子，要小心一些。」

「你這麼說，我放心了。」泰迪臉上的表情十足。「否則，等一會碧琪來了，我不知對她怎樣說才好。」

「泰迪，怎麼忽然扯到那位蘇小姐的身上？」卡凡惑然地看着泰迪。

泰迪擠擠眼，古怪地笑道：「因爲我剛才打電話叫她出來時，她告訴我一個好消息——」

卡凡不是一個呆子，從他的眼色及古怪的笑意，馬上猜到是怎麼回事，一張臉刹時烘熱起來。

「卡凡，你想不想聽這個好消息？」泰迪捉狹地笑說道。「不想聽便算了。」

卡凡紅着臉道：「泰迪……」

泰迪馬上說道：「那你是很想聽了？」一頓緊接又道：「聽清楚了，碧琪已問準了她那位同事，準備在這個星期天，到郊外去旅遊，讓你們認識認識！」

「泰迪，我……」卡凡吶吶地說。

「你不是說你這個星期天要上班吧？」泰迪緊張地看着卡凡，一副生恐他不答應的樣子。

卡凡忍不住「哈哈」一聲笑起來，說道：「看你這個緊張的樣子，簡直比我還急！」

「那你到底去不去？」泰迪幾乎叫起來。

卡凡鼓起勇氣：「我正要告訴你，我這個星期天放假，正好與你們一道……」

「哈，好傢伙，居然作弄我！」泰迪怪叫起來。一拳擂在卡凡的肩頭上！

但隨即，他便哈哈笑起來。（完）

江湖詭異傳奇小說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火魔燈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少林寺被萬聖教征服，大智掌門以身殉，掌門職位交大仁師弟，辭別歷代祖師神位自戕心脈而死，不辱佛教清名，門下弟子遵遺囑伺機反抗，夜宿名山寶刹，突現鬼火風鈴，掠出白衣人影幢幢，將殺死的大化和尚及黃衣武士余七等三人吊在面壁石下，冷寒星、大仁亦無法追到白衣人，懷疑她是魔燈教的人或十惡婆。在這段時間，石少虎由三位前輩繼續傳授功力增强武功，再向田十郎挑戰，一舉得勝，田十郎淪爲他的奴僕，石少虎脫離萬聖教帶走田十郎。無名公子由萬聖教的人帶去徐州找人，路上被上官救走，又被皇甫天華攔截……

兩魔教橫行　衆豪俠無策

皇甫天華道：「妳還承不承認是我皇甫天華的未婚妻？」

上官倩道：「我是皇甫天華未過門的媳婦，但不一定是你。」

「什麼意思？」

「我發覺好像不認識你了，無名公子更像以前的皇甫天華。」

「那麼妳現在就嫁給他好了，何必猶豫。」

「假如事實證明，他眞的是皇甫天華，我當然會考慮。」

「不必考慮，現在就可以兌現。」

「時機未到。」

「已經到了，我們解除婚約。」

「什麼，你要解除婚約？」

「不錯，解除婚約！」

解除婚約畢竟是件大事，尤其是女兒家，更是非同小可，上官倩不禁心頭一震，但她很快便平靜下來，詞鋒犀利的道：「假定你是皇甫天華，我接受，反之，你根本連解除婚約的資格都沒有。」

皇甫天華桀驁不馴的道：「不管妳怎麼想，反正本公子已不承認妳這個未婚妻，從今以後，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但是，這位無名朋友我必須帶走。」

無名公子聞言勃然大怒：「你要帶在下走？」

皇甫天華傲然言道：「你的身份本公子已調查的一清二楚，你本是扶桑人，非我族類，必須將你押送回國，免得混淆視聽，敗壞了我們皇甫世家的名聲。」

無名公子斬釘截鐵的道：「不管我是誰，在下喜歡中原，誰也沒有權利叫我離開。」

王師古一臉煞氣，吐字如刀：「這恐怕不能由着你，非走不可！」

驀然一長身，探臂抓來，無名公子立即還以顏色，以霹靂拳對敵，皇甫天華一怔神，冷聲喝道：「朋友裝的還像，連我們皇甫世家的霹靂拳也學會了，來，我皇甫天華陪你玩玩。」

無名公子一言不發，立以行動代替了

答覆。

於是，這兩個皇甫天華，就在光天化日之下幹上了。

兩個人相貌酷似，用的又都是霹靂拳，連攻守進退的路子都完全相同的，就好像是一個師父敎出來一樣。

但有一點不同，皇甫天華的功力比無名公子要深得多，而且偶而還會雜着別的功夫，是以，交手不足五十合，無名公子已居於劣勢。

猛可間，皇甫天華一記重拳攻來，無名公子連退五六步，王師古乘虛而上，要出手抓人，上官倩罵了一聲：「不要臉！」全力攻出三掌，硬將王師古逼退。

上官倩氣忿忿的道：「你們想以多爲勝，是不是？好，看咱們誰家人多。」

撮口爲嘯，一道土坡後面突然冒出來五六十人。

原來上官倩此來的目的，係奉父命率衆尋找三老。皇甫天華一見衆寡懸殊，心知取勝不易，即刻打了退堂鼓，對無名公子道：「朋友，你絕非中原之人，盼火速回返扶桑，免得葬身異域，做個無家可歸的孤魂野鬼。」

言畢一揚手，隨即領着皇甫世家的人揚長而去。

上官倩交代手下的人，繼續未竟之功，與無名公子結伴而行。

「公子的霹靂拳係跟何人學得？」

「我也不清楚，似乎從小就會。」

「可知這一套拳法乃是皇甫世家的獨門功夫？」

「最近常常聽人提起。」

經過這一陣躭擱，天已傍晚，約莫行出十餘里地，便找了一個鎭集的客棧住下來。

× × ×

深更半夜。

又見魔燈。

魔燈出現在上官倩、無名公子所住鎭集附近的一個野廟裏。

閃閃的光焰、一片碧綠，陰森森的令人望而生畏。

光焰時而飄浮游動，時而凝注如一，益增三分鬼氣。

野廟位於一個山坡上，地勢甚高，碧光四射下，十數里內皆清晰可見。

不一時，有一名上官世家的高手，像捕捉獵物的兀鷹，箭也似的欺近過來。

是一條魁梧的漢子，身穿紫衣，手裏拿着一對流星鎚，名叫郭勇，人如其名，勇猛異常，爲上官白雲得力的助手之一。

流星鎚郭勇十分機伶，在野廟外窺伺頗久，見無任何動靜，始舞着流星鎚，舉步踏入。

廟堂不大，寬五丈，深僅二丈餘，魔燈就放在正面稍後的一張供桌上。

郭勇的流星鎚舞得虎虎生風，在週身佈下一道鎚幕，夜鷹似的雙目迅捷掃向四方。

四下裏空空如也，並沒有人。

甚至，連半個鬼影子也沒見。

郭勇沉聲喝道：「甚麽人在此？是英雄就站到明處來。」

四下寂然，聲息全無。

郭勇繼續叫罵，依然毫無反應，他開始向前移動，逐漸接近魔燈。

有一條粉紅色的絲巾，却從魔燈的上方，緩緩垂下。

下垂的速度，隨着郭勇的步伐加快而加快。

郭勇仍渾然未覺，只顧四週，忽略了頭頂。

「魔崽子，再不現身，老子就先毀掉這盞魔燈！」

舞動流星鎚，閃電射出。

可惜晚了，毫釐之差，流星鎚尚未觸及魔燈，自己的脖子已被絲巾套住，整個身子拔竄而起，被懸吊在橫樑上。

他乃一流好手，仍圖作最後掙扎，臨斷氣前，流星鎚向上揮打，欲作困獸之鬥，奈何僅揮出去一半不到，頭皮一緊，響起一串「卡巴！卡巴！」骨頭碎裂的聲音，已死於「血魔五龍爪」下。

一條白色的人影飄然落地。

嬌笑聲中，隱到神像後面去。

片刻後，山坡下又來了一位嬌客。

嬌客的臉上蒙着一方紗巾，進入廟堂，取下絲巾，這才看清楚，她的眞面目，原來是謝紅梅。

謝紅梅畢恭畢敬的立在神案前，吐字如珠的道：「魔燈敎首席鬼火使者犬養紅梅報到。」

神像的後面，馬上傳出一個嬌冷的聲音來：「犬養紅梅，妳遲到了。」

「是因爲這附近上官世家的人太多，必須設法誘開，又被姓郭的搶在前頭，不便貿然現身，請副座明鑑。」

「唔。」

「郭勇身手不凡，何不生擒活捉過來，給他點藥吃，再製造一個張三通，苗人傑。」

「奇策妙計，可一不可再，何況上一次功敗垂成，並未如預期的將上官白雲套牢。」

「事實確是如此，三年前石繼堯之死，計設連環，石氏世家至今仍隱忍未發，沒對皇甫世家取任何行動，累公主枉費了不少心血。」

「枉費也不盡然，如今石繼堯屍骨已寒，上官、皇甫二世家風風雨雨，不可開交，皇甫天華又與上官倩解除婚的，這對上官世家而言，無疑也有一個不小的打擊，這三大世家已是風雨飄搖，不復當年風光。」

「副座說的是，削弱三大世家的工作，算是完成了一大半。」

「紅梅，剩下來的工作，就全看妳的表現了。」

「請副座指示。」

「本座首先想知道石少虎的情況。」

「屬下已向公主報告過，石少虎被萬聖敎擄去，近來沒有任何進展。」

「本座曾有命令，叫妳救他出險，這樣，定可以拉近你們的距離，爲何未予執行！」

「是石少虎拒絕開溜，他要打贏田十郎後才肯堂而皇之的走。」

「石少虎身在少林，妳怎沒有暗中跟上？」

「因爲上官世家正進行了一件事大之事，屬下欲作深一層的瞭解，故而延遲行

程。」

「是何重大之事。」

「他們正展開地毯式的搜索，找尋石破天、全眞道長、悟性大師。」

「找這三個老東西做甚麽？」

「目標完全針對本敎及萬聖敎而發，想找這三個老傢伙來對付咱們，或者覓得他們的武學遺跡，加以修練。」

「目前可有眉目？」

「尚無所獲。」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默後，魔燈敎的副敎主依舊未見其人，只聞其聲：「現在，有一件重要的任務，要交付予妳。」

「紅梅在聽令。」

「本座命妳押一個人。」

「誰？」

「無名公子。」

「公主的弟弟？殿下？」

「八郎爲本座惹了不少麻煩。」

「殿下現在何處？」

「就在前面的公柳集，與上官倩同住一家客棧。」

「屬下跟上官倩，無名公子，看是舊識——」

「不必親自出面，妳在暗中策劃，叫妳手下的人去執行就可以了。」

「押到那裏去？」

「總部。」

「萬一殿下不合作怎麽辦？」

「本座授權妳可用一切手段，包括格殺在內。」

「這——」

「妳不必顧忌，父王經營二十年的基業，不能毀在他一個人的手裏。」

謝紅梅打了一個冷顫，躬身應是。

「另外，還有一件事，妳也要特別注意。」

「那一件事？」

「屈武押解的那個人，已開始啓程動身。」

「也準備押往總部？」

「暫到徐州。」

「公主可是要屬下負責押運？」

「押運的事本座已有十全的安排，妳的任務是設法阻止或誘騙他們不要接近那輛馬車。」

「這樣屬下須先知曉押運的路綫，才能勝任愉快。」

「稍待，本座自當將詳情告妳。」

「是！」

又是一忽兒的沉默。沉默中，謝紅梅奔至廟門口，左右張望一下，當她返回魔燈前面時，副敎主的聲音已在耳畔響起：

「紅梅，日息國的那個武士長島谷川，行踪如何？」

「在開封上官世家。」

「日息國與我松上國宿仇甚深，此人絕對留不得。」

「這事好辦，找個機會，屬下親手將他幹掉。」

「爲免被人識破，引起石少虎對妳的戒疑之心，妳勿須輕易涉險，本座會指派專人去辦，連同另一個必殺之人，一齊解決。」

「還有那一個是本敎必殺的人？」

「狼人！」

「哦，是他！」

「還有狼人不除，終久是本敎的心腹大患。」

「是啊，狼人的身份一明，可是天大的麻煩。」

「紅梅，此事雖然嚴重，但狼人想查明他自己的身世，却比登天還難，眼前最急迫的工作，還是儘速將石少虎掌握在手掌心裏，叫他幹一樁轟動武林的大事，上官白雲一旦命歸九幽，武林三大世家就不足畏矣。」

「公主所言甚是，押送殿下的事一了，屬下立刻上少林寺。」

「本座曾眼見，石少虎向田十郎提出挑戰，倘若獲勝，說不定，正在來此的途中。」

「這樣最好，可以節省不少時間。」

「犬養紅梅，妳要加倍努力，務必要在最短期間內，不論用任何手段，掌握住他的心，或者給他服用迷藥，叫他變成可以供咱們驅使的木頭人。」

「屬下遵命，一定全力以赴！」

「注意：不可操之過急，功虧一簣，也不可延宕太久，貽誤戎機！」

「紅梅知道，緩急之間，自有一定的分寸。」

「曉得掌握分寸就好，將魔燈熄掉，到後面來，有許多細節，本座要當面交代妳。」

謝紅梅應諾一聲，取下蒙面黑紗，將魔燈罩住，轉身走到神像後面。

廟堂內立即陷入一片黑暗中。

却有陣陣竊竊私語之聲傳來。

× × ×

中午。

官道旁的一家小飯館裏，上官倩與無名公主正在打尖吃飯，小二哥拿着一張便箋，來到上官倩面前，恭恭敬敬的道：「請問這一位可是上官姑娘？」

「上官倩怔愕一下，道。「我是上官倩，有事？」

小二哥將便箋交給她，沒再言語。

上官倩定目一看，只見上面寫着：「速來七里坡一會，知名不具。」共十一個字。

字跡潦草，墨跡尚未全乾，顯見書寫之人甚是倉卒。

但却無法從筆跡上看出係何人手筆？上官倩滿頭霧水的道：「小二哥，這便箋是何人送來的？」

「一名賣零食的小斷。」

「人呢？」

「已經走了。」

「七里坡在何處？」

「村西那一道長坡便是。」

上官倩「嗯」了一聲，對無名公子道：「請公子在此少待，小妹去去就來。」

等不及無名公子的回話，便即急急忙忙的離開。

她這一去，可不是去去就來，好大一會工夫，仍不見她回轉。

却見一名車把式打扮的大漢，走進小飯館，問了一下小二哥，來至無名公子桌前，道：「上官姑娘已經僱好小可的馬車，請公子上車。」

無名公子信以爲眞，當即跟着他走出

店去，見他係往東邊走，不由一楞，道：「上官姑娘不是往西邊去的嗎？」

車把式粗獷的聲音道：「車子是從西頭偏的，現在停在東頭，上官姑娘說要叫俺送兩位到開封去。」

無名公子不疑有他，與車把式來到東邊，果見村口上停着一輛黑色馬車。

因為沒見上官倩，無名公子道：「上官姑娘呢？」

車把式說道：「她在車上，請公子上車。」

服務還眞週到，扶着無名公子登上車蹬。

無名公子探頭一望，沒看見上官倩，心知有詐，可惜來不及作任何反應，痲、啞二穴已被人制住，兜住他的屁股，塞進車裏去。

路旁冒出來三個人，二男一女，女的是謝紅梅，聲急語快的道：「你們立刻上路，到總部去，如遇緊急狀況，可以拿他開刀！」

三人齊聲應是，並肩坐在車前，揚鞭絕塵而去。

謝紅梅目朝西邊望了一眼，忙不迭的退入路旁樹林裏。

剛剛隱好身形，上官倩便到了村口，過了一會兒，謝紅梅才蹓了出來，裝出一副不期而遇的樣子。

上官倩道：「紅梅姐，妳看見一輛馬車沒有？」

謝紅梅含混其詞的道：「沒注意。」

上官倩將巧遇無名公子的事告訴謝紅梅，道：「眞邪門，店家說無名公子是被一個車把式帶走的，我自己也明明看見有一輛馬車停在這附近，怎麽一轉眼就不見了？」

謝紅梅改口道：「呃，我也好像看見一輛馬車駛走了。」

上官倩急急追問：「駛往何方？」

謝紅梅指着相反的方向：「大概是那邊。」

「紅梅姐，妳要到那兒去？」

「上少林，找我家主人去。」

「少虎哥為人挺隨和的，又沒拿妳當下人看，何必老是主人主人不離口。」

「倩姑娘，謝謝妳把我當作姐妹，然而，公子替我還了一千兩的賭債，我是來抵債的 債務未清之前我永遠是主人的奴才。」

「哎呀，我眞拿妳沒法子，好了好了，隨妳的便，妳上少林，我要追下去瞧瞧，無名公子可不能再出岔子。」

目送上官倩去後，謝紅梅亦不稍停留，已來到前面的小村落，走進那家小飯館去。

調兵遣將，忙乎了一個上午，謝紅梅還沒有吃午飯，只叫了一碗麵，半斤醬牛肉。

忽聞有人朗聲說道：「照這位姑娘的樣兒，再來一份，外加一壺酒。」

隨着這一陣話語，石少虎大踏步的走進來。

謝紅梅好不高興，面如桃花，笑臉相迎，拉着石少虎的手坐下來，含情脈脈的道：「奴婢正要到少林去找主人，想不到這麽快就見面了。」

言語間，不停的替石少虎彈灰塵，擦汗水。

石少虎不快不慢的道：「這一路上，我是騎馬來的，新買的一匹馬，到村口就累死了，所以才這麽快。」

「主人是否已經打敗田十郎，重獲自由之身？」

「對呀，不打敗田十郎，如何能離開萬聖教。」

謝紅梅道：「在飛雲堡時，奴婢看你們的功力約在伯仲之間，一個月的時間不到，主人是如何取勝的？你們一共打了多少個回合？」

「差不多五十合，那是因為——」

話到口邊，石少虎突然住口沒再說下去。

好聰明的謝紅梅，很是善體人意，順着石少虎的口氣道：「那是因為主人在飛雲堡時藏了私？」

石少虎欣悅的笑笑，言不由衷的道：「對！對！」

酒菜麵食已送上桌來，扒了半碗麵，吃了幾口牛肉，先壓一壓餓蟲，石少虎才斟了兩杯酒，道：「紅梅，謝謝妳對我的關心，來，我們乾一杯。」

說乾就乾，仰脖子一飲而盡。

謝紅梅亦未忸怩，杯到酒空。

來而不往非禮也，謝紅梅抓住這個機會，又斟了兩杯酒，而且，還趁石少虎不留神的時候，在他的杯子裏下了藥，高舉起酒杯，笑盈盈的道：「奴婢敬你一杯，祝主人揚眉吐氣，重獲自由。」

櫻口一張，滿杯的烈酒倒進嘴裏去。

石少虎亦未推辭，舉杯就飲，謝紅梅卻突如其來的將杯子打翻了。

「紅梅，妳這是幹什麼？」

「請恕奴才無狀，因見一隻蚊子掉進酒杯裏去了。」

「哦！」

石少虎眼珠打了兩個轉兒，「哦」了一聲，沒再多說一個字。

謝紅梅命小二換了一隻杯子，二人繼續吃喝，不久，發現田十郎也到了飯館的門口。

田十郎汗流浹背，氣喘如牛，全身上下沾着一身厚厚的塵土，鮮艷的紅衣，已經變了顏色，到達門口時，便一屁股坐下去，顯得甚是疲憊狼狽。

謝紅梅微微一驚道：「主人，姓田的這個傢伙，大概心有不甘，追下來想要拚命！」

石少虎道：「按照魔教的規矩，他們的人落敗，就要貶身為奴，石某的意思本不欲收他為奴，由他自殺算了，是自在僧叫我留下他當看門狗，替死鬼，下得少室山，也沒留意他，買了一匹馬就跑，沒料到他果然跟來了，看來萬聖教當眞言出如山，更加不可輕估。」

謝紅梅緊鎖着柳眉兒，字斟句酌的道：「身邊帶着一個寃家對頭，妥當嗎？」

石少虎道：「不礙事，他要是胆敢作怪，隨時可以叫他滾蛋。」

命小二給他送過去一份菜飯，田十郎就在門口的一副座頭上吃起來。

酒足飯飽，石少虎付帳離店，經過田十郎身旁時，冷冷說道：「田朋友，你可

以慢慢吃，歇一下再走。」

田十郎站起身來答話應道：「是，主人！」

出得店來，石少虎一逕往東，謝紅梅道：「主人可是要到開封去？」

石少虎道：「不錯，咱們先到上官世家，再定行止。」

甫出村口，田十郎從後面跟上來，一隻手拿着饅頭，一隻手拿着肉，還在繼續啃。

但是卻嚴守着他做奴才的分際，始終走在聽不到石少虎、謝紅梅談話的距離以外。

× × ×

開封。

上官世家。

石少虎到達的時候，天還沒有黑，在這之前，刑部總捕頭林子俊已先一步來到此地，沒多久，上官明、上官倩也相繼回來了。

用過晚餐，上官白雲藉詞將田十郎，謝紅梅支開，與石少虎、林子俊、常谷川以及上官明、上官倩，齊聚在一間戒備嚴密的客廳裏，開始共商大計。

首先由石少虎將少林寺經歷之事，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最後道：「上官世伯，如果小侄判斷沒錯，魔教的下一站十九是上官世家，希望能早作綢繆。」

上官白雲肅容滿面的道：「老夫想先聽聽賢侄的高見。」

石少虎一本正經的道：「冷寒星技深若海，輕而易舉的便將少林大智掌門擊敗，其鋒銳不可當，少虎以為此時硬拚，絕非上策。」

上官明沉聲說道：「石世兄的意思是步自在僧的後塵，立字認輸？」

石少虎道：「老實說，咱們都沒有自在僧那麼寬廣的胸襟，三大世家事實上也丟不起這個人，但避開他們，不跟魔教硬碰硬的拚，應該是可以行得通的。」

上官倩道：「可是，我們要逃避到什麼時候，難不成要一直逃避下去，任令冷寒星飛揚跋扈，稱孤道寡？」

石少虎以堅定的語氣道：「當然不，這只是權宜之計，我們應加速尋覓三老，只要找到了三位老人家，或者是學得三老遺留下來的蓋世武功，局面便可完全改觀，也正是咱們主動向冷寒星挑戰的時刻，但不知搜尋的工作進行的怎樣了？」

上官白雲道：「前不久與世侄分手後，便全面展開，且已派專人知會你們石家及武當派，相信亦在加速進行中，一旦少林派也參予其事，聲勢更大，只要傳言不假，在相當時日之內應可理出一點頭緒才是。」

石少虎鄭重其事的道：「於情於理，這件事應無可置疑，因為家祖父石破天，全眞道長，悟性大師，三位老人二十年前聯手追殺血魔君、十惡婆，一去未返是實，而那位藥商是在偶然的情況下與大信和尚相遇，且因受三老之囑，不肯據實相告，他沒有撒謊誆人的理由。」

上官明道：「石世兄，這當中還有一些令人困惑不解的事。」

石少虎道：「何事不解？」

上官明道：「三位老人為何密而不宣，甚至是有意躲避？」

石少虎搖頭嘆息道：「小弟亦有此同感，但只要尋得三老，一定可以解開這個謎，難在咱們眼前既要應付萬聖教的恣肆挑釁，又要嚴防魔燈教的偷襲暗算，百事雜陳，深恐力不從心。」

上官白雲感慨系之的道：「賢侄所言不差，目前確是百事雜陳，力不從心，屈武需要追截，無名公子亟待援手，林大人又帶來最新的消息，在在都需要大量的人手去辦。」

石少虎神色一緊，道：「無名公子有消息了？」

上官倩將途中之事細說一番，講到皇甫天華退婚的事情時，引得上官明大為憤慨，大罵皇甫天華不止，倒是上官白雲表現的相當平靜，道：「也罷，天華這孩子近來人心大變，既然彼此貌合神離，分手未嘗不是一件好事，何況由於無名公子及狼人的出現，誰是眞正的皇甫天華，尚在未定之天。」

石少虎問道：「世伯可曾問過大娘，皇甫伯母當年到底是生了一個？還是雙胞胎？」

上官白雲道：「是一胎，只生了天華一個男孩。」

神刀林子俊道：「既然皇甫公子是獨子，那無名公子從何而來？」

石少虎說道：「無論從音容、笑貌各方面來衡量，他們應該是一對孿生兄弟才對，除非出現奇蹟中的奇蹟，意外中的意外。」

上官倩道：「我也覺得他們定係一對孿生兄弟，不單音容笑貌相似，無名公子也已學得霹靂拳，且已具備相當火候。」

皇甫長安只有一個兒子，現在卻冒出兩個皇甫天華來，音容笑貌相似，可以解釋為是意外的巧合，武功路子卻斷無巧合的可能。

事情實在太玄太奇，連長島谷川這個局外人也不免忍不住要問：「這是怎麼回事？」

上官白雲沉吟許久後，面色凝重的道：「這事委實令人不可思議，想係出自別人巧妙的陰謀安排，在兩個不同的地方，由兩個皇甫天華同時修練霹靂拳等武功，及至成長到某一個年齡之時，再行掉包替換。」

「爹爹之言極是，」上官倩道：「做女兒的早就感覺出來，現在這個皇甫天華處處格格不入，反倒是無名公子顯得毫無陌生疏離之感。」

石少虎道：「倩姑娘，這種感覺有多久了？」

上官倩道：「大約三年多了。」

石少虎臉色大變的道：「這就對了，三年多前，也正是無名公子被騙遣送回扶桑的時候。」

林子俊道：「石公子是說無名公子才是眞正的皇甫天華？」

石少虎斷然決然的說：「不！十之八九，兩個都是冒牌貨。」

上官明道：「那麼，誰才是眞正的皇甫天華？」

石少虎道：「狼人的可能性極大。」

上官白雲道：「由上推論，賢侄之言

固然可信度極高，但此事非同小可，在尚未取得確切證據之前，仍不宜妄下什麼斷語。」

大家皆點頭稱是，石少虎將話頭拉回來，道：「倩妹剛才說，無名公子又遭人誘騙，誤搭上一輛馬車，被人載走了！」

上官倩道：「是的，不論這個無名公子是誰，我覺得都有將他找回來的必要，只要把他的眞實身份查清楚，皇甫天華就無所遁形。」

石少虎道：「可是，照妳的說法，那一輛馬車行方不明，如何追尋，說不定此刻早已遠蕩。」

上官倩充滿信心的說道：「遠蕩還不至於，小妹已經佈下了一道封鎖綫，他們頂多只能在方圓百里之內轉圈圈，走不遠的。」

神刀林子俊道：「走不遠就好辦，下官已通令徐州，鄭州、開封、懷遠等地的衙門捕快，加緊查緝過往的可疑馬車。」

石少虎說道：「林總，上官世伯說總捕頭也帶來了最新的消息，不知指的是什麼？」

林子俊道：「也是一輛馬車。」

「載人還是載東西？」

「現在還不知道。」

「在那裏發現的？」

「黃河岸邊。」

「有何可疑之處？」

「形跡神秘鬼祟，一輛馬車，竟有九名押解的人。」

「都是武林人物？」

「皆佩有兵刄刀劍。」

「是否已掌握住他們的行踪？」

「渡過黃河之後，便如石沉大海。」

「會不會是屈武那一夥人？」

上官白雲道：「很難說，不過，老夫剛得到飛鴿傳書，屈武那一夥人確已渡過黃河。」

石少虎立即追問道：「也趕着一輛馬車？」

上官白雲說道：「當然，屈武押着那一個全身裹着白布的神秘人物，必須以車代步。」

「押運的人有幾個？路綫如何？」

「消息來源表示，正在查證中。」

「糟糕，一下子出現三輛馬車，又都行踪不明，眞不知道該先追那一輛馬車才好。」

「爲今之計，老夫以爲勢必須兵分三路，全面進行。」

「那搜尋三老的事怎麼辦？」

「自然不能停下來，但全部主力應該放在追捕馬車之事上，畢竟三老如在虛無飄渺間，可遇而不可求，什麼人去找都一樣。」

「三路兵馬怎麼分？」

「由老夫、賢侄、林大人各領一支人馬，林總最好易服而行，免得引起歹人的注意。」

林子俊頷首稱善，道：「不知何時動身？」

上官白雲道：「事不宜遲，咱們馬上出發。」

立即付諸行動，大夥兒已經步出客室，一名上官世家的管事先生，來到上官白雲面前稟道：「老爺，皇甫世家的天華少爺求見。」

上官倩一聽是皇甫天華就有氣，寒着臉說：「不見！」

還是做父親的涵養深厚，上官白雲道：「請他進來吧。」

管事去沒多久，皇甫天華便在王師古的陪伴下放步行來。

上官倩面籠寒霜，語冷如冰的給他來了一個下馬威：「皇甫天華，我們兩家早已恩斷義絕，你還來幹什麼？」

皇甫天華表現的相當沉穩，目光從石少虎、林子俊等人的身上一掃而過，環施一禮之後，正容說道：「婚姻乃是一件大事，不可兒戲，雖然我倆已同意解除了婚約，還是須得到世伯老人家的認可方爲妥當。」

上官白雲面無表情的道：「如此說來，你是專爲解除婚約來的？」

王師古陰惻惻的冷笑一聲，道：「假如上官大俠不同意的話，我家少爺可以考慮收回成命。」

這是什麼話，簡直欺人太甚，上官明、上官倩雙雙縱出，準備出手揍人，上官白雲忙將兒女壓下來，怒容滿面的道：「不必考慮，倩兒雖非國色天香，還不至於嫁不出去，需要別人憐憫，老夫同意解除婚約，但看在長安兄的情份上，有一句話老夫不能不問。」

皇甫天華道：「請世伯明言。」

上官白雲道：「汝父皇甫長安是否確已身亡？」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

「裝在棺材裏的爲何是別人？」

「小侄已經說過了，先父的遺體不見了。」

「爲何不去尋找？」

「天華此行，正是爲了尋找先父的遺體。」

「可有什麼綫索？」

「現在還沒有。」

上官白雲的臉一沉，道：「天華，聽清楚，這件事你必須要查個一清二白，老夫活要見人，死要見屍，若是交代不清，老夫絕對不會輕輕放過你！」

話雖然不是說的挺重，但就上官白雲的身份地位，道德修養而言，已經算是頂重的了，忙連聲應是，未敢還嘴。

上官倩小嘴一扭，從齒縫裏擠出來幾個字：「你還有事嗎？」

皇甫天華道：「沒有了。」

「那就別賴在我們上官世家，快些滾吧！」

王師古瞪了上官倩一眼，皇甫天華發出一聲冷哼，沒說半句告別的話，便悻悻然結伴離開。

望着二人遠去的背影，常谷川忽然驚呼一聲，喃喃自語道：「這兩個人的背影好生眼熟。」

石少虎一驚，道：「快想想看，在那裏見過？」

謝紅梅就在附近，嬌笑道：「常大哥跟他們又不是初次見面，當然眼熟。」

「我說的是他們的背影，」常谷川沉思有頃，終於想起來了，才說道：「好像是在天津安平客棧內，殺害敝國特使的兇

手。」

神刀林子俊聞言精神大振，已伸手握住了刀柄，迫不急待的道：「能否確定？如果眞是殺人的兇手，本官現在就將他們抓起來！」

十餘名捕快，反應敏捷，手握刀劍，作勢欲衝。

長島谷川吞吞吐吐的道：「天黑夜暗，時間又極其短暫，只能說極像偷襲暗算的人，却無法百分之百的肯定。」

林子俊道：「常兄弟當初是在霹靂拳下，這已經呼之欲出。」

謝紅梅插嘴道：「無名公子也會霹靂拳，足證這一套拳法已流出，再也不是皇甫世家獨門的功夫了。」

上官白雲道：「謝姑娘說的倒是幾句實話，證據不足，抓人徒增紛擾，不如按兵不動，暗中默查，未知林大人可以爲使得？」

三大世家，國之棟樑，上官白雲是何等身份，神刀林子俊只有聽命的份兒，道：「上官大俠怎麼說就怎麼辦好了，下官遵命就是。」

事實上，皇甫天華，王師古這時已離去，想要抓人也來不及了。

剛才的那名管事却又慌慌張張的來報，萬聖教的大隊人馬已開到上官世家的大門之外。

大家一聽此言，不由皆心頭一震，上官白雲不遑多想，照着石少虎的意思，採行退避之策，立即兵分三路，退出上官世家，分頭去追尋那三輛神秘的馬車。

× × ×

晚上。

夜已經很深很深。

一輛馬車。

一輛神秘的馬車。

駛進了距離開封東方百里之外，一個縣城的一家騾馬大店中。

駕車的是屈武，身邊還跟着兩個年輕力壯的漢子。

而車棚裏，在他們之前，却早已有九輛馬車停在那裏。

騾馬大店內停九輛馬車，這是稀鬆平常的事，不足爲奇，奇的是九輛馬車的式樣、顏色、大小皆完全一樣，就好似一個人打造而成。

店內的飯莊裏，有二十七個人，正在大吃大喝，每三人一桌，彼此之間不曾招呼，也沒有言語，好像大家都素不相識。

屈武，這位魔燈敎的鬼火使者，朝馬棚裏瞧瞧，向飯莊裏望望，命兩名大漢，打開車門，搬下一個大木箱來。

一名店小二上來說道：「三位爺可是要住店，眞對不起，小號已經客滿。」

屈武生冷的聲音道：「老夫姓趙，三天前就已有人代爲訂好房子。」

店小二忙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啊，原來是趙爺，有，有，上房就在前面，是本店最好的，請！請！」

搖頭晃腦，活像一隻哈吧狗，在前面領路，一直領進三間上好的客房裏。

屈武道：「你下去吧，立刻將晚飯開上來。」

「是，趙爺！」店小二倒着退出去。

沒多久，小二將飯菜送進客房，將房門關起，還下了閂，屈武這才親自把那隻黑漆大木箱打開。

裏面坐着一個人，身上裹着白布，頭上也一樣被白布包着，僅僅露出來半隻眼睛半張嘴。

一點不差，正是上官白雲和石少虎，在天津見到的那一個被魔燈教視爲最高機密的人。

屈武等三人先沒理會他，先塞飽了自己的肚子，然後將剩菜飯倒在一起，由一名大漢端至木箱前，用湯匙舀了一匙飯菜，往那神秘人的口裏塞。

神秘人却不肯張口，拒絕服用。

大漢大爲惱火，眼一瞪，粗野的罵道：「他媽的，你到底吃不吃？」

再將湯匙送過去，神秘人還是沒有張嘴，大漢更火更怒：「你他奶奶的要是再不吃，老子就倒掉餵狗。」

另一名大漢說道：「老刁，你這是對牛彈琴，他啞穴被制，連個屁也放不出來了。」

姓刁的大漢可不敢作主解穴，屈武猶豫了一下，上前解開啞穴，厲色說道：「皇甫長安，你放明白點，餓死的滋味可不好受，你已經有過幾次絕食的紀錄，最後還是想重見天日，改變主意。」

被稱爲皇甫長安的人怒沖沖的道：「老夫這一次決心絕食到底，除非你們能將老夫心中的疑團解開。」

屈武一隻脚踩住不箱，冷笑道：「老匹夫，你想知道什麼？」

「你們欲將老夫押到那裏去？」

「徐州、開封或者懷遠、鄭州。」

「究竟是那裏？」

「屈某隨便說一個地方你相信嗎？」

「好，算你狡猾，魔燈敎的敎主不會有四個吧？」

「只有一個。」

「誰？」

「褚金田！」

「褚金田？」

「你沒有聽錯。」

「老夫怎麼從來沒聽過有他這一號人物？」

屈武說：「那只能怪你坐井觀天，孤陋寡聞。」

「謀害老夫的王師古現在怎麼樣？」

「活的好好的呀。」

「沒被我兒天華殺掉？」

「你兒子，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什麼？」

「皇甫天華給你做了一個墳，墓堆上已經長出了草。」

「就算我兒不明眞象，少虎賢侄和上官兒已照過一次面，相信他們會看出一點蛛絲馬跡的。」

屈武說：「皇甫長安，你以爲他們會來救你？」

「一定！」

「那你就更應該吃點東西，先保住自己的老命！」

「好，將來老夫頭上的白布拿掉，解開痲穴，我自己吃。」

屈武嘿嘿陰笑一聲，道：「解開你的痲穴？老小子，你想逃？」

「解開一條手臂就可以了，飛也飛不

了。」

「假如屈某不答應呢？」

「那老夫就會絕食自盡，叫你交不了差。」

「算你狠，屈爺爺姑且網開一面，給你個方便。」

屈武的手法快速奇妙至極，一拍一推一按，那神秘人的右臂，便馬上可以活動了。

接着，鬆開頭上的白布，果不其然，當眞是皇甫長安。

皇甫長安活動一下右臂的筋脈，拿起湯匙，一面吃，一面說道：「你們利用王師古作內應，再蠱惑張三通他們來行兇，目的何在？」

屈武說：「你多此一問，自然是想稱霸武林。」

「石氏、上官、皇甫三大世家，是你們的絆腳石，所以設計連環，定下了一石二鳥之計，陷害老夫之餘，還想嫁禍上官世家，將上官白雲也拖下水。」

「既然已經知道，又何必開口。」

「由此推想，石繼堯的那一條命也是你們的傑作？」

「老匹夫，你猜對了。」

「老夫不明白，既已落在你們手裏，何不乾脆行兇殺人，留下這一條殘命作甚麼？」

屈武說：「是上面交代的，屈某也不甚了了。」

「上面？那個叫褚金田的教主？」

「是我們副教主的主意。」

「你們還有副教主，是誰？」

「皇甫長安，屈爺爺已經破例叫你知道的太多了，別不知足，快吃吧，吃完了好睡覺，明天一大早還要趕路呢。」

皇甫長安心裏有數，屈武不答理，自己說破嘴皮子也是白搭，只好閉上嘴巴猛加餐。

塞飽肚子，馬上又恢復原來的樣子，頭上裹上白布，右臂也不能動彈了，連大木箱的蓋子也被蓋了起來。

別人是躺着睡，皇甫長安只能坐在箱子裏面睡。

× × ×

第二天一早，就在這家騾馬大店裏，發生了一件極其壯觀，而又令人莫測高深的事。

十輛一模一樣的馬車，像一條長龍似的，同時離開了這一家客棧。

到得大街之上，立即分道奔向南北西東。

再往前行，繼續分道，直至一條路上只有一輛馬車爲止。

總之，十輛車駛向十個不同的方向。

每輛車上都有三個車把式，服式完全一樣。

每輛車上都載着一個大木箱，大小規格相同。

皇甫長安在那一輛車上？

沒有人知道。

只有天知道！

× × ×

一輛馬車。

一輛與屈武的那一輛同樣的馬車。

不同的是，只有一個車把式在前面駕車。

在官道上，正由西向東，快速的行駛着。

後面有人在追，一女二男，男的是石少虎、常谷川，女的則是魔燈教的首席鬼火使者，松上國的美女，石少虎的奴婢犬養紅梅。

十餘丈外，還有一個人，乃是萬聖教的紅衣武士，石少虎贏來的奴才田十郎。

石少虎動作飛快，一馬當先，盞茶工夫不到，便追上了馬車，硬將車子攔下來，很有禮貌的說：「對不起，老鄉，請問你們這輛車子打那兒來？」

車把式是個爽快人，粗里八拉的直着嗓子道：「開封。」

「到那兒去？」

「沒有一定的準兒。」

「此話怎講？」

「到處遊玩。」

「車上載的是貨物或是人？」

「人。」

「幾位？」

「四位女眷，一位老太爺。」

「可否容在下瞧瞧？」

車把式本來大爲不快，要發火，車內却傳出一個嬌甜而又親切的聲音道：「石公子，歡迎檢查。」

說着，車門也隨着打開了，車內的情形一目瞭然，原來是萬花樓主，神機妙算奇女子尙小雲，帳房先生魏大全，以及三名使喚的少女。

老友重逢，尙小雲顯得很熱絡，問候的話一大堆，石少虎以禮相答，道：「尙樓主是什麼時候離開邯鄲的！」

萬花樓主尙小雲笑容可掬的道：「已經有一陣子了，公子走的時候也不打一個招呼，不然說不定咱們可以結伴而行。」

石少虎歉然一笑，道：「失禮，在下走的匆忙，一時疏忽，尙祈原宥，他日有暇，定當陪姑娘作三日遊。」

「三天不覺得太少嗎？」

「三月如何？」

「嗯，這還差不多。」

「姑娘打算上那裏？」

「車把式沒騙你，到處遊玩，沒有一定的準兒。」

「那就請吧，別掃了諸位的興。」

「不急，石公子好像在找什麼。」

謝紅梅搶先的說道：「我家主人在找人。」

尙小雲雙目清澈如水，含情脈脈的凝視着石少虎，說道：「找那一位，是女的吧？」

石少虎笑笑道：「是男的，在邯鄲時曾請樓主測過字的那位無名公子。」

謝紅梅補充道：「還有一位不知其爲何許人也的神秘人物，以及不知道是載着什麼東西的一輛馬車，素聞姑娘神機妙算，可否爲我家主人算一算？」

尙小雲道：「尋人覓物，本樓主確有獨到之處，可惜此來純爲遊歷，法器全留在北京，恐怕會失算，小妹姑妄言之，公子姑妄聽之，可不要當眞。」

掐指算了一會兒，道：「無名公子的人可能在西北方向。」

謝紅梅道：「那個神秘的人，及那輛

神秘的車又在那裏？」

尙小雲露出兩排貝齒，吐氣如蘭的道：「既是神秘的人，神秘的車，綫索全無，實在無從算起，請公子見諒。」

石少虎笑道：「那裏，尙樓主快請自便，不要躭誤了諸位的行程。」

尙小雲似亦不欲久留，揮揮手，道了一聲：「後會有期」，便即驅車離去。

× × ×

又是一輛相同的馬車。

這一輛是三個車把式。

車行速度甚快，顚簸的很厲害，發出隆隆之聲。後面有一位妖冶嬌艷的女子，正在發足猛追。

一身雪白的衣裳，滾着碧綠色的花邊，胸前繡着兩朵大紅花，正好將雙乳襯托的更加豐滿壯碩，臉蛋兒雖談不上是個傾國傾城，一對媚眼却稱獨一無二，不是十惡婆還會是誰。

十惡婆奔行的速度比馬車還快，不過一瞬間的工夫，便到了車後。

打開車門一看，裏面沒有大木箱，有人，是無名公子。

無名公子生來風流倜儻，如玉樹臨風，十惡婆一見便「食指大動」，心如鹿撞，饞的她直流口水，嬌軀輕巧一縱，跳上車去。

先在他面頰上親了一下，嗲聲嗲氣的叫：「小兄弟，小兄弟！」

無名公子瘂啞二穴被制，身不能動，口不能言。

十惡婆媚眼兒一拋，千嬌百媚，半個身子已經壓上去，又道：「小白臉，你是怎麼了，睡的像豬，一點也不解風情。」

但她很快就明白是怎麼回事，解開他的瘂、啞二穴。

無名公子早已被她撩撥的春心盪漾，「劍拔弩張」，連說半句話的時間都捨不得浪費，像一頭春情大發、饑不擇食的野獸，一把便將十惡婆抱住了。

「心肝，別急，想下水得先脫掉衣服呀。」

「嗯，嗯——」

無名公子的話語含混不清，有點歇斯底里。

衣服不是脫下，而是在混沌中被他胡亂拉扯掉。

十惡婆亦已解去羅衫，青山翠谷，曲徑通幽，雙峯高聳，膚若凝脂……無名公子早已魂兒飄飄，看傻了眼。

拔劍而上！

長驅直入！

衝鋒陷陣！

攻城掠地！

風狂雨驟！

欲仙欲死！

可惜，車門被十惡婆的玉足輕輕一撥關上了，鎖住了一車春光。

車子顚簸的更厲害，隆隆之聲大作，謝紅梅的三名手下，嘻笑自若，仍渾然未覺。

馬車的行踪却被石少虎發現了，他此刻正站立在大路右方的一座小山上。

常谷川、謝紅梅隨侍在側，田十郎則遠在半山腰上。

石少虎不假思索，拔足就要往山下衝，謝紅梅道：「主人，這恐怕不是咱們要追的車子吧？」

一怔之後，石少虎訝然道：「妳怎麼知道？」

謝紅梅柔聲說道：「尙樓主不是說過，無名公子的馬車在西北方嗎，奴才是怕誤時太多，錯失良機。」

「尙小雲過去的計算，的確奇準無比，也正因爲她太神太奇了，對她的眞實身份不免令人疑竇叢生。」

「萬花樓主不過是一個算命賣卜的江湖術士，主人何必高估她。」

「紅梅，依我看，她不是神仙，便是魔鬼。」

「神仙？魔鬼？主人以爲她是誰？」

「這正是石某亟欲查明的事。」

語音一頓，繼又意味深長的說道：「一個人最好不要太聰明，尤其不要自以爲聰明，過份的自信，就會露出馬脚來，妳說對不對？」

謝紅梅似是聽懂了他的言外之意，不禁心頭一懍，馬上改口說道：「主人既然這樣說，咱們就下去查一查，奴婢來打頭陣！」

嬌軀三閃，已如箭射而出。

石少虎、常谷川緊隨在後，田十郎則在石少虎的指揮下，繞着山腰奔向馬車前方去。

馬車仍在快速疾駛中，三個車把式有說有笑，尙不知死神的脚步已漸接近，身後的車箱內正有人在興雲作雨。

這時，十惡婆與無名公子的肉搏大戰已止，雙方鳴金收兵。

出乎意料之外，無名公子並未元陽耗盡而亡。

不過，也夠瞧的，臉色白蒼蒼的，全身虛脫無力，好像換了一個人，穿衣服的速度比十惡婆要慢得多。

等他穿好衣服，十惡婆已行功三十六週天，更加艷光四射，美的像一朵盛開的花。

十惡婆的一雙桃花眼，直勾勾的盯着他，恨不得一口將無名公子吞下肚去，將他摟在懷裏，風情萬千的道：「小兄弟，知道我是誰嗎？」

無名公子在西門堡時曾見過她，但他此刻早已被十惡婆的美色，尤其是她的狐媚功完全征服，敵意全無的脫口就說：「我見過妳，是十惡婆。」

十惡婆「哼」了一聲，笑道：「十惡婆多老多難聽，以後叫我十美姐。」

無名公子還眞乖，立刻換了稱呼：「是，十美姐。」

「心肝，你認識姐姐，也一定曉得姐姐的一貫作風吧？」

「十美姐是指那一方面？」

「跟姐姐玩過的男人必須死。」

「好像聽說過。」

「可知姐姐爲何沒有叫你死？」

「許是十美姐太疼愛小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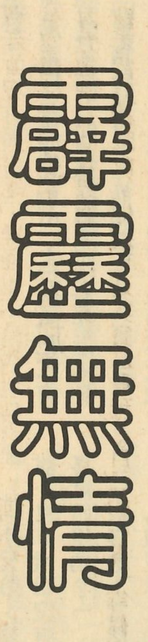
「小兄弟，你人帥，功夫好，嘴巴也甜，總算姐姐沒有看錯人，沒有白疼你，喜歡姐姐嗎？」

「喜歡，當然喜歡。」

「姐姐床上的本事如何？」

（未完・十四）

俠義傳奇小說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燕十三找到玄機子，才知道他就是莊院所見的黑衣人，再經過詳細詢問，他既是綫人又是和倭奴有聯繫的人，玄機子見被識破，便想用一夥黑衣人包圍燕十三和長孫無忌，結果反被燕十三砍殺，將全部黑衣人殺掉，因爲這批人都是倭人，悍不畏死，查不出口供，除了將他們殺掉，別無其他辦法，瞎打誤撞，揭破了這個秘密，但担心練青霞找曹廷查問時有殺身之禍，原來倭人的勢力暗藏在神武營，曹廷祖籍也是倭人，以曹廷的勢力，再利用歐陽天聰的毒烟，一旦時機成熟，大明江山可危，練青霞已探出製造毒烟的場所。和嚴拾生準備刺探……

反對無能力　避暑莊被擒

嚴拾生道：「萬一他眞的是那種人，你莫是非送羊入虎口？」

「他不會爲難我的，我很清楚他對我像子女一樣。」練青霞苦笑。「你放心。」

「放心？」嚴拾生仰天打了一個「哈哈」。「我眞的能放心便好了。」

練青霞道：「你在這裏等着，到天亮仍然不見我回來，那是說我可能落在他們手上，不必再等候，至於你喜歡採取什麼行動便什麼行動好了。」

嚴拾生嘆了一口氣。「我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你？」

「將我擊倒。」

「若是你不這樣說，我或者會找機會試試的，你一說是表示你已經有所防備，以我幾下三脚貓的本領，當然絕對不可能將你弄倒。」

「那你等在這裏好了。」練青霞身形一動，掠上了一株高樹，突然又躍下來。「還有一件事你必須告訴長孫無忌，神武營中大多數人都不知情，我相信他們是不會跟倭奴混在一起的。」

嚴拾生正色道：「只要是有骨氣的漢人都絕不會與倭寇勾結，圖謀不軌。」

練青霞輕嘆一聲。「你將我的話告訴長孫無忌他便明白是什麼回事。」

嚴拾生悶哼一聲。「我就是不明白這個時候你還在打圈子說話，乾脆要我告訴長孫無忌必要時可以借助神武營的力量，別讓神武營的好漢再讓曹廷利用不就是了。」

練青霞怔怔的聽着。「你實在是一個聰明人，這件事你一定會做得很好的。」

嚴拾生搖頭道：「可惜好像你一個這樣的聰明人到現在這個環境還是這樣固執。」

練青霞方要說什麼，嚴拾生已截住．「不用說，我完全明白曹廷對你恩深義重，有些事你還是要跟他當面說清楚。」

「你明白便成。」

「這可不是說的時候。」

「能夠說清楚還是說清楚的好。」練青霞笑笑。「不過我也明白這時候不是說的時候，最重要先弄清楚歐陽天聰的意圖，毒氣的煉製已經到什麼地步，他們又將會利用毒氣採取什麼行動。」

嚴拾生道：「可是你別妄想阻止他們，我雖然不知道避暑山莊是怎樣的一個地方，以你一人之力應該是起不了多大作用。」

練青霞笑接：「若是連這個我也不懂得，還說什麼聰明不聰明：」

嚴拾生嘟喃道：「你去幹你的好了，再跟你說下去我要變成一個老太婆了。」

練青霞也不再說什麼，身形再展，疾掠了出去。

天色這時候已開始暗下來。

×　　×　　×

避暑山莊當然警衛森嚴，警衛分佈的方式與神武營却並無分別，那也是最好的一套，其中當然亦難免有漏洞，只是不容易看出來。

曹廷也亦知道有漏洞，但正如他說的，天下根本就沒有所謂十全十美的計劃，無論怎樣周詳其中亦必然有衝突，難以同時兼顧的地方，唯有權衡輕重，盡可能做到最好。

要發現其中的漏洞當然也並不容易，除非獨具慧眼，細看一遍便能夠看出來。

練青霞所以看得只因爲她對這一套實在太熟悉，也所以輕易便闖進去，一直到了山莊的心腹部份，然後停下來。

她是突然停下來。

那盞燈籠的出現也實在太突然，火光一閃便亮着，出現在前方她必經之路上。

燈籠還未全亮他便已看見曹廷。

曹廷並沒有面對她，燈籠也不是托在他手上，他雖然是手托燈籠的姿勢，那盞燈籠却是平空飄浮在他手掌上一尺的空間。

內力練到這個境界的人並不多。

練青霞看在眼內，知道曹廷其實已發現了自己的行踪，等候在這裏。

「師父——」她只有硬着頭皮上前。

曹廷緩緩轉過身子。「青霞，一路上辛苦了。」

練青霞微喟。「師父知道我到來，特別在這裏等候？」

曹廷微笑。「我不知道你什麼時候到來，只是這幾天這個時候我都會到這裏來看看。」

練青霞乘機說道：「這是唯一的漏洞所在。」

「也只有我一手調教出來的弟子才能夠看出來。」

「徒兒習慣在這個時候採取行動。」

「若是連你這個習慣也不知道，這個師父就不是眞正的師父了。」曹廷輕歎一聲。

「徒兒並沒有忘記師父多年來的悉心教導。」

曹廷歎息着，接說道：「你是爲師一生所見資質最佳的一個，事實證明你的確是武學的天才，得天獨厚，遺憾的只是爲師所懂不多，武功亦有限，雖然有一塊這樣好的材料在手，亦未能夠將之彫琢成至寶。」

練青霞歎了一口氣。「沒有師父的教導成全，徒兒現在還只是一個普通人。」

曹廷搖頭道：「有時候做一個普通人亦未嘗不是一件樂事，若非我發現你的資質過人，刻意收爲弟子加以改造，你現在的生活儘管平淡，肯定沒有這麼多的煩惱，必然開心得多。」

練青霞道：「徒兒有今天的成就經已不枉此生。」

曹廷沉吟着。「我們師徒在這種情形下會面却絕不是一件樂事。」

練青霞道：「徒兒不明白——」

「爲師身居高位，何以還要弄出這許多事情來？」

「師父還有什麼不滿足？」

「我若是一般人那樣，讀書考試，求取功名，到今時今日的地位，應該很滿足的了，可惜我不是。」曹廷仰首向天。「我有今時今日的地位只是我計劃的一部份，距離目的仍然遠得很。」

「師父最終的目的……」

「成則爲王。」曹廷若無其事的。

練青霞一怔。「所以師父不惜與倭奴勾結，密謀造反。」

「錯了。」曹廷搖頭。

「徒兒一路的行踪，調查毒氣的有關一切，難道不是師父着人暗中通知那些倭奴？」

曹廷道：「是我通知的。」

「那師父還不是與倭奴勾結？」

「你沒是考慮到另一個可能。」

「那一個？」練青霞實在想不到。

「師父其實也是來自東瀛，並非中原人氏。」曹廷緩緩轉過身來目注練青霞。

練青霞怔住，她實在難以相信這竟然是事實。

好一會，她才脫口一聲：「師父是說眞的？」

曹廷道：「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練青霞一陣接近昏眩的感覺，喃喃道：「沒有可能的。」

曹廷道：「若是你認爲有可能，別的人也是必動疑，師父又怎能夠在中原待到現在？」

練青霞接問：「這又爲了什麼？」

「中原地大物博，東瀛只是一個島國，天災橫禍無時不有，當然希望能夠找到一塊安樂土地，安居樂業。」曹廷輕吁了一口氣。「這所以我們的人不時騷擾沿海，前仆後繼，年復一年。」

練青霞動容道：「就是因爲一直不成功，師父才有這一次的行動。」

曹廷微一頷首。「也所以近年來沿海除了偶然有襲人騷擾之外，並沒有什麼大變動。」

練青霞不由打了一個寒噤，曹廷的處心積慮，那一份耐性實在可怕。

曹廷接道：「師父有今日的地位所花的心血大概也不用說的了。」

練青霞搖頭。「本來我很奇怪師父何以會勾結東瀛倭寇，現在清楚師父的底細，却又一些也不覺得奇怪了。」

曹廷道：「這件事遲早你一定會知道的，在收你爲徒之前，師父亦已考慮到有此一天。」

練青霞輕歎。「你實在不應該收我這個徒弟的。」

曹廷說道：「這所以師父還算得是一個武林中人，只有武林中人才明白這種心態。」

練雷霞又一聲輕歎。「師父到底有沒有考慮到我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有什麼反應？」

曹廷笑了笑。「若是顧慮這麼多，你我也不會成爲師徒的了。」

練青霞接說道：「那現在應該考慮到吧？」

曹廷道：「以你的性子當然難以容忍師父這種作爲，即使我對你有恩在前，又是一手將你教導成材的師父。」

練青霞道：「徒兒雖然是女兒身，也明白什麼是民族大義。」

曹廷道：「我就是太明白你是怎樣的一個人，所以完全沒有考慮到勸你聽從我的吩咐，轉而助我一臂之力。」

「師父——」

「到今時今日，你我師徒的緣份也應該盡的了，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師父準備怎樣對付我？」

「我沒有考慮到怎樣做，既然你還叫我做師父，爲什麼不讓你我師徒好好的敍一敍？」

「徒兒已無話可說。」

「有些事情你還是要知道的。」曹廷微笑。「我們不妨先到煉製毒氣的地方看看。」

練青霞無言點頭，事實她方寸經已大亂，無論如何她怎也想不到曹廷竟然是來自東瀛，心裏原要說的話非獨說不出口，也覺得毫無意思。

× × ×

時間雖然短促，可是煉製毒氣的燒窰也建造得非常完整，到底是錢多好辦事。

曹廷一面走向燒窰，一面道：「建造這座燒窰只花了三天時間，所用的材料與動工的匠人可以說都是最好的。」

練青霞只有道：「徒兒知道師父有足夠的人力物力財力。」

「興建造這座燒窰同時，煉製毒氣所需要的原料工具亦同時進行，配合得恰到好處，唯一比較麻煩的是大量的海鹽，幸

好在更早之前我已經作好了準備。」

練青霞道：「雖然這樣，海鹽還是一條綫索。」

曹廷恍然道：「你就是抓着這條綫索追踪到來？」

「鹽商必須要大量補充，這不難打聽出來，徒兒亦早已知道海鹽是煉製毒氣的主要材料。」

「以你多年辦案的經驗，當然很容易打聽到海鹽的下落。」曹廷笑了笑。「我知道你一定會找到綫索追踪到來，你到底沒有令我失望。」

練青霞道：「師父也知道徒兒一定會很奇怪，一定會單獨找師父先問清楚。」

曹廷點頭。「當然你還準備曉以大義，但事實其實却是大出你意料之外。」

練青霞無言。

說話間他們已進入燒窰，那之內的一切佈置與練青霞在歐陽天聰的老巢所見並無分別，只是有一種更完善的感覺，每一個在工作的人也顯得很投入。

那些瓷匠已經弄妥了四個奇大的瓷球了。

歐陽天聰親自監督，看見練青霞曹廷進來，推動輪椅迎上前去。

「我們又見面了。」這句話出口，歐陽天聰面上便盡是喜悅之色。

練青霞冷冷的道：「能夠再見到歐陽先生，的確是有些意外。」

歐陽天聰道：「我上京原是無可避免，但上京沒有成爲階下囚，反而變成上賓却難免喜出望外。」

練青霞再問：「歐陽先生也是來自東瀛？」

歐陽天聰搖頭，接一笑。「我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只是好死尚且不如惡活，又何況我被視作上賓，事成之後，又是一國國師。」

「國師？」練青霞一怔。

「你總不會不明白國師是什麼身份，如此總領天下武林，不是更好？」歐陽天聰眉飛色舞。

練青霞歎息。「個人的榮譽眞的是這麼要緊。」

歐陽天聰點點頭，說道：「我鑽研毒氣目的也就是爲了稱霸武林，乃至弄成現在這個樣子，若是這個不要緊，還有什麼要緊的。」

練青霞只是歎息。「你有空的時候無妨坐下來細想清楚。」

歐陽天聰笑接：「我知道你要我想的是什麼，這樣說大概你可以死心了。」

練青霞沉默下去，歐陽天聰轉向曹廷。「明師出高徒，可惜你那位高徒與你這位名師思想不一致。」

曹廷道：「沒有人能夠控制別人的思想的。」

歐陽天聰道：「這實在遺憾。」

曹廷接問：「你若是發現一個天資聰敏，足以繼承你衣鉢的人會怎樣做？」

歐陽天聰不假思索道：「我會千方百計收他爲徒，將一切本領傳授他。」

「不管他將你們教的怎樣做？」

「當然——」歐陽天聰目光回到練青霞面上。「我現在明白了。」

曹廷微笑接道：「聽你這樣說亦可以肯定你的確已有資格成爲一代名師。」

歐陽天聰苦笑。「幸好到現在爲止我還沒遇上一個可以傳授衣鉢的傳人。」

曹廷笑道：「總會有的。」一頓接問：「毒氣現在的情形怎樣了？」

「控制得很好，完全沒有出漏子，估計一天半天之內便可以完全注進瓷球內。」歐陽天聰目光一轉，由心笑出來。「到底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曹廷道：「若是有足夠的時間籌備，相信會更加順利。」

「能夠有現在這種成績，我已經很滿意的了。」歐陽天聰隨即打了一個「哈哈」道。

曹廷接問：「以這四個瓷球所載的毒氣，若是在京城中散放，你以爲會有什麼結果？」

歐陽天聰明白他只是要練青霞知道，笑笑道：「不出半天，京城中人畜無一倖免。」

練青霞動容道：「你們要這樣做？」

曹廷反問：「以你看呢？」

練青霞心頭一動。「這樣做對你們並無好處，若是我推測不錯，這應該是一種要脅的手段。」

「好徒兒。」曹廷放聲笑出來。

「師父的目的何在？」練青霞不由追問。

曹廷道：「要當今天子下旨撤離沿海各省的官兵，好讓我們的人能夠順利登陸，長驅直進。」

練青霞倒退一步。「你們早已經作好準備的了。」

曹廷說道：「大軍這時候經已在海上了。」

練青霞搖頭。「太過份了。」

曹廷笑笑，道：「一切都會配合得恰到好處，在毒氣的威脅下，相信沒有人會抗拒。」

練青霞一再搖頭，又倒退一步。「這件事你不應該告訴我的。」

曹廷道：「師父已經考慮到一切後果了。」

練青霞說道：「那師父打算怎樣對付我？」

曹廷笑了笑。「我們師徒之間的事情爲什麼不留給我們師徒單獨解決？」

練青霞方待說什麼，曹廷已一聲：「你隨我來。」舉步走了出去。

練青霞不由舉步跟上，脚步雖然輕盈，心頭已有如給壓上千斤的巨石。

歐陽天聰看着他們，搖搖頭，歎息一聲，她能夠說出那種話，當然很明白曹廷的心情。

× × ×

進入了莊院的內堂，門戶已有人在外面掩上，曹廷在椅子上坐下才問：「一路你可有發現？」

練青霞說道：「莊院中到處都有人守衛埋伏，我要硬闖出去，成功的機會並不大。」

曹廷道：「所以你沒有妄動。」

「師父要我到這裏來，當然已有所安排，我絕對相信師父一定會給我一個很公平的機會。」

曹廷歎了一口氣。「你懂得這樣想也

不枉我們師徒一場。」

「師父要我怎樣做現在可以說了。」

「歸順，你是一定不肯的了？」

「怎麼師父還要這樣問？」

曹廷笑笑，道：「很好，我現在就給你一個機會，若是你能夠將我擊倒，只要你將門推開走出，絕對不會有人阻止你離開去。」

練青霞沒有作聲，曹廷接道：「這是你唯一離開的機會。」

他面上仍然有笑容，笑看着練青霞，看他的表情，對練青霞他的確有一份深厚的師徒感情，到這個地步仍然希望練青霞能夠歸順他。

練青霞的面上却是一些笑容也沒有，呆望着曹廷好一會，突然上前拜到地上，重重的叩了三個响頭。「徒兒多謝師父十多年來教導之恩。」

曹廷也沒有避開，受了練青霞的跪拜才道：「你學成以來，在公在私都沒有令為師丟面，而且增添光彩不少，已經是報答為師的了。」一頓一歎。「你我師徒的情份到今夜為止，也是無可奈何。」

練青霞緩緩站起身來，拔出了那柄彎刀，恭恭敬敬的道：「請出手。」

曹廷揮手。「不用客氣。」

練青霞彎刀一團刀花滾開，一滾即收，道：「請亮兵器。」

曹廷右掌輕移，平空虛托着的那盞燈籠，立即疾轉起來，說道：「這盞燈籠便是。」

練青霞道：「那麼得罪了。」刀花再滾動，突然開展，向曹廷滾去。

曹廷左手一抬，屈指一彈，正中花心，滾動的刀花立時消散。

「你隨我多年，這個刀花難道便是所得的精華所在？」他隨即問練青霞。

練青霞反問：「你是一個這麼急躁的人？」

曹廷笑笑道：「我只是告訴你，這是你需要盡展所長的時候，一般招式可免則免。」

練青霞道：「因為你瞭如指掌，對你用一般招式一些作用也沒有？」

曹廷道：「這是事實，而你既然知道，又何必再浪費時間來證明？」

「不錯……」練青霞深吸了一口氣，彎刀平胸疾削了出去，這一刀看似平淡，其實已隱含三個變化，只看曹廷的出手而變動。

曹廷看着搖頭。「煉魂刀法變出來的，你能夠悟化不容易。」

練青霞刀已經去到大半，聞言立即收回，曹廷既然能夠看出，當然亦能夠迅速找到其中破綻，一下子將他的攻勢消除。

曹廷接道：「沒有其他的了？」

練青霞沒有作聲，身形突然電閃般開展，彎刀同時削出，不是一刀，刀勢綿密，殺氣奔騰。

「這種刀法才是你用的。」曹廷笑說着右手疾揮，那盞燈籠流星般疾射上半天。

他雙掌隨即展開，車輪般轉動，雙掌迫出來的內勁每一擊恰到好處，將練青霞的攻勢擊散，到那盞燈籠落下，再被他右掌凌 托着，練青霞的攻勢已無以為繼，完全消散。

練青霞這一次顯得有些意外，連退三步，目注曹廷，却沒有說什麼。

曹廷搖搖頭。「 是我所教武功轉變出來的招式。」

練青霞聽着一顆心沉下去，她原是以為已經突破本身所學，另闢新境界。

曹廷接道：「你也不用難過，一直以來你都不清楚我是怎樣的一個人，自然以我的武功為主，能夠轉變出這許多新招式已經很難得的了。」

練青霞靜靜的聽着，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突然一聲尖叫，凌空拔起來，人刀半空中合一，一道電閃也似疾擊而下，曹廷看得清楚，一聲：「好——」人與燈籠疾迎而上，那盞燈籠流星一般，當先迎向來刀。

練青霞這一刀出擊，已是她唯一還有信心的一擊，集合了本身的內力，刀勢反而毫無變化，這一刀也不是以招式取勝，只是個人內力速度的表現。

曹廷可以說完全找不到這一刀的破綻，可是當機立斷，燈籠搶先迎擊。

練青霞的一刀已是有去無回之勢，以她的推算，將燈籠斬破再擊曹廷與直擊曹廷並無分別，那只是一盞普通的燈籠，絕難與她的刀匹敵，也絕對阻止不了她凌厲的刀勢。

燈籠迎上彎刀果然一分為二，當中的燭火亦齊中分開，那一點火蕊就像是兩枚着火的羽箭疾射向練青霞的眼目，光亮而急激。

這實在大出練青霞意料之外，不由頭一偏，兩枚火蕊從旁射空，她的刀勢亦因而大受影响，那刹那她只覺曹廷的身形鬼魅般一閃，握刀的右腕隨即一緊，已落在曹廷的手中，一驚而叫。

也就在她的驚叫聲中曹廷已然將她的彎刀奪去，一轉以刀背壓着她的肩膀一齊落在地上。

練青霞面色刹那青白，怔怔的看着曹廷，一時間一句話也說不出口。

曹廷面上仍然有笑容。「這一刀很好，能夠接得下這一刀的人相信已不多。」

練青霞脫口問：「你呢？」

曹廷道：「也許接得下，也許接不下，但即使接得下也要花很大的氣力。」

練青霞說道：「所以你就利用那盞燈籠。」

「兵不厭詐，再說，能夠利用那盞燈籠的人亦不多，最低限度他必須掌握得恰到好處，速度方向都要準確，否則燈籠中的燭火便毫無用處。」

練青霞不能不承認，歎息道：「當然，也必須配合燈籠的去勢，時間拿揑得準確才能夠在我分神的刹那，將我的彎刀奪去。」

曹廷笑笑。「要奪去你手中的彎刀實在不容易，我也只是試探着看。」

練青霞無言，曹廷接問：「你還有其他更厲害的攻勢？」

「沒有了。」練青霞歎息一聲。「你雖然以燈籠為助，可是我仍然得承認即使沒有燈籠，還是不免要敗在你手下。」

曹廷道：「我喜歡速度。」

練青霞道：「這是我能夠領悟，却未

能夠完全發揮的武道訣要。」

曹廷道：「薑是老的辣，經驗老到總是容易佔上風。」

練青霞歎息。「一直以來，我以為已得到你的眞傳，到現在才發覺仍然有一段距離。」

曹廷道：「這是你性子硬直，若是你像我這樣狡猾，一定會成功得多。」

練青霞淡然一笑。「現在來說什麼也都是廢話，你應該下手的了。」

曹達道：「站在我的立場的確是應該將你殺掉，可是除非萬不得已，否則我還是不想殺你。」

練青霞道：「你會後悔的。」

曹廷道：「看到我們的計劃完全成功，也許你會改變初衷。」

「絕對不會。」

「那只要能夠讓你看到，還是好的，能夠讓多一些認識自己的人看到自己成功，總是一件樂事。」

「這是說，你讓我離開？」

「不是現在。」曹廷微笑着。「在我成功之後，我會讓你離開，至於到時你打算怎樣，到時再說好了。」一頓接道：「現在你隨我回去。」

練青霞道：「我雖然敗在你手下，但仍然有選擇的餘地。」

「你不隨我回去，我現在便將你殺掉，」曹廷笑了笑。「你不會甘心就這樣被殺掉的。」

練青霞沒有作聲，曹廷隨又道：「當然你也絕不會懷疑我的說話。」

語聲一落，他翻腕突然一刀削出，在他旁邊的一株大樹迎刀而斷，「轟轟發發」的倒了下去。

練青霞由心一寒，那刹那她完全感覺到那一刀的鋒利、凌厲，與曹廷奔騰的殺氣，她絕對相信若是她要逃走，曹廷那一刀一定會削到自己身上。

曹廷看着樹倒下才移動脚步走前，一面道：「毒氣成功，你將是你們方面第一個看見京城被毒氣控制的人。」

練青霞跟着曹廷，一聲不發，曹廷接問道：「你以為朝廷會不會接受我們的條件？」

「絕不會——」話出口，練青霞便垂下頭，朝廷現在是怎樣情形也多少是知道的。

皇帝還是一個大孩子，常德郡主見識有限，若是一切田他們作主，就是完全接受曹廷提出來的條件也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

曹廷彷彿看到練青霞心深處，笑接道：「他們是會的，朝廷的情形你應該很清楚，而我比你更清楚。」

練青霞頭垂得更低，沒有作聲。

曹廷接又說道：「你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燕十三長孫無忌，他們也已在京城之內。」

練青霞忍不住道：「你的消息也很靈通。」

曹廷道：「可是我却完全沒有你的消息，所以我早已肯定你必然看出奪去歐陽天聰那些人的武功與神武營接近，轉而懷疑到我頭上，暗中查探。」

練青霞道：「能夠不被你的人發覺，可是我實在沒有弄錯，知道那些人才是你的人。」

曹廷點頭。「你很聰明，只是太感情用事，你應該與長孫無忌燕十三他們保持聯繫的。」

練青霞道：「你發現他們並沒有與我走在一條路上。」

曹廷微笑道：「從他們的行動不難看出他們一方面正在追尋你的下落。」

練青霞輕歎，她現在只希望嚴拾生與燕十三長孫無忌取得連絡之後，能夠迅速採取行動，阻止毒氣的製造，這當然先得擺脫曹廷的監視。

他們能否做到這一點無疑是最重要，否則必須要有足夠的能力攻進曹廷這座避暑山莊，要不然，就憑他們兩個，再加上一個嚴拾生，實在不足以與曹廷方面對抗，枉送性命。

她已經暗示嚴拾生，至於長孫無忌燕十三會不會接受嚴拾生的意見，而嚴拾生又是否將這件事放在心上，則只有聽天由命的了。

曹廷顯然並不知道嚴拾生的事，一頓又道：「也許他們會找到這裏來，但若是孤軍深入，是自尋死路，若是來得太晚，毒氣已經煉製完成，還是死路一條。」

練青霞淡然道：「生死有命，那一個管得這麼多？」

曹廷大笑，一直以來他的運氣都很不錯，歐陽天聰的歸順，無疑只有更成功，這種好運氣顯然會一直繼續下去。

在他的感覺也就是這樣。

× × ×

即使沒有燕十三的指引，嚴拾生要找到燕十三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他實在太熟悉燕十三，知道燕十三會選擇什麼地方逗留。他找到燕十三的時候，長孫無忌也正好與燕十三在一起。

看見嚴拾生，燕十三一些也不奇怪，也只看嚴拾生的神態他便已知道又有事情發生，而且非常緊迫。

聽罷嚴拾生的話，却非獨燕十三皺眉頭，就是長孫無忌亦眉頭打結。

「她應該與我們會合才採取行動的。」燕十三一聲歎息。「曹廷一手訓練她出來，一定會熟悉她的行事作風，只怕她一入避暑山莊便踏進曹廷的陷阱。」

嚴拾生叫起來。「那你們還等什麼，還不動身到避暑山莊救人？」

燕十三道：「她若是合該此刦，難逃一死，我們現在趕去也沒用，否則，我們就是作好了準備才動身也無妨。」

嚴拾生嘟喃道：「話雖然有道理，我可不是這樣想，救人如救火。」

燕十三截道：「曹廷不會殺她的。」

「你以為曹廷是一個吃長素，不殺生的老婆婆？甚至手無縛鷄之力。」

「我只知道她是曹廷的心愛弟子，曹廷在收她為徒之時，相信已經考慮到有這樣的一天，有殺她之心他不會傳授她武功。」燕十三說來倒也輕鬆。

長孫無忌接着道：「燕兄說的甚有道理。」

燕十三歎息着道：「這個人處心積慮，老謀深算，也不可謂不厲害的了。」

（未完・23）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寧勝天見自己的三個香主被管巧巧輕柔動作就解了穴道，而且又聽老夫人說「不要論爲匪類」，三人拜謝離去不知所踪。寧勝天覺得怪異，和衆門派掌門出面查問，先與戚嬤嬤動手，老夫人出手過招，寧勝天、萬青峯、智通大師都稍遜一籌，懷疑中了酒裏的「對消散」，衆人不敢比下去，保存實力，回去萬松山莊再作計議。老夫人一行也離開廢園來到安慶南大街的安瀾酒樓，約見屬下徽幫三龍頭楊公奇、單曉初在貴賓室內，事前却來了一個南宮世家的公子佔座位鬧事，見老夫人能解去他點了穴道的人，反被邀請入座，南宮公子不敢造次……

探萬松會議　戰碧落總管

老夫人藹然笑道：「老身也剛到沒有多久，你先坐下來。」

楊公奇退後一步，坐到右首下面的一張椅上坐下。

老夫人抬目問道：「最近可有什麼消息？」

楊公奇道：「最近聽說寧勝天、方青峯等人都去了萬松山莊，前天還發了一個請柬給屬下，邀約屬下十天之後，前去萬松山莊，有要事相商，屬下正待向老夫人請示，正好老夫人金駕已經莅止。」

老夫人微哂道：「寧勝天的神燈教，不過是一羣烏合之衆，萬靑峯、封居易、崔介夫等人也都是不成氣候之輩，唔，智通也在萬松山莊嗎？」

楊公奇道：「屬下聽說智通大師已在三日前趕赴少林，但十日後他一定會趕來的。」

老夫人冷峻的哼了一聲，說道：「少林寺眞要是敢和老身作對，老身就要他少林寺倒翻過來。」

藍衫少年聽得暗暗一怔：「這位老夫人好大的口氣。」

楊公奇道：「老夫人說得是，諒他智遠也沒有這個胆子。」

他口中的智遠，正是少林寺方丈。

老夫人左手一抬，指指坐在她身側的楚琬姑娘，又道：「江南之事，今後由琬兒負責，你們和她連繫就好。」

藍衫少年心中一奇，忖道：「她要這位姑娘管理江南之事，不知是什麼事情，由此可見這位琬姑娘並不是弱不禁風的閨女了。」

楊公奇應着「是」，一面朝楚姑娘拱拱手，說道：「屬下今後還要大姑娘多多指導。」

楚琬含笑道：「楊帮主好說。」

楊公奇在江湖上名頭不小，徽帮也是和丐帮齊名的大帮；但楊大帮主在這位夫人面前却恭敬異常，楚姑娘這句「楊帮主好說」，對他竟然似奉綸音，面上陡增光彩一般，連連欠身道：「不敢不敢。」

老夫人一抬手道：「好了，沒你的事了。」

「是，是。」楊公奇躬身道：「屬下告退。」

他迅快的退了出去，單曉初自然也緊跟着退出。

老夫人直到此時，才轉過臉來，含笑道：「南宮靖，現在該你了。」

她面垂黑紗，雖然看不到她的笑容，但語氣甚是和藹。

藍衫少年一抱拳，訝然道：「老夫人的意思，在下怎麼？」

老夫人道：「老身請你相公進來，自然要和你談談了。」

南宮靖（藍衫少年）道：「不知老夫人要和在下談些什麼？」

老夫人道：「三月不見，你武功似乎精進不少！」

南宮靖豁然笑道：「老夫人法眼果然厲害，在下不敢隱瞞，最近確實稍有了進步。」

老夫人道：「你有何打算？」

南宮靖道：「在下有何打算？老夫人此話怎說？」

老夫人說道：「老身說得還不够明白嗎？」

南宮靖道：「在下愚魯，還請老夫人明白賜告。」

老夫人道：「方才的事情，你都看到了，也聽到了，是嗎？」

南宮靖心頭暗暗一凜，但依然瀟洒一笑道：「老夫人的意思，在下是不該看到，聽到的了？」

老夫人緩緩的說道：「不錯，你既然看到、聽到了，目前你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

南宮靖自然聽得出她言外之意，但是故作不知，抬臉問道：「老夫人，乞道其詳。」

老夫人道：「一生、一死。」

南宮靖道：「生如何，死又如何？」

老夫人說道：「生，就是投到老身門下，死，那就你休想跨得出這扇門去，從今以後，這世上就不再有你南宮靖這個人了。」

她說話的聲音依然十分和緩，但誰都聽得出這話聲中，已經隱隱帶着濃重的殺機了。

南宮靖聽得面不改色，大笑一聲道：「在下相信老夫人有此能耐，在下也絕非老夫人對手，只是……」

老夫人面紗中透射出兩道森冷的目光，說道：「說下去，只是什麼？」

南宮靖傲然一笑道：「老夫人的意思，並非眞的要殺在下，而是要在下投到老夫人門下了。」

老夫人只哼了一聲。

南宮靖又道：「在下縱非老夫人的敵手，但老夫人手下這些人……哈哈，只怕沒有一個會是在下的對手，老夫人要在下投效門下，準備如何安置在下呢？」

他說得很狂，在老夫人面前誰也不敢開口，管巧巧一雙水淋淋的妙目，死命的盯了他一眼，咀角含笑，雖沒作聲，但等於在說，「以後，總有一天會教你領教我一手絕藝的。」

他這話也頗出老夫人意外，聽得不覺一怔，問道：「你想幹什麼呢？」

南宮靖目光瞟動，看了站在老夫人左首的楚姑娘一眼，才道：「老夫人手下、各有職司，大概也容納不下在下了，老夫人如不嫌棄，在下願意拜妳老人家做乾娘，不知老夫人意下如何？」

他算得很精，拜了老夫人作乾娘，自然高出老夫人手下任何一人了。

老夫人看着他，一陣打量，終於點着頭道：「老身膝下沒有半個男的，收了一個義子也好。」

南宮靖眼看機不可失，立即走上兩步，撲的跪到在地，恭恭敬敬的磕頭，說道：「義母在上，孩兒南宮靖給你老人家叩頭。」

老夫人看得大喜，慈笑道：「够了，够了，好孩子，你快起來。」

上身微欠，伸手把他扶了起來，一面含笑，道：「琬兒，他可能比妳大一些，妳叫他大哥好了，以後你們要像親兄妹一樣。」

楚琬粉臉一紅，朝南宮靖襝袵一禮，低低的叫了聲：「大哥。」

南宮靖連忙還禮，含笑道：「妹子不可多禮。」

管巧巧躬身道：「恭喜老夫人，收了這麽一位英俊瀟洒的公子！」一雙水淋淋的桃花眼，隨着橫瞟了南宮靖一眼，襝袵道：「奴家管巧巧見過南宮公子。」

楚琬在旁道：「她是管副總管。」

南宮靖連忙拱手道：「原來是管副總管，在下失敬之至。」

老夫人樂得笑出聲來，說道：「好了，現在都是自己人了，不用再客氣啦！」

接着話聲一寒，又道：「靖兒，你是老身的乾兒子，爲娘自會把你視同己出，但爲娘門下門規素嚴，任何人觸犯禁律，決不輕貸，你也不能例外。」

南宮靖恭敬的道：「乾娘吩咐，孩兒自當謹記在心，絕不有負乾娘期望。」

老夫人頷首道：「如此就好。」

× × ×

沈雪姑施展「太素脈訣以陰導陽」之術，替自己和南宮靖療傷，蟄居地窟，已經有三十天了。（南宮靖臉上易了容，化名宮飛鵬，拜老夫人爲乾娘的南宮靖，臉上也易了容，他其實是花豹侯元，事詳前文）。

南宮靖傷在老夫人「九陽摧心掌」之下，但老夫人在施展「九陽摧心掌」之際，又暗使了一種極厲害的旁門火功，傷勢極爲沉重。

沈雪姑是在硬接老夫人一記「九陽摧心掌」，被旁門火功灼傷內腑的，傷勢較南宮靖自然要輕，但如以負傷的情形來說，也够嚴重的了。

差幸沈雪姑施展的「太素脈訣以陰導陽之術」出之黃帝內經，也是玄門之士合籍雙修的不二法門，陰陽調和，水火旣濟，別說是傷了，修習有恒，兩人的內功，也可精進倍蓰。

經過這三十天運功療傷，沈雪姑傷得較輕，早已完全復元了，南宮靖因傷得較重，如今也好了十之八九，行動如常了。

地窟地方不大，黝黑如墨，但使南宮

靖最感不安的，是子午兩個時辰，要脫光衣衫，由沈雪姑在背後環抱着自己運動，地方雖然黑暗，但他究是大男人，要在三個如花如玉的姑娘身側，脫下衣衫，裡裎相對，尤其沈雪姑一雙玉手，緊按在丹田之上，縱是鐵石心腸的人，也難免心旌動搖，不克自制，幾次都是沈雪姑以「傳音入密」示警，要他「澄心淨慮」。

「澄心淨慮」，就是要他不可衝動，把持住雜念，這話豈不敎南宮靖聽了臉紅？說他享盡艷福，自不爲過。說他被囚在風流地獄，也自無不可。

李小雲和祝小靑二位姑娘家終日伴着大姐，大哥，這些日子，也習慣黑暗了。

除了子午二時，她們要替大哥，大姐護法之外，長日無事，就只有席地靜坐練功，這對她們來說，也是練功的好機會。

李小雲在這段日子裏，也把師父竹逸先生傳給她的奇胲內功心法練純熟了。

五人之中，最忙碌的是孫小乙，他一個人留在上面，充當厨子，既要做飯，有時還得去江邊捕魚。

此處離碧落山莊雖近，這三十天來，却僥倖沒有人來打擾。

這天也合當有事，這是午牌時光，孫小乙剛煮好一鍋飯，正在燒水，突聽前面「砰」然一聲，似是大門被人撞開了，心頭暗暗吃驚，忖道：「這許久沒有人尋上門來，難道今天有人找上門來了？」

他因一鍋飯剛剛煮好，水還沒有燒開，就算自己躲開了，也會有人發現灶下有火，豈不更會引人起疑？

這就佝僂着身子探首朝堂屋看去，（他經李小雲易容，改扮成一個老漁夫模樣）只見兩扇木門已被撞開，走進來的竟是一個身穿玄色衣裙的女子。

這女子看年紀不過二十出頭，身材苗條，體貌娟秀，只是皮膚黑了一些，可也黑裏帶俏，此刻秀髮披散，連走路都跌跌撞撞，一手掩着胸口，似是負了極重的內傷，剛走進堂屋，就哇的一聲張咀吐出一口鮮血，雙膝突然一屈，跌跪在地。

孫小乙吃了一驚，急忙從裏面走了出去，口中說道：「姑娘怎麼了？可是負了傷嗎？」

玄衣女子雙手用力撑着坐起，右手伸入懷中，摸出一個瓷瓶，用牙齒咬開瓶塞，倒轉瓷瓶，把瓶中藥丸傾入口中，吞了下去，才緩緩坐好身子，目光一掠孫小乙，說道：「你是這一家的人？」

孫小乙點頭道：「老朽自然是這家的人，姑娘……」

玄衣女子不待他問話，就截着道：「那你快些帶着家裏的人，離開這裏。」

「老朽只有一個人。」孫小乙道：「姑娘要老朽離開，那是爲什麼？」

玄衣女子道：「你不用多問，越快離開越好，否則就來不及了。」

孫小乙皺皺眉道：「姑娘要老朽離開，總有個理由吧？」

玄衣女子不耐的道：「那有這麼嚕嗦？你再不走，就走不成了。」

孫小乙搖搖頭道：「老朽一家一當，都在這裏，如何能走……」

玄衣女子冷聲道：「現在你要走也走不成了……」

話聲未落，突聽屋外有人接口笑道：「好哇，小丫頭，妳原來躲在這裏！」

孫小乙一聽聲音，就知道要糟，因爲來人正是碧落山莊的宓副總管！

宓副總管的出現，可以證明一件事，那就是玄衣女子的重傷不支，是被他打傷的了。這不禁使得孫小乙對玄衣女子油然起了同情之心，和同仇敵愾之意，只是他依然站在原地上，臉上裝作出一副不懂和驚異之色。

宓副總管終於施施然在大門口出現，他被沈雪姑斷去一條右臂，如今只是一隻空袖，紮在束腰帶上，却絲毫不改他冷傲的神態，在門口站定下來，刀一般的目光，掠過孫小乙，嘿然道：「這裏居然還有人住。」

孫小乙道：「這裏是老朽的家，老朽自然住在這裏了。」

在他說話之時，只見身負重傷的玄衣女子忽然站了起來，右手抬處，嗆然亮出長劍，冷然道：「你來得正好！」

孫小乙看她方才跌跪在地，已是重傷不支的人，轉眼之間，她竟然完全好了，心中暗暗驚奇不止，一面故意試探着關切的道：「姑娘已經好了：」

玄衣女子回頭道：「這裏沒你的，你快進去躲一躲吧！」

孫小乙道：「這是老朽的家，老朽躲到那裏去？」

宓副總管冷然道：「小丫頭，逞强沒用，妳已中了老夫一記『小天星掌力』，傷及內腑，只要妳跟老夫回去，乖乖的說出受何人指使，來覷探碧落山莊的，老夫自可從輕發落……」

玄衣女子胸脯一挺，冷笑道：「區區小天星掌，如何傷得了姑娘？妳看姑娘幾時傷及內腑了？」

這一瞬間，她確實不像是身負重傷的人。

宓副總管看了她一眼，似乎也有些不大相信，左手摸着花白鬍子，哼道：「就算妳沒有負傷，但能逃得出去嗎？」

玄衣女子冷笑道：「你以爲區區幾個人就困得住姑娘了？姑娘視爾等直如草芥耳！」

「哈哈！」宓副總管大笑一聲道：「小丫頭，光是口氣狂有什麼用，妳不妨出來試試？」

玄衣女子哼道：「姑娘爲什麼要出來？你不是要把姑娘擒回去嗎，那你何妨進來試試？」

孫小乙心中暗道：「只隔一道門檻，他會不敢進來？」

宓副總管看了她一眼，左手一揮，喝道：「你們進去把她拏下了！」

他喝聲出口，人却往後退下了兩步。他後退當然不是怕了玄衣女子，而是因爲他擋住了門口。

他後退了兩步，立時有兩個手捧扑刀的黑衣漢子從門口兩側閃出，舉步從門外大步走入。

就在兩個黑衣漢子堪堪跨入大門之際，孫小乙突然聽到身後響起輕快的脚步聲，急忙回身看去，只見另有兩個黑衣漢子手持扑刀在身後出現。

原來這兩人是從後面越過短垣，從厨

房進來的。這下看得孫小乙吃了一驚，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孫小乙發現他們的時候，雙方相距已不過幾步遠近。

那兩個黑衣漢子中右首一個敢情嫌孫小乙突在厨房和堂屋之間，碍了他們的路，口中大喝一聲道：「老小子，還不滾開些！」

口中說着「滾開」，手中扑刀却橫腰掃來。

孫小乙何等精靈，聽到脚步聲，早就有了戒備，口中故意驚啊一聲，其實右手早已駢起食中二指，在轉身之際，就劃了一個小圈，暗暗朝前點出。

這一記手法，正是沈雪姑所授，他足足練了一個月，從沒有人給他試過，先前還不知有沒有把握？

就在他駢指點出之際，瞥見右首那個黑衣漢子舉刀橫掃過來，剛掃到中途，扑刀忽然停住，連人也原式定在那裏，一動不動。

這下孫小乙看得大喜過望，他眞沒想到沈雪姑這記手法，居然有如此靈效，但他可一點聲色也不露。

左首漢子看出不對，急忙問道：「老張，你怎麼了？」

孫小乙在他說話之時，反手又駢指劃了一個小圈，暗暗朝左首漢子點去。

左首漢子話聲方出，也就木然凝立，再也動彈不得了。

就在從後面走出的兩個黑衣漢子被孫小乙制住的同時，從前面大門走入的兩個黑衣漢子才走了三步，就接連響起「砰」「砰」兩聲，兩個彪形慓悍武士居然一聲不作，身子一歪，撲倒下去，再也沒見他們站起。

玄衣女子對從後面出現的兩個黑衣漢子忽然被人制住，也似乎大感意外，有意無意的朝孫小乙看了一眼。

孫小乙對從前面走入的兩個黑衣漢子無故倒下，當然也大感驚奇，抬眼朝玄衣女子看去。

兩人四目相投，玄衣女子朝他微微一笑，這一眼是含有謝謝他出手相助之意。

孫小乙還是一個大孩子，可被她笑得心頭咚的一跳，臉上也有些熱烘烘的感覺起來，好在他易了容，別人是看不出他臉紅的。

宓副總管當然不會去注意一個漁村的老頭，他注意的是玄衣女子；但不見她有何舉動，自己四個手下竟然全出了事，兩個站立不動，一望而知是被制住了穴道，兩個一聲不響就仆倒下去，分明是中了暗算。

玄衣女子雙手既沒擧動，後面兩人和孫小乙的距離最近，不用說是孫小乙出的手了。

宓副總管刀一般似的目光一下落到孫小乙的身上，沉笑道：「老夫當眞看走眼了，想不到小小漁村，居然隱藏着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孫小乙摸摸鼻子道：「你說老朽？老朽會是高人？」

玄衣女子目注宓副總管冷哂道：「怎樣了，你敢進來試試嗎？」

宓副總管只是嘿了一聲，回頭一招手，又有四個黑衣漢子手持扑刀，迅速掠近門口。

這些人都是久經訓練，有着極好的身手，不用宓副總管吩咐，身形掠動，如同穿簾燕子一般，一下掠落到玄衣女子四周，正待出手攻上！

就在此時，只聽一陣「咕咚」聲響，四個人不約而同上身晃動，一下仆到地上，就再也不動。

宓副總管這回看清楚了，四個人撲入屋去，玄衣女子只是咀角噙着冷笑，站在那裏一動沒動，漁村老頭（孫小乙）同樣連手也沒抬一下，四個人就這樣無聲無息的倒了下去。

他身爲碧落山莊副總管，自然見多識廣，心頭驀然一動，暗道：「莫非這小丫頭在地上撒了迷藥不成？」

如果仆到地上的人，中了劇毒，應該抽搐而死，但仆臥地上的六人，只像是昏迷沉睡，撒在地上的當然不是毒藥了。

他原是老江湖，這一看出端倪，也沒說穿，只是口中沉嘿一聲，陡地飛身而起，疾如鷹隼，朝堂屋中的玄衣女子急撲過去，人還未到，左手一記劈空掌挾着一片怒濤般的嘯聲，直撞而至。

這一掌，他含怒出手，勢道之强，凌厲無倫，空氣受到快速而强大的壓力，頓時令人有窒息之感。

玄衣女子看他凌空撲來，冷笑一聲道：「你來得正好！」

右手長劍刷刷向空連劈三劍，劃起一片劍光，硬接對方一記掌勢。

劍光像扇面般展開，登時和强勁掌力接觸上了，但聽劍葉發出一陣鏘鏘之聲，玄衣女子劃出去的劍光，幾乎被震得承受不住，脚下也隨着連退了三步，但終於被她接了下來。

宓副總管本來凌空撲來的人，此時不得不飄身落地，他已經知道這間堂屋的地上，極可能被撒了迷藥一類的粉末，雙足豈肯落地？身形飄落，脚尖已踩在一個黑衣漢子的肩頭之上。

玄衣女子以劍接掌，堪堪把對方一掌接住，豈能容他再發第二掌？口中嬌叱一聲，長劍疾圈，劃起兩朶劍花，飛刺而出，人隨劍上，左手揚處，五指凌空彈出。

宓副總管脚尖在黑衣漢子肩頭一點，嗖的一聲，已經朝門外倒飛出去，口中大笑道：「小丫頭，原來妳只是仗着下五門的迷藥逞能，老夫豈會上妳的當？」

玄衣女子怒聲道：「你只是人家護院的，比下五門還要不如。」

宓副總管怒笑道：「利咀丫頭，老夫今天不把妳擒回去，就不回碧落山莊。」

玄衣女子道：「咱們那就耗着，看你敢不敢進來？」

孫小乙道：「那可不成，你們在這裏耗下去，叫老朽怎麼辦？這可是老朽的家呀！」

宓副總管雖然退出去了，但外面還有八個黑衣漢子手持掛刀，圍在門外，玄衣女子一個人當然也不敢衝出去。

她之所以要選擇在堂屋裏，就是因爲堂屋地方不大，有人衝進來，她可以施展迷藥，如果在外面，地方大了，迷藥就無法施展了。

雙方這是僵持之局。

現在不過是晌午，她希望早些天黑，有夜色掩護，她就不愁脫不了身；但從晌午到天黑，還足足有大半天時光。

突聽孫小乙咦了一聲道：「他們要做什麼？」彎着腰朝門口跑去。

玄衣女子目光一注，才發現宓副總管正在指揮着手下八個黑衣漢子搬運枯枝乾柴，敢情準備放火燒屋。孫小乙既已衝了出去，她自然不能再躭在屋裏，一手仗劍，也跟着朝屋外衝去。

孫小乙裝作出彎腰駝背的模樣，其實早就看準了才衝出來的，口中大聲叫道：「喂，你們這要做什麼？這間茅屋是老漢的，老漢一家一當都在裏頭，你們這樣殺人放火，眞是比强盜還兇了！」

右手早已駢起食中二指，劃了個圈，朝前點出。

對方八個黑衣漢子，各自抱着枯枝乾柴，朝茅屋走來，當然先後不同，孫小乙是迎着第一個接近茅屋的人攔上來的，兩人迎面相遇，一點指風已經悄無聲息的把對方制住了。

孫小乙裝作得還眞像，彎着腰又朝第二個道：「你們慢點，有話好說。」他像急得沒了主張，逢人打躬作揖一般，制住第二個，又迎向第三個。

宓副總管喝道：「你們還不截住他？把他拏下了？」

那八個黑衣漢子瞬息之間已被制住了三個，其餘五人還毫無所覺，聽了副總管的喝聲，才棄去抱着的枯枝乾柴，各自揮動扑刀紛紛圍了上去。

孫小乙爲人機警，制住三個黑衣漢子之後，沒待對方發動，就朝向他欺近過來的一個黑衣漢子指點着道：「你們要做什麼？想五個人打老漢一個？」

他手指點出，就又制住一個，緊接着手指一圈，又朝另一個喝道：「你說，你們這不是欺負我老頭？」

只要經他手指點出，任何人都空有一身本領，連躲閃都來不及，圍上來的五人，又有兩個被制住了穴道。

八個人已被制住了五個，孫小乙自然信心大增，還有什麼可怕的？口中大笑一聲，正待說上幾句大話，氣氣對方。

那知這圍上來的五個漢子，只是驟不及防，聽他指手劃脚的說話，才上了惡當，五人之中，雖有兩人被制住，但其餘三人一經揮刀攻出，刀光如雪，閃電般的捲到。

孫小乙除了只會這一記怪招之外，武功可並沒高到那裏去？笑聲未落，來不及說話，急急閃身躲讓，腰背一挺，從身邊取出雙截棍來。

這三個黑衣漢子久經訓練，身手何等敏捷，他堪堪取出棍來，三柄雪亮的刀光已經交叉攻到。

孫小乙心頭暗暗咒罵：「他奶奶的，老子如果不先放倒你們五個，此刻豈不早被你們八刀分屍了。」

雙截棍噹噹兩聲，架開兩柄扑刀，第三柄刀已經離左肩不過數寸，他趕緊身形一縮，一個觔斗從架開的刀光下，翻了出去，才算避開。

但他堪堪翻出，還沒站起，剛才被架開的兩柄扑刀又閃電般劈落。孫小乙幾乎連封架的機會都沒有，只好足跟一蹬，又是一個觔斗往後倒翻回去。

他現在才知道若憑眞實武功，自己只怕連對方一個人都接不下來，心頭一急，藉着身子倒翻回去的一瞬之間，迅快把雙截棍交到左手，右手駢指若戟，在這電光石火般的時間中，急急一圈，等到雙脚落地，身子還沒直起，兩個指頭已經朝沒看清人影的黑衣漢子點了出去。

這一着可說完全是憑着他的機智取敵，果然又一擊得手，把那人給制住了。

孫小乙直到此時，才看清楚這個被制的人，一柄扑刀斜砍過來，若非自己搶得先機，把他制住，那麼這一個倒翻過來的觔斗，你還沒站起，對方扑刀可能已從腰際斬落了，心頭暗暗叫聲：「奶奶的，好險！」

要知他乃是孫虔婆的兒子，年紀雖小，心思却靈活無比，目光一轉，登時計上心來，身形一晃，就閃到了剛被制住的黑衣漢子身後。

那兩個黑衣漢子眼看孫小乙一個觔斗倒翻過去，不約而同的揮刀攻出。

他們沒想到另一個同伴會在此時被人制住，刀勢攻出，就看到孫小乙一下閃到了同伴身後，如果不收勢的話，豈不傷了自己人？只好及時硬把交叉劈出的刀勢收住。

有這一瞬空隙，孫小乙就足夠了，右手迅快一圈，從黑衣漢子身後探出頭去，指着右首一個喝道：「你給我站住！」

這時左首一個已從左首繞過被制住的黑衣漢子，朝孫小乙撲攻過來。

現在只剩下了一個，孫小乙可放心了，再次一晃身形，轉到被制住的黑衣漢子前面，才回過身來等候。

他身子瘦小，一下躲入黑衣大漢的懷中，那左首一個提刀追來，忽然不見了孫小乙，方自一楞。

孫小乙探首笑道：「你老祖宗在這裏！」兩個手指已經迎着點出。

這眞是連他自己做夢也想不到的事，居然談笑制敵，從容不迫就把八個强過自己甚多的敵人，逐一制住。

「嘿，就憑我孫小乙轉個身就一連制住八個碧落山莊殺手，若是傳出江湖，大概也會排名在第一流高手之列了！」

孫小乙得意的昂首一笑，收起雙截棍，在寬大的衣衫中藏好，拍拍雙手，抬頭看去，只見玄衣女子和宓副總管還在激戰不休。

他又裝出一副彎腰駝背的模樣，蹩着脚走了過去，一面大聲說道：「喂！姓宓的老弟，這就是你不對了，老朽住在這裏，捕魚自給，與人無爭，你不該仗着區區碧落山莊的勢力，要手下放火燒我的房子，逼得老朽不得不把他們制住，現在你還有何說。」

口中說着，右手可沒閒着，食中二指一圈，朝宓副總管點去。

宓副總管忌憚的玄衣女子的迷藥，因此在玄衣女子掠出茅屋的時候，他早已搶到上風頭。

兩人一見面就動上了手，兩柄長劍各展所長，揮起了一道道的刺目的劍光，人影飛旋，劍影瀰空，有時騰身飛刺，有時

交叉掠過，劍光人影中，不時响起鏘鏘劍鳴，這一輪互相搏擊，快速而凌厲，如果有人旁觀，一定會目爲之眩，神爲之奪。

如論劍上功力，宓副總管自然要勝過玄衣女子甚多，但他右臂被沈雪姑以「馭劍術」削斷，劍由左手使，自然要大打折扣，威力不如右手迅猛，玄衣女子才能支持不敗。

玄衣女子一柄長劍也着實使得輕靈已極，身法同樣輕快如雲；但僅憑劍法輕靈，身法輕快，應該還是擋不住宓副總管辛辣老練的攻勢的。好在玄衣女子左手配合右手劍勢，不時乘機出擊，忽掌忽指，似抓似拏。

雙方距離既近，宓副總管雖然搶在上風頭；但心裏總是顧忌着她施展迷藥，因此明明可以追擊而上，再加發一二劍就可迫使玄衣女子屈居下風，就因玄衣女子揚起左手，反而把他逼退出去。

這是宓副總管數十年來，與人動手，最使他感到憤怒，而無處發洩的一場交手了。

孫小乙隨着話聲，點出兩指的時候，也正是宓副總管後退之際，才被他無意之中避開了這奇妙的指風。

玄衣女子眼看着八名黑衣漢子不旋踵就被孫小乙全制住了，心頭也暗暗驚奇不止，長劍一停，喝道：「姓宓的，現在只有你一個人了，你還逞甚麼能？識時務的，你給我夾着尾巴滾吧，從此不准再打擾這位老丈，我和他不是一路的。」

孫小乙道：「不要緊，老朽只有一個人，不怕他打擾，不過宓副總管下次若是再和今天一樣，率同手下人要來燒老朽的茅屋，那就沒有今天這樣便宜了。」

突聽遠處傳來一個尖細而深沉的聲音說道：「甚麼人敢在碧落山莊百里之內，說這樣的大話？」

聲音從遠處傳來，但却像飄浮着飛來，說到最後一句，就像已經到了面前。

不！這人確實已經到了面前，那是一個身穿綠袍的矮小老者，面如古銅，頦下留一把雪白的山羊鬍子，他正是碧落山莊的秦總管。

孫小乙自然識得，心頭不禁暗暗一緊，他親眼目睹像田五常、邢鏗、暴本仁等人，在他手裏，都毫無半點反抗，自己這點能耐，豈不比捏死一隻螞蟻一樣，一點也不用化甚麼力氣。

宓副總管看到秦總管來了，心中一喜，連忙躬着身道：「總管來得正好……」

秦總管朝他一擺手，截着問道：「這兩個是甚麼人？」

宓副總管躬着身道：「田總管，這女的昨晚闖入碧落山莊，到處覷伺，連傷多人，後來中了屬下一掌逃逸，屬下一路追到這裏，才把她追上。至於這老兒，乃是這裏的居民，不想他深藏不露，身手居然極高……」

「唔！」秦總管一手拈鬚，目光掠過孫小乙，問道：「這些人，都是他制住的嗎？」

宓副總管應了聲「是」。

秦總管並不注意玄衣女子，那是因爲玄衣女子在他看來只是一個年輕的小姑娘，但孫小乙可不同了。

第一、此處和碧落山莊只有一水之隔，這樣一個小漁村中，居然隱藏了一位武林高手，自然要對他特別注意。

第二，這些被制住的武士，都是碧落山莊久經訓練的殺手，如論武功，只怕江湖上普通高手都不是他們對手，尤其如果八人聯手，就是一流高手也可以困得住，如今居然被一個老漁夫一下就制住了，那麼此人功力之高，自有不可等閒視之？

秦總管朝宓副總管揮了下手，說道：「你去替他們解開穴道再說。」

宓副總管答應一聲，舉手朝他附近一名武士拂去。

那名武士依然木鷄般呆立如故，一動不動。

宓副總管看得不由一怔，揮手在他身上連拍了幾下，還是沒有解得開他受制的穴道。

這下直把宓副總管鬧的個面紅耳赤，還待再拍！

秦總管看在眼裏，只嘿了一聲，冷冷的道：「好了。」

他只說了兩個字，但宓副總管已是無地自容，囁嚅的道：「屬下無能……」

秦總管只擺了下手，不要他多說，就沒再理他，舉步跨上，一張古銅臉上依然一無表情，深邃的目光直盯着孫小乙，冷聲道：「老哥如何稱呼？」

孫小乙看他朝自己走來，心頭直是發毛，陪着笑道：「小老兒姓孫，這裏大家都叫我孫老頭，捕魚爲業。」

秦總管冷然道：「老夫問你叫甚麼名字？」

孫小乙道：「小老兒就叫孫老頭，沒……沒有名字。」

玄衣女子看他神情，好像很怕這個綠衣老頭，心中暗自奇怪：「孫老丈武功很高！爲甚麼要怕他呢？」

秦總管嘿然道：「你是那一門派的高人？隱迹在這小漁村裏，又有何企圖？」

「企圖？」孫小乙聽得一怔，忙道：「小老兒沒有門派，也不是甚麼高人，幾十年來一直住在這裏，捕魚爲生，那有甚麼企圖？」

秦總管忽然發出尖聲大笑道：「姓孫的，老夫眼裏不揉沙子，你是甚麼人派你來的？是不是寧無天？」

他笑聲尖銳刺耳，聽得孫小乙心頭一緊、忙道：「不……不是……小……老兒眞的不是甚麼人派來的……」

秦總管目光如刀，冷厲的道：「你不肯說，老夫只有把你擒回去了。」

孫小乙心頭緊張已極，右手不自覺的駢起食中二指，暗暗作勢。

秦總管冷笑道：「孫老兒，老夫面前只怕你沒有反抗的餘地。」

左足猛地跨上一步，右手抬處，還沒抓出。

孫小乙因心中懼怕之故，看他舉足迫近過來，沒待對方發現，手指迅疾劃圈，朝前點了出去。

秦總管雖未出手，但兩道目光却緊盯着孫小乙，只覺他手指一圈之時，疾風颯然，出指看似簡單，却隱含莫測玄機，憑自己所所，竟然無法破解，竟然識不透這一記指法的來歷。這原是電光石火般的時

間，心頭一凜，立即提吸眞氣，雙脚離地數寸，斜退出去七八尺遠近。

他身爲碧落山莊總管，自己還未出手，就被人家一記指風逼退出去，自然十分怒惱，口中嘿了一聲，身形也不晃動，就凌空飛撲過去。

孫小乙趕緊圈指點出。

秦總管眼看無法破解，只得又往後倒飛回去，但退出去之後，見孫小乙並未乘機追擊，也並沒有別的厲害招式使出來，心中暗自奇怪，忖道：「這老小子難道就會這一招嗎？」

一念及此，對孫小乙的這記指法，不覺減少了幾分忌憚，同時也想試探孫小乙是否還有同樣凌厲的指法？身形一個疾轉，快若旋風，一下欺到孫小乙的右手，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孫小乙知道憑自己的武功，絕難和秦總管交手，身邊雖有雙截棍，取出來了，也是白搭，還是沈仙姑這記指法，較有信心，因此秦總管旋風般欺到右首，他不慌不忙轉過身去，圈指點出。

秦總管縱然快若旋風，總是要欺到孫小乙右首才發掌，孫小乙只要轉個身就發掌，而且在轉身之際，右手食中二指早已劃着圈，等轉過身去，兩個指頭也已經點出去了。

在動作上，自然孫小乙要快上半拍！這快上半拍就夠了。

秦總管掌風堪堪出手，孫小乙的指風已點到。在平時孫小乙圈指點出，既無銳利風聲，也看不出甚麼來；但這回因秦總管右手已經拍出，一片狂濤般的掌風應手而生之際，突然間响起一縷極細異聲來。

那是一聲悠長的「嗤」然細响，好像針尖刺破了甚麼！

不，不但刺破，而且一直刺了進去。

這聲細响，旁人也許並不會去注意它；但秦總管却立時感覺不對，那是自己拍出去的掌風，竟然被孫小乙的指力穿破，直射進來！

這種能穿破掌風的指力，他從未遇見過，心頭一凜，急忙一下躍開。

孫小乙可不知道自己指力已經穿破對方掌風，襲了過去，眼看秦總管一記如狂濤的掌風朝自己湧來，也慌慌張張的一躍逃開。

秦總管這下雖然吃了暗虧，但也證實了一件事，眼前這個孫老頭果然只會一招怪指，心頭暗暗咒罵：「這老小子從那裏學來的一招怪招？」

心中想着，突然縱身一旋，單掌掄動，攻向孫小乙身後。

孫小乙急忙轉身，要待圈指點出，秦總管身形飛旋，迅疾攻向他右首，孫小乙堪堪轉過身去，秦總管的掌風又轉到他的身後發掌。

秦總管這一展開快攻，一連三掌，襲向孫小乙三個不同的方向，孫小乙仗着本身有極佳的輕力，也累得手忙脚亂，連最簡單的動作圈指點出，都失去了目標。

玄衣女子看了一回，當然也已發覺孫小乙除了一記指法，神奇莫測，好像不會第二式了。

此時看他轉來轉去，無法招架，這就叫道：「孫老丈，我來帮你。」點足飛身而出，搶到孫小乙的左首，雙掌翩然一分，一前一後朝秦總管攻去。

宓副總管雖然站在玄衣女子對面；但秦總管沒有作聲，他可不敢貿然出手。

玄衣女子出手快速無比，大概秦總管還擊兩掌，她至少已經攻出了三掌。

秦總管武功之高，功力之深，江湖上應該已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但他却一直未爲人知。

這回他連接了玄衣女子三掌之後，就沉喝一聲：「女娃兒住手！」

玄衣女子雙掌一停，冷然道：「甚麼事？」

秦總管問道：「妳使的是『飛星入戶掌』？」

玄衣女子道：「是又怎樣？」

秦總管微哼道：「這麼說，妳是卡藥師的女兒了？」

玄衣女子道：「你管我是誰？」

孫小乙暗道：「她是卡藥師的女兒，那是卡藥姑了，她竟然會有這麼年輕。」

「三姑」中的卡藥姑，成名至少也有六七年了，那時孫小乙還穿開褲襠呢。

秦總管冷笑道：「卡藥師還耍在江湖走動，妳最好別得罪碧落山莊。」

「我爹已經不再行道江湖，你也用不着拿這種話來威脅本姑娘。」

卡藥姑氣憤的續道：「再說我到碧落山莊去，也只是找人去的，原先並無敵意，是你們仗着人多！逼我出手的。」

秦總管問道：「妳去找誰？」

卡藥姑道：「我找朋友去的，聽說她落在你們碧落山莊的手中。」

秦總管道：「此人叫甚麼名字？」

卡藥姑道：「沈雪姑。」

「沈雪姑」三字鑽進孫小乙的耳朵，心中暗道：「原來她是沈仙姑的朋友！」

秦總管說道：「碧落山莊之中，並無沈雪姑，但妳既然闖進過碧落山莊，老夫也作不了主，目前，妳已經只有兩條路可走……」

卡藥姑道：「我想聽是那兩條路？」

秦總管道：「一是自動隨老夫回碧落山莊，老夫自會通知令尊把妳領回去。」

卡藥姑披了下咀唇，說道：「還有一條路呢？」

秦總管毫無表情的道：「那就是老夫把妳擒回去。」

卡藥姑還沒開口，孫小乙接口道：「這兩條路說來說去，還不是一樣？卡姑娘，別聽他的。」

秦總管目光徐徐轉到了孫小乙的臉上，冷聲說道：「孫老兒，還有你，也是一樣，不隨老夫走，老夫也非把你擒回去不可。」

孫小乙道：「那耍看你有沒有把我們擒回去的能耐了。」

他說話之時，食中二指已經暗暗作勢準備。

秦總管嘿然道：「你以爲一招指法，就難得住老夫了嗎？」

卡藥姑看了孫小乙一眼，道：「那就不用再說了，咱們動手吧！」

孫小乙說道：「不錯，小老兒正有此意！」

秦總管道：「二位就是一起上，大概也不出老夫十招之外。」

卡藥姑輕哼一聲，道：「那你就試試看！」

雙掌乍分，倏然展開身法，身形一晃，就有一片掌影攻了過去。

「飛星入戶掌法」果然動若流星，快捷無比。

孫小乙更不怠慢，他原以輕功擅勝，眼看卡藥姑展開身法，也立即身形一晃，從側欺上，口中叫道：「秦老兒，你先接我一指。」

左手一圈，側身進招，駢指朝秦總管「脉宗穴」上點去。

他一直練的是右手，左手只不過是依樣葫蘆的一記虛招。

但這招指法，不需功力，只要你招式使對了，就能發生作用。

秦總管忌憚的就是這一記指法，一看他指影戳來，雖是左手使出，自己一樣無法破解，急忙一個疾轉，讓開來勢。

孫小乙可不知道他左手這一記使得已經中式，他心中原本把它當作虛招，只是虛晃一招的，右手駢起食中二指，早在側身欺上之時，已經迅疾的、偷偷的劃了個圈，這時繼左手點出之後，覷準秦總管「觔池穴」上點去。

秦總管堪堪轉身，正好避開孫小乙的左指（點他右胸「脉宗穴」），突覺左肩「觔池穴」如中尖錐，整條手臂驟然一麻。他沒防到孫小乙這一指來得如此突然，心頭驀地一驚，立即吸了口氣，運起全身功力，朝「觔池穴」上衝去，口中大喝一聲：「孫老兒，老夫先劈了你！」右掌揮動，接連劈出三掌。

他這一動了眞怒，身形飛撲而來，出手如電，三記掌力，直劈橫砍，掌風如山，不容你孫小乙有後退旁閃的機會。

孫小乙根本不知道自己點出的一指，是不是已經擊中？只覺對方掌風逼得自己連氣都透不出來，心頭大吃一驚身子左左右右的只是朝壓力較輕的掌風縫隙裏鑽，左右雙手也慌慌張張的連圈帶點，步步後退。

卡藥姑一見有機可乘，她展開掌法，一口氣攻出了九掌。

秦總管此時僅以一隻右手，劈出三掌之後，又要對付卡藥姑攻來的九掌，如果換了旁人，已很難應付，但他功力深厚，對卡藥姑的攻勢，根本不放在他的眼裏，妳連攻九掌，他右手橫立，一招「雲封巫峽」，揮出的一道掌風，就像砌成了一道圍牆，把卡藥姑的九招攻勢，一齊封住。

他注意的還是孫小乙，這老小子左手一圈，右手一圈，雖是同樣的一記招式，却硬是破解不得，但他究竟是久經大敵，自然知道如何避招進招。

孫小乙却不知道自己左手依樣葫蘆點出去的一指，雖不純熟，也同樣管用，一心只當左手不過是虛招而已，實際要靠右手，因此他雖是雙手同樣劃圈點出，但遇上秦總管揮掌劈來，他慌慌張張的撤回左手，改用右手發指。

這就是予人以可乘的破綻，秦總管只要在你撤回左手，改用右手之前攻出，你就勢非躲躲閃閃的避開不可。孫小乙就在這一情形下，被逼得幾乎沒有立足之地，但差幸他右手發指之時，秦總管也心存忌憚，往往在逼進之時，不得不往後躍退。

這自然更激起秦總管的怒惱，立誓非先解決孫小乙不可，只是他也不能僅顧孫小乙一個人，至少三掌之中，有一掌要對付卡藥姑的攻勢。秦總管就這樣以一隻右掌記記朝兩人猛擊，一面仍然不住的提聚眞氣，向左肩「觔池穴」衝去。

他要分出十分之六的功力運氣衝穴，右掌所能運用的力道，不過只是十分之四，但孫小乙和卡藥姑已是忙於應付，十分吃力了。

這樣持續了將近一盞茶的工夫，秦總管發覺左肩「觔池穴」依然痲木不仁，自己運氣衝穴，幾乎是白費氣力。

這眞是陰溝裏翻船，秦總管是個不易動怒的人，這回可也動了眞怒，左肩雖然舉不起來，但憑他的功力，僅以一隻右掌，仍可置兩人於死地。

心頭殺機乍起，拚着左肩不去管它，口中沉喝一聲：「老夫十招之內，不把你們兩個劈了，老夫就把秦字倒過來寫。」

孫小乙笑道：「秦總管，你早就說過我們一起上，也不出十招的，十招早就過去了。」

秦總管怒喝一聲：「你找死！」

呼呼兩掌直劈而出。

這回他放棄運氣衝穴，劈出來的掌力，由四成變成了十成，威力自是增强了一倍有奇，這兩道掌風，就像黃河天來，勢道奇猛，壯闊無比。

孫小乙匆忙之間，右手慌慌張張的圈指點出，一個人却像猴子一般接連翻出三個觔斗，才算避了開去。

秦總管第三掌宛如狂瀾的掌風跟着朝卡藥姑席捲過去。

卡藥姑眼看久戰無功，也在此時掣出劍來，一片劍光堪堪繚身而起，向前推出，掌風也及時湧到。

劍光劈在掌風上，响起一陣鏗鏗劍鳴，把卡藥姑連人帶劍推出去尋丈之外，也直震得卡藥姑右臂痠痲，長劍幾乎脫手飛出。

秦總管既存斃敵之心，出手何等快速？第三掌震出卡藥姑，一道人影已落到孫小乙的面前，右掌如刀，當頭劈落。

孫小乙一連翻出去三個觔斗，雙脚剛剛落地，人還沒有站直，陡覺身邊疾風颯然，心知不妙，脚尖一點，又貼地翻了回去。

他原以輕功擅長，翻觔斗更是他的看家本領，但這回他可不敢直翻，翻出去第一個觔斗，就轉了方向，向橫裏翻出。

秦總管豈肯放過，一吸眞氣，雙足離地數寸，平飛過去。

孫小乙在翻觔斗，右手却一直駢指若戟，隨時準備出手，這回向橫裏翻出之際，右手已經劃出了個圈，等到雙脚落地，就看到秦總管比自己還快，已經跟縱飛來，心頭一急，手指突然從雙脚之間點了出去。秦總管最忌憚的就是他這記指法，豈會不注意他的舉動？看他人未站起，右手從雙腿之間點出，急忙雙足一點，一記旱地拔葱，往上飛躍起兩丈來高，在空中一個倒轉，雙掌驟變，轟擊而下。

（未完・21）

騙中騙傳奇故事／左慈・文
可飛・圖

大寶藏（上）



搜求古金幣

年輕人並沒有完全聽他叔叔的話，他將奧麗卡帶出來之後，就離她而去，而不是和她在一起，與他叔叔那樣的說法，和她去羅曼蒂克談情。不過這一次，他也沒有躲起來，而是回他最喜歡的遠東的一個大城市中，像是甚麼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住了下來。

在表面上看來，年輕人的心境，好像很平靜，但是，在實際上，他卻一點也不平靜。

他留心看任何有關奧麗卡的新聞。奧麗卡現在是世界上最美麗而又最富有的寡婦，而且，她又被牽涉進一項巨大的武裝叛變事件之中，她的新聞之多，可想而知。巴西政府曾要封去她一切的財產（亨特的財產），但是卻被巴西的最高法院否決了，所以奧麗卡仍然承繼了亨特的大量財產。

年輕人知道，奧麗卡是一定會來找他的，但是什麼時候來呢？年輕人卻不知道。而且，年輕人也不知道，再和奧麗卡相見時，他應該怎麼樣。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的心境，又怎麼可能平靜無事？

年輕人曾作種種的努力，使他自己不去想那令得他困擾的事，他開始積極地進行他一直在持續着，但是未曾眞正努力過的中國金幣和銀幣的收集工作。

一切的搜集活動之所以吸引千千萬萬的人，成爲他們的嗜好，是因爲每一個收集者都知道，不論他們收集的目的是什麼，一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必然出現「有錢得不到」的局面，並不是有錢就一定可以達到目的的，而是還要靠不斷的努力和機緣。

錢對於年輕人來說，是完全不成問題的，但是他的機緣，顯然不夠好，兩天之前，他曾看到一份專門性的雜誌上，有一位收藏家出讓一枚光緒十三年，兩廣總督張之洞監造的「廣東省造，庫平七錢二分」的銀幣，那是中國銀幣中極其罕有的一種，鑄成之後，並未正式發行，存量極少，他立時發電報去訂購，但是對方的回答，表示抱歉，這枚罕有的銀幣，已經被別人捷足先得了！

這一天，年輕人正在檢視他的收藏品，電話響了起來，年輕人拿起電話，對方是一個近月來他聽熟了的聲音，那是一個錢幣商，他的聲音之中，充滿了興奮，說道：「我有兩枚罕見的珍品，你可要來看看？」

年輕人道：「是什麼？」

錢幣商甚至不由自主地在喘着氣，道：「一枚是咸豐六年，郁盛森足紋銀餅，還有一枚是金幣，眞想不到能見到這枚珍品！」

錢幣商的聲音，甚至流於激動，年輕人反倒笑了起來，說道：「別緊張，是什麼？」

錢幣商終於在喘了幾口氣之後，叫了起來道：「是一枚光緒丙午年造成的一兩金幣！」

年輕人立時站了起來，他也不禁有點緊張，中國的金幣極少，每一枚都是珍品，而尤以光緒丙午、丁未兩年所鑄的「庫平一両」金幣，是珍罕之極的極品，是任何錢幣收集家夢寐以求的東西，幾乎已被列爲不可能得到的物品了！

年輕人一站了起來之後，立時道：「我就來！」

他放下了電話，拿起了外套，就離開了住所。

那家專爲錢幣收集者服務的公司規模並不大，在一個商場的三樓，只佔了一間舖位。可是這家公司卻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最主要的，自然是因爲那位錢幣商朱豐，本身是眞正的錢幣鑑賞專家之故。

年輕人大約在接到了電話之後二十分鐘，來到了錢幣公司的門口，可是當他到了公司門口之際，卻發現門口的玻璃上，已拉下了遮蔽的百葉簾，同時，掛着寫有「休息」的牌子。

年輕人不禁呆了一呆，他伸手在玻璃上敲了兩下，那時候，他並未意料到可能有什麼意外發生，他想，朱豐關上了門，可能是想單獨和他欣賞那兩枚罕有的中國錢幣，而不想有別的顧客來打擾。

但是，當他敲門，達一分鐘之久，而且越敲越大聲，而仍然沒有人回答之際，他後退了一步，充滿疑惑地望着那緊閉的門。

也就在這時，在他的身後，忽然響起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朱先生出去了，才離開的！」

年輕人轉過身來，在向他搭訕的，是一個上了年紀的胖女人，乍一看來，就像是一隻花花綠綠，五色繽紛的啤酒桶，年輕人的心中，起了一陣厭惡感，每當他看到這一類上了年紀的五彩啤酒桶之際，他會自然而然的，想起一條蠕動着的大毛虫來。

但爲了禮貌，他並沒有顯露他的厭惡，只是搖着頭，道：「奇怪，朱先生和我約好了的！」

那七彩啤酒桶搖擺着，道：「朱先生好像有甚麼急事，匆匆走開去的，一面走開去的時候，一面口中還在喃喃地說什麼『三隻』、『四隻』，我想出來問問他有什麼事，他已經走遠了！」

年輕人用疑惑的神情，打量着七彩啤酒桶，道：「你是——」

七彩啤酒桶忙指着錢幣商店旁邊的一家舖子，道：「這是我的古董店，你請進來坐坐？」

年輕人「哦」地一聲，他心中不禁有點同情朱豐，可憐的朱豐，每天和這樣的人爲隣！他忙搖手道：「不，我在這裏等他！」

七彩啤酒桶還不肯放過年輕人，掀着肥厚的嘴唇，張開血盆大口，道：「先生，我的店子雖然不大，但是也有不少精品，你不妨來看看！」

年輕人嘆了一聲，他不是不喜歡古董，但是在見過了伊通古董店之後，這種專門做遊客生意的古董店，簡直不知算是什麼東西，再加上那個不斷搖晃着的啤酒桶，實在令人無法忍受。

所以年輕人只是冷冷地道：「對不起，我沒有興趣！」

七彩啤酒桶瞪了瞪眼，年輕人已經轉過身，向前走了出去，商場是由一條迂迴的走廊組成的，走廊的兩旁，全是各種各樣的商店，年輕人信步向前走着，約莫在二十分鐘之後，他已經兜了一個圈，又回到了錢幣店的門口，可是門仍然關着。

年輕人不禁皺了皺眉頭，他認識朱豐的日子不算長，但是卻對朱豐的爲人，有相當的了解。事實上，要了解收集家的性格，是一件相當容易的事，因爲每一項收集，都需要分類，保存，所以，收集家往往是一個十分有規律，近乎刻板的人。

朱豐正是這樣的一個人。

一個這樣的人，並不是說會約了顧客之後突然離去，但是一定有極其重要的事，才會使得他這樣做，年輕人決定再兜一個圈子。

可是，當又過一二十分鐘，他再度兜回來之際，門仍然關着，年輕人沒有再等下去，只是在小日記本上，扯下了一張紙，寫了幾句，在門縫中塞了進去，就離開了那商場，上了停車場。

他才踏進停車場，就知道在停車場中，有什麼意外發生了，有很多看熱鬧的人，圍成一個個圈，有很多警員，有的正在趕開看熱鬧的人。

年輕人直走向自己的車子，打開車門，當他準備坐進車子之際，他才看到，幾個警官正在看視一個倒在地上的人，從那倒在地上的人的背部，可以看到還沒徹底凝固的鮮血。

年輕人的心中道：一件兇殺案！可是隨後，他震動了一下：那死人的背影太熟

悉了，那是朱豐！

年輕人在陡地震動了一下之後，心頭不禁大起疑惑，朱豐怎麼會突然死在停車場的？他自然也立時想到了那枚光緒丙午年的金幣，但他隨即又搖了搖頭，一枚這樣的金幣，當然是收藏家心目中的珍品，但是實際上，它的價值，也不會超過二十萬美元，好像還不足以造成一件謀殺案。

年輕人可以說是一個不務正業的人，他從來就和警察保持着一定的距離，不和他們發生任何關係，他雖然認出死者是朱豐，但也決不會走過去看個明白。

他所立即想到的只是，他塞進門縫中去的那張紙，在警察弄明白了朱豐的身份之後，一定會進入他的店子，也一定會發現那張紙，是不是會根據那張紙，而找到他呢？

然而，他在對自己留下的字句，想了一遍之後，就覺得沒有任何綫索可以使警察找到自己的。他又向朱豐的屍體望了一眼，心中很有點感到人生無常，然後，進了車子，駛出了停車場。

第二天，在報紙上，年輕人看到了「錢幣收藏家朱豐在停車場慘死」的新聞，他參閱了好幾份報紙，說的都大同小異，不外是身上財物盡失，可能是遇刦抗拒，遭刦匪刺死云云。

年輕人又嘆了一聲，他倒很想知道，朱豐還有什麼親人，和那家雖然小，但是却可以供應第一級珍罕錢幣的店子，歸誰來管理。

可是，兇殺案在大都市中，已經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新聞，隔了幾天，就沒有什麼消息了。一直到了大半個月之後，他才又在報上看到了一則拍賣廣告，那廣告登得相當大：「拍賣錢幣收藏家朱豐先生所有，店內商品，包括朱先生生前和入收藏在內，已將全部有價值的藏品，編有目錄，每份十美元，拍賣為一次進行，即承繼人需在落槌之後，立即以現金或銀行支票付清所有欵項……」

年輕人看了看拍賣的日期，是在三個月之後，當然，這樣大宗的拍賣，一定要在全世界找尋買主，三個月的時間是必需的。

年輕人也知道，朱豐的收藏，極其豐富，世界各國的錢幣都有，用朱豐的收藏品作為基礎，再加以擴大，就可以成為世界上第一流的權威錢幣收藏家！

年輕人參加決定拍賣，當天下午，他就到拍賣公司，去買了一份目錄，目錄才到手，就有人在他的肩頭上拍了一下，道：「想和我競爭麼？」

自年輕人身後傳來的熟悉的聲音，熟悉的烟味，令得年輕人自然而然笑了起來，他沒有轉過身，就說道：「叔叔！」

在年輕人身後的，正是他的叔叔，當年輕人他轉過身來的時候，他叔叔笑着，用烟斗指着他的胸口，說道：「怎麼樣，收集錢幣，不見得可以排遣你心中的寂寞吧！」

年輕人笑了起來，笑得有點苦澀，道：「叔叔，你這個長輩，有點特別！」

老人家却笑得很爽朗，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說，別的長輩，總是阻止你和奧麗卡這樣的女孩子來往，而我却反倒鼓勵你，是不是？」

年輕人點着頭，道：「是！」

老人家却大搖其頭，道：「你完全弄錯了，不是我在鼓勵你，而是你自己的內心深處，有着一股不可抗拒的感情存在着，你想要和自己的感情作對，那是一定失敗的事，我只不過不想你失敗而已！」

年輕人又苦笑了起來，他在口頭上，自然不肯承認他叔叔的話，但是事實上，他心中有數，他叔叔是對的，看來他非失敗不可！

他實在不願意再多說下去，所以岔開了話題，道：「叔叔，你看到目錄中有什麼珍品沒有？」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有，有一片七枚，連在一起的楚國郢鍰，那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幣——你看了全部拍賣的底價沒有，想不到朱豐的收藏如此之多！」

年輕人翻了翻手中的目錄，他立時看到了全部賣品的底價：六百萬美元。

年輕人聳了聳肩，說道：「這只不過是底價，三個月後賣出的價錢，不知是多少？」

老人家表示同意，道：「這倒是真的，你看，他有四枚光緒丙午金幣，真是非同小可！」

年輕人怔了一怔，立時又翻開目錄中的「中國錢幣」部份，果然，在「一九〇六年天津造幣廠鑄造之中國第一枚機製金幣」的項目下，數量一欄上，是一個「四」字。

年輕人輕搖着頭，說道：「四枚，奇怪得很，他打電話給我的時候，說只有一枚！」

老人家望了年輕人一眼，他們一起離開了拍賣公司，年輕人一面將那天朱豐來了電話之後，他趕到朱豐的店子之後，所發生的事，講了一遍。

老人家沒有什麼表示，只是淡然聽着，然後分了手，說道：「拍賣會再見，多保重！」

年輕人和他叔叔分手之後，回到了家中，詳細地研究着那份目錄，記載在目錄上的，世界各地珍罕的錢幣，簡直是美不勝收，看了這份目錄，年輕人才知道朱豐是一個十分深藏不露的人，因為在他和朱豐幾個月的交往之中，朱豐從來沒有向他透露過有着這樣巨量的收藏！

年輕人也可以預料到，三個月後的拍賣，一定是哄動世界的一次拍賣，任何人如果買到了朱豐的全部收藏，那麼他可以將除了他自己喜愛的部份之外，將其餘的零碎賣出去，不但可以得到許多珍貴的錢幣，而且還可以獲得可觀的利潤。

朱豐的死，已經成了疑案，年輕人間或在報上看到一點消息，但是都無關宏旨，兇手也沒有下落。而年輕人也一直花時間在研究着那份目錄。

接着，在年輕人收到的專門性的錢幣收集雜誌中，幾乎也全將這次拍賣，當作話題，至少有三十篇以上的文章，剖析朱豐藏品之豐富，幾乎已到了難以想像的地步。

然後，拍賣的日子，終於來臨了！

從世界各地前來的買家之多，遠出乎拍賣公司的意料之外，所以，拍賣臨時改在一間大酒店的大堂中舉行，而全部藏品，也在拍賣前十天，開始展出，展出的場地上，有數以百計的護衛人員守護着。

年輕人幾乎每天都去看，消磨上好幾小時，和其他有心參加競買的人一樣，有時，只在一枚金幣之前，就可以呆上好久的時間。

由於展出的時間長，所以到了正式拍賣的那一天，到場的人，幾乎全是在以前見過面的，大家見了，都作會心的微笑。

年輕人到得很早，坐了一個很有利的位置，三分鐘之後，他叔叔也來了，坐在他的身邊。

年輕人低聲道：「叔叔，照你估計，一百萬元的底價會被抬高多少倍？」

老人家連想也不想，就道：「三十到五十倍！」

年輕人聳了聳肩，這本來也是他意料中的事。這時，他心中想到的只是一點：只怕朱豐自己也不知道他的藏品，有着這樣駭人的市場價格！

就算以底價的三十倍拍賣出去，那就是三千萬美元，無論如何，那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了；這筆數字巨大的金錢，是歸什麼人所有呢？

年輕人也曾下過一番功夫，想在拍賣公司方面，調查一下委託人究竟是誰，可是沒有結果。

年輕人心中不禁有點後悔，這些日子來，他對於朱豐的死因，並沒有作進一步的調查，他總算是最後一個，曾和朱豐在電話中通過電話的人，朱豐是因為什麼而死的？是因為他那筆巨大的收藏？是因為他死了之後，有人可以得到巨大的益處？現在已經事隔三個多月，再去調查，是不是太遲了？年輕人皺着眉，正在思索着，他叔叔忽然輕輕碰了他一下，道：「你看，誰人來了！」

年輕人轉過頭去，他看到一個身形高大，深目高鼻、英俊瀟洒、氣派、風度，好到了無以復加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那個人是年輕人所熟悉的，土耳其皇！老人家又低聲道：「看來有一場熱鬧！」

土耳其皇進場之後，東張西望，他也看到了年輕人和他的叔叔，立時微笑着走了進來，坐在他們的背後，笑道：「中國人，我早知你有興趣，我就不來了！」

老人家也笑着，道：「你代表誰來出價？」

土耳其皇的神態有點傲然，道：「我自己！」

他一面說着，一面又在年輕人的肩上，輕輕拍了一下，說道：「你在倫敦玩的那一手，聽說令得奧麗卡公主破了產，是不是？」

年輕人並不想在這個問題上多作討論，所以他只是冷冷地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土耳其皇打了一個哈哈，沒有再說下去。這時，一直有人進場來，土耳其皇指着一個凸起大肚子的胖子道：「看到沒有，奇勒博士也來了！」

收集錢幣的人，是沒有不認識這胖子的，他是中世紀西班牙金幣的專家，權威的錢幣收藏者，土耳其皇壓低了聲音，道：「據我所知，他代表美國德州的火油商集團來參加出價，我看，這一份全是他的了！」

年輕人揚了揚眉，向一個身材瘦削，看來一點也不起眼的老頭子，呶了呶嘴，道：「這一個專家呢？羅馬教廷的財政你以為教廷敵不過德薩斯的油商？」

年輕人的叔叔打了一個呵欠，道：「別忽略了那三個阿拉伯人，他們的錢多得可以將撒哈拉大沙漠全用鈔票蓋起來，我看他們也志在必得！」

土耳其皇聳了聳肩，道：「不知道是誰想出來的，一定要將全部藏品一次買去，應該拆開來拍賣！」

年輕人和他叔叔沒有再表示什麼意見，老人家甚至又打了一個呵欠，年輕人看了看手錶，已經九點五十五分，拍賣的主持人已經走上台去了！

酒店的大堂中，已經滿是人，來得遲的，甚至只好站着，沒有座位，十點正，拍賣主人站了起來，道：「各位，歡迎各位來參加拍賣，抱歉的是，在各位之中，只有一個人能夠達到目的，我們曾收到二十七封並且附有支票的信參加拍賣，其中出價最高的一位，將我們的底價，提高了十八倍，也就是說，如果在場的各位，沒有人出價高過一千八百萬美元的話，拍賣品就歸這位南美洲的匿名先生所得。」

在拍賣主持人宣佈了這一點之後，酒店的大堂中，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從很多人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來，他們已經完全放棄了！

拍賣主持人清了一下喉嚨，道：「有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在年輕人的身後，土耳其皇略舉了舉手，用宏亮的聲音道：「一千九百萬！」

三個阿拉伯人一起叫了起來：「兩千萬！」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一眼，老人家微笑着，低聲道：「別心急，先讓他們去熱鬧熱鬧！」

他們的身後，土耳其皇又叫道：「兩千一百萬！」

年輕人轉頭，向土耳其皇眨了眨眼，土耳其皇一副充滿信心的樣子。

年輕人轉回頭來，低聲道：「叔叔，我曾詳細算過，就算以四千萬的價錢買下來之後，逐枚賣出去，也可以賺到兩成利潤！」

老人家道：「錯了，可以賺一倍！」

年輕人有點愕然，老人家低聲笑道：「你太不會做生意了，當全世界僅有的幾枚金幣，全在你手中的時候，價錢就由你來定了！」

年輕人直了直身子，他聽到奇勒博士參加出價了，他的聲音有點嘶啞，但極其鎮定，他叫道：「三千兩百萬！」

被老人家形容為可以將鈔票鋪滿撒哈拉大沙漠的阿拉伯人有點憤怒，叫道：「三千三百萬！」酒店的大堂中，又起了一陣騷動，在人聲嗡嗡之中，一個低沉的聲音，立時令得在場的所有聲音，全靜了下來，一起向那聲音的來源看去。

發出那聲音的，是一個普普通通，神情有點陰森，鈎鼻子的歐洲人，他說的話，實在很簡單，只不過是三個字！「四千萬！」

在所有人的注視下，那歐洲人也全然若無其事。

拍賣的主持人吞了一口口水，然後重覆着，道：「四千萬，四千萬，還有沒有人出更高的價錢？」

酒店大堂中，一陣沉寂，那三個阿拉伯人低聲商議了幾秒鐘，其中一個，舉起手來，道：「主持人，我們要求知道競爭者的眞正實力。」

三個阿拉伯人一起盯着那個歐洲人，像是將他當成了敵人一樣。

那歐洲人仍然用他低沉的聲音，道：「難道你們要我將四千萬美元的現鈔，帶在身上？」

酒店大堂中，响起一陣哄笑聲，三個阿拉伯人，顯得有點發怒，也有點狼狽。

拍賣主持人大聲道：「靜一靜！靜一靜！」

等到大堂中靜了下來，主持人又向那歐洲人望去，道：「先生，要求是合理的，閣下的銀行是——」

歐洲人道：「瑞士商業銀行。」

這個答案，是每一個人意料之中的事，主持人立時向他的助手道：「接通瑞士商業銀行的電話！」他隨即又向那歐洲人道：「先生，戶口的號碼，或者是戶口的名字，我們要問一下銀行！」

歐洲人面不改容，聲音也仍然低沉，道：「希特勒，阿道爾夫，希特勒！」

那歐洲人一說出他在瑞士銀行用以開戶口的姓名，酒店大堂之中，引起的那一陣混亂，簡直是難以形容的，有的人尖叫了起來，有的張大口，發出莫名其妙的聲音，有的在叫道：「不！不！」也有的陡地站了起來，由於起得實在太急了，以至連椅子也跌倒。年輕人發着怔，他叔叔皺着眉，正在他們身後的土耳其皇喃喃地道：「荒謬，太荒謬了！」那三個阿拉伯人，用阿拉伯語，高叫了起來，在混亂之中也沒有人聽得懂他們在叫什麼。

主持人在呆了足有兩分鐘之後，才叫道：「靜一靜，各位靜一靜！」

主持人的助手也大聲叫道：「電話接通了！」

助手那一句話，比主持人的叫喊有用得多，大堂中總算靜了下來。

主持人將電話聽筒，擱在一具擴音器上，同時，又作了一個手勢，示意大家靜些。

大堂中的混亂已經停止，自擴音器中傳出的聲音，也人人可以聽得到，那是一個中年人的聲音，道：「瑞士商業銀行營業部副經理撲安．鍾斯，有什麼指教，」

主持人變得很笨拙，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主持人又清了清喉嚨，說道：「對不起，我們在進行拍賣，有一位先生，喊價四千萬美金，我們要知道他銀行方面的情形！」

擴音器中的聲音道：「樂於服務，我們的這位客戶，他的戶口——」

主持人再度清理一下喉嚨，說道：「他的戶口，是用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名字開的！」

擴音器中的聲音道：「請等一等，阿道爾夫．希特勒——」在略一停頓之後，又繼續道：「對，我們曾接到過通知，會有這樣的查詢！」

主持人又問道：「我可以得到什麼答覆？」

擴音機中的聲音道：「毫無問題！」

主持人吞了一口口水，道：「四千萬美元的支票，在希特勒先生的戶口中，可以也隨時兌現？」

擴音機中傳來了那位銀行經理的笑聲，說道：「先生，希特勒先生的戶口，不時有人來查詢過，眞的，因爲四千萬美元這樣的小數目，而來查問的，閣下還是第一個！」

主持人忙道：「對不起，對不起！」

他放下了電話，解開了領帶，大大地吁了一口氣，望向那三個阿拉伯人。

那三個阿拉伯人，也有點目定口呆，主持人又望向那歐洲人，道：「希特勒先生，你是不是要作同樣的要求，」

主持人逕自稱那位歐洲人爲「希勒特先生」，大堂之中，又起了一陣小小的騷動。

那歐洲人却仍然若無其事，道：「不用了！」

三個阿拉伯人中的一個大聲道：「我們也有保證！」

他一面說着，一面取出一張本票來，道：「這是瑞士第一銀行的本票，空白的，可以由我們塡上任何數目！」

主持人的助手，走向前去，在阿拉伯人手中，取過那張本票來，仔細察看了一回，交還給那阿拉伯人，這時，大堂中有竊竊私議之聲，年輕人也低聲在和他叔叔交談，他問道：「叔叔，希特勒是什麼意思？」

老人家笑笑道：「你怎麼啦？那只不過是德國人的一個姓，德國人有許多希特勒！」

年輕人道：「這我知道，可是阿道爾夫．希特勒——」

老人家揮了揮手，說道：「就像中國人的張得標，李得功一樣，只是同名同姓而已！」

年輕人再道：「可是瑞士銀行中的巨額存欵——」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你究竟想得到什麼樣的答案？你以爲他就是那個曾想征服世界的德國元首？」

年輕人也笑了起來，可是他的笑聲，有點茫然，而且，他不由自主地搖頭，阿道爾夫希特勒——那個混世魔王就算眞的像傳說中一樣，還在人世，只怕他也不會公開用原來的名字的，但是，如果想深一層，如果他還在世，那麼，還有什麼辦法再比公然使用這個名字更安全的呢？

不錯，每一個人在聽到這個名字之後，一定都會引起震驚，但是在一陣震驚之後，也一定會想到：「那只不過是同名同姓而已。」而不會再去深究的！

年輕人又向那歐洲人望了一眼，那歐洲人像是完全不知道他引起了全場騷動一樣，仍然行若無事，看來神態還像是很悠閒。

主持人又咳嗽了幾下，才道：「從現在開始，爲了公平起見，每一位有意出價的先生，都請出示有意購買的證明，有哪

一位——」

主持人的話還沒有說完，凸着肚子的奇勒博士已經說道：「我帶來的是五千萬美元面額的支票——」

他的話還沒有說完，一個阿拉伯人已經冷冷地道：「五千一百萬！」

奇勒博士的額上，冒出汗來，一聲不出，轉身就走出了酒店大堂。一個美國德州紳商集團的代表人，在一次拍賣之中，如此慘敗，不等拍賣有結果就退出了會場，只怕還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那個教廷代表，抿着嘴不出聲，顯然他也無意競投了，土耳其皇輕拍年輕人叔叔一下肩頭，道：「我們聯合競投，怎麼樣？」

老人家笑着，道：「我放棄了，而且，如果我的姪子有興趣，我會支持他！」

年輕人立時也笑了起來，道：「我當然有興趣，但是我有興趣的，只不過是中國錢幣，我看還是等有人投到了，我再向他購買吧！」

土耳其皇聳了聳肩，低聲道：「早知會投到這樣的價錢，我可以用另外的方法來得到它們！」

年輕人和他叔叔互望了一眼，年輕人道：「說得對，不過現在已經遲了！」

主持人又在高叫道：「五千一百萬！五千一百萬！」

競爭的只剩下了那位希特勒先生，和那三個阿拉伯人，價錢一百萬一百萬地向上加，一直到了七千萬，主持人已經滿面是汗了，就在這時，酒店大堂外，突然傳來了一陣人聲，緊接着，十幾個警官，如臨大敵一樣，急匆匆地走了進來。

一個階級最高的警官，來到了主持人的身邊，低聲講了幾句話，主持人神色凝重，尖聲道：「什麼？」

那警官點了點頭，主持人的雙手按在桌上，身子搖搖欲墮，口中發出「咯咯」的聲响，有不少人已經站了起來，年輕人，他叔叔和土耳其皇是站起來的人中的三個，他們在站了起來之後，互望了一眼，同時失聲道：「有人比我們想得更早！」

拍賣主持人喘着氣，上氣不接下氣地，顫聲叫道：「各位，各位，剛才接到警方的報告，這次拍賣的全部珍貴無匹的錢幣，都……都……」

主持人講到這裏，大堂中的混亂，已經令得他無法再講下去，主持人聲嘶力竭地道：「全部失竊了！」

其實，不必等主持人宣佈，已經人人都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了。有的人呆若木鷄地坐着，有的人開始向外湧去，年輕人向他叔叔使了一個眼色，他們一起擠在人叢中，向外面走去。

可是，當他們走出酒店的大門之際，土耳其皇却一直跟在他們的後面，神色神秘，當他們兩人略停了一停之際，土耳其皇走近來，道：「不請我吃一杯酒麼？」

年輕人立時有點不客氣地，望着他叔叔，道：「叔叔，你有這打算麼？」

老人家笑了起來，向土耳其皇道：「你有什麼話，不妨直截了當地說！」

土耳其皇將聲音壓得極低，道：「中國人，不是你的傑作？」

老人家笑了起來，道：「不是！」

土耳其皇的神情仍然十分疑惑，年輕人道：「陛下，我們一直和你在一起，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是誰下的手，你應該到現場去看看！」

土耳其皇喃喃地道：「我會去看的，我會去看的！」

他一面說，一面有點失神落魄地走了開去，這時，別說是土耳其皇，就是年輕人和他叔叔，也有一點失神落魄，或者說，是一種極度的茫然之感。

要知道，他們原來是世界上，做這種事的頂尖兒好手，年輕人也會在那批錢幣展出的場地，仔細觀察過，要下手將全部錢幣偷去，幾乎是沒有可能的事情，但是，現在有人做到了這一點，這怎麼能不令他們心頭茫然？他們這樣問自己：我落伍了嗎？

和他叔叔默默無言走出了幾條街，年輕人才和他叔叔分了手，回到了自己的住所。

他才進門，他的男僕阿華就道：「有一位小姐，在你書房等你！」

年輕人又望了阿華一眼，阿華又在低聲道：「就是油畫上的那一位！」

年輕人的心頭怦怦跳了起來，奧麗卡，她終於來了！

年輕人站在門口，一時之間，決不定是進去的好，還是立時退出去，但是他至少得好好地想一想才是，所以他向阿華打了一個手勢，先在華麗客廳的一個角落上的一張安樂椅中，坐了下來。

那張古老的安樂椅，柔軟而寬大，他將整個身子躺在椅中，好像暫時得到了庇護一樣。

他足足坐了兩分鐘之久，才站了起來，伸手在臉上，重重抹了一下，他極是希望自己有「七十二變化」的本領，一抹臉，就可以變成另一個人，那麼，他和奧麗卡之間的一切糾纏，就可以一筆勾銷了！

但是，神話是神話，事實是事實，他不能變化，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擺脫已存在的糾葛。

他走向書房的門，伸手握住了門柄，然後，下定決心，轉動門柄，推開門，走了進去。

門一推開，他就看到了奧麗卡。

年輕人不得不承認，奧麗卡看來，永遠是那麼迷人，她不但迷人，而且高貴，那種高貴的神態，是應該在王后或是公主的身上才有，年輕人不禁笑了起來，奧麗卡本來就是公主，奧麗卡公主！

奧麗卡正坐在書桌之後，並沒有因爲書房的門被推開了而抬起頭來，金黃瀑布一樣的長髮，鬆鬆地垂下來，遮住了她的一邊臉頰，她手中拿着一隻放大鏡，正在仔細地察看，看年輕人錢幣收集册的一枚錢幣。

年輕人向前走着，奧麗卡仍然不抬起頭來。但是，明顯地可以看得出，她這時仍然低着頭，只不過是一種矜持的做作。

年輕人直來到了書桌之前，才道：「你好！」

奧麗卡抬起頭來，她並沒有伸手去掠頭髮，而她柔順的頭髮，隨着她抬頭的動作，自然而然，垂到了腦後，她的眼睛，仍然是如此明亮澄澈，所以年輕人在望着

她的時候，可以清楚地在她的瞳仁之中，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

奧麗卡的神態很平靜，像是她是一個經常來的熟客一樣，微笑着，說道：「你好！」

她又在那樣講了之後，頓了一頓，又道：「爲什麼你那麼緊張，怕見到我？」

年輕人是有點緊張，要不然，他剛才也不會在外面客廳的安樂椅上坐上那麼久了，他也並不否認這一點，點着頭，走開幾步，坐了下來，道：「是的，緊張，因爲見到了你！」

奧麗卡半轉着那張椅子，使她自己面對着年輕人，仍然微笑着，說道：「這一次，你可以不必緊張，我沒有什麼要你帮助的，我只不過是來了這裏，所以來看看你！」

年輕人緩緩地搖着頭，表示不相信，奧麗卡突然一面笑着，一面站了起來，道：「好了，我已經見到你了，看來你並沒有留我的意思——」

她一面說着，一面來到了年輕人的身前，年輕人感到了一陣窒息，奧麗卡繼續說道：「你甚至於忘了最起碼的禮貌，再見！」

她向門口走去，年輕人忙道：「等一等！」

他一面也站了起來，奧麗卡以一個十分迷人的姿勢，轉過頭來，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攤了攤手，說：「既然來了，有什麼事，不妨說了吧！」

奧麗卡笑了起來，道：「你感得好奇了？」

年輕人也笑着，道：「我只是想知道，事情是不是和我有關係，我早一點知道，可以早一點防備！」

奧麗卡搖搖頭道：「完全無關，我是追踪着一個怪人到這裏來的，當然，我知道你在這裏，所以我來看看你！」

奧麗卡說得很認眞，年輕人的神情，鬆弛了下來，道：「旣然是這樣，如果不妨碍你的追踪——」

奧麗卡不等他講完，就搖頭道：「不必了，我要追踪這個人，並不是容易的事，因爲我無法知道他的下一個目的地是什麼地方！」

年輕人「哦」地一聲，道：「那太可惜了！」

在通常的情形下，年輕人是應該問一問，奧麗卡在追踪的怪人，究竟是何等樣的人，可是年輕人却實在不願意多生枝節，而且他畢竟不是一個好奇心太强烈的人，所以他並沒有問下去，只是走向前，準備和奧麗卡一起走出書房去。

當他來到了奧麗卡的身邊之際，奧麗卡才突然道：「我有一個疑問，你的叔叔對近代史有研究，他應該可以解答，你可以代我問一下麼？」

年輕人沒有出聲，奧麗卡皺着眉，道：「希特勒是不是沒有死？」

年輕人陡地一怔，他有點明白奧麗卡公主在追踪的那個「怪人」，究竟是什麼人了！

年輕人略頓了一頓，道：「希特勒的生死是一個謎，但就算他沒有死，他一定也不會再用本來的名字出現的，何況，他看來一點不像！」

奧麗卡陡地一震，後退了半步，望定了年輕人，滿臉疑惑的神色，過了好一會，她才道：「你怎麼知道我的事，你準備怎樣對付我？」

年輕人忙搖着頭，道：「別緊張，我完全不知道你的事，也決沒有甚麼打算，只不過你問起了希特勒的生死，而我又恰好在今天見到一個自稱阿道爾夫．希特勒的人，要將這兩件事聯想在一起，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就是那樣！」

奧麗卡用半信半疑的目光，望定了年輕人，年輕人講的全是實話，所以也坦然地承受了奧麗卡懷疑的目光。

奧麗卡過了一會，才道：「你是在什麼地方，見到那個自稱希特勒的人的？」

年輕人道：「一次拍賣之中！」

奧麗卡喃喃地道：「又是拍賣！」

年輕人攤了攤手，不過看來，奧麗卡顯然已打消了要離去的主意，她來回踱了幾步，索性坐了下來。

年輕人斟了一杯酒給她，奧麗卡啜着酒，說道：「三個月前，這個希特勒，在布魯塞爾的一個鑽石拍賣中，買下了一批鑽石，包括了一顆三十二卡的紅色鑽石。接着，在巴黎的一次油畫拍賣之中，他一口氣買下了二十多幅油畫，那一次拍賣顧問之一，是我們的朋友——」

年輕人微笑了一笑，說道：「哥耶四世！」

奧麗卡也笑了一下，道：「是的，哥耶四世告訴我，那一批油畫之中他只對其中的一幅表示懷疑，其餘的全是價值極高的珍品，這個人，好像有用不完的錢！」

年輕人聳了聳肩，說道：「要買那些東西，我相信，你的經濟能力也可以做得到！」

奧麗卡道：「是的，但是我却買不起那個島。」

年輕人笑道：「你在南美洲的土地，總面積加起來，比任何島都要大！」

奧麗卡咬了咬下唇，道：「好，我也買得起那個島，可是在那個島上，建造起現代化的機場來，供他的私人飛機降落，這筆錢，我可花不起！」

年輕人微笑地望着奧麗卡，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什麼，你是想和他比財富？」

奧麗卡搖頭道：「不是，我只是想弄清楚他是什麼人！」

年輕人深深吸了一口氣，再不出聲。

年輕人深知奧麗卡的性格，他知道，事情的開端，當然不僅是因爲那個怪人有着一個叫着「阿道爾夫．希特勒」的名字，而且也因爲在那兩次拍賣會之上，奧麗卡的失敗，自然能令她懷恨在心，那個希特勒有一個島，這個島上又在建築現代化的機場，這自然不是在拍賣會中能夠知道的事，毫無疑問，是奧麗卡事後調查得來的。

奧麗卡既然有了這樣的念頭，年輕人也知道勸她是沒有用的，可是他還是道：「不管他是誰，那和你又有什麼關係？」

奧麗卡略呆了一呆，說道：「我並沒有要你的帮助，你知道，我自己可以應付得來！」

年輕人道：「事實上，我也不會帮助你！你想弄清楚，他是不是就是那個德國元首？」

奧麗卡道：「是的，只有他，才可能有那麼多的錢——」她作了一個手勢，搶着道：「容貌是可以改變的，容貌、指紋、聲音，全是可以改變的！」

年輕人不置可否，道：「好了，就算給你證明了，那又怎樣？」

奧麗卡笑了起來，笑容之中，充滿了神秘，將杯中的酒喝完，放下杯子道：「正如你所說，那不關你的事，是不是？」

年輕人點頭道：「對，不過作爲朋友，我得告訴你，不管這個希特勒的眞正身份是什麼，他能這樣公開地大量花費金錢，一定不怕被人追踪和調查，他一定有充份的準備，你要小心，在你來說，要追究他是什麼人，只不過是一種消遣——」

年輕人還沒有講完，奧麗卡已經踮起脚來，在他的臉上，輕輕地吻了一下，道：「你那句『作爲朋友』，是世界上最動聽的話。」

年輕人的話給她打斷，而奧麗卡在講完了這句話之後，翩然轉過身，飄起了一陣香氣，走了出去。

年輕人怔怔地站着，當他想起應該送出去之際，阿華已站在書房的門口，道：「那位小姐走了！」

年輕人「哦」了一聲，那時，電話也響了起來，他走過去聽電話，是他叔叔打來的，他叔叔道：「展覽的拍賣錢幣，並沒有被盜，只不過是一塲小火的誤傳，現在，這批金幣，已經歸那位希特勒先生所有了！」

年輕人呆了片刻，老人家又道：「那位希特勒先生，住在明珠酒店頂樓的套房之中。」

年輕人道：「你的意思是，我該去找他，要求他出讓幾枚給我？」

老人家笑道：「你怎麼啦？收集錢幣的是你，不是我！」

年輕人實在是想對他叔叔提及奧麗卡曾經來過，而且她正是追踪那個希特勒的事，但是他略想了一想，道：「好的，我想我應該去看看他！」

老人家笑着，道：「祝你好運！」

年輕人放下了電話，立時離開了住所，他才來到車子旁，就看到了土耳其皇，站在一根柱子旁邊，年輕人怔了一怔，土耳其皇向他作了一個手勢，走了過來，年輕人不禁皺起了眉。

土耳其皇滿面笑容，道：「剛才我看到公主離去，你不覺得今天的拍賣，有點奇怪麼？」

年輕人打開車門，道：「我不明白你是指哪一方面說。」

土耳其皇用手在車頂上敲着，道：「第一，那位希特勒先生，第二，展出的錢幣，忽然說全被人偷去了，但是忽然之間，又說只是誤會！」

年輕人略呆了一呆，道：「你的消息倒靈通！」

土耳其皇「呵呵」笑了起來，道：「我是幹什麼的？」他陡然壓低了聲音，道：「你可想知道，後來那位希特勒先生，何以拍買到那批錢幣？」

年輕人搖了搖頭，已經進了車子，可是土耳其皇却拉住了車門，彎着身，道：「那幾位阿拉伯人放棄了，於是，希特勒先生，得到了他所要的東西。」

年輕人指着土耳其皇拉住車門的手，道：「如果你方便的話，請你放開手，我有事要出去！」

土耳其皇鬆開了手，笑道：「當然方便，我要勸你一句話，因爲我和你叔叔是老朋友了——」

土耳其皇一面說着，年輕人已關上了車門，車子也在向前駛了出去，所以土耳其皇最後一句話，是大聲叫了出來的，他叫道：「我勸你最好別去找那位希特勒先生！」

年輕人呆了一呆，一時之間，他也弄不明白土耳其皇這樣說是什麼意思，他的車子，已響起了「轟」地一聲，向車房外直駛了出去。

年輕人一面駕着車，一面心頭湧起了不少疑問，從朱豐突然遭人殺害開始，一切的事情，似乎全是凌凌亂亂，不發生關係的，但是，事情是不是眞的如此呢？他又覺得每一件事情之間，都好像有着看不見的綫在牽着，但是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却一點也找不到，連土耳其皇爲什麼會在他住所門口，他也找不到答案！

一面駕着車，一面想着，車子到了酒店的門前，年輕人下了車，順手將車匙拋給了穿着鮮明制服的司閽，走進了酒店的大堂。

他到這家酒店來，是爲了向那位希特勒先生，請他出讓幾枚金幣的，可是，當他走進酒店大堂之後，他却猶豫，並不是因爲土耳其皇的那一句叫喊，而是他想到，不論是朱豐的橫死，拍賣會上的奇事，希特勒，奧麗卡和土耳其皇是懷着什麼目的，事情和他，都是全然無關的。

可是，如果他去見那位希特勒先生的話，是不是會爲了一點小事，而導致他捲進了一樁他對之還全然沒有頭緒的大事之中呢？

由於心中猶豫，他放慢了脚步，就在這時，他聽到了一陣喧嘩的人聲，當他回頭去看時，看到酒店門口，武裝的護衛人員排成了兩列，從門口一直到升降機前，還有酒店的保安人員，也幾乎全出動了，酒店中別的人，却好奇地站着看。

在門口，停着一輛裝甲車，四個護衛人員，正從車上，將一中等大小的鐵箱搬下來，那個鐵箱看來很沉重，四個人搬着，還顯得很吃力，鐵箱搬下來之後，直搬進電梯去，有八個護衛人員跟着進了電梯，其餘的循着樓梯，奔了上去。

年輕人看到這樣的陣仗，又望着鐵箱搬進去的那電梯，一直升到了頂樓，自然知道，那鐵箱中裝的東西，就是朱豐的藏品，由希特勒先生以高價拍買來的了，這箱錢幣，價格如此之高，也難怪要動員那麼多護衛人員來保衛了，年輕人等着，等到大部份護衛人員都下了樓，離開了酒店，他才走出電梯，電梯直升到頂樓去，到頂樓，門一打開，年輕人才跨出一步，就被四個護衛人員，攔住了去路，其中的一個，以極不客氣的態度說道：「你是幹什麼的？」

（未完．一）

民初俠義奇情故事／尉遲紅・文
可飛・圖

緊急追緝令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郝振鵬因輕敵而反被小喜子捉住，焦愼初也將郝的手下收拾。其實郝除貪之外，想報被囚之仇，反成甕中之鼈，此事被阿秋在另一條船中看見，告知郝的手下陳登，願助拯救郝振鵬，二人拂曉前偷襲，小喜子配合焦愼初將陳登制服，不防艙面上的阿秋，全部將他們制服。阿秋和章胖子商量將焦愼初、小喜子、郝振鵬作人質招標，價高者得，苗玉堂、侯威、牛、劉的護院保鏢、侯七、花皮也到，因立心不良受制，阿秋旣騙了財，又把他們和人質全部沉死在江中，萬里雖然捉到易培基，據報訊阿秋招標的船沉沒，便派人打聽截查苗玉堂下落……

收拾劇盜　再續前緣

「有這種事，眞看不出來。」奶娘說：「韋先生在揚州總是危險的，他除了找大箱子，在揚州還有什麼任務。」

江笠說：「當然還有故宮盜寶一案，他在抓姓焦的。」

「姓焦的又是誰？」

「就是故宮盜寶主角易培基的得力助手。」

「江笠，給你留了飯，自己去吃吧……」這時忽然傳來了女人呻吟的聲音，而且越來越厲害。

江笠去吃飯，奶娘本要睡，却因隔壁的女人的呼痛聲越來越大，奶娘就睡不着了。」

江笠說：「大嬸，似乎是女人要生孩子！」

「是啊，我雖沒生過孩子，却也能體會到生孩子的滋味！」

江笠說：「怎麼還不去請收生婆？」

「那要去揚州，這鄉下地方說不定數里外才有。」

慘烈的呼號聲越來越大，且邊叫邊說：「胖子……快，快點去請收生婆……我快要死了……」

又一個男人的聲音說道：「阿秋……我剛才出去問過，這村中沒有收生婆，揚州才有，但在八九里之外！阿秋，我最初只以爲這附近必有產婆，那知附近沒有，如果，現在去揚州，只怕來回時間上來不及了……」

「那我怎……怎麼辦啊……胖子，你是不是希望……我死……妳好接收我的一點體己和私房錢。」

「阿秋……老實說……若退回以前，的確有此可能，但自這次我們合作，計賺三大亨等人，成功而退之後，阿秋，我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妳，雖然我不以爲妳會看上我這個旣老又醜的人。」

「胖子……現在是……是什麼時候，我快痛死了……你還有心情拉聒……哎呀，媽呀，我以後再也不敢和男人……哎喲喲……我要死了……胖子！你還站在這兒

，章胖子！莫非你……眞是巴望我死？」

「阿秋……看妳受苦……我恨不得替妳受罪……」

「你倒是快點呀……喲……菩薩……送子娘娘……求求你……快點讓子出來吧……死胖子……你們男人就沒有一個好東西……要的時候，什麼好聽的都能說出來……我都快死了，你却在一邊凉快，哎呀，我的媽呀！」

章胖子說：「阿秋，妳放心，我不會那麼狠心！由於時間上來不及去請產婆，我只有自己動手了……」

「什麼？你自己來？天哪！又不是生小貓小狗……」

「阿秋，時間上眞的來不及了！況且妳的預定產期還有一個多月，實在是措手不及，好在我過去看過內人生產……。」

隔壁的江笠和奶娘你看我我看你，都覺得宇宙之大無奇不有，但現在這天地也未免太狹窄了。

怎麼會這麼巧？阿秋和章九如竟作了他們的隣居。

「大嬸，妳看章胖子能不能勝任？」

「只看過他老婆一次生產的男人，恐怕不成。」

「大嬸，這兩個人章少爺非抓到不可。一個是殺章雲的兇手，一個和盜寶案有關。」

「江笠，我可以客串一下……」

「客串什麼？」

「收生婆！」

「這……」江笠說：「大嬸，我雖恨這個女人，却也不忍心她由於收生的人外行導致血崩而死！」

「至少我比章胖子高明，因爲我的堂姊是收生婆，那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有好幾次我還客串作她的副手，都是由於產婦難產……」

章胖子正在忙着燒開水，準備潔淨的棉花和布，已是一頭大汗，這工夫聽到有人大力敲門。

他眞懶得去應門，但不應門就越敲越響，這麼晚了，會啓人疑竇，因爲他們二人實在不便招搖。

他在門內說：「什麼人？」

「先生不是到處問收生婆的事嗎？」

章胖子說：「妳是收生婆？本村不是沒有產婆嗎？」

門外的奶娘說：「我不是本村的，我的姨娘是本村人，他派人到七里外把我找了來。這總是好事嘛。」

開了門，章胖子發現門外這女人提了個大包袱，左下顎有一顆大黑痣，渾身拾奪得俐俐落落。還眞有產婆的架式。

章胖子當然求之不得，也不過是硬着頭皮客串而已。立刻一讓，說：「大嫂快請進。」

奶娘並非不緊張，她也是第一次挑大樑獨自爲人接生，尤其是頭一胎，這可不是玩的。

只不過她以爲總不會比章胖子還差些吧？

「大嫂貴姓？」

「我姓金。」

「金大嫂，請快一點！內人快要生下來了——」

「讓我來看看——」這倒並非冒充，產婦的骨盤開了幾道，她也會摸過別人的。但這次一看，不由嚇了一跳，小孩子的頭頂都露出一點了。

『先生，水開了沒有？」

「怎麼？是不是要生了？」

「不錯，要盡快把水弄好——」章胖子手忙脚亂，奶娘也差不多，只是對這方面的知識比章胖子多，總算有驚無險，順利生下一個男嬰。

那知剛剛喘過一口氣，阿秋又叫了起來。

這次章胖子流汗，奶娘也暗暗心驚，是不是自己收生外行，有什麼不到之處？人命關天，要是出了岔子，良心難安。

結果，竟是雙胞胎。又生下一男嬰。

章胖子邊擦汗邊向阿秋道賀，也向奶娘致謝。且商請奶娘照料阿秋一個月，致送五百大洋。

那年頭五百塊大洋眞是十分可觀，奶娘自然願意，以便刺探揚州那邊的情況，因爲二人把奶娘當作一般的鄉愚，不會提防她。

奶娘抽空回來對江笠說了，江笠很高興，不必出門，今後就知道揚州方面韋先生以及萬家的情況了。

× × ×

苗玉堂等人死了嗎？當然沒有。

在郭奇以及其他方面的後援人員眼見船迅速下沉時，都和郭奇一樣去追另一艘遊艇，却很快地來了一艘中型吊桿船，水鬼入水不到三分鐘，就把沉船吊出來，然後拖走。

總之，前後不到五分鐘。加上天已黑，去追另一遊艇的三路人馬回程時是一刻鐘之後，自然是什麼也未看到，以爲船已完全沉下去了。

沉船被吊起，艙中的水很快流光，籠中的人都灌飽了水暈了過去。立刻予以施救。

所以船剛剛停泊在一個私人的小型碼頭邊，苗玉堂及侯七等人已悠悠醒轉，但仍嘔吐不已。

這工夫鐵籠外有人關切地說：「苗爺，你不要緊了吧？」

「你是……」苗玉堂全身片縷不乾，嘔吐得頭暈眼花，只隱隱看到籠外站着一個大個子。

這工夫鐵籠昇上一半而故障，無法再往上昇。

籠外的人說：「俺是孫大德，萬爺交待俺和程隊長出來找人，因爲郭奇回去說船沉哩！」

苗玉堂說：「郭奇這傢伙眞沒有用！差點誤事。」

這工夫侯七及牛、劉等人的部下都向孫、程二人道謝離船。苗玉堂說：「孫兄，以前我和萬爺總以爲你忠誠有餘，機警不足，今夜才知道您是個有內秀的人！」

「你說什麼？俺有內秀？苗爺，你快別捧俺哩！俺不過是一急之下，看到這艘吊桿船，加上程隊長旣會操船及吊桿，又會潛水，我們這才加緊行動，當時俺也不知道苗爺是不是在沉船之中哩！他奶奶的誰……」

苗玉堂和侯威這工夫好多了，這才離

船回去，不用說，孫、程二人受到萬里隆重的招待和賞賜。

其實救他們的是韋青和莊前柳等人。但韋青不出頭，要孫、程二人作好人，期能獲得萬里更大的信任。

這目標果然達到，而且效果比預期還要好些。

× × ×

「小腰，我不在乎曾經發生了什麼事？」韋青又來見她。他曾想放棄，不再破壞蕭瑤的「改變門風計劃」。但是，思之再三，他辦不到。

霍小腰的態度很冷淡，她放下一杯茶，他握她的手，她大力抽了回來，說：「韋青，已經不可能了！你又何必？」

「妳是不是以爲下一次那齣和令師兄演的戲能騙過我？」

「你……你說什麼？」

「告訴妳，老莊的良心發現，他已經說了！」

「說……說了？說什麼？」

「他說大嬸生日那夜，由於妳飲酒過量，已被他……還說我上次去偷聽到妳和一個男人會談，那是妳的師兄。

霍小腰冷冷地說：「所以生米已成熟飯，你不要再來了！莊先生沒有告訴你，我們已經訂了親？」

「有是有，但訂親和結婚不同。」

「韋先生，看來我是必須對你說實話了，告訴你，我發現我很喜歡劉志超，儘管他佔有我的手段不光明，但他是怕失去我，才出此下策的，我娘要改變門風，也沒有什麼不對，而這任務，就落在我的肩上……」

「小腰，難道說妳嫁我就不算改變門風？」

「當然不算，因爲你們韋家不是太富豪。富豪之家出來的人就是不一樣。」

這話出自霍小腰之口，韋青眞是大出意料，忍無可忍，說：「看來『能要大家奴，不娶小家女』這句話眞是太對了。霍大小姐，算我韋青的招子沒有開光，今後我不會再打擾妳了……」

韋青一走，霍小腰掩面悲泣，蕭瑤自內間走出來：「哭什麼？妳今天應付得太好了，傻孩子，人說：福在財上。所謂『布茅蔬淡，頤養天年』云云，不過是自我嘲弄罷了！」

霍小腰停止哭泣去洗臉。蕭瑤說道：「這才是我的乖女兒？妳終有一天會想通的！」

「我現在已經想通了！」

「那太好了！小腰，免得娘再爲妳操心！」

「娘，您不必再操心了，，您的心願已達到，但改變門風則未必！」

「小腰，妳說什麼？」

「龍配龍，鳳配鳳——」

「對對！正是這樣。」

「可是劉志超絕對不是龍。他不是龍，我也不是鳳，只是一隻鷄，這樣的絕配，正是：『黃鼠狼下耗子』——一輩不如一輩……。」

蕭瑤想責人備她幾句，霍小腰已出屋而去。

× × ×

牛、劉二人幾乎同時接到一封信。內容也大致相同：恭喜你，我生了一個男孩……

給牛的信上寫明已取名牛小寶，給劉永泰的信上取名劉志起。

這兩人，自然喜出望外，但也疑信參半。

只不過信上約他們看孩子的時間錯開了，約牛是今夜，劉爲明夜。

大約是晚飯後一更不到時刻，由總管唐傅宗和護院頭子蔡光保護着牛經武來到阿秋處。

牛經武見到了孩子。當然，另一孩子不在阿秋身邊，由奶娘暫時抱走。

「來！我抱抱乖寶寶！」牛經武抱着嬰兒橫看豎看，說像吧！不太像他，若說不像，却也沒有把握。

才生下不到十天的嬰兒，除非特別酷肖父親或母親，是很難認定像誰的。

「阿秋，好可愛！」

「像你會不可愛？」

牛經武說：「可愛是可愛！却並不怎麼太像我——」

「牛經武，如果你這話是弦外有音，我絕不勉强你……」她接過孩子手一伸就下逐客令，道：「你請便！」

「阿秋，妳這是幹什麼？」

「你說幹什麼？我寧願孩子沒有爹，可不能要個疑神疑鬼，瞧不起自己骨肉的父親！」

「阿秋，妳眞會多心！」

「不是多心，我阿秋是隨便些，但是誰播的種？我還不會弄錯。」

牛頸武說：「我並沒有表示不要自己的骨肉呀！」

「現在你就是要我也不給了！」

「阿秋，妳不是小孩子脾氣！」

「你請吧！我是個爛女人，我生的孩子，將來也不成了龍鳳！」

「不管將來如何？我這個父親是當定了！阿秋，你也事先不打個招呼，在這兒作月子怎成？」

「不是作了一半了？」

「走，搬到醫院去！」

「不必了，我要在此住到滿月然後再走。」

「阿秋，妳這個人可眞倔，好吧！我給妳點錢。」

「如果是鷄零狗碎的，你就留着自己用吧！」

「多……多少？」

「十萬！」

「這是幹什麼，妳跟着我，將來我的財產還不是有妳三分之一？」

「將來是將來，我比較重視現在！」

「那麼我可以把孩子抱走嗎？」

「怎麼？要花十萬買這孩子呀？」

「就算如此好了！」

「那要加兩倍。」

「三十萬。」

「不能算多，但也湊合了！」

「如果要賣，我也有個要求，妳以後一年內能看孩子一兩次。」

「孩子送了你，難道我還會天天看他不成。」阿秋道：「但我要把話說明白，孩子目前吃母奶較好，所以滿月後才能交

給你。」

「那我在滿月後再付妳三十萬。」

「如果你要這樣斤斤計較的話，在滿月之前這段時間內如果別人不在乎是不是自己的骨肉而有意思要，出的價錢也較優厚的話……」

「阿秋，把自己的骨肉賣來賣去，這不大好聽吧！」

「好聽又如何？人總要先塡飽了肚子再談其他！」阿秋道：「我知道，你是不信任我，怕我拿了錢不給你孩子！」

「阿秋，妳眞會多心！」

「你想想看，把孩子放在揚州三位大亨之一身邊，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牛經武終於開了支票，管他像不像自己，反正他總是和阿秋有過肌膚之親，掛了一點邊兒，在心理上也踏實些。

有錢的人有時候會表現自己的大方，三十萬算不了甚麼大數目。

當然，牛經武的大洋並不是大海中潮上來的，他當然要防她一手，就派了個護院在附近監視。

自然是怕她提出欵子溜了。

這一手阿秋自然也會猜到，所以第二天傍晚，估計劉永泰快到子時，阿秋施襲，把那護院擊昏，口中塞了棉花綑牢帶回來。

這小子還不知道是阿秋襲擊他呢。

劉永泰自然也有興趣，但由於他已經有個兒子，就比牛經武想兒子近似瘋狂的情況要好得多。

所以他只開出了十萬，再多一毛也不開。但他也很婉轉，說是孩子滿月，回到劉家後，再給他二十萬。

阿秋很不高興地先拿了十萬。不挐白不挐。

當然，劉永泰也留下一人監視，因爲他們都已看出，阿秋的花梢太多了。

錢花在明處，他們不在乎，他們不甘心花窩囊錢。

結果劉永泰留下監視的一個護院也被阿秋摸了回來。

然後，阿秋才約萬里，這是壓軸，因爲萬里最難纏，是一頭老狐狸，不能掉以輕心。

萬里接到信，自然也很興奮，無論如何？老來得子是一件大喜的事，立刻帶着苗玉堂和「夜遊神」海虹來見阿秋。

萬里更小心，他怕阿秋和敵人聯手來對付他，所以把兩員大將都帶了來。

他們是坐馬車來的。

在這鄉間，本就很少見到這等馬車，尤其是這等邊角都包了白銀的豪華馬車。

世上的確有些巧合的事，江笠和奶娘和阿秋比隣而居是一巧，正好阿秋臨盆找不到收生婆又是一巧。

奶娘正好會收生算不算第三巧合？

所以萬里何時要來？江笠早已偷偷地化裝一下去通知了阿酥，因爲他們不知韋青等人的秘密住所，阿酥必然知道。

「什麼？有這回事？」阿酥幾乎不大相信。

「眞的！阿秋已騙了牛經武和劉永泰數十萬。」

「她的孩子根本不想送給他們。」

「最多送出一個，不會全都送出？不知哪一個幸運，能得到一個。那兩個男嬰長得還不錯！」

「好！我馬上通知韋青！」阿酥說道：「江笠，你可知你爹目前在看守萬家祠堂？」

「是的！我正準備去看他。」

「小心點，對方也知道你可能去看你爹。」

「我知道。」

阿酥很快地見到了韋青、莊前柳，小金魚、小八子等人，且由小八子立刻通知了孫大德及程光遠。

因爲，這是生擒萬里的一個好機會。

當然，也是生擒易培基的良機，擒易比擒萬更重要些。

爲了絕對不出紕漏，且要在擒萬里的同時去萬宅擒易培基，須兵分兩路，自然要有充足的人手，莊前柳建議約盧卿和侯七參加。

如有把握，能邀牛、劉的人參與就更牢靠了。」

韋青點了頭，但決定不邀「三手紅綫」蕭瑤參與。莊前柳正要說服他，韋青表示，蕭前輩一心一意要改變門風，這種涉險的事讓她知識，有害無益，甚至會走漏風聲。

莊前柳就不再多言了。

至於易培基落入萬里之手，也是小葛和小范偵察出來的。

於是立刻分派人手，固然抓易培基是韋青來揚州的主要任務，但如讓萬、苗及海三人漏網逃回萬府，擒易計劃必將成爲泡影。

所以抓萬里等人這撥人必須是精英。

莊去找盧卿，一請就來，她來侯七必來，侯七來，「花皮」和另外兩個部下也來了。

這自然增加了不小的實力。

另外，還派小八子把大空和尙也就是車大光也請了來。

至於邀牛、劉二人的部下參加，却認爲他們二人必定樂于參加，因爲除去萬里，他們二人即可以二一添作五的均勢在揚州揚眉吐氣了。

但是，要說服他們須費一些口舌，且易走漏風聲。

但主要原因是，牛、劉二人手下人手固然不少，却沒有一個是用鎗或玩刀的出色人物。

兵在精而不在多，最後大家都一致同意不請牛、劉的人參與。

人手分配是這樣的：韋青、莊前柳、車大光、侯七和其部下及阿酥去抓萬、苗玉堂和海虹三人，由孫大德和程光遠帶着其餘的人進入萬宅抓易培基。

由于孫大德手下約二三十人全是他的得力部下，不敢說個個神鎗手，絕對比牛、劉府上的一干護院管用。所以加上程光遠和其三五部下，人手已足。

天已黑下來，兩撥人計議相互支援配合的方式後，立刻出發。

由于去抓萬里這一撥需走數里路，怕時間上來不及，找了一輛貨車把他們運到那小村子附近。

此刻萬、苗及海虹剛剛到達，由海虹在外把風。

萬里「呵呵」笑着打量這孩子，長得方面大耳，倒也有幾分像他，自是信了幾分。

老來得子，喜事一件，他道：「阿秋，妳既然爲萬家留下了根，對萬家也算是恩人，不，不能再讓妳留在這兒——」

「不，萬爺，滿月前我不想離開。」

「再說這兒也不安全呀！」

「不會的，萬爺，這兒也許比城裏更安全些。」

「不會，阿秋，這件事不可能全依着妳！」

「萬爺，據說沒有滿月之前移動走遠路，對孩子很不利！」

「怎麼個不利法？」

「據說孩子不會長命……」

「我才不信這一套！」萬里揮揮手：「玉堂，把人帶回去。我不希望再橫生枝節。」

這工夫海虹在此屋外樹下吸烟。

此人的確是一個人才，不論是玩鎗或刀子都是一流的。只不過有點恃才傲物而巳。

原來這兒有一排柳樹，由于每株的距離很近，枝椏都接在一起。

所以有人自第五六株以外的樹上順着交接的枝椏潛到他頭頂這株樹上，他並不知道，因爲天巳經黑了。

加上夜裏有點風，這十來株柳樹上發出「嗯嗯」聲，就算樹上的人不小心弄出點聲音也不會被發現。

這當然是先入爲主的想法使他鬆懈大意，他們都以爲在這窮鄉僻壤中絕對不會有危險。

因爲他們也很相信阿秋，以爲阿秋夠機警，她能在此生孩子就絕不會有問題。

絕未想到，危機就在隔壁。眞正是隔牆有耳了。

樹上的人是「花皮」和他的二同伙。

他拍過胸膛打頭陣。

韋青、莊前柳和車大光等人潛入了院中。

另外侯七和阿酥把風，小八子在大樹附近準備支援「花皮」等人。

此刻「花皮」向二助手打個手勢，兩個人一齊跳下，「花皮」本是是想落在海虹背上把他壓倒，一舉成擒的。

那知海虹這小子機警，下弦月光亮雖很暗，一個人往下落總有一個極淡的影子閃動扭傷。

他的反應一流，身子也是一流的，他急切中扭閃大半步，僅被「花皮」在左肩上蹭了一脚。

海虹打了個踉蹌，人傲就不屑拔鎗，儘管對方是兩個人。閃電似的「飛脚踢」，「花皮」堪堪閃過，接着就是「旋腿踢」飛起。

「花皮」心頭一寒，他深深相信此人的身手絕對不比他的主人侯七差些。

但「花皮」也不是輕易服人的角色，閃過對方的「旋腿踢」反而貼上來了一式凌厲的「二重刺」。

他也會空手道，而海虹的空手道顯然更具威力。

在此同時，他的同伙也自右後側遞出一柄刀子。

絕未想到，海虹像背後長了眼睛，以「回轉撞」砸出「花皮」的同伙孫忠，一式「旋膝」又把「花皮」逼退。

這工夫「花皮」的另一伴伙姜昇也撲上，施出「手旋擊」，此人的空手道和「花皮」差不多。

但海虹在這方面造詣極深，有七段以上的功力。「弧手」「鐵叉手」「關節手」加上「三指貫手」和「鬼拳刺」，以一對三，把三人逼得只有招架的份兒。

小八子在附近把風，很想出手，但職責所在，又不敢出擊。

此刻韋青忽然出現在廂房正屋門口。

這廂房三間，兩邊各有一暗間，奶娘自然不在，因爲萬、苗二人都認識她，她托辭頭痛先回了家。

「萬爺，我想，這局面你一定看得很清楚。」韋青在門外侃侃而談。

苗玉堂一怔厲聲道：「對你的表舅這麼說話？」

「我表舅巳死！大箱子中的一副遺骸，就是眞正的表舅萬里。」韋青道：「只因你和我表舅的身材及面貌極似，居然瞞住了揚州地面上的人。但有個人却沒有瞞住！」

「誰？」

「奶娘！」韋青道：「昔年表舅媽臨終在身邊無人時，對奶娘說了一切，請她代爲照料萬柔，自然說了地下室內的大箱中的骨骸之事。就算巳經燒成了灰，只要證人在，那怕你不招……」

萬里聽到這話並不驚奇，只是未想到，在這地方居然會堵被住。

這工夫隱隱傳來了街上打鬥之聲，他知道有點不妙，沒有充分準備，韋青不會涉險。

而他們也知道，動「噴子」和「葉子」可能都不是韋青的敵手，只不過苗玉堂不信這份邪，由于他站在萬里的右後側，突然自腰上摸出一支鎗。

但是，寒芒一閃，「刈」地一，一柄小飛刀釘在苗玉堂的右腕上，雖然刺得不夠深而落地，但鎗也飛了出去。

這是萬、苗二人自認識韋青以來，對他的身手最瞭解的一次。萬里道：「韋青，只要你不和我作對，萬家的家產都是你和萬柔的，再說大箱子巳經沒有了！你能說服幾個人？」

韋青不想說那次去萬宅，在碾房頂上有人說大箱子仍然未丢的事，他雖然仍抱有一份希望，畢竟未曾眞正印證過。」

他估計那人必是江濤。

「萬里，你明知道，我不會爲了金錢而不顧我表舅的仇恨，殺身奪妻之恨，使老舅死不瞑目。」

所謂「奪妻之恨」，是指萬里殺死韋青的表舅眞的萬里而冒充他，自然就霸佔了萬里之妻。

那時萬夫人懷孕，看出自己的丈夫是被人所冒充的，但爲了復仇，只好忍辱負重，把孩子生下來，然後暗暗托孤於奶娘照料萬柔以及在適當時機代夫報仇。

萬里拔鎗的動作夠快，因爲他本是北方道上極厲害的殺手。

正因爲他是殺手，所以見到他本來面目者太少，他才敢到揚州來冒充萬里。居

然也渡過了二十年之久。

韋青的鎗先巳在手，萬里只好放棄用鎗，道：「韋青，在揚州，你的實力還不夠……」

「你是指那一方面？」

「我家中還有不少的人手。」

「放心！我巳經派了人去招呼了。」

「誰？」

「孫大德和程光遠的人……」

萬、苗二人似有輕視之色，韋青也不說穿，苗玉堂道：「姓韋的，如我能以眞工夫擊倒你，你能不能放手不管？」

韋青道：「試問，你這兩套厲害還是萬里，不，現在我應該改變名稱了！你這個萬里，是北方鉅盜高飛。」

高飛冷冷一笑，說道：「當然是我厲害一些，試問，如我能贏你一招半式的，你能放手不管和萬柔成親？我是說作小也行！」

韋青道：「高飛，萬柔並不會聽你左右的。我想，如我不敵，也不大可能活着離開這裏！」

「好！就這麼辦！」萬里脫了外衣，這工夫阿秋抱着孩子往後院溜，阿酥一攔，道：「阿秋，要走？」

「妳是何人？」

「美人窩的主人阿酥說得不好聽些就是鴇母！」

「妳……妳要幹什麼？」

「阿秋，相信萬里是眞有誠意收留這兩個孩子……」

「什麼？兩……兩個？」

「是啊！不是雙胞胎，另一個在奶娘手中，怕他們三個大亨看到嗎？妳不是要零售，而不想批發嗎？」阿酥說道：「萬里的財勢最雄厚，怎麼可以放棄這個戶頭呢？」

阿秋道：「阿酥，放我一馬，有妳的好處。」

阿酥笑笑道：「阿秋，不必動什麼歪心眼，韋青也不想再難爲妳了。雖然韋雲是你殺的，但他只要妳作個證人。」

「什麼證人？」

「破案的證人。」

「什麼案子。」

「萬里本名高飛，是北方一名巨盜，因他和揚州的名人萬里外型太像，來此殺了萬里冒充了他：」

阿秋一驚：「居然有這等事？」

「是的，另外易培基盜寶案，也須妳作證。我想，妳總該作點對國家有益的事了吧？而章、郝二人也巳落網。」

阿秋一想，萬里八成要完，要不，阿酥必然會去帮韋、莊等人，不會來招呼她，攷慮之下，只要韋青不殺她，出庭作證要比逃亡好得多了。

如逃走，她就變成了通緝犯，何况她目前就是想跑也跑不了哩！

阿秋道：「阿酥姐，我決定聽妳的，現在……」

阿酥道：「跟我去吧！」

「去哪裏？」

「找妳的奶娘呀。」

「怎麼？阿酥姐也知道我僱用的奶娘在何處？」

「當然！」二人出了後門，就在隔壁後門外敲門，不久，奶娘開了門，阿秋失聲道：「奶娘，妳……妳就住在隔壁？」

奶娘笑笑，道：「這有什麼稀奇？」她閉上門道：「妳再仔細看看我是誰？」

「妳……妳是……」阿秋仔細打量奶娘，是有點面熟，但又不大像，因她臉上多了顆痣。

奶娘說道：「妳在萬家，有沒有見過我。」

阿秋猛然一震，道：「你就是萬柔的奶娘？」

「對了！」

「妳……妳怎麼會住在這裏？」

奶娘說：「萬里授意苗玉堂殺我，被我脫逃，住在這兒，倒是妳和章胖子，怎麼會這麼巧，就住在隔壁？不過，話也就說回來了，你們如不住在隔壁，我怎能作妳的接生婆，又怎能找來韋青生擒萬、苗兩個血賊？」

此刻海虹戰侯七，老實說，兩人眞不容易分出高下，先動刀後動鎗，雙方的鎗都被對方射落。

最後還是力搏，「花皮」要再出手，侯七不許，結果約三百招後，二人都受了重傷而倒地，出乎意料地，很容易地被上了銬子。

此刻韋青和萬里巳打了一百三十餘招，高飛這巨盜，的確不是虛名浪得，凌厲、快速、招術詭奇，不愧爲老經驗，韋青重傷初癒，體力總是不如未傷之前，竟被

高飛擊倒兩次，中拳、掌十七次之多。

他口鼻中淌着血，却仍然有如一頭瘋豹。苗玉堂自身上掏出另一支鎗時，車大光出現後窗外，端着一支「手提式」道：「你一動我就把你射成蜂窩！」

苗玉堂色變，他本以爲來的人不多。

他要是想到海虹久久不進來，也該知道凶多吉少了。

韋青越來越不濟，但高飛也差不多，因爲他已五十出頭，且素日養尊處優，酒肉徵逐，工夫自會荒廢。

過去的底子固然雄渾，但人老了，骨骼僵硬，再不勤練，自然力不從心。

反之，如果換了二十年前的高飛，就算韋青沒有重傷，只怕也不是他的敵手。

所以支持到兩百招以上，韋青還是差不多，原先受了傷，往後却不太吃力。因爲高飛已顯疲態。

在三百招左右時，韋青又被踹了兩脚，退到牆邊，高飛另一脚瘋狂地踩到。

本來韋青的身子已在下滑，已是强弩之末的樣子，即使不中這一脚，也會滑坐地上。

但是，意外出現了。韋青的身子一偏，居然十分疾速，這全力的一脚踩空，屋子震動，有如地震。

在此同時，高飛的胸腹之間足足挨了七拳。

就是鐵打的，也會嚴重內傷，鮮血自口鼻中泉湧而出。

而苗玉堂已接近似瘋狂，撲向韋青，莊前柳要上，侯七道：「老莊，你恐怕不。成」

雖然太狂了些，老莊也不能不承認，他的確不是苗玉堂的敵手。

苗玉堂高飛昔年都是北方的狠角色，苗並不比高飛差些，所以侯七才接了不到三招，就知道過去他目空一切，是很危險的。

苗玉堂的膂刀超過高飛，動作粗獷，予人的印象簡直就是頭野獸。

侯七以精明刁滑見長，自然要避重就輕。他還有有把握撂倒苗玉堂。

現在的萬宅呢？那就更熱鬧了。

孫大德帶着二十來個弟兄，全副武裝，一路小跑到達萬宅。

此刻是三更不到時刻，大門自然緊閉了，門房見孫大德的人全到了，而且荷鎗實彈，只是服裝不整，有的歪戴帽子，有的裹腿鬆脫。

甚至有的還在連連打呵欠，眼睛還沒有完全睜開。

門房道：「孫老總，這麼晚了有什麼事。」

「怎麼？萬爺沒有告訴你們嗎？」

「沒有。什麼事？」

「萬、苗、海三位到阿秋那裏去要孩子，那知被韋青、莊前柳以及侯七等人打了個埋伏，情況不明，俺受過萬爺的大恩，有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老兄你說，俺能不管嗎？」

「老總要怎麼樣，何不上去馳援。」

「去馳援，只怕已經來不及哩！俺早就對萬老爺子說過，韋青那小子不好纏，要提防點，果然被俺猜中哩！眞是他奶奶的！」

「老總要來此保護萬宅。」

「是啊，內部重要，也許已有韋青的人混進來哩！」

門房很爲難，主人和苗總管不在家，把這麼多的人放進來，他作不了主，道：「老總，這檔子事我作不了主，俺要問問郭奇郭總管。」

「好吧！你快點去問，要是躭擱了時間，出了漏子，奶奶個熊！你可別埋怨俺哩！」

門房找到郭奇一說，郭奇也很爲難，放進這麼多的人很危險，據說還有偵緝隊隊長程光遠及二三部下。

孫大德嘛，應無問題，程光遠來揚州不久，是不是靠得住呢？

如果不放他們進來，萬一韋青的人潛了進來，又有萬柔等人作內應，那就不堪設想了。

最後郭奇和另外的重要人物和總帳房張翔以及護院頭子侯威等一商量，決定放入。

這麼一來，人一入宅，立刻就散開來了。

人一散開，在這遼闊的大宅中有如石沉大海，水銀瀉地而難以控制。

原來孫的人個個善射，他們表面看來風紀不佳那不過是裝出來的。

這一散開，很快地消滅了所有的護院和保鏢，程光遠却負責另一項任務，那是陪萬柔去作另一件事。

他們要找一樣東西。

萬柔告訴他，她身上的金鎖內的「太公在此」四字是一件秘密，關係他父親的眞正身份，能找到一尊金像，才能證實高飛的罪名。

高飛，谷日飛都是一個人，昔年在北方以這兩個名字作案。眞正的萬里也是道上的人，綽號「賽子牙」。是個堂堂正正的人。

所以他有一尊代表自己身份的姜子牙像。

能找到此像，這案子就很容易結案，高、苗二人也就無法狡賴了。

「太公在此……」程光遠想不通，問及她大伯被殺時的情況，萬柔帶他們到後面佛堂來。

程光遠邊聽她陳述當時的慘狀　一邊打量神龕。

此刻孫大德和弟兄們一個個地消滅宅中的護院，侯威槍法了得，以及放冷鎗方式，撂倒了孫大德三名部下。

但終被孫大德看到，道：「姓侯的，我給你一次公平的機會。」

侯威的鎗在手中，但鎗口垂下。

孫大德的鎗插在腰上。一個要拔鎗，一個可以舉鎗即射，誰都知道侯威佔了很大的便宜。

但侯威一看孫大德的眼神就知道，他是個神鎗手，這一點也只有使鎗的高手才能看出來。

只不過孫大德過去所表現的一切，並不出色，侯威在騎虎難下之下，又不能退縮。

他的鎗口一動，還未端平。「砰」——叫響了。

鎗聲乍起，侯威的身子被子彈的巨大

力量帶動，一連退了兩步，頭骨被揚開飛出。

絕對未想到，張翔也不是一個單純的帳房，他的工夫僅僅次于高飛及苗玉堂二人。

他放冷槍未中孫大德的要害，只傷了他的左腋下的皮肉，人也撲上。

孫大德帶傷力戰，仍然勇猛無匹，才六十招左右，張翔的左頰下挨了一拳，小腹上中了一脚……。

這工夫小佛堂中的程光遠還在思索，忽然來了一人，正是口角隱隱還殘留着已乾血漬的韋青。

他道：「萬柔，上次妳給我看過那金鎖之後，我回去苦思，以爲可能神龕上有令尊的信物。」

「神龕上。」

「對！既然是太公在此，自然要往『諸神退位』四字上去想，你把神位移動一下試試看。」

程光遠靈機一動，說道：「還是專員高明，我怎麼就未想到『諸神退位』上去呢？」

以前大陸上有很多石碑，上有「太公在此」字樣。

據說當年姜太公封神很多，當然也有些未上榜的神怪，包括他自己也忘了封。未被封的妖魔鬼怪難免四處擾亂，所以較陰濕之處，多立此碑，以太公姜子牙坐鎭於此。

而萬里的綽號正好又叫「賽子牙」。

這正是韋青靈機一動的原因。

程光遠上了神龕一扳未扳動，韋青上去一扳一推，神位（菩薩）突然向後退出一尺，原位上軋軋探出一具金霍霍的神像來。

正是一尊約半尺高，栩栩如生的姜子牙神像，道上的人，很多人知道也見過萬里的信物。

由于這高飛是揚州冒牌大亨，要繩之於法，需要地方上的人士見證，立刻找來了牛、劉及一些大生意人和公務員。

當韋青說出一切時，之人在場無不大爲震驚。

牛、劉二人自是心喜，因爲從此以後，再也不會有個泰山壓頂的人物高高在上了。

江濤拿出了大箱子，放在神龕上，奶娘悲泣着指示箱中的遺骸，說出昔年高飛殺了萬老爺子，放在地下室中的事。

但是，由于韋青回到萬宅時稍遲些，被關在此處的易培基却逃走了。

他是賄賂看守的人一起逃走的。條件是一萬大洋。

而易一走，焦愼初也聞風逃走。

可以說案子已弄清，但主從犯未曾落網。

這是一大憾事。

蕭瑤在莊前柳的通知下，知道了一切，她解嘲地道：「不要我參加，算他聰明，他就是來請我，我也不會參加的！」

「娘！此次任務人家不請妳參加，不知妳來揚州的目的是什麼？既背叛了萬里，也背叛了專員韋青……」

蕭瑤道：「這麼說，我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囉。」

莊前柳辭出，霍小腰送出，莊前柳走出幾步，又停了下來，喟然的說道：「小腰，伯伯得知一生中作了一件最最愚蠢的事，那就是撮合了妳和一個紈袴子弟的婚事……」

「伯伯，我不怪您！我娘才是決策的人。」

「小腰，我對韋青最清楚，他對妳永不會變。他絕不在乎那件事，如果妳願意改變主意，三天後他要離開揚州，妳可以在某地等他……」

「我？」霍小腰吶吶道：「他會要我這個……」

「一定會，一定會，而且他會欣喜若狂，因爲他非妳不可……」莊前柳走了。

三天後的結局如何在此不談，只不過劉家收到退回的聘禮的一大部份，（部份在蕭瑤手中），而霍小腰却失踪了……。

——全文完——

易培基故宮盜寶爲民初一大懸案，雖政府通緝在案，民國二十二年十月最高法院檢查長鄭烈呈司法行政部部長羅文幹，附呈江蘇江寧地方法院檢查署起訴書指控易培基與李宗侗等盜寶罪嫌。二十三年江寧地方法院檢查官孫偉。通令各省高等及地方法院嚴緝易、李二人，且提起公訴。其實在此以前，就在暗中抓他了。

而易培基一直未落網，抗日戰爭爆發，易培基藏于上海租界，但寶物却藏于江灣而燬于炮火。遂悔恨成疾而亡，其家屬乃向法院報告。

這當然是後話，附此小記，證非杜撰。

司馬洛傳奇故事

銀蛇劫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聯合國一個專查犯罪部門的東方代表史勿夫，來找司馬洛開門見山地委托他調查一件案件，就是最近報章刋載一位著名的檢察官吞槍自殺，在遺書上死者說是被逼自殺；首領說過：當十二銀蛇出現在天空時，世界就會落入他的掌中！而一連串發生的命案都出自不同死者的口中說過。因此請司馬洛以應徵司機到連烏陽的住宅調查。司馬洛查了很久仍無着落，只知道連烏陽愛賭馬下注頗鉅，每賭必輸，有一次還親手將騎師狙殺，說出自己因欠公欵會被秘密組織的首領殺死，願意向司馬洛投誠，伺機將他們一網打盡。司馬洛約史勿夫一起行動……

連烏陽踏入廳中，轉了兩轉身子。他雖然來過幾次．但一向祇是進入廳子的地下室中去開會議．而未到過屋子的其他部份，所以，不知道屋子究竟有多少房間。

「有人在嗎？」他叫着問。

沒有應聲，祇有他的聲音在廳中廻响着。而跟着，廳子右邊的角落裏，電話几上的電話响起來了。連烏陽聳聳肩，在沙發上坐下來等着；如果裏面或者樓上有人，那應該會聽到電話鈴聲，而下來接電話的。

電話鈴聲連續响了一分鐘，仍然沒有什麽人出現，而那刺耳的鈴聲使連烏陽心煩起來了。終於，他走過去拿起了電話：

肉搏墜崖　二人慘死

「喂！」

「連先生？」電話裏一個男人的聲音說。

連烏陽吃驚地深吸了一口氣：「你們是誰？」

「我們的老板叫我通知你的。」那男人說：「會議的地點改變了。」

「在哪裏？」連烏陽的心開始微微震了。

「老板說他會派車子來接你。」那人說：「你到門口路邊等着吧，是一部黑色的卡特力。」

「但……」連烏陽還想提出問題，對方却已收了綫。他嘆一口氣，祇好丟下了聽筒。他深吸了一口氣，從袋裏掏出香烟和火柴．似乎要抽一根香烟的樣子，但把兩件東西把玩了一下，似乎又改變了主意，而把它們放同袋裏。

他一直走出門口。

一部黑色卡特力正在經過而遠去了，可能就是接他的車子而來早了的，連烏陽慢慢地到路邊。剛剛在路邊站定，那部黑色卡特力又來了，這一次在他身邊停下，他看見車子的前座坐着兩個人、其中一人打開了後座的門，連烏陽便上了車。

車門關上了，車子開動。替他開車的那人轉頭對連烏陽微笑：「對不起，連先生，上頭說懷疑我們開會的地點已不能保密，所以要改換地點。」

「我是沒所謂的。」連烏陽大方地說道。

車子在沉默中進行着，愈行他的心便愈緊張了。改換會議的地點，那表示如果他們不肯放過他的話，司馬洛也不會找得到來救他了。他沒有機會再行通知司馬洛，而他又不敢不去赴這個會議；從現在開始，他是祇有靠自己了。他苦笑一下。

車子駛到了一個荒凉的區域，這裏一帶全是山地，連樹木都沒有，風大得很，而車子開始向山上爬去。連烏陽同頭望望，後面沒有車子。很好的地點，在這毫無遮掩的環境之下，跟踪簡直是不可能的，因爲馬上就會給發現。

車子終於轉進了一條私家路，沿路再向上行駛，便到了一片崖頂的空地。這崖頂是下臨着大海的，而在背着海的岸邊就建着一座別墅式的兩層屋子。

風很大，而且顯然是常常都風大的，

因爲屋外那兩棵大榕樹就無法長高，而給風逼得又曲又斜。

他們打開車門下了車，大風立即把連烏陽的頭髮吹亂了，而領帶也飛到背後。那兩個人扣好西服胸前的鈕子，指着屋子的正門，連烏陽便跟着他們向屋子走去。

屋內的人，已看見他們到來，而把門打開了。連烏陽一走進去，立時鬆了一口氣，因爲，屋內是一點風也沒有的。

這屋子的擺設很是現代化，廳中有幾張貝殼形的椅子，椅子中間便是一張小几，此外就是東一塊西一座的現代雕塑品點綴着，而有一幅牆壁整幅就是一大幅抽象畫。連烏陽正要在一張貝殼形的椅子坐下，帶他進來的其中一人便連忙向一度門指指：「是那裏面。」

連烏陽又跟着他們走向那度門，那人恭敬地替他推開了門，連烏陽便走進去。

裏面是另一所大廳，是一所完全沒有窗子的大廳，光綫是從天花板正中一盞大圓燈射下來的，圓燈下面就是一張方形的會議桌。

此時圍桌而坐的有十二個人，一致穿的是西服，都是商人模樣。

祇有坐在主席位的一個是個皮膚黧黑的印度人雖然也穿着西服，頭上却束着印度式的頭巾。

他一臉都是濃黑的鬍子，模樣有點像聖經畫像上所畫的耶穌。祇是耶穌却沒有一雙像他這樣陰冷可怕的眼睛。

這印度人以純正的本地方言說：「你來遲了，連先生，我們都在等你。」

「對不起。」連烏陽微笑：「我不知道換了一個地方，主席——怎麽，你們似乎沒有留位子給我。」

「這一次你用不着坐。」主席說：「因爲我們要問你一些問題。站到那邊去吧。」他一指廳子盡頭那幅空白的牆，連烏陽祇好聽命地站到牆前面，覺得有點像警局裏給證人辨認的疑犯。

主席又說：「你那位本事保鑣司馬洛呢？」

連烏陽聳聳肩：「他在家裏。」

「唔。」主席說道：「這是很好的安排。當你到時還不同家，他就會帶警察來救你——」

「你在說什麽？」連烏陽裝出莫名其妙的態度，但是心却恐懼地大跳起來。

「你知道道我們在說什麽的。」主席微笑：「你看，我們在你的家的電話搭了綫，剛好聽到你的保鑣和一個權威人士通的電話。你也安排得不錯，可惜的是，地點已經換了，司馬洛先生帶人去也不會找到你的。」

連烏陽深吸一口氣：「這究竟是怎麽同事，我是極樂會的會員，我還以爲我是來這裏參加會議的！」

主席沒有同答他的話，祇是按了一下手邊的一隻喚人鈴，馬上便有一個人從門外走進來了。

這是個打手模樣的人，連烏陽一看就認得他就是曾經來投考司機，而結果給司馬洛奪去了職位的劉福雄。主席對劉福雄說：「他是有準備而來的，所以應該搜搜他的身，也許他身上會有些武器！」

劉福雄得意地微笑着，走到連烏陽面前，伸手要摸他的身上，連烏陽一手打開了他的手：「別碰我！」

劉福雄的臉一沉，忽然兩手執住連烏陽的衣領，把他扯近，猙獰地說道：「別以爲你很了不起，連先生，我們可以多叫兩個人進來，把你剝個精光，再慢慢地搜的！」

連烏陽又深吸一口氣說：「好吧！」於是，便任由劉福雄搜他的身。

劉福雄搜了一遍，搜不出什麽武器，便欺近地用胸向連烏陽一撞道：「噢。」連烏陽連忙扳住他的肩，才不致於跌向後面。

劉福雄一扭身，便把他甩開了，而轉向主席：「他沒有武器！」

「很好。」主席說：「現在我們可以問幾個問題了，連先生，我們問的主要是錢的問題。連先生，我們極樂會的會費是由你代管的。現在這筆錢呢？請你告訴我們！」

連烏陽聳聳肩：「你似乎什麽都知道，那你爲什麽不替我同答這個問題呢？」

主席微笑，賣個關子地沉默了一下，而在座的十幾個「會員」都凝視着連烏陽，不過他們的眼光却是微帶恐懼的。

連烏陽並不害怕他們，因爲這些都是本市一些有地位而又怕事的人，他們在這裏祇是旁觀着，而不會主動地幹什麽的。

他怕的祇是這個來歷不明的「主席」；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也沒有人知道他是來自何方，總之他是此地的「極樂會」的主席。

他說：「根據一秘密的情報來源，我知道你已把我們極樂會的基金花光了，花在賭馬的上面。我知道你變成窮光蛋一名，開始負債了。你對這情報有什麽不同的地方看法嗎？」

連烏陽不語，祇是聳聳肩。

「連烏陽。」主席以激昂的語氣說：「你是個忘恩負義的人，在我們極樂會提拔你之前，你不過祇是一個小扒手，一個外圍馬帶家。我們提拔你，把錢交給你保管。」一指繞桌的各人：「都是這些正當會員的錢。但你却把它吞沒了，浪用一個最不值得用的用途上——賭馬！你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而我們極樂會是不能容忍忘恩負義的人的！」他一頓，暫時沉默下來，眼光怒視着連烏陽。

連烏陽把微微發顫的手伸進衣袋，取出了香烟和火柴，點上了一根香烟。他的手是顫得那麽厲害，以致把它們放同袋裏時，火柴脫手掉在地上了。連烏陽也似沒有覺得，而啣着香烟向主席走前幾步，說：「等一等，你聽我說，給我一個期限，我可以把欵子塡同！」

主席上下打量了一遍，冷笑：「如果你有能力塡同的話，你已經在開會之前辦妥了，對不對？而且，你還做了一件更不可饒恕的事，就是向警方出賣我們。我們給你享受會員的權利，享受人間的極樂，但是你却出賣我們！你值得饒恕嗎？」

主席又轉向其餘的會員說：「你們記得檢察官白理智嗎？他就是打算退出和出賣我們，於是他就自殺了。」他的眼光陰冷地環視了他們一遍：「叛棄我們的人，懲罰就是死亡！白理智是第一個榜樣。連

烏陽就是第二個。我要在你們面前把他——」主席忽然沒有說下去，而迷惑地搓了搓自己的太陽穴，好像覺得頭痛似的。同時，有三四個會員一齊疲勞地打呵欠。

連烏陽正狂吸着手中的那根香烟。劉福雄也打了一個呵欠。

主席的身子忽然搖晃了一下，似乎站不穩了。他連忙一手扶住桌子，另一隻手一指連烏陽丟在地下那隻火柴匣道：「悶烟！」

連烏陽迅速地退到牆角，而主席又轉向劉福雄，喝道：「殺死他！」劉福雄連忙伸手進衣服下的腰間，似乎要拿什麽，可是摸了兩次都摸不出來。

連烏陽忽然從衣下拔出一把手槍：「你是在找這個嗎？劉福雄？你搜身時不該撞我的，劉福雄，不過那時你大概還未知道，在極樂會提拔我之前，我還是一個扒手！」

劉福雄又驚又怒地瞪着連烏陽，忽然又伸手進懷裏拔出一把刀子，連烏陽撲去。但他祇有機會踏前一步，連烏陽手上的槍便响了。劉福雄的身體忽然向後倒撞，踉蹌地打兩個轉，便倒在地上不動了。

連烏陽好像西部片中的神槍手一般，用食指勾住槍機護圈，把手中的槍，轉了幾轉，又拿好了，槍咀對着主席，說道：「朋友，一動也不要動，現在是我做主人了！」

雖然場面是如此緊張，但大家却都在不停地打呵欠，連烏陽也覺得有點不支，而眼皮沉重起來了，他連忙把香烟狂吸了幾下；他這根是特製的藥性香烟，可以消解那隻火柴匣散發出的迷烟。

主席好像無法再振作起精神地忽然向後一靠，頭仰着，後頸擱在椅子背上，而身子癱軟了。

連烏陽得意吃吃笑，看着其餘的會員也都不支地在桌上伏下。

接着忽然一陣沙沙之聲，主席連同椅子很快向下降去。連烏陽放了一槍，已經太遲了，主席已降到了桌面之下。連烏陽兩個箭步跳前，發覺主席連同椅子都已不在了，而在地板上一個方形的黑洞正在合上。他忙向洞裏放了兩槍，接着洞便合攏了。

那十幾名會員都恐懼地看着連烏陽，可是，連逃走的氣力也沒有，而紛紛在桌上伏下暈倒。

這時忽然不知何處有警鈴之聲大鳴，而三個打手持着手槍衝入，連烏陽先發制人把最先進來的一個擊倒了，其餘二個連忙退回外面。連烏陽飛步上前拾了這人丟下的槍，隨即就地一滾，避過了門外射進來的一排子彈，又回到了主席失踪的地方。地板上連縫也沒有，不知這到底是什麽機關。

門外傳來連聲吆喝，有冷槍威脅地射進來。連烏陽兩個滾身滾到了那隻火柴盒邊，拾了火柴盒，而用力一丟，丟出了門外，然後又拾回剛才掉了的香烟，啣在咀裏狂吸起來，以抵抗那使人神經痲醉的悶烟。

門外再射進來了兩响冷槍，之後便是沉默了。連烏陽小心地站起來，走到門口，小心地向外窺出去。外面那擺設得很現代化的大廳中，四個打手都暈過去了，其中二個就是帶他來這裏的人。

他首先把他們的槍都拿了，然後走過去打開一扇窗子。大風馬上瘋狂地襲進來，把連烏陽吹得倒退了兩步。但是大風帶進來的清新空氣，也使他頓時心神一醒。

房中似乎再沒有什麽人了，因爲再沒有什麽人出現。他必須快點把主席找出來。其餘的人沒有用的，祇有這主席對極樂會的秘密會知道得多些。而主席是至少要有幾分鐘不省人事，在這幾分鐘之內，他是沒有抵抗能力的，所以連烏陽得快點把他找出來。

但這傢伙哪裏去了？這屋子是祇有兩層的，現在他們是在最下面的一層。但主席却顯然是沉入了地底的，難道地底還有一層嗎？如果有，他得快點找到它的入口處。

連烏陽迅速地在屋中走來走去，找了一遍，却始終無法找到什麽地下室的入口。姑且到樓上找找吧，有一度新型的樓梯可通上二樓的。於是他拿着槍匆匆跑到樓上去。

二樓似乎是居住的地方，有幾間睡房，但房中都沒有人，而看來也沒有什麽重要的東西。連烏陽皺着眉從最後一個房間的門口出來，回到走廊中。也許他該打個電話叫司馬洛來。

一踏出走廊，一把切肉刀子便劈中他的手腕，差點把他整隻右手都劈了下來。

連烏陽痛得狂叫一聲，撞到走廊的牆壁上，轉身，看見拿刀的就是那頭束印度巾的主席，正在對他獰笑。

手腕鮮血泉湧，劇痛使他一時無法動作。連烏陽祇能呆呆地看着主席再度撲前。刀子向他一伸，便刺入了他的胸部。這一次，到主席把刀子拔出去了之後他才感覺到痛了——內臟好像給烈火燒着！

眼前的世界變得暗下來了，連烏陽知道性命就要完結，於是一股莫名的氣力生出了，他踏步上前，忽然緊緊地抱住了主席，推着主席，使他不由自主地後退。走廊的盡頭就在不遠，而那裏就有一扇很大玻璃窗，下臨着崖下的大海。

主席醒起了連烏陽是要幹什麽，眼睛便恐怖地凸出，而用力掙扎起來。但連烏陽已不顧一切，用盡了身上最後一點的殘餘氣力，兩臂把他抱得緊到就像是鐵鉗一樣。

他們退到了走廊的盡頭，連烏陽用力一推主席。主席的後腦撞在那玻璃窗上，玻璃乒乓一聲碎了，大風狂號着從破口竄進來。

主席要再用手上那把切肉刀，但由於兩臂受制，手腕動不來，切肉刀已失去作用了。他吶吶地說：「不——要，連烏陽——我——會殺掉你的女兒！」

連烏陽獰獰地露出牙齒：「你——別碰我的女兒！」說着他忽然把雙腳一撐，又推動了主席，向前撞去。

主席大叫一聲，背部撞破了玻璃窗的其餘部份，兩個人便一齊翻出了窗外，而一直向下面的海墮去。連烏陽墮到半途已經死了，但主席還活着，而一直在叫喊，希望他能跌得遠一點，跌進深水中，這樣他可以游泳脫身。但大風是向崖壁吹過來

的，因此還未到達崖底，他便給吹得撞到崖壁上。連烏陽放了他，兩人便分開而繼續下墮，一齊墮在崖底的亂石叢間。一個大浪打到不遠的水邊，在他們的屍體上灑上一點水花。

時間慢慢地爬走，過了大約二十分鐘，在崖頂的屋中，由於樓下開了一隻窗子而樓上又破了一隻窗子，狂風把新鮮空氣帶進來替換，於是屋中的人先後醒來了。

首先醒來的就是廳中那二個打手。他們衝進會議室，看見那些與會的人正打着欠呵坐起身：有些則頭痛得很，抱着頭坐着不能動。劉福雄和那另外一個打手的屍體當然是不會起來了。這二個生還的打手看不到主席和連烏陽，很感困惑，因爲暈倒之後發生了什麽事情，他們沒有一個知道。

他們懷疑連烏陽可能是已經逃走了，便首先跑到屋子旁邊的停車場去。那停車場是有高牆圍着的，而鐵門鎖着並未打開，看來連烏陽並沒有乘車走掉。他們再回到屋子裏，上下巡視了一遍，終於發現了二樓走廊盡頭那隻破窗，以及地上連烏陽遺下的大灘鮮血。

「我們還是到崖下去看看好些！」其中一人作出了一個明智的提議。

「嗯。」另一個贊成，他們便匆匆下樓而去。

那十幾個「會員」已經出了大廳中，他們要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麽事。見了兩個打手，他們便把他們的發現照直報上了。

那些人之中臨時推出來的「代表」摸着下頷想了一下：「我看！我們還是先離開這裏吧。既然出了事，我們就不方便再留下來了，主席一定會明白的，我們在這裏，可見不得人。你們還是先打開停車場的門讓我們開車子走吧！」

兩個打手六神無主地照辦了，於是十幾個人都開着他們開來的車子離開，其中有幾個喃喃地埋怨着：「今天晚上眞倒霉！娛樂節目一點沒有，還要嚇個半死！」

車子都開走了之後，那二個打手便到崖下去，好不容易才到達崖底。在電筒光下，他們發現了主席那肢體破碎，及連烏陽那血淋淋的屍體。

他們二人，就在崖底舉行了一次兩人會議，商量應該如何善後。報警嗎？這當然是最不智之舉了，因爲主席所舉行的這個是見不得光的集會，而他們二人本身的底子可不乾凈，也是見不得光的。

「我們還是逃吧。」其中一人說。

另一個搖頭：「警察大概不會那麽快來這裏的，因爲他們不知道地方，我們還可以等阿佳回來。是阿佳介紹我們來這裏做事的，即使要走，也得先對阿佳有一個交代才好，是不是？」

「現在阿佳呢？」第一個問。

「出去了，」第二個說：「老板有一個任務給他去辦的。」

「好吧，」第一個說道：「我們上去吧。」

於是他們又沿着山路向上走回上去，漸漸升高時，風便又大起來了。第一個忽然在呼呼的風聲中問：「究竟他們是在攪什麽鬼呢？這個什麽極樂會？」

「看來不過是一個有錢人家享樂的俱樂部之類吧。」第二個說：「不像有什麽大作爲的。」因爲風聲太响，他要大聲叫着講話。

「但如果是這樣簡單。」第一個說：「那爲什麽會弄到要殺人這麽緊張呢？」

第二個聳聳肩：「天曉得！我看連阿佳也不曉得的！我們祇是做事賺錢，沒有必要過問他們這些事情！」

「唔！」第二個應着，便沒有再做聲了。他們在沉默中繼續向崖頂爬上去。

× × ×

在連烏陽的屋子，車房上面，司馬洛的宿舍裏，燈仍是沒有開。司馬洛和雅典娜仍躺在床上。雅典娜鼻息均勻，似乎是眞的已經睡着了。司馬洛已經吸過好幾根香烟，而現在仍然是張大着眼睛躺在黑暗中，等待着，思索着。午夜已經過了很久，而他的心情便愈來愈緊張了。連烏陽的遭遇現在如何了？他還沒有電話回來，是否表示他已遭了不幸？但連烏陽叫他等到凌晨三時的，他還有一個多鐘頭要等。

他正想起身來再點上一根香烟時，就聽見正屋那邊的客廳中電話鈴聲响起來了。正屋和他的宿舍是頗接近的，電話鈴這種刺耳的聲音可以聽到。司馬洛連忙坐起身，而順手拉亮床頭燈。

電話鈴聲却又停止了，他皺着眉下了床，過去打開衣櫃拿出一件晨褸披上，在床頭燈光下，他可以看到雅典娜果然是已經睡着了，正側着身子睡，而正面向着床邊。以前，當她穿着緊身的衣服出現在他面前時，他會想像她在下面的肉體。現在他却不用想像了，而他看到的可愛程度，則又遠超他的想像，她使他記起了「花花公子」什誌裏的每日女郎，祇不過雅典娜有着比她們更嫩滑幾倍的皮膚。

司馬洛走向門口，打算到正屋的客廳再等一等那電話時，床邊的內綫電話便軋軋地响起來了。

通常，如果連烏陽在深夜要車出去，就會用這內綫電話召他的。

司馬洛皺着眉頭過去拿起電話。鈴聲使雅典娜轉了一個身而改爲在床上伏着，不過她並沒有醒。燈光在她背部的綫條間造成曲折的光面和陰影，有點像攝影藝術家在沙漠上所拍的沙丘。

司馬洛無法使眼光離開她的身上，而一面對聽筒裏說：「喂？」

「司馬洛嗎？」李英說：「這邊有找你的電話，是老板找你！」原來剛才鈴聲忽停，就是給李英接聽了。

「好吧。」司馬洛說道：「我馬上過來。」

司馬洛向床上的雅典娜投了最後一眼，便出了門外，拾級而下，通過短短一段草地，而進入了正屋的大廳中。

李英靠在門邊上，正吸着一根香烟，身上穿一套十分新欵的睡衣，前面是封密的，一直封到喉部，有一條帶子繞過頸部吊着，背幅則完全沒有，全個背部，包括臀部的上半部露出來。李英有一個很美麗的背面，她穿這樣一套睡衣是很適合的。

李英向司馬洛噴了一口烟：「小姑娘的味道怎樣了？」

司馬洛鄙夷地瞥了她一眼：「原來你什麽都可以出賣的！」李英得意地微微笑

着時，他便走過去拿起了電話，說：「喂喂？」

「阿洛？」一把軟弱而模糊的聲音在說，「他們改了地方……我……」

「你是誰？」司馬洛問。

「我是連烏陽，你不認識我嗎？」那人暴燥地說。聲綫是很像的，語氣也是很像，但司馬洛就已知道他不是連烏陽。

不過司馬洛並沒有直斥其偽，而祇是說：「你在那裏？」

「我……受了傷，」那個自稱是連烏陽的人說。「他們……給我打垮了……但……我也不能動……他們可能有援兵來……快點……」

「你在什麽地方？」司馬洛焦急地再問。

「大蚌灣的海邊，他們舉辦賽車……那地方……出發點的……看台後面……」那人吃力地說道。

「好的。」司馬洛說道。「我馬上就來！」

他掛了電話，李英仍在門口看着他，得意地微笑着。司馬洛皺着眉看了她一眼，又拿起電話。這一次是打給史勿夫。

電話一响史勿夫就親自接聽了，顯然他已等得十分不耐煩。

司馬洛說。「聽着，在大蚌灣的海邊，賽車看台的後面，我相信會有些人躲着，如果有便都把他們抓起來，盡可能別殺掉；我隨後就來的。」他頓一頓，「還有，分一些人到這個地址看看。」他說出了連烏陽臨別時給他的那個開會的舊地址。「我相信那裏大概不會找到什麽的了，但是姑且試試看吧！」

「好的。」史勿夫說完，便掛斷了電話。

司馬洛放下電話，尋思着走向門口，沒再向李英瞧一眼，而李英也沒有說話。

司馬洛快步一直走回了自己的房間裏，雅典娜仍然是伏在他的床上沉睡未醒。他輕輕打開衣櫃，取出一套黑色的狹身的西服，一件黑色的短袖波恤和一副槍袋。他把波恤穿上了，槍袋連手槍束在腋下，然後才披下那套黑色西服的上裝。最後，他從床底輕輕拉出一隻皮箱來，從箱子內取出了一隻裝在皮袋裏的照相機，掛在肩上，便匆匆下樓而去。

他走向車房時，李英仍站在正屋的車房門口，好奇地望着他，說道：「半夜裏去拍照片？」

「是的。」司馬洛說：「我要拍一張沙龍照片，題名：『無月深夜的天空』！」說着他便進入了車房，而發動那部黑色大汽車的馬達，馳出了花園外。

他沿着屋外的大街行駛，到了街口便把車停住了，在街燈的光下，他把那隻相機的皮袋打開，而抽出相機來，把其上的機鈕動了一番。那塊對焦點的鏡便忽然光亮起來了，而出現了一隻白色的箭咀，斜斜地指着右前方，同時，相機內發出輕微的「必！必！必！」的聲音。

「唔。」司馬洛滿意地點點頭。

他從衣袋裏取出一張紙，在膝上攤開了，而掏出一隻手電筒，開亮了，在紙上照射起來。這張紙就是一張本市的地圖，左前方就是地圖上的西南方。

司馬洛把地圖看了一回，微笑搖搖頭。賽車出發點的看台並不是在西南方，而是在東方的，但照相機上那隻箭咀却指着西南方，表示連烏陽是在西南方，也即是說並非如那個電話所說，是在東方的賽車場看台那裏。這照相機是不會說謊的，因為它是一隻無綫電感應器；而連烏陽的皮帶扣上已給司馬洛裝上了一隻小小的發波器，以便能在看不見的距離之外跟踪他的。現在，照相機就測出連烏陽身上的電波是來自西南方。

司馬洛再仔細地把地圖觀看了一遍。由此處去西南方，並不經由市區，途中全是荒野。這片荒野不大，到了一片懸崖為止，再往前去就是大海了，連烏陽大概是給困在由崖邊到這裏之間的一個地方吧？

於是司馬洛把地圖放下而開動了車子。照相機他則仍然掛在頸間，不時低頭瞥一眼那隻箭咀，看看它的方向有沒有改變。他相信他很快就可以找到連烏陽的了。

× × ×

在連烏陽的屋子裏，李英仍然靠身在廳子的門上，吸着那根香烟，臉上有一種奇異的表情，不知道她是正在想着些什麽。她把頭仰高，吐了兩個烟圈。忽然，外面的黑暗中起了一陣輕微的脚步聲，似乎有人正偷偷摸摸地沿着牆壁而行。李英沒有轉過頭去看，而只是轉身回到廳中懶洋洋地在烟灰盅上捺熄了那根香烟，又走回廳子的門口來。當她又轉到門上時，門外已靠着一個粗壯的男人。這人身上穿的是全部緊身方便的黑色衣服。李英瞥他一眼：「她就在車房上面的司機宿舍裏。」

「那個小子司馬洛已經走了？」那人問。

「當然。」李英說：「他似乎相信你那個電話就是連烏陽打來的！」那人得意地微笑。「當然，我佳哥的口技是有獨到工夫的。」他把手伸到李英那完全裸露的背上一摸，李英一手把他的手打開了。

「別胡鬧，阿佳。」李英嚴肅地說：「快點動手吧，我們得把她弄回去交給主席。時間已經不早了！」

「好吧，好吧。」阿佳揮揮手。「計劃有沒有改變？」

「沒有。」李英說道。「祇是要快一點！」

於是阿佳便轉身向司機宿舍走去。他就是那個「主席」派出去進行一項特別任務的阿佳，而他和李英都還不知道，他們的「主席」是已經死去了。

阿佳沿着梯級上了司機的宿舍，而踏入門裏。司馬洛出去之前，他是把電燈熄了的，因此屋內一片漆黑的。阿佳伸手把電燈開亮，便不禁深吸了一口氣。因為雅典娜仍然赤身伏在床上，身體美得使他難以置信。他吹了一聲口哨，走上前去，把手放在她的背上，而輕輕向下面摸去。雅典娜呻吟一聲，滾轉身來，張開眼睛，便忽然尖叫着一跳坐起身，身子縮成一球，慌忙兩手掩住乳房。

阿佳吃吃一笑，坐到床上，摟住她的肩，要把她擁過來。雅典娜極力掙扎，羞得不敢把脚抬起。她急怒地叫：「出去！出去！」

阿佳涎着臉坐進一點，忽然一手伸到

她腋下，要穿過她的手掩護所在而摸她的身體。雅典娜不再退縮了，她一手打開了阿佳的手，而另一手便握成拳頭，擊在阿佳的鼻子上。阿佳痛得大叫一聲，跌了下床。

雅典娜忙抓起被子掩着身體，而阿佳從地上爬起來了，呆呆地搖着頭，而鼻子流着血。他做夢也想不到一個女孩子的拳頭會打得這麽重。這倒是李英的疏忽，她應該早就告訴阿佳，雅典娜是給她父親送進過女子自衞學校的，普通一個男人，休想欺倒她。

雅典娜伸脚下床要逃走時，阿佳又撲上前了，獰笑着一手抓向雅典娜掩體的毛巾。雅典娜的脚狠狠地一踢，脚尖踢中阿佳的喉嚨，阿佳又向後跌去，把一張椅子壓塌了。

雅典娜一手仍然抓着被子護着前身，另一隻手便抓起了床頭几上一隻花瓶舉起。阿佳馬上拔出槍來指住她，低聲喝道：「別動！」

雅典娜呆住了，而接着李英便悄然出現在阿佳的身後，手上拿着一隻花園裏用的鐵剷敲在阿佳的頭上：「鏗！」阿佳兩眼忽然呆凝住了，而槍離開了手掉在地上，接着人也仆在地上，暈了過去。

李英迅速蹲下來，把阿佳推轉身看了一眼，再站起來對着雅典娜，雅典娜還在發呆，舉起了的花瓶也忘記放下。李英快步上前，一手奪下雅典娜手上的花瓶，隨手熄了電燈，而低聲說：「我們得快點走了，他們可能已經包圍了這裏！」

「究竟發生了什麽事？」雅典娜驚愕地問：「阿洛呢！」

「那傢伙已經走了。」李英低聲回答：「你爸爸吩咐過如果他這個時候還不回來，我們就要逃走——」

「爸爸——他呢？」雅典娜說。

李英嘆一口氣：「這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總之，我没有時間跟你解釋了，如果我們再不逃走，我們就可能給殺掉，快點，穿上衣，到我的車上去等我吧，別開燈，我也得去換件衣服！」說完，李英便匆匆下去了。

雅典娜六神無主地抓起她棄在地上的衣服，一件一件穿上。在牆邊地下的阿佳把眼睛張到最大，可惜却太黑暗了，什麽都看不到。他並不是真的暈倒了，不過是和李英合作演出了一幕戲而已。

雅典娜匆匆穿好了衣服，便跑下樓去，轉入樓下的車房中，那大大的車房，因為司馬洛已開走了那部黑色大房車，就顯得很空了，祇餘下一部白色的BMW小房車，這就是李英的車子，而李英已在車上等着。

李英換衣服倒快得出奇，她身上現在已不是那套露背的睡衣，而是一套普通的便裝了。

車門打開着，雅典娜從另一邊上了車，關上了車門，李英便發動馬達，說：「看清楚你的故居吧，雅典娜，因為我們不會再回來的了。」

「我們不再回來？但——」

李英忽然開動了車子，而以高速衝出車房，直向花園的門口衝去，一面叫着：「小心，他們可能會開槍的。」

於是雅典娜戒備地伏低身子，園中的樹林在搖晃的車頭燈下好像一個一個在張牙舞爪的鬼影，給車頭燈照亮一下又逝去，一下一下的逝去。

終於，他們經過了那千里香樹叢鋪成的八陣圖旁邊，便到了園外的路上，並沒有人向他們放一槍。李英鬆了一口氣，把速度減低了一點，而沿路馳行。

「究竟是怎麽回事？」雅典娜又焦急又担心。「你現在可以告訴我了——爸爸呢？」

李英嘆息地搖了搖頭：「既然他們能進屋裏來，那麽你爸爸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

「你在說什麽？」雅典娜搖着她的手臂央求地問。

「有聽過一個『極樂會』的俱樂部嗎？」李英問。

「沒有。」雅典娜搖搖頭：「幹什麽的？」

李英嘆了口氣：「本來是好好的一家俱樂部，當然，犯法的事是有的，譬如開狂歡會之類。你爸爸就是會員之一。本來没有什麽害處的，但後來黑社會踏脚進來了，要收保護費，你知道，你爸爸也是黑社會出身的，他和黑人物一直保持聯絡，他以為他可以對抗這個要踏脚進來的惡勢力組織，於是他自告奮勇，挺身而出，和這個組織交涉。起先，似乎很成功，他在兩個月前告訴我，那個組織已不敢再來碰極樂會了。但到一個月前，他又煩惱起來，他說這個組織原來比他想像中強大得多，而正在向他施壓力了。」

「怎樣施壓力呢？」雅典娜問。

「他不肯說。」李英道：「他祇說，他要盡他的能力去對抗。如果對抗不來，他可能連命也丟掉，而我們的俱樂部也完了。」

「你們？」

「是的。」李英說：「我也是會員之一。」

她說着，眼睛注意着倒後鏡中一盞漸漸迫近上來的車頭燈。似乎有一部摩托車正在後面行駛着。她又繼續說道：「到昨天，他說他今晚要去攤牌了，如果弄得不好，可能連我和你的安全也有問題，他又叫我拖着司馬洛別讓他出去，如果過了午夜他還不回來，我們就要逃走，不要等他了！」

「為什麽你不阻止他呢！」雅典娜激動地說。

「我勸過他不要去硬碰的。」李英說：「但是他說是個男子漢，而且如果他退讓的話，惡勢力就不祇踏入他的俱樂部，而且可能踏入他的家了！」

「他就是這麽執拗的！」雅典娜又傷心又痛恨地說。「但為什麽要拖着司馬洛呢？」

「他請司馬洛回來本是為了保護他自己，」李英說：「後來發覺司馬洛原來是對方的人，所以今晚叫我把他拖住屋裏，這樣，對方就可以減少一員大將！」

「於是，你就讓我跟他睡覺了？」雅典娜問。

「是你要我的。」李英說：「我相信你也許會比我做得更好，所以就讓你去。」

但現在一切都完了，顯然即使沒有司馬洛在場，你爸爸還是攤牌失敗了……」

那部摩托車怒吼着越過了他們，低伏在車上的一個穿黑衣和戴着頭盔的男人，眼睛上還有一副防風眼罩，使他的面貌看不清楚。

李英把車速減慢一點，看着那部摩托車遠去了，而眉頭微微地皺起。

「爲……什麽我們要逃呢？」雅典娜問：「這祇是爸爸的事！」

「他的對頭曾經聲言，如果他還要強硬，就不會放過你。」李英說：「他們現在大概就要證明他們是言出必行的，以維持威信……」

「現在……我們去那裏去呢？」雅典娜問她。

李英聳聳肩：「找個地方暫時躲一躲再算吧！」

「爲什麽我們不能叫警察保護呢？」

「警察不能保護你一輩子的。」李英冷笑：「他們大可以等到警察認爲可以放心，撤消保護時再下手——」

忽然一陣馬達的怒吼，一部摩托車又越過他們，而馳進前面的黑暗中。

雅典娜恐懼地碰碰李英的手：「這車子第二次越過我們了。」

李英皺皺眉，不以爲意地說：「別担心，這大概是一個愛出風頭的飛仔，見我們兩個女人，便向我們威風一番吧了！」

說着時，那部摩托車忽然在遠遠的前頭轉進了一條小巷的巷口。李英繼續駛着車子，經過了巷口，繼續向前。那部摩托車並沒有出來跟隨，再轉過了兩個街口，李英鬆了口氣：「看，我說得沒有錯吧？你祇是在大驚小怪！」她忽然把車子在路邊停住了。

「爲什麽停車？」雅典娜楚楚可憐地問。

「我得去安排一個今晚過夜的地方。」李英說：「你在這裏等着我別走開，知道嗎？」

「你——到什麽地方去？」雅典娜慌張地問道：「我們一起去吧！」

「我去找一位朋友。」李英說：「我一個人去見他好一點。別担心，我會回來的，我不會把你獨個兒丟下來。」笑一笑：「我這部車子儲了許久的錢才買到，給你坐着作抵押品，總可以放心了吧？」她在雅典娜的額上輕輕一吻，便走了。

雅典娜皺着眉，迷惘地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終於聳聳肩，坐低一點身子，低下頭沉思起來。

李英到了街口，回頭看見雅典娜仍然等在車中，便放心地轉了角，而急促地沿街而行，穿越了兩條橫街，到了一條小巷口，她遲疑地向黑暗的巷口張望時，巷內忽然有一隻手伸出來執住她的手腕，李英吃驚地低叫一聲，便給扯進去了。

那人把她抱在懷中，李英發覺自己貼着一個結實的胸膛，她連忙掙扎開而站好了，在巷外射進來的微弱街燈光下，她看見這個人就是阿佳。那部摩托車正在巷內靠牆停着，阿佳已脫去了頭盔和眼罩，這就是剛才摩托車轉入的小巷。

「你瘋了嗎，阿佳！」她打他的手。

「不不。」阿佳嬉皮笑臉地說道：「如果要說我是瘋了，那我就是愛你愛得瘋了。」

「別胡鬧！」李英不耐煩地說：「你爲什麼追上我？」

「我有點消息告訴你。」阿佳說：「可以說是壞消息，也可以說是好消息。」

「什麽意思？」李英皺眉。

「我在離開連宅之前打過電話回去。」阿佳說：「你知道發生了什麽嗎。連烏陽死了，主席也死了。連烏陽這烏龜本領眞不小！」他把他留守崖邊屋子兩個打手對他報告的話對李英說了。

李英皺眉：「那麽我們回去也沒有什麽用了。」

「是的。」阿佳說：「我已叫他們兩個人離開，各走各路。」他忽然看看腕錶，便轉側頭望着巷外的天空，李英也跟着他望去，過了兩秒鐘，天空忽然亮了幾下橙紅的光，接着一連串雷鳴似的隆隆聲自遠傳來。李英疑問地看着阿佳，阿佳點點頭：「是的，我們的炸藥，很準時！」

李英嘆口氣，有點惋惜這樣可愛的一座住宅就此化爲烏有。

那爆炸就是發生在連烏陽的屋子，當司馬洛和雅典娜忙着在房中做愛而沒有空注意外面時，阿佳就在房子周圍裝下了炸藥。

「有什麽打算嗎？」阿佳問。

李英聳聳肩：「祇好如你所說，各走各路了，反正蛇無頭而不行！」

「我有一個更好的提議。」阿佳說。

「對誰好？」李英問。

「對你和對我都好的。」阿佳用一隻手指逗着她的下頷：「我正在想，我和你一起，可以過得很好的。你這樣的女人，需要一個像我這樣強壯的男人。」

「你在開玩笑！」李英冷冷地說。

「不。」阿佳微笑搖頭。「我是說正經的，我正在想，我是一個知道你很多秘密的人。譬如，是你逼日理智檢察官自殺等等。如果我得不到你的安慰，我就會去喝酒，喝醉了酒我可能會把你的秘密說出來，那就很不妙了，是不是？」他的另一隻手如蛇一般按住了李英的腰。

李英按住他在腰間的手，以制止他在腰間的手指作不規矩的活動，而仍然冷冷地說：「這是敲詐了？」

「最好別用這種可怕的字眼。」阿佳吃吃笑起來：「到底，我們是要睡在一床的。」

「還有連烏陽的女兒呢？」李英說：「我不能就這樣把她甩掉的！」

阿佳又吃吃笑，說：「我並不嫌她，她大可以睡在我的另一邊，她是個新鮮的姑娘呢！」他把李英抱緊，咀唇就向她臉上找尋她的咀唇。

「等一等。」李英把他推開一點：「這裏的極樂會是完了，但別處還有的，我們的會勢力正在日益漲大，假如我能讓你到另一個地方的極樂會，做一份待遇更優厚的工作呢？」

「你眞能這樣？」阿佳輕咬她的耳朵說。

「除了主席之外我是唯一能這做的人了。」李英說。「怎麽樣？」

「不。」阿佳說：「我不再對什麽媽

的極樂會感興趣了。我手邊有的够我花兩三年的錢，我要享受。做我這一行的人不能儲太多的錢，因爲將來不一定有命去享受。不，我不要再做什麽工作了。我要你和我一起享受！」

「看來我是沒有拒絕的餘地了。」李英委屈地說。

「不錯，你非接受不可的。」阿佳說着把她摟緊，熱情地吻她的咀唇。

李英沒有反抗，但也沒有反應，當阿佳終於把咀唇拿開時，雙手便像八爪魚的觸鬚般開始在她身上探索了。李英也沒有退縮，祇是幽幽地說：「我不是一個易與的女人，阿佳，你威脅我，不怕我會找個機會殺死你嗎？」

阿佳吃吃笑，用力捏一下她的乳房：「我會寫一封信，把我所知的都在信上寫下來，然後交給一個律師樓保管着。如果我死了，信就會給轉到警務署長手中，所以你不會想我死的。」

「你這封信你還沒有寫？」李英說。

「我今天晚上就會寫。」阿佳說。

「用不着寫了。」李英冷冷地說。

阿佳的身子忽然一僵，因爲他覺得一件金屬的硬東西正抵住他的心窩。他吶吶地說：「你不會是用一把槍指着我吧？」

「我正是用一把槍指着你！」李英說着便扳了三次槍機。

槍咀是緊抵着皮肉的，所以槍聲不太響幾乎是像裝了滅聲器一般，阿佳忽然身子微曲，便定住了，連眼珠也定住了。

李英鎮定地退後二步，阿佳失去了支持，便仆在地上，不動了。

李英搖搖頭，用咀巴吹吹槍咀的火藥烟，便撩起裙脚，把槍插回大腿上的槍袋，走了。

當她回到車子時，雅典娜仍然靠在座位上，冥想着。李英上了司機位，發動馬達，說：「行了，我已借到了間別墅。」

「你有注意到剛才天空閃過紅光嗎？」雅典娜說：「好像有什麽爆炸。」

「是嗎？」李英說：「不過我們沒空管這些了。」

× × ×

在這個時候，司馬洛已循着照相機中箭咀的指示而接近了那崖邊的屋子。

照相機中那箭咀並沒有告訴司馬洛連烏陽就是在這座崖邊的屋子裏，但箭咀是正指向那屋子的方向的，而附近又沒有其他建築物，所以他相信應該就是在這屋子裏了。

那山坡一路上都是光亮的，司馬洛在山脚就要把車子停住了，因爲附近再沒有樹林之類的掩蔽物，如果一直把車子開上去，屋中人就會看見他。他尋思地點上了一根香烟，望着屋子，屋中的窗內都亮着燈，有些人影在走動，普通的屋子內當然都應該有人走動的，不過這座屋子裏的人，却未免走動得匆忙一點了，於是司馬洛拔出槍來，檢驗一遍，驗明沒有障碍，便下了車，向山上步行而去。

在那座屋子裏，在匆匆走動的人影就是餘下那兩個打手的人影，他們是正在作着逃亡的準備，他們自己的行李是已經收拾好了的，現在走來走去，祇是在搜集屋中的値錢之物一起帶走，因爲反正這裏的東西是已經沒有主人的了，値錢的東西，主要是集中於主席的房中，零錢，手表，金筆之類的東西是已經給他們瓜分掉了，現在他們是正在忙着要鑽開那隻入牆保險箱。他們用的是一隻普通電鑽，聲音響得很，而保險箱是用特別堅固的合金製成的，所以他們的進度很慢。而在十分鐘之後，司馬洛踏入屋內時，他們也不知道。

司馬洛拿起床頭几上放着的一隻玻璃烟灰盅，丟到他們的脚下，他們吃驚地轉身，看見司馬洛手中的槍，便不敢動了。

「關掉了那媽的電鑽！」司馬洛大聲叫道：「太吵了！」

其中一人依命把電鑽關掉，於是便寧靜下來了。

司馬洛擺擺手中的槍問道：「你們在這裏做事的嗎？」

二人啞然點頭。

「很好。」司馬洛說：「到了下面的會議室來吧，我要問你們一些話！」

× × ×

同時，在另一個地方，雅典娜正站在窗前望着海，這是一座環境幽雅的小別墅，背山面海，屋前還有一座精緻的小花園，搭着細竹花棚，如果是在普通的情況之下，住在這裏會是一件賞心樂事。不過現在却不是普通情形，雅典娜的心境是慌亂的，因爲這一夜之間的變故實在太多。

「雅典娜！」李英在後面柔聲叫她。

雅典娜轉身，她們是在小別墅的睡房裏，一間設備簡單但是很舒適的睡房，而李英已經換上了一套男裝衣褲，而她正拿着一件透明的紅色女裝睡袍遞給雅典娜。

「來吧，」她說：「換上後，我們得早點睡！」

雅典娜又轉頭看着黑暗的窗外：「放在椅上吧，你先睡好了，我要靜一靜。」

李英走到她身後，雅典娜覺得她的手臂從後伸來，輕輕抱住她，而手掌托着她的乳房的下面，李英在她耳邊柔聲說：「來吧，別担心太多，我會保護你的。」她的唇皮輕輕揩了一下雅典娜的耳朵。

「好吧。」雅典娜聳聳肩，轉身走向床邊，那是一張雙人的大床，屋中唯一的床，她們今晚要同睡在這張床上了。

走到床邊時李英也跟過來了，雅典娜又覺得自己的腰給她擁着。李英又在她的耳邊柔聲說：「行了，你躺下吧，我來替你換，」說聲她便把雅典娜在床上按倒，而替她拉開背後的拉鍊，熟練地替她把那件衣裙褪下來，在下面雅典娜祇有一白色的乳罩和三角褲。

剛剛成熟完滿的少女，通常都有着動人的身體，而雅典娜又是先天條件特別優厚的。李英忽然呆住了，祇是看着雅典娜的身體，脫下來了的那件衣服也就這樣拿在手中，忘記放下來。她的眼光使雅典娜有點難爲情。

「讓我自己來吧。」雅典娜說着拿起那件透明的睡袍，就要套過頭上。

李英一手按着她的肩：「等一等。爲什麼你不把那兩件也脫下來呢？這樣會舒服得多！」說着，她已經伸手到雅典娜背後，解開了乳罩的扣子，於是，乳罩便離開了那雙挺聳的乳房，而掉落到雅典娜的膝上。（未完・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踪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追魂秀士冷奇將長夜梟殺掉，再來看岳雲龍的傷勢，見他趺坐運氣調息，不由驚訝，想不到他年紀雖輕，內功深厚，大概已進入「脫塵空明」的佛家至上內功修爲，若再有幾年勤練，定可達高深「天高地明」境界，有誰能與他抗衡？遂起兇念，提魚刺短劍想將岳雲龍殺掉，從後來一黑衣人制止，冷奇口稱公主慌張逃去。岳雲龍調息傷勢無碍離去，遇到武林雙秀楊元秀和淩秀風，也來爭奪碧鳳寶旗，楊元秀用移形換位無法將岳雲龍的星象迷踪克制。岳雲龍脫身先探白鳳令旗虛實，接了黑旗令捲旗十招跌倒，幸得遇迷踪魔音卻敵，才免遭害……

屢次遭襲　幾番遇救星

岳雲龍目送淩秀風身影逝去後，心中突起了一股莫名感傷，縈繞胸懷，難以自遣。雖然淩秀風和他初次相交，但他們之間的情誼，憑藉着僅僅數語交談，足以使人有種難測深厚之感，岳雲龍仰望雲天，深深吸了一口氣，緩緩吐了出來。

此刻，已是四更時分，但見藍空無際，星光閃耀，白雲悠悠，月兒斜掛天邊，目覩這個皎潔景色，不禁使岳雲龍心胸驟然一寬，豪情勃發，四下打量了一陣，一提眞氣，便施出「旋風大轉」的身法，迅速絕倫的跟着黑旗令去處——南方奔去。

岳雲龍一口氣穿躍過了幾座院落，飛落在一棟院落的屋面上，低頭望去，這些院房，各室門窗緊閉，毫無有人居住的跡象。

岳雲龍心中不覺大爲生疑，暗道：白鳳令旗主，其人眞有詭譎莫測的神秘，剛才那琴韻，分明是由東、南二面院落發出的，難道自己又會判斷錯誤。

岳雲龍微一沉思之後，抬頭辨認了一下方向，直轉向正東躍了過去，瞬間，又來到另一重院落，此處是一所滿植盆花的小跨院。

這座小跨院精緻雅麗異常，院中秋菊盛開，丹桂飄香，雖已是落葉飄零的秋天季節，但這院中花木卻一片蒼翠，岳雲龍心中大感奇怪，暗暗忖道：這院中盆木，如果無人修整，決不會這般整齊，看來這座小跨院中，是經常有人來往的。

岳雲龍雙足微一用力，人如離弦弩箭一般，直射過去，落在靠右側的一間雅室門前。

劍神靜聽一會，毫無動靜，舉手輕推，兩扇門應手而開，但聞一陣脂粉幽香，迎面撲襲而來，不覺心中一凉，暗道：「這雅室分明是女子閨房，自己堂堂男子，深更半夜，豈可隨便進去。」當下呆愣一陣，站立門外。

驀地，忽聽房中響起了一陣移動脚步的聲響，緊隨着發出一陣極細的痛苦呻吟的聲音。

這兩種聲音，都異常低微，如非耳目靈敏之人，也難聽到。

岳雲龍覺得聲音由來奇怪，不自覺失聲問道：「裏面是誰？」

岳雲龍失聲出口後，立時警覺，身子倏閃，隱入門後暗處，心中暗暗驚道：「我這聲音雖然不大，但在這靜夜之中，只怕已傳出老遠，如果這靜院四週，埋伏有人，定然會聽到我的聲音，一念及此，趕快提起眞氣，歛蘊掌中，蓄勢戒備。」

那知過了有一盞茶的工夫，仍然不見動靜，室裏傳出的呻吟聲，也自斷絕，不再有任何聲音。岳雲龍深感奇怪，難道是會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大約又過了一杯熱茶的工夫，仍然不見動靜，頭向四週掃視，只見繁星閃爍，夜靜似水，毫無有人潛伏的跡象可尋。

岳雲龍被這死寂的氣氛，等得不耐煩了，他暗中凝提眞氣，單掌立胸，直向室中移路過去，星目如冷電火炬，疾快的向室內掃視一下。

祇見此間雅室，約有三丈長二丈闊，四週佈置的精緻雅麗，牆壁上懸掛幾幅山水秀畫，夜色朦朧，無法看清畫中的筆跡，靠左邊擺着一張大檀木桌，上面排滿着書籍，幾張錦墩，地面鋪着白毡，是間雅緻的書房。

室裏的右後邊，一道圓門，直通內房，門頂珠簾垂遮，岳雲龍挪移看身子，直向圓門走來，夜風輕拂，但聞一陣脂粉幽香，迎面撲襲而來。

岳雲龍本已是走近圓門珠簾，猛地停住身子，心中暗道：「這室中分明是女子的閨房，我岳雲龍堂堂男子漢，那可停留。」岳雲龍轉過身形，正待舉步出室。

倏地，珠簾裏頭，忽然伸出一隻怪手，五指箕張，挾着一道勁風，驟若閃電，猛扣岳雲龍的左肩穴。

岳雲龍頓時察覺，身軀倏閃，避過了一手，同時一個縱躍，撲出一丈開外，速快的一個轉身。

他借那一躍之勢，已然提聚了眞氣，掌蘊內力，蓄勢待發。

那知星目注處，珠簾靜垂，那有手影，岳雲龍輕聲喝道：「裏面是誰？爲何鬼鬼祟祟，偷襲在下。」

喝聲甫歇，猛傳出一聲痛苦的呻吟，和喘氣的聲音，珠動動處，踉蹌的跌出一個人來。

岳雲龍呼道：「是你。」

原來岳雲龍面前，站着一個混身血跡，披頭散髮，衣衫碎裂，形狀猥褻，狼狽不堪的人，正是追魂秀士冷奇。

追魂秀士聞聲，張開他那無神的眼睛，凝視着岳雲龍，啞聲道：「岳老弟，是你嗎？我是不是還活着呢？」

岳雲龍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笑，冷冷道：「卑鄙無恥的傢伙，誰是你的老弟。」

追魂秀士冷奇並不管岳雲龍的唾罵，顫聲道：「岳老弟：我眞高興再碰見了你，如果我能把胸中的話，吐露給你，死亦瞑目了。」

岳雲龍一生最恨那種虛僞的人物，他自從聽了金環劍楊元秀，對秀風說的那番話後，使他已知道，追魂秀士的爲人，是專幹無恥不屑行爲的人，此時，他碰見了冷奇，滿腔怒火，由胸中燃燒起來，恨聲道：「冷奇，你勿在裝腔作勢，誰要聽你的鬼話，請恕在下失陪了。」

語畢，岳雲龍轉過身子，舉步欲去。

冷奇顫抖的語音，急叫道：「岳老弟，請你暫息雷霆之怒，冷某已是離死不遠的人了，你這一走，冷某死後，滿身罪惡，孽債，再也無法透露了，停……」

他像似傷勢極其嚴重，一陣急促的氣喘，語言頓塞，欲言又止，顯出中氣不繼的現象。

岳雲龍略轉過頭來，不屑的冷冷說道：「你有什麽語言，儘管快說，不然岳某要走了。」

冷奇身軀一陣顫抖，勉強提着氣，道：「岳老弟，你……就……。」

冷奇驀地口一張「哇」的一聲，噴出一口鮮血，雙肩一陣搖晃，人亦便要傾跌下去。

岳雲龍是性情中人，瞥見這種慘狀，再也不忍拂袖而去，身軀微挫，伸手輕輕扶住冷奇欲倒的身子，語音仍然冷漠，說道：「冷奇，你已傷重，瘀血逆湧，如再說話，便會勞傷眞氣，一刻也再難以支持了。」

追魂秀士站定身子，死灰似的面孔，一陣痛苦在抽搐着，用微弱沙啞的聲音，說道：「岳老弟，這些我知道，人之生死有數，大限來時，斷難逃過，何況冷某一生罪孽，縱然從此而逝，也不能贖其罪於萬一，生命有何足惜，現在我要趁這垂死的寶貴的瞬間，向老弟吐露一生的滔天罪惡！」

岳雲龍凝視追魂秀士，嘴角還帶着血跡斑斑的痕跡，使他腦中突然感觸到莫叔叔臨死的慘狀，宛然正如眼前這一幕，一般無二，不禁凄涼的一聲輕嘆，道：「冷前輩，晚輩眞不知前輩何時探悉在下身中懷有青霜短劍？」

追魂秀士氣喘了一會，道：「岳老弟你要知江湖之上，波譎雲詭，勾心鬥角，處處講究機詐，捕風捉影，使人防不勝防，其實冷某在月前，便已探悉你身懷青霜短劍，自從那時起，冷某就朝夕暗中跟踪老弟，意欲伺機下手，搶奪老弟的短劍，祠因老弟武功非凡，而且機警異常，處處謹防不懈，一個月來都無隙可乘，但在最近，老魔又存心欲置我於死地而後已，於是我便不得不出此歹毒的計謀，來相害老弟……」

岳雲龍聽冷奇後頭的話，一陣迷糊，插口問道：「冷前輩，你的話到底是什麽意思，晚輩拙笨，無法瞭解其意，敢問前輩謀奪短劍有何用意！」

追魂秀士嗆咳一陣，道：「岳老弟，這些我未加以說明，無怪你不解其詳，只因冷某在二月前，背叛老魔之後，當然老魔心有不甘，而且深怕我洩漏他那僞仁的眞面目，所以，派出高手四處圍殺冷某，我本想最多一死了之，但是，冷某死後，老魔那滔天罪惡，僞仁的假面具，也就永無揭開的一天。所以，冷某忍辱偷生，四處逃避追襲，就在最近幾天，老魔的那些爪牙，逼迫更急，此刻，如我現身加以抵抗，當然難逃一死，老魔天性之殘酷，武

功之淵博，冷某知之甚詳，就在這走投無路的當兒，我突然想出了一條兩敗俱傷的毒計……」

岳雲龍驀地問道：「冷前輩，何謂兩敗俱傷的毒計？」

冷奇無神的眼睛，凝視着岳雲龍，一聲悽涼悲嘆道：「就是冷某想出的此條毒計，一棋走錯，而把自己落到此種慘景，自己的生死事小，最可恨的就是危及老弟的生命安全……」

岳雲龍不解的問道：「冷前輩，這話怎麽說？」

追魂秀士又是一陣痛苦的抽搐，悽聲道：「兩敗俱傷的毒計，便是要促使老魔和那神秘詭譎的白鳳令旗主，互相拚鬥，因爲廣大武林之中，能够和老魔分庭抗禮的人，只有最近震撼武林人心的白鳳令旗主而已……」

岳雲龍愈聽愈糊塗，忙道：「冷前輩，白鳳令旗主和我並不熟悉，而與那老魔無怨無仇，無緣無故，你要使他們互相火併，談何容易。」

追魂秀士望着岳雲龍臉上，露出一絲慚愧之色，沉吟了一會，道：「岳老弟，你就請恕冷某直敍，我就是以岳老弟身懷寶劍的秘密，以作交易，要求加入白鳳令旗麾下，以作暫時生命保護，等到白鳳令旗主向岳老弟單獨搶到短劍後，冷某意欲設法，再把這消息告訴老魔。由老魔來向白鳳令旗主發難搶奪，便不難兩虎相爭了。以我幾十年和老魔相處，窺知老魔這幾年來，正在勤練着一種極霸道的陰功『天地寒陰殘骨功』，欲要練成此種陰功，如無曠世奇珍異寶，或是靈藥補助，定難登入上乘。」

青霜短劍，其劍本身是一塊萬年寒玉，它的劍氣能够增長練功人的功力，端的是件罕世奇珍異寶，老魔如果得此消息後，當然會親身搶奪短劍，這樣，老魔豈不就是和白鳳令旗主，從此火併了。」

岳雲龍聽到這裏，不禁悽愴的長嘆一聲，他想不到世態炎涼如此，視人命宛如兒戲，其性情却又獷悍兇野異常，喜歡履險爲惡，不計後果，盲目地在橫行直撞，眞正使人嘆爲觀止，簡眞是禽獸行爲。

冷奇此刻神智像似非常清醒，聞岳雲龍嘆聲，他也無可如何的淒厲一聲，道：「唉！雖然我的奸謀詭計，想得此等週全，但却逃不過仙簫萬珠公主的慧眼神算，就在今夜岳老弟擊斃旋風梟，耗損眞氣，運功療傷之時，冷某本想趁時斃了岳老弟，謀奪冷劍，仙簫恰好適時趕到，解救了老弟一命，才沒使我鑄下千古大恨，那時我又機智的逃過了仙簫的追擊，潛進這座小跨院裏，意欲向白鳳令旗主說出此秘密，但白鳳令旗主並不在此室中，當我欲要擧步退出之時，却碰見了那黑旗令楊琪樂，便向他說出劍的短秘密，與自己要加入白鳳令旗麾下的語言，那知黑旗令誘惑我說出此秘密後，趁我沒備之時，突然暗下毒手，向我擊出三掌，因而落到現在這樣的慘況……」

追魂秀士全身又是一陣陣痛苦的顫抖着，臉上肌肉不斷抽搐，緊鎖着眉頭，悲痛的閉起雙眼，像似心血漸漸在凝結，不能流通到五臟六腑之狀，沉默了一會兒，才出了微弱的聲音道：「這是一場罪惡的幻夢啊！我到底自食其果了。」

「岳老弟，青霜劍重現江湖的消息，已經爲黑旗令楊琪樂與仙簫萬珍珠所知，從此你之生命旦夕生危……唉！我實在太對不住你了，我痛恨自己的自私，殘忍，我深深懺悔，但仍不能洗清對老弟的遺憾，愧疚啊……」

岳雲龍聽到這裏，驀地，喃喃說道：「不對，天下武林已知青霜劍重現江湖，已不是孤陋寡聞之事，金環劍楊元秀不是也已知道了嗎？」

他語音甚微，追魂秀士現在神智漸呈昏亂，當然沒有聽到岳雲龍喃喃自語。

追魂秀士的生命，已隨着時間漸漸的縮短了，死神的魔掌，將要把他抓去了，他急迫的喘着氣，喉嚨之中，「咕！咕！……」作響，嘴角一陣搖動，又吐出細弱的聲音，說道：「岳老弟，我在此刻突然意識到一個惡兆，青霜劍重現江湖，大刦應世已在不遠，武林中必再掀起滔天大浪，唉！這場空前浩刦，大概比二百年前更甚，不知又要有多少蒼生遭刦了，想來勢必哀鴻遍野，但天意如此，人力已不可挽回。」

追魂秀士語畢，那原是依靠岳雲龍扶住的軀體，慢慢的軟下去，頭頸微向下垂了。

岳雲龍右手環抱住他的身軀，一陣搖動，急聲道：「冷前輩！冷前輩！」

追魂秀士喉間一陣「咕咕」急響，細若蚊吟的聲音道：「岳老弟，那老魔最近網羅天下武林各門派的敗類，假譽僞仁之輩，同流合污，共通一氣，致使這老魔氣燄雄風萬丈，此時他尚欲獨自樹立什麽教會……以盜匪淵藪之地，作爲據點……而最近他雖未明目張胆，大肆乖張，荼毒武林，但他生性殘酷，爾後羽毛豐滿，終會令生靈塗炭，且要併吞武林各大門派……岳老弟，那你柄短劍，必須隱藏好，以免落入老魔之手，而致使他練成『天地寒陰殘骨功』，那便是天大罪孼了。」

岳雲龍驀地大聲問道：「冷前輩，冷前輩！那老魔是誰？」

追魂秀士像似聽到他的問話，嘴巴一陣抽動，意欲說出來，但死神的鷹爪，已緊抓住了他的喉嚨，只聽他喉間一陣怪響，追魂秀士身軀一陣痙攣之後，繼而立見鮮血由他嘴角涔涔溢了出來，未幾終於一條雄赳赳的好漢，頓時離開了這殘酷的人間。

這就是人生的悲劇，不！換句話說，就是脫離人生苦海，躍登極樂之途了。

記得佛家曾說過：——

極樂匪遙，心即是佛；西方不遠，離即是合。

追魂秀士雖不是一個好人，臨死覺悟，其心赫赫欲救蒼生，已身無能爲力之時，却能促使他人去完成自己未了之願，這種去掉殺孽之心，換個慈悲之人，這就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擧。噫！人生短促，最長命者，亦不過百歲，及至天限來時，任你是顯貴，霸王，美人，都難免一死，不信且看歷代王侯，無非白骨，傾城紅粉，盡是骷髏，莽莽人生，也祇不過像過眼浮雲，眨眼即逝。

岳雲龍這時，見景傷情，不免想起許多事來，及至想到自己一生闖蕩江湖，日後自己也免不了如此收場，也不禁感慨萬千。

他輕抱着追魂秀士的軀體，安放在一張太師椅上，星目凝視着那厥狀悽慘的軀體，不禁浩嘆一聲，輕聲細語說道：「往事如烟，何堪回首，唉，這又與一場惡夢有什麽分別，想昔日他叱咤風雲，而今英雄安在？只不過是一坯黃土埋壠頭，任人憑吊。」

岳老弟此刻豪氣全消，意態消沉。但想起自己悽慘遭遇，不禁暗忖道：「我不能這樣軟弱、消極，血海深仇，誓限洗雪不可……」不禁又望着追魂秀士那不忍目覩的臉孔，憶及父親與莫叔叔，那慘絕人寰的一幕，緊緊縈繞腦際，想到慘痛之處，珠淚滾滾，哀傷欲絕。

由於岳雲龍有不平凡的慘痛遭遇，性格中有極端的衝突，他雖天性善良；却潛伏了強烈的復仇怒火，江湖武林的詭譎，險惡，以及世人不公的看法，使他對江湖上正邪之分，產生偏激的主觀，因而對善惡，也有極端的衡量。

岳雲龍正在悽痛沉思的當兒，室中突然一亮，岳雲龍心頭一驚，猛地，轉頭側顧，雅室中左右壁上兩支蠟燭，不知在何時點燃，淡黃燭光照滿室內，但室裏却沒有半個人影。

就在這當兒，室外突然吹來一陣寒涼的陰風，那兩隻蠟燭，突告熄滅，岳雲龍知道其中大有文章，單掌立胸，斂神凝氣，輕輕向室外移去。

驀地，岳雲龍突聞身後，傳來「噗嗤！」一聲冷笑，聲音清晰，不低不揚，但聽在岳雲龍的耳中，心胸氣血爲之一陣翻騰，那冷笑之音在耳中震盪不絕。

緊隨着笑聲，室中蠟燭突又光亮起來，岳雲龍機警無比的轉過身子，星目凝處，祇見追魂秀士軀體旁側，亭亭玉立着一位白衣玄裳少女。

燭光照射下，看得甚是清晰，只見白衣玄裳少女，玉臂環抱着一面古琴，秀髮披肩，窈窕婀娜，翠眉如黛，瑤鼻櫻口，端的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美麗如花，堪稱得上是天上仙女下凡，人間尤物。眞是一位宛如一朵白百合花，在晨曦清露中開放。

這時岳雲龍爲了她的秀色，眼光凝定少女面上，越看越不放鬆，其秀色的確令人有可餐的感覺，可惜是越看越餓，爲此神往良久，已不知置身何處，幹甚麽來的，都已忘得一乾二淨。惟自忖道：想不到世間上，眞有這等容顏絕麗的女子。

「叮！叮！噹！噹！」白衣玄裳少女那大筍似的玉指，在那面古琴上，輕拂了兩下，一縷清韻，響徹夜空，餘音繞耳不絕。

岳雲龍俊臉驟變，星目湛光暴射，冷冷喝問道：「妳是白鳳令旗主！」

語音激動異常，略帶顫抖。

白衣玄裳少女的臉色異常莊嚴，似乎未聽到岳雲龍的問話，昂首向岳雲龍行來，全身輕飄飄，直像似幽靈般，腳下並未着地。

岳雲龍疾退二步，厲聲喝道：「妳是不是白鳳令旗主？不然在下要無禮了！」

說着話，他右掌斜擧，蓄勢待發。

白衣玄裳少女驀地停住腳步，兩道清澈的眸子盯在岳雲龍臉上，微微一笑，櫻唇啓處，一縷清香，婉轉而出，道：「你幹嗎對我這麽兇，不錯，白鳳令旗主就是我，你要怎麽樣？」

白衣玄裳少女的笑容大異常人，眼睛，眉毛，櫻唇，和玉頰上兩個深深梨渦，各成一體，其每一細小的部份都有令人神馳的誘魅力量，像幾千百種不同顏色的花朶，一齊在開放，組成了無與倫比的嬌媚，眞個是傾國傾城之姿，百媚聚成，不期而然的會蕩人心魂。

岳雲龍只覺得她那笑容之中，含蘊着勾魂之力，雖是數語交接與幾個動作，已使他心頭怦怦亂跳，迅即暗自警惕道：「岳雲龍呀！岳雲龍，你知道自己是最痛恨女人的嗎？」

岳雲龍自從知道母親逆倫叛道後，心靈遭受重創，恥爲人子，非常痛恨自己母親，因而，對其他女人也產生了近於偏激的厭惡，縱然這時對方是一個美麗佳人，他也自暴自棄，冷漠孤獨，無動於衷。

白衣玄裳少女見岳雲龍不言不語，她臉色突然一整，柳媚花嬌般的笑容，忽然消失不見，冷冰冰的語音，道：「夜深人靜，私自偷入人家莊院，又擅闖女子閨房，該當何罪？」

岳雲龍聽她一陣搶白，心中暗驚道：是呀！我怎可擅闖人家閨房？他原本是心胸光明磊落的漢子，想至此處，不禁疾退了兩三步，立即轉身擧步欲去。

倏地，白衣玄裳少女嬌脆的聲音，道：「處心積慮，捨生入死，闖入此地，只憑三言兩語，就要空手而回，如果換了是我，絕對不做此種傻事。」

岳雲龍聽得心中暗駭不已，忖道：是啊！我怎可這樣糊塗，自己忍辱偷生人世，無非是想學成絕世奇功，雪洗沉寃，今夜好不容易磕上這神秘的白鳳令旗主，正好是自己搶得碧鳳寶旗的上好良機。

岳雲龍腦際閃電一轉，略微欠身一揖，道：「姑娘聰明絕頂，猜的一點不錯，在下岳雲龍，今夜特地來此，實是爲着碧鳳寶旗而來。」

白衣玄裳少女立時接口道：「你是不是想以碧鳳寶旗所示的圖紋，尋出碧鳳寶秘笈，以便學習書中所載的奇功嗎？」

岳雲龍怔了一怔，道：「不敢相瞞姑娘，岳某正是這種意思。」

白衣玄裳少女輕聲一嘆，道：「我想你不要再費心思了，碧鳳秘笈裏面所載的武功，皆用同文，藏文，天竺文和漢文寫成，就是你得到，只怕你也看它不懂。」

岳雲龍微一沉吟，道：「多謝姑娘指示，雖然岳某此刻看不懂，但只要自己能得此秘笈，我會化費十年歲月，也要學會這些語文。」

白衣玄裳少女一陣銀鈴般的嬌笑，道：「你想得倒是不錯，但是要得碧鳳秘笈，可沒這般容易。」

岳雲龍眸焰陡射，朗聲道：「在下今夜會見姑娘，便是想請姑娘施恩賜給碧鳳寶旗，以便按照圖紋尋索碧鳳秘笈。」

白衣玄裳少女笑容倏斂，換上一副冷

若冰霜的臉容，道：「要是我有完整的碧鳳寶旗，也就不必涉歷中原，動輒殺人，濫造殺孽了！」

岳雲龍聽得心中一震，不解道：「在下愚昧，眞是難解姑娘話中所含何意，欲請詳示。」

白衣玄裳少女說道：「碧鳳寶旗早在六十年前，已被截分爲二，一半在我這面超魂琴中，一半就在掌轉乾坤震西天那裏，唉！茫茫天涯，不知何時才能尋到他的傳人……啊！我如何敢忽視恩師誓言於不理……。」

白衣玄裳少女語至此處，黛眉倏顰，花容驟變，轉身東方，粉頸略垂，那瑩玉似的雙掌合攏胸前，秀目微閉，像似在喃喃祈禱着。

岳雲龍雖然知道白衣玄裳少女，喜怒難測，變化無常，但見他這突如其來的驟變，眞猜不透她的心意，僅怔怔的出神凝望着。

要知白衣玄裳少女乃天生尤物，不但艷麗絕倫，而且嫵媚動人，尤其在她薄嗔淡笑之時，簡直百媚橫生，蕩人心魂。此時她忽然顰起兩條眉頭，輕嗔薄怒之態，更增加了無限的嬌媚，含蘊着一股勾魂攝魄之力，岳雲龍看得心頭怦怦亂跳，慌忙別過頭去，不敢多看白衣玄裳少女一眼。

就在他轉過頭的當兒，驀聽一聲冷冰冰的聲音，道：「喂！姓岳的，我現在要殺你！」

岳雲龍聞語，疾轉過頭來，祇見白衣玄裳少女，不知何時已站在離自己三尺之處，臉色冷漠，毫無表情，黛眉緊顰，隱透一股殺氣，岳雲龍不禁心裏暗叫道：「眞是一朵美麗的薔薇，全身是刺。」身軀不由自主的退了三步。

白衣玄裳少女突然悽嘆一聲，冷冷道：「本來我眞捨不得殺你，但是你已經知道了六十年前的秘密，師父囑咐過我，凡是知此秘密者，非殺不可。」

岳雲龍眞被她這些話，鬧得腦筋一陣糊塗，開口道：「敢問姑娘，我何時偷聽了妳的秘密？」

忽聽白衣玄裳少女冷笑一聲，道：「好個狡猾的傢伙，我差點給你騙了，今夜非殺你不行。」

岳雲龍天性倔強、冷傲，聞言雙眉不禁一挑，冷哼一聲。「姑娘之語，咄咄逼人，岳某既無法避免，那就只有捨命奉陪了。」

白衣玄裳少女柳腰微挫，倏然直欺過來，輕啓櫻唇，笑道：「怎麽？你當眞想反抗嗎？」

岳雲龍雖明知此少女胸羅奇學，武功非凡，但他那裏見得慣此女這等狂妄，心中本已甚是惱怒，聽了這話，無異是火上加油，怒道：「閒話少說，姑娘如願動手，在下乃堂堂男子，先讓妳三招。」

白衣玄裳少女冷漠一笑，道：「我知道你的武功不錯，但是，當今江湖奇人四出，情勢大變，像你此等武功者，白鳳令旗下門人，無異塵沙，我剛才已冥冥向恩師告說，要在三招之內取你性命，唉！我想你定難逃過我這三招的厄運，如何是好呢？」

岳雲龍眸焰陡射，厲聲喝道：「妳不發招，就請恕岳某有僭了。」

身軀一側，直踏中宮而進，左掌當胸，直向白衣玄裳少女懷抱之中那面古琴按下。

這一掌是岳雲龍怒極所發，內勁淩厲無比，眼看便要擊中那面古琴，岳雲龍忽然心中一動，暗道：這掌按下，祇不怕那面精緻古琴，立刻便得粉碎，心中頓時生出悔恨之感。

就在岳雲龍此念頭剛逝時，祇見白衣玄裳少女左臂玉指輕彈，一縷幽風緩緩拂來，岳雲龍左腕脈門，已被她玉指扣住，岳雲龍心中大駭，想運勁掙脫被扣的脈門，祇覺周身乏力，一點勁都使不出來。

白衣玄裳少女神態鎮靜，秀目凝注着窗外幻滅的星星，像似在沉思着，左手兩手輕扣着他。

而岳雲龍左腕脈門被扣，急得冷汗直流，雖然腦裏想以力掙脫，但是全身不由自主，只能眼睜睜凝視着她。

驀地，一聲銀鈴般的嬌笑，岳雲龍猛感全身一震，左腕脈門一鬆，身軀不由自主疾退了三步。

祇見白衣玄裳少女玉容煥發，嬌聲道：「姓岳的，你是不是想學絕高的武功，我已經替你想了一個方法，引進你在我恩師門下，只要我恩師看重你，三年後，定可以學成絕世奇功，睥睨天下武林。」

岳雲龍屢次受辱，已激起怒火，厲聲道：「姑娘好意，在下心領，岳某自恨學藝不精，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就此失陪了。」

岳雲龍說完後，掉頭就走。

忽聽白衣玄裳少女冷笑一聲，嬌喝道：「站住！」

岳雲龍已出了室門，聽得她喝叫之聲，只好又停了下來，當門而立，道：「姑娘還有什麽話說？快些吩咐，在下還有事要待辦。」

白衣玄裳少女似是突然受了甚大委曲一樣，氣的哼了一聲，嬌喝道：「沒那麽便宜，這樣一走，就可以了却嗎？」

岳雲龍生性冷傲，聽了這話，不禁仰天一聲搖曳的吭笑，笑聲有如金石交鳴，悲壯激昂，笑聲中，充滿無限的憤怒和悲愴……。

倏而，笑聲頓歛，冷漠的說道：「姑娘如再無吩咐之言，在下就此告別了。」

說畢，轉身一掠，便已立足室外的牆上。

白衣玄裳少女嬌喝一聲：「站住！你能跑得了麽？」

玉腕揚處，一縷白光，疾射而出。

岳雲龍雙足一點牆頭，身子騰空而起，讓過白光，人便迅捷的逕向暗影之中射去。

他突然福至心靈，想到自己如果向上一躍，對方定然緊追不捨，以她那詭譎的武功，自己定然會被追到，要想擺脫，只有躍入牆角暗影之處，是以在他躍上牆頭之時，已瞧準落脚之處，順着牆邊的暗影飛落。

岳雲龍雖然想的十分周到，可是，白衣玄裳少女脫手打出的那縷白光，眞有鬼神莫測之功，祇見那縷已掠過牆頭的白光，突然掉轉頭，毫無聲響，疾若迅雷閃電

，猛向岳雲龍半腰捲至。

岳雲龍居然沒有發覺那縷白光已襲至身後，驀地此刻，一縷勁疾的簫韻響處，暗影之處，突飛出二條烏光，「嘶」的一聲輕響，射中那縷白光。

緊跟着一條人影，捷速絕倫的飛來，一伸手抄起空中相擊的暗器。

岳雲龍疾速落入暗影之處，剛側轉頭瞥去，一陣香風撲鼻，自己身旁絕速擦過一條人影，嬌聲道：「快跟我來！」

岳雲龍心頭一驚，暗道：這聲音好不熟悉。舉目望去，那條黑影已掠出幾丈外，晃眼間，便將逝去。岳雲龍無暇思索，似殞星般的平射過去。

這幾個連貫動作，都只不過是電光石火般的一刹那，而且那條黑影出現得太突然，連那白衣玄裳少女都未能察覺，等到察覺，第二道暗器欲發之際，岳雲龍已躍落牆下，白衣玄裳少女冷哼一聲，罵聲道：「好傢伙，再見之時，定叫你脫去一層皮。」

嬌軀微挫間，全身立刻騰空飛起，身法曼妙絕倫，乍看過去，好像在空中飛騰，輕若飄絮般落在牆頭。

這種驚人絕妙的身法，的確不可思議，似此輕功，可知她一身武功簡直是匪夷所思了。

但她四下一望，那裏還有岳雲龍的影子，和那條黑影，心中大爲驚奇，暗道。他們的身法好快，大概不會輸於黑旗令。

驀地，白衣玄裳少女「咦」的一聲驚叫道：「仙簫！」

隨着驚叫，人如離弦箭一般，騰空飛去，眨眼間，消失在夜幕裏。

岳雲龍緊隨着那條黑影疾奔，前面那條黑影輕功曼妙，好像足不點地，身形有若彈丸般在空中飛騰掠過，岳雲龍始終無法逼近距離，翻屋越脊，眨瞬間，二人已翻過此座陰森悽凉的莊院，來至一處滿地綠草如茵，清靜幽雅山坡上。

前面那條黑影始方停下身來，岳雲龍急忙加速幾個縱躍，也輕輕飄落在山坡上，星目凝處，祇見前面玉立一位長髮披肩，緊身黑衣，纖巧玲瓏，窈窕婀娜，秀麗絕倫的美女，此人正是仙簫萬珍珠。

岳雲龍做夢也想不到萬珍珠有此等秀美艷麗，以她和白鳳令旗主比較起來，眞是難分秋色。

萬珍珠是高貴的美，白鳳令旗主是撩人的美。

岳雲龍邁前二步，微一抱拳作揖，朗聲道：「萬姑娘人間仙鳳，區區在下一介武夫，屢蒙援手之恩，日後定當圖報。」

仙簫萬珍珠櫻口輕啓，嬌聲道：「岳相公，余既未有恩於你，豈敢望報，奴家倒有一事求助於相公，不知意下如何？」

岳雲龍道：「萬姑娘，有何貴事儘請說出無妨，讓岳某斟酌斟酌，如果能力所及，赴湯蹈火，萬死莫辭。」

萬珍珠道：「賤妾想暫借岳相公懷中青霜劍，百日後親手奉還。」

岳雲龍聽得臉色驟變，冷冷道：「這事萬難從願。」

原來他自從聽了追魂秀士臨死之語後，暗忖：「仙簫萬珍珠，定與冷奇所說那老魔，有着特殊的關係，想對自己賣弄感情，過去只是沒有露出眞面目而已。」此刻一聽萬珍珠欲借青霜劍，爲此內心傷痛已極，萬珍珠屢次示警救援，使他認爲那是虛僞的表示，其實是懷着謀奪劍之心。

萬珍珠見他臉上神色不定，不由幽幽一嘆，鳳目帶着深情關懷，柔聲的說道：「岳相公，不借也無甚關係，妾絕不會透露相公懷有青霜短劍秘密，不過，妾有話相告……。」

萬珍珠略爲停頓，繼續道：「岳相公虛懷若谷，英華內蘊，雖然身懷絕技，但江湖鬼魅奸徒，遍地皆是，雲詭波譎，險惡重重，使人防不勝防，一步差錯，就招致殺身之禍，相公身懷寶劍，尤其危險不過，須多加小心留意。」

岳雲龍聽罷，此女年紀不過十七八歲，心思縝密，才華絕代，機智見解，俱是超人一等，眞是人間仙鳳，但她這等關懷自己，令人難以猜測。當下說道：「姑娘相待盛情，岳某不知何以爲報，欲借寶劍之事，却是難言之苦衷，剛才冒昧之處，還請姑娘見諒才是。」

萬珍珠那雙晶瑩透潤的雙目，脈脈含情，深視着岳雲龍，嬌麗玉容，泛出甜蜜的微笑，道：「岳相公，這話怎說……」

驀地，一聲清嘯打斷語音，嘯音雖然細弱，但清脆絕妙，聽入耳裏直震心神，岳雲龍與萬珍珠齊皆一驚。

就在清嘯剛絕的當兒，一陣風聲，殘星仰照，山坡上已多了一位風流倜儻英俊瀟洒的藍衫少年，肩後斜背一柄金環劍，此人正是金環劍楊元秀。

楊元秀脚微沾地，隨即叫道：「岳兄，原來你在此，兄弟找得好苦！」但當他一眼瞥掃到萬珍珠時，俊臉微變，瀟洒有禮地道：「敢問這位姑娘，可是鼎鼎大名玉面神簫老前輩的千金，萬珍珠公主，楊某這邊有禮了。」說完，躬身作揖。

萬珍珠當她看清來人時，兩隻黛眉驀地微蹙，臉罩寒霜，冷冷道：「原來就是聞名四海，威震江湖的武林雙秀，金環劍楊元秀大駕降臨，有失遠迎了。」

楊元秀笑容可掬，道：「客氣，客氣，楊某區區虛名，怎比得上尊親德高譽隆，過承謬奬，實不敢當。」

岳雲龍開聲問道：「楊兄，你欲找兄弟有何貴事？凌秀風兄，是否與楊兄見過面？」

楊元秀道：「岳兄，兄弟剛才已遇到凌兄，他說有一層秘密相告岳兄，促使我趕緊來找尋你，事不宜遲，咱們現在就走如何？」

岳雲龍轉頭向萬珍珠道：「萬姑娘，岳某就此失陪了。」

萬珍珠櫻口微張，欲言又止，只是那雙妙目，突射出一股幽怨感傷的光芒，似關注，又似責備，眞是含情脈脈的一言不發，雙眸緊緊睇視着岳雲龍，以眼示意尋問求答。

金環劍楊元秀見此，俊俏的臉上，閃現過一抹微笑，像似狠毒的嫉妒，但笑容一掠即逝，轉身向前奔去，岳雲龍萬珍珠並沒有見到楊元秀驟變的臉容。

岳雲龍緊隨其後，啣尾疾追，兩人默默奔行三四里，到一處山崖之下。

楊元秀端然停住脚步，回頭笑道：「

岳兄，胸懷磊落，處處令人垂青，兄弟甚是欽佩。」

楊元秀格格一笑，又道：「岳兄眞是太客氣了，不過，我誠懇的向岳兄奉告，世人居心叵測，只爲自己利益着想。」

岳雲龍道：「楊兄對兄弟之關懷，盛情隆誼，永銘心中。」

金環劍楊元秀微微一笑，轉身沿着山壁緩緩步上向前走去。

此際，天色巳將五更，斜掛在河天的鈎月，仍然清輝似水，照着岩壁交錯的流泉，反映出千萬道銀光燦亮，夜風吹響起輕輕的松嘯之外，並無任何聲音，深山之夜是這樣靜美清幽，處在這環境之下，人人見景觸感，是不一致的，以岳雲龍觀感，好像是一陣暴風雨來前的靜寂，空氣裏充滿着肅殺恐怖之感。

倏地，楊元秀道：「岳兄，現下天色巳不早了，我們快點趕去，以免凌兄等待太久。」語音脫口，楊元秀迅捷如飛似的向前奔去。

他這一放腿疾奔，直如流矢劃空一般，岳雲龍用盡全力追趕，仍然無法追得上人家，片刻工夫，巳拉了四五丈距離，岳雲龍暗感心驚，內心也自然起了慚愧之感，暗自責備道：自己是這般無能，處處都落後於人家。

要知金環劍楊元秀此時功力，天下武林極難找出幾個人能與匹敵，當然比岳雲龍深厚很多，他這一盡力奔走，岳雲龍自難追趕得上。

但見兩人距離愈拉愈遠，楊元秀人影巳漸漸模糊不清，岳雲龍好強之心略盛，並不叫楊元秀放慢脚步，只是一味拚盡餘力急追，一面暗自想道：凌兄到底有甚麽秘密，叫我到這深山才願吐露……

岳雲龍此念未完，金環劍楊元秀巳奔到一處山角轉彎所在，瞬即身影消失不見了。

岳雲龍立刻凝神思慮，立刻一提眞氣，施展「烟波浩渺」輕功，一連幾個飛躍，到拐角轉彎之處。

放眼望去，呈現眼前的是一削石嶙峋，和矮松荊棘之處，那裏還有楊元秀的人影。

正待舉步深入，他心中驀地一動，暗道：楊元秀此人城府深沉，他巳知青霜劍再現江湖，那可是最難防備，心念一動，拔出佩劍，凝神運氣，小心翼翼的向前走去。

這道怪石林立的山谷，只不過是有百丈左右深淺，不到頓飯工夫，巳到盡處，迎面是千丈高峯，擱住去路，觸手軟滑，滿生綠苔，兩側亦都是千尋峭壁，滑難留足。

岳雲龍看清楚四週形勢之後，不禁暗道：「這霧雲環繞的聳立石壁，至少都有數百丈高低，而且光滑異常，任你輕功再高，也難飛越過去，堪稱是處絕谷，如果楊元秀眞是居心叵測，那麽自己處境危險是巳到極點了。他心中疾快的想着，兩道眼神仍然不停的向四外張望。

這當兒，忽聞一聲極輕微陰森森的冷笑，傳入耳際，只聽得岳雲龍心頭一震，心內發毛。

他迅速的用目光四外搜察，但見怪石聳立，山風搖動着荊棘，四周一片沙沙輕響，竟是找不到一點發聲可疑之處。

岳雲龍凝神內視，靜靜的站着，他靜待再有聲息傳出，可是他失望了，足足過了有一盞茶工夫，始終再未聽到一點聲響，岳雲龍巳漸漸忍耐不住，要出聲呼喝出來。

驀在此時，突然距他二丈處外，山壁之間，發出一聲極輕的聲息，似是一粒極小的石子擊在山石之上，可能是夜風吹落山峯上墜落的石子，也可能是毒蛇游行時，撞落了一顆砂粒，總之，那聲音非常細微，如果不留心，亦是在這幽靜的深夜中，也不易聽得出來。

岳雲龍微一思索，縱身直躍過去，只見一塊大的突兀石岩，緊依崖壁而立，岩石微露一個洞口，他微一繞圈，人巳到了站在後面，正待提劍挑開那岩石後面荊棘，忽聽丈外一株矮松後，響起一聲嘿嘿冷笑之聲。

聲音尖銳刺耳，有如冰窟之中，吸出來的一絲陰笑，但聽聞震蕩迴音，歷久不絕。

岳雲龍一聞笑聲，立時分辨出是金環劍楊元秀的聲音，正待縱躍過去，驀地心頭一震，立即停住，叫道：「楊兄到那裏去了？害得兄弟一陣好找，凌兄是不是也來了。」

只聽那嘿嘿笑聲，倏然而住，矮松之後緩緩走來金環劍楊元秀。

此刻，巳過五更，天色漸明，東方微透曙光，但這谷底，還是陰沉晦暗，絕谷中左旁的深壑，突吹上來一團白霧，谷中立刻籠罩着一層層的白霧，遮住人們的視綫，尋丈之外不能辨別事物，原來這絕谷稱白迷霧谷，每日清晨都有一縷迷霧繞谷中的現象。要到太陽東昇之後，才開始散去。

這時，楊元秀赤手空拳，直對岳雲龍走來，口中答道：「岳兄，眞對不起，剛才兄弟先到此地，但却不見了凌兄，我因生怕凌兄遭遇不測，疾快的四周尋找了一同，害得岳兄久等了。」

岳雲龍聽罷，心中放寬不少，暗忖：那是自己太疑心人家，眞是慚愧，當下道：「楊兄，等會兒濃霧過後，咱們才一起去找凌兄如何？」此刻，濃霧籠罩，岳雲龍依然僅聞其聲，不見其面。

驀地，岳雲龍聞聽身後響起一陣冷笑，心頭猛地一震，機警無比的一轉身，但覺一陣風聲，人影驟閃間，金環劍楊元秀欺身逼來，突然疾伸右手，閃電般擒住岳雲龍左肘關節，左手伸縮之間，又扣住脈門。

呵呵一陣得意的狂笑，響徹山谷，然後道：「岳兄！害得你久等了！本來兄弟早就想下手，但都無懈可擊。」

岳雲龍冷哼一聲，右掌一翻，施出一招得意絕招，「赤手搏龍」，扣住了楊元秀右腕脈門，正待運氣加力之際。

突聽金環劍楊元秀一聲冷笑：「岳兄這等倔強，那可怪不得兄弟了。」

扣住岳雲龍左肘關節的五指微一加力，往上一托，岳雲龍忽覺肘間關節，骨疼欲碎，半身痲木，全身眞氣一散，勁力頓失，扣制楊元秀右腕脈門的手，不由自主

鬆開。

楊元秀笑道：「岳兄，你知道青霜劍，又要易換主人嗎？」哈哈！又是一陣得意的奸笑。

要知金環劍楊元秀，這擒拏關節要穴的手法，乃是少林秘寶易筋經上，記載之擒拿絕學，不但奇奧異常，若被人托住在這等關節要穴，也難有解救之策，因爲這裏是人身節骨啣接之處，雖有精深內功，也無法運氣保護，何況他的脈門要穴，亦被楊元秀左手托住。

岳雲龍只疼的頭上汗水滾滾而下，但倔強的他，口中仍然發出輕蔑的冷笑說道：「暗箭傷人，攻人不備，就是無恥行爲，縱然給你操得勝算，也不算什麽了不起之事。」

楊元秀笑道：「岳兄，你眼睛不要看低人了，其實江湖的事，都是波譎雲幻，善用機心說亮話，居心越黑越好，黑得黑中透亮，即是上上之選，事事往往大背常規，是非顚倒，黑白不分，毋容得用道理來分辯，眞可惜你對當今江湖，閱歷不够，致有此失。哈！哈！」

岳雲龍怒道：「在下生平之中，最痛恨你們此種僞善行惡之人，如岳某有那麽一天，定叫你們碎屍遺地。」

楊元秀冷笑一聲，道：「岳兄別太衝動，有什麽相托小弟的事，快請說出，小弟力能所及，定當承担起來，如果沒有說話，小弟可要動手了。」

岳雲龍仰臉一陣哈哈大笑，道：「生死之事，不足掛齒，你儘管下手就是。」

他雖然是這樣說，其實岳雲龍此刻的心裏，痛傷巳極，沒想到自己武功未學成，血仇未雪，便要慘遭毒手，含恨九泉，但他明知楊元秀決不會放棄自己的性命，多求也只是多費唇舌，更另增加受辱，所以，倔強冷傲的他，只有暗恨命中多舛了。

楊元秀探手入懷，取出一包藥粉，笑道：「岳兄，兄弟請你吞下這包藥粉。」

岳雲龍冷哼一聲，道：「你身上有劍，儘管拔出動手，就是亂劍相加，岳某也不會皺眉頭。」

楊元秀微微一笑，道：「岳兄這等視死如歸的豪氣，兄弟那能忍心把你亂劍分屍，這包藥粉是一種極爲怪異的毒藥。」

他頓了頓接道：「……這是樂蒂香蓮，生在藏邊的冰天雪地之中，和雪蓮爲一般同屬極爲珍貴之物，樂蒂之花，濃香深長，不管人獸，只要聞得這種香味，立即血液加速，慾火高漲，全身柔弱無力，如不能及時調和陰陽，消去慾火，極不易忍受那焚身慾火，即使虎豹之類猛獸，在聞得這種異香後，亦難自禁，大都狂奔亂滾，不是墜下懸崖跌死，就是壁下撞岩而亡，實在天下第一等淫毒藥物……」

說至此處，哈哈一笑，然後又道：「但這包藥粉是經過獨特製造，雖然巳取去淫毒之香味，可是，你如果吃下後，照樣會遭受慾火焚身之痛苦，然後渾渾噩噩，記憶力全失，全身骨骼，開始軟化，一年後全身骨骼化盡而死，端的厲害絕倫，武林中人稱此藥謂：消靈蝕骨散……。」

岳雲龍聽得不禁由心底冒上來一股冷氣，這實在是陰毒至極，他冷哼一聲，忽的一抬右掌，猛向楊元秀拿藥的左手擊過去。

那知楊元秀早巳有了戒備，右手陡然加力，岳雲龍立感半身痲木，左掌剛剛舉起，又軟軟的垂了下去，楊元秀却借機指肘撞擊，一連點了岳雲龍將台、期門、草門三穴。

他動作迅快巳極，出手極有分寸，雖連點了岳雲龍要穴，但並不使他暈去。

他點了岳雲龍三處要穴之後，右手突然疾伸而出，緊揑岳雲龍牙關，左手趁勢把一包藥粉倒在他的口中，由懷中取出圓壺，用水冲入岳雲龍腹中，然後鬆了緊揑岳雲龍的手，把岳雲龍身軀，平放大石一側，取下岳雲龍懷中的青霜短劍，獰聲冷笑，道：「就是這柄青霜，千百年來不知害死了多少條人命！哈！哈！經過三年後，我就能以此劍獨霸江湖，唯我獨尊了。岳兄你就莫恨兄弟惡毒，靜躺在此等待命運的安排吧！」

語音甫落，一聲狂傲怪笑，劃過長空，楊元秀人巳隨着笑聲，搖曳遠去，轉瞬消失山谷裏，祇聞那狂笑之聲，廻盪山谷，悠悠不絕。

岳雲龍身軀雖難掙動，但他神智仍甚清醒，耳目如常，但恨穴道受制，無力抗拒，他呆呆的望着長空流雲，一幕幕慘的往事，似流雲般一幕一幕在他腦海裏，悠悠飛過，他星目中含滿了淚水，但巳無能爲力，只有靜待那殘酷的命運加諸在身上了，接受痛苦的折磨。

驀地，岳雲龍突感小腹中一股氣血，直向胸口冲上，全身血液突加速運行，受制的穴道，竟然一齊活開，但這時岳雲龍巳覺出心神盪漾，綺念叢生，全身一股難受的滋味，在不斷的蔓延着，蔓延着……

岳雲龍臉若紅霞，呼呼的氣迫使急喘着，他口中微發出痛苦的呻吟聲，我們知道他倔強的天性，正在和痛苦的魔力強搏着……

倏地，岳雲龍突然站立起來，狂聲呼叫道：「我要生存，我恨天，我要生存，我恨天……。」

他圓睜着兩隻被慾火燒紅的眼睛，口中瘋狂似的不斷嚷着這兩句話，身形驟若閃電，沿着地面一道絕谷奔去。

可憐的岳雲龍，這時他巳被那藥力催動，泛起強烈的慾流，掩沒了僅存的一點神智，人性和智慧都被那充滿腦際的綺念逼得變成爲瘋狂。

岳雲龍如杜鵑啼血，嘶聲力歇的呼嚷着，人却向那萬丈深澗邊緣疾奔而來。

驀地，一聲慘不忍聞的悽厲慘叫，響徹天空，岳雲龍的身軀直跌向那雲霧迷繞的萬丈深谷……。

此刻天空中一朶烏雲迅快的遮住了東方的旭日，山谷中一片灰濛濛地，寒風勁吼，松濤嗚咽，如泣如訴，籠罩着一片淒涼、悲慘。

灰沙迷漫，天愁地慘。

那十分悠長，令人廻味斷腸，淒厲的慘叫聲，仍然盤繞山谷，歷久不絕，岳雲龍的身軀也隨之不斷的懸空連翻觔斗，向那深不見底的絕壑中，滾滾……滾落着。

生死造化，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誰知道今後武林的命運，會落個怎樣慘酷的結局呢？



這時，初升朝陽，冲破那朶烏雲，霞光萬道，透過峯谷飄浮的霧氣，幻成奇異絢爛的光彩，林端草穗之上，凝結着顆顆晶瑩透明的露珠，空氣清新，使人有種心曠神怡之感，眞是個好清晨……。

但，谷中四週異常寂靜，風吹樹梢，枝影婆娑，霧氣沉沉，令人看見此景，反會生出一絲陰森凄涼之感。

那終日雲霧迷繞，巨石嵯峨，削壁聳立的萬丈絕澗中，此際，正有一團人影懸空直翻觔斗，直往那黑黝黝深不見底的絕壑落下。

可憐岳雲龍已經被藥力迷失了本性，此刻他已逐漸陷入頭暈目眩，神志昏迷的境地，他也不知自己往絕壑中落着，整個身形似像一隻圓桶般，越翻越急，眨眼之間，岳雲龍的身軀，已落離壑底不過百丈左右，距離粉身碎骨的慘死命運，即時可見……。

這傾斜的深壑，四週千仞削壁，形成一處百丈寬闊的死谷，底部怪石林立，削壁間古樹盤虬，死谷正中有處幽徑三十丈的圓池沼。

這奇怪的圓池沼中，並沒有水，却佈滿了乳白的液香，像似滾熱的乳液，熱泡圈圈，由沸騰的地面上，形成一縷縷的烟霧，嬝嬝向空中噴射着，一團團的濃霧，朶朶如雲，冉冉升空。

這景象極像似幾千年前，混沌初開，乾坤始奠的洪荒時代，未凝固的石液，不斷的由地底滾滾噴起的狀況。

又如火山爆發時噴出的滾熱岩漿，蒸氣翻騰的溫泉一樣，因四面山壁聳立，無處洩發，只有往上面直冲，其向上升騰力量，自然而然，甚爲強大。

眼看岳雲龍的身體，有若瀑布傾瀉，以眩人眼目的快速，便要墜落那滾熱的乳白液體中。

就在這時，只聞「波」的一聲驚天價響過後，沼中噴射的液體，竟然在響聲中，徐徐收縮，池沼中滾盪的泡圈，終歸於靜止，而沼中一片潔白細泡，不斷的廻環滾轉……。

此時竟發出一陣陣「咕……咕……咕……」的微小聲音。

但是，更令人驚異的事件，終於發生了……

整個池沼中的白色液體，竟在「咕咕……」響聲中，產生出一個漩渦，越施越烈，竟然廻旋成風，勁力激蕩，排氣成渦，風聲如雷，有如海嘯山崩似的，直響得整個谷底震盪不已，其聲勢之大，眞似天地將要毀滅一般，懾人心魄已極。

岳雲龍的身形就在欲墜未墜，僅離池沼十丈左右之時，突被那股旋風托住墜落中的身軀，減緩了降落的速度，於是，八丈，七丈，六丈，五丈，……緩緩而降，迄至四丈時，整個身軀就停頓空中，不再往下降落。

大約過了一盞熱茶的工夫，地底氣流旋風漸見強大起來，以致岳雲龍懸空盤旋的身軀，又漸漸往上浮升，騰空而起，直升到了四十丈左右。

驀的，那廻蕩的液體，竟又發出巨大的「哧」然響聲，一股雄勁無倫的捲風，急旋而起，池沼中那極怪異的漩渦，頓時化爲烏有，又恢復了先前的鎭靜狀態。

一方面，相反的，再由池沼上泛出一股強烈無儔的捲風，再將岳雲龍身體，托得又再冲天飛起五六丈，翩若驚鴻般，在空中旋轉……。

如此，好似在大海上被一陣風浪，載浮載沉，直如騰雲駕霧般，曼妙美觀。

瞬息間，風力又完全消失，隨風騰空的岳雲龍，整個身形疾如流矢隕星，以眩人眼目的速度，由三四十丈，直向那怪石林立的削壁，疾速落去，看來岳雲龍再也難逃慘死的噩運……。

驀地，荒谷絕壁間，突然響起一聲怪嘯，聲如裂帛，直震得四谷，嗡！嗡！山石回音，若似萬馬奔騰，排山倒海，澎湃怒嘯，震人心弦。

嘯聲剛過，倏由四五十丈處的幽暗削壁間，猝然飛出一條人影，儼如一道閃電，瞬息間，已飄至岳雲龍懸空下落的身下三四丈處。

祇見此條人影，雙臂箕張，圈起一輪弧影，疾然擊出一道綿綿勁力，直向五六丈的削壁直擊落，「轟」然一聲驚天價巨響，碎石紛飛，那條人影突然阻止了岳雲龍墜落的身子……

在這身軀微停的一刹那，岳雲龍滾滾的軀體，已至那人的上頭，祇見此條人影，倏地一個急速的翻騰，左手已托到岳雲龍的身子。

同時這一瞬間，那條人影右掌綿綿的向削壁間拍出，層層叠叠的掌力，每掌拍出，屑石紛飛，勁風廻旋，「嗡！嗡！」之聲，彷若山崩海嘯，不絕於耳。

在此掌勢片片，掌風如雷，碎石旋舞飛翔之間。

那條人影挾着岳雲龍的身軀，猝然飛起，飄拂的長衫，有若蒼穹流星的曳光，整個身體，臨空盤旋，宛如巨鳥翔空，又似龍飛九天，疾射向距離他們頭頂十丈左右的削壁間，突出來一塊岩上飄飛 去，身形曼妙輕靈至極！

這種幾乎是鬼魅所思，駭人曼妙的身法，正是武林輕身功夫，極上乘的「銀河天梯」。

蓋「銀河天梯」，此種絕世輕功，雖然在武林裏，常常爲人所道及，但，放眼下芸芸衆生的武林，能具此種輕功者，幾百年來，只不過傳聞幾人而已，萬沒想到在此絕谷之中，出現了此種蓋世的絕技。

他是誰？

祇 這離谷底三四十丈高的一塊突出岩上，迎風站立一位身軀修長的老叟，身着灰衣長衫，面如古月，雙目精光湛寒，泛出一股懾人的冷酷氣息，怔怔凝視着仰面躺在岩上的岳雲龍。

驀地灰衣長衫老叟輕嘆一聲，道：「好一個舉世難尋上等練武之材，可惜，他所中淫毒已入經脈，血氣停滯，若不及時利用『返眞滋陽』，『乾相還虛』兩種神功打通停滯的血氣，經過七天之後，蘇醒過來，任是華陀再世，也無能爲力了。」

若是自己以神功救他，但自己耗損眞元過甚，三年前的內傷，一旦發作，便已身不能自保，這將奈何？老叟沉思一頃，倏然又想起自己昔年的恩仇來了。

（未完・三）